

谨献给1844年至今在伊朗为巴哈伊信仰捐躯的男女。

“这些人已经穿越了名号的狭窄海峡，
登上了忘我之海的彼岸。”

——巴哈欧拉

目 录

中文版说明.....	i
序.....	iii
导 言.....	v
第一章 历史背景.....	1
第二章 巴比教.....	6
第三章 巴哈欧拉.....	29
第四章 领导权的继承.....	52
第五章 基本教义.....	76
第六章 上帝、显示者和人类.....	104
第七章 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	137
第八章 行政与律法.....	154
第九章 巴哈伊社团.....	177
第十章 迈入新世纪.....	197
结 语 成功的挑战.....	221
附 录 爱德华·格兰维尔·布朗.....	241
参考文献	246

中文版说明

《巴哈伊信仰 新兴的世界宗教》是第一部适合高等院校教学的有关巴哈伊信仰的入门书。1985年英文版首次出版后，其以全面综括、条理明晰、体例严谨以及资料丰富翔实而广受好评，被《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社评为该年度“一百种最佳图书”之一。

1993年，新加坡巴哈伊总灵理会首次将本书英文版翻译成中文出版。1999年，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以该中文版为基础，依照 Harper & Row 出版社1985年版进行了修订和重译。然而，英文版自1985年首次问世以来，已有多次修订，内容已有较多的更新和丰富。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重新修订中文版，以符合当下的使用需求。本中文版的翻译参照为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市巴哈伊信托出版社2002年版 *The Bahá'í Faith: The Emerging Global Religion*。

序

1974年，在加拿大巴哈伊总灵理会的鼓励下，一群学者和大学生成立了一个研究会，旨在推动大学层面对巴哈伊信仰的系统研究。该研究会办讲座，开会议，出版一系列书籍，成果斐然。如今，总部设于加拿大渥太华的这个北美巴哈伊研究会已经在世界一些国家建立了分会。

在逐步发展的过程中，该研究会意识到，在已有的巴哈伊资料中尚无适合做大学教材的书本，于是就有了这本书。因此，作者特别感谢该研究会，它不但最早启动这出书项目，还在整个出书过程中一直给予帮助。

自本书1985年首次问世以来，世界的发展强烈地印证着巴哈伊对于历史进程的解读。随着20世纪渐近尾声，人类意识和人类社会中出现急剧变化既不可阻挡，又史无前例。一方面我们看到，无数生命消逝，环境遭到大肆破坏，道德和灵性标准堕落到以前不敢想象的地步。另一方面，科技突飞猛进，大量用以造福人类的新型资源得以开发，全球的民主机构稳步增长。有鉴于巴哈欧拉的预言景象与世界发展轨迹的愈发趋同，因此，我们认为1997年对第一版进行修订、更新和丰富是明智之举，这样借此机会修正第一版编辑过程中未发现的一些错误、疏漏和不当用词。

在接下来的改版和再版过程中，我们更多地得益于特里·卡西迪、贝蒂·费希尔和拉里·巴克内尔等人的专业建议和支

持。巴哈伊信托出版社决定出版当前版本，我们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第一版得到麦吉尔大学托德·劳森的鼎力相助，他审阅了伊斯兰教背景一章；感谢拉瓦尔大学的玛丽昂·芬利，她为我们音译了波斯语和阿拉伯语术语。特别要感谢我们各位妻子朱迪丝和伊丽莎白，她们的理解和支持使得这本书得以顺利完成。

威廉·S. 哈彻，J·道格拉斯·马丁

2002年6月6日，以色列海法

导 言

巴哈伊信仰是世界上最年轻的独立宗教。它创立于19世纪中叶的伊朗，起初默默无闻，如今已经扩展到全世界几乎每一个地方，在两百多个独立国家和主要属地建立了行政管理机构，其信徒包括各种不同的文化、种族、社会和宗教背景。

这个新信仰是一个独特的宗教，完全建之于其缔造者巴哈欧拉的教义之上。它并非某个迷信崇拜团体，亦非某个宗教内部的改革运动或派别，也不仅仅是一种哲学体系。它无意拼凑其他宗教的不同教义而创立一个新宗教。正如阿诺德·汤因比所说：

巴哈主义（Bahatism）与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其他被承认的世界宗教一样，是独立的宗教。

巴哈主义不是某个宗教的派系，而是一个单独存在的宗教，具有与其他被承认的宗教相同的地位。¹

本书尝试广泛考察巴哈伊信仰的教义。若首先注意巴哈伊信仰的核心概念“人类一体”，会对理解这个新宗教大有裨

1 引自汤因比1959年8月12日致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阿瓦卡特·N. 康特博士的信，发表于1959年11月出版的第141期《英国巴哈伊杂志》，第4页。这个宗教的正确称谓是“巴哈伊信仰（Bahá'í Faith）”，而不是汤因比在信中所用的“巴哈主义”（Bahatism）。

益。巴哈欧拉带给世人的核心启示是：人类结合成同一个世界大家庭的日子已经来临。他声称，上帝已发动了历史性的力量，促使“全人类乃不同人种的同一体”这一真理得到举世公认。巴哈伊深信，这个历史进程必将推动一个全球文明的崛起，而他们的信仰将在这一进程中发挥核心作用。

除了这一激动人心的前瞻，巴哈伊信仰使研究宗教史的学生尤感兴趣之处还在于，有关它的史实和资料都比较容易找到，而要精确地确定以往其他各大宗教诞生与发展的动因则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佛陀教义的实质、耶稣生平的真实事迹、琐罗亚斯德生活的时代和他的影响，乃至克利须那历史存在之真实性的证实，所有这些的解释说明，似乎都难以断定。穆罕默德其人其事较容易考查，但对许多问题的重大细节仍然众说纷纭。

著名的剑桥大学东方学家爱德华·格兰维尔·布朗²是西方最早对巴哈伊信仰的历史产生兴趣的历史学家之一。在他看来，当时鲜为人知的巴哈伊信仰提供了一个绝无仅有的机会，使人们能够深入详细地考察一个新的独立宗教是如何形成的。他说：

在这方面，他（宗教学生）可以考察和研究那些随时间推移而成为英雄或未让神话及寓言弄得模糊不清的半人半神式的人物。他也可借助同时代的独立证据，来研究这些热忱、笃信、强烈的献身精神和不屈不挠英雄气概——或者你可以

2 对布朗的详细介绍及评价见本书的“附录”。

说是狂热——的不寻常爆发。我们习惯于研古喻今，觉得历史与现实是关联的。总之，他可以见证一个新宗教的诞生，而这个新宗教说不定会在林立的世界大宗教中赢得一席之地。³

巴哈伊社团以外的许多当代观察家也持有同样的观点：

巴比和巴哈伊运动为宗教史学家研究其起源和发展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这是对其他宗教的研究所没有的。其原因至少有两点：首先，巴哈伊信仰是最近诞生的宗教。其他宗教则起源于数百年或数千年以前。在现存的所谓世界十一大宗教中，只有伊斯兰教（公元7世纪）和锡克教（公元16世纪）分别是一千多和几百多年的历史；而印度教、佛教、耆那教、道教、儒教、神道教、琐罗亚斯德教、犹太教和基督教则可追溯到几千年前。巴哈伊信仰是在19世纪（公元 1844年）诞生的，直到1963年才差不多发展到最终成型阶段，这正好使得当前成为研究其起源与沿革的最佳时机。巴哈伊信仰是现时代的宗教，因此，自然比其他较古老的宗教更容易为人研究和理解。⁴

3 见布朗的《旅者见闻录：巴布事件纪实》，第viii页。注：关于本书以及其他所有被引用作品的完整文献信息，可见于文末的“参考文献”。

4 弗农·埃尔文·约翰逊：“巴哈伊信仰的挑战”，载《世界秩序》杂志第10卷，1976年，第3期，第39页。

最近，伊朗伊斯兰政权对本国巴哈伊信徒的迫害变本加厉，从而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受害者主要是因为皈依巴哈伊信仰而遭受打击的，因此巴哈伊信仰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巴哈伊同穆斯林在信仰上的区别以及导致目前冲突的一系列历史事件，成为西方新闻媒介广泛评述的话题。

本书分四个主要研究方面进行论述：（1）巴比和巴哈伊信仰的历史；（2）巴哈欧拉的基本教义；（3）巴哈伊信仰的体制结构；（4）巴哈伊社团的发展。最后一章探讨经过150年惊人成长之后这个年轻的信仰正面临的一些新挑战。

研究任何宗教都是一项特别的挑战。与科学大多数研究的是现象不同，宗教要理解的是人类本身。宗教不仅要求全神贯注，而且要求彻底的投入和献身。正因为如此，许多宗教思想家坚持认为，信仰与科学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冲突，信仰领域远非科学所能探究。

在这里，有志探究宗教真谛的人，巴哈伊信仰为他们提供了帮助。巴哈伊信仰的缔造者巴哈欧拉的一条教义就指出，上帝赐给人类最伟大的礼物就是理性。巴哈伊运用理性研究包括精神在内的所有存在现象，并应用科学方法作为研究工具。⁵ 巴哈欧拉之子及其启示的指定诠释者阿博都-巴哈说：“任何抵触或违背科学的宗教只能是无知，因为无知是与知识对立的。”⁶

5 “巴哈伊相信，巴哈欧拉的启示……在方法上是科学的……宗教真理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见守基·埃芬迪的《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信函选集》，1938年，第xi页。

6 阿博都-巴哈，《巴黎谈话》（中文版），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2009年修订版，第107页。欲更多了解巴哈伊的科学性与宗教关系的观点，请参阅威廉·H. 哈彻的《宗教的科学》。

因此，研究巴哈伊信仰的人会发现，这个信仰的诸课题具有相当大的探讨和考察余地。人们之所以觉得它神秘，只不过是因为人类认知的局限，物质世界同样也给人种种谜疑。这就是说，我们不可由此断言，自然界与科学和理性相抵触。巴哈伊信仰只规定了最低限度的礼仪，也没有高高在上、享有特殊权利或知识的神职人员，这尤其有利于人们较容易接触到巴哈伊信仰的中心人物。

不过，宗教学不同于古生物学，它是对活生生现象的考察研究。因此，若要获得透彻的了解，就必须在整个探究过程中既用头脑又用心灵去加以领悟。巴哈伊信仰代表了大约五百万人的至深信仰。这个信仰对人类生活中最重大的决定具有强烈的影响。为了这个信仰，成千上万的巴哈伊过去乃至现今仍然遭到迫害和献出生命。

本书作者尽可能兼顾宗教研究者的心灵的不同需要。

第一章 历史背景

说某个宗教独立于其他的信仰，并不等于说它产生自完全无宗教的环境。佛教出自传统印度教的背景，只是在它越过喜马拉雅山后才发展为一个性质完全不同的信仰，最终成为中国、日本和东南亚各国的主要文化力量。同样，耶稣基督及其亲授门徒是在犹太教的背景下开始传教的。在约两百年的时间里，邻族一直把这个运动当成犹太教的一个改革派别。在吸引到地中海地区众多非闪米特族追随者之后，基督教才成为一个单独的宗教，拥有了自己的经书、戒律以及组织和礼仪形式。

巴哈伊信仰孕育于伊斯兰教环境。与基督教脱胎于犹太教对弥赛亚^{1a}的期待很相似的是，巴哈伊信仰的雏形出现于伊斯兰教内部各种末世论纷争的紧张之时，但它同样也完全独立于其母教。这一看法最近再次得到了一位当代最多产的穆斯林学者的肯定。阿拉玛^{1b}·赛义德·塔巴塔巴伊断言：“巴比和巴哈伊教派无论如何也不能被视为是什叶派的分支。”¹

1a messiah，原意为“受膏者”，后指犹太人期待的救世主。——译注

1b ‘Allámah，穆斯林的一种尊称，意为“学识渊博者”。

1 见阿拉玛·赛义德·穆罕默德·侯赛因·塔巴塔巴伊所著《伊斯兰教什叶派》，第76页。伊斯兰教逊尼派也宣称跟巴哈伊信仰毫无关系。早在1925年，埃及贝巴宗教法庭已作出这样的判决：“巴哈伊信仰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新宗教，自有其与伊斯兰教不同且完全抵触的信仰、原则及律法。因此，任何一位巴哈伊都不能被当作是伊斯兰教徒，反之亦然；就如同佛教徒、婆罗门教徒或基督教徒不能被视为穆斯林，反之亦然。”见守基·埃芬迪的《神临记》，第365页。

这个新宗教首先出现于以穆斯林为主要信仰的国家——波斯²。其后，它传播到邻近奥斯曼帝国、俄国和印度北部等地的一些穆斯林地区。虽然早期的信徒有些来自犹太教、基督教或琐罗亚斯德教背景，但绝大多数人曾是伊斯兰教的信徒。这些人的宗教思想源自《古兰经》，他们的兴趣偏向于这个新信仰系统中有关伊斯兰教预言的实现和阐释伊斯兰教义的内容。同样，伊斯兰教的神职人员起初把这个新宗教的追随者当成是伊斯兰教的异端分子。

鉴于巴哈伊信仰的伊斯兰教背景，我们着手研究时首先有必要考察伊斯兰教，因为它是巴哈伊信仰兴起的环境。这一考察之所以必要的第二个理由是，有关宗教历史和宗教间关系的概念是巴哈伊信仰教义的核心部分，而伊斯兰教能够很好地融入这个概念。巴哈伊信仰完全承认其他各大宗教所启示的真理，这或许是它独具的特色。巴哈伊相信，亚伯拉罕、摩西、琐罗亚斯德、佛陀、基督和穆罕默德具有相同的地位，都是同一个上帝的真正使者。这些圣使的教谕被认为是拯救人类的至佳良方，是“推动文明不断进步”³的力量。但巴哈伊同时也认为，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上帝接二连三的干预是循序渐进的。来自上帝的每一次启示都比先前的启示更完整，同时也为后续者铺垫了道路。根据这种观点，伊斯兰教作为已有宗教序列中最近出现的，为巴哈伊信仰作了历史的铺垫。了解到这一点，当你在巴哈伊信仰的经典中发现大量的《古兰经》术语和概念时，也就不会感到诧异了。

2 在巴列维王朝期间（1925—1979），国名“波斯”被更古老的“伊朗”所取代。本书在论述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史实时用“波斯”，近期则用“伊朗”。

3 “人人生来是为了推动文明不断进步的。”《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编段109。

有些伊斯兰的教理对清楚理解巴哈伊信仰尤其重要。与穆斯林一样，巴哈伊认为上帝是唯一的，其本质是绝对超自然的。上帝通过一系列的使者向人类“启示”其旨意，巴哈伊称这些使者为“显示者”。这些显示者旨在为信徒个人的心灵进步和整个社会的组织与发展提供完备的指引。在这方面，巴哈伊信仰与伊斯兰教的主要分歧在于，《古兰经》只认定现存宗教中的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本身为上帝所启示，而巴哈伊信仰则认为，所有宗教都是同一个神圣计划中的组成部分：

毫无疑问，全世界的人民，无论其种族或宗教，都从同一个神圣源泉获得灵感，都是同一个上帝的子民。他们所遵循的宗法教规之所以有差异，乃因它们所启示的时代各自不同的需求所致。所有这些宗法教规，除极少数被人为歪曲者外，都是上帝命定的，都反映上帝的意愿和目的。⁴

伊斯兰教还有一个方面不单影响了这个新宗教的发展，而且决定了穆斯林对它的反应。与其之前的基督教一样，伊斯兰教逐渐分裂成一些大的派别。其中最有势力者之一就是什叶派。该派认为，穆罕默德的意旨是要让他的后代继承对其坚信众徒的精神与世俗事物的领导权。这些特选出来的人被称为“伊玛目”或“领袖”，据信他们在履行其职责上具有绝对的正确性。但是，绝大多数穆斯林反对这个说法，认为“逊奈（sunna）”——根据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行而建立的传统教

4 《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编段111。欲详讨这方面的内容可参见胡安·里卡多·科尔的《巴哈伊著作中显示者的概念》。

规——足以指导信徒。持后一观念的人被称为“逊尼派”。尽管如今逊尼派的人数远远超过什叶派，且被西方学者看作是“正统”，而什叶派则被视为“异端”，但什叶派却有着一段悠久而显赫的历史。直到最近，对什叶派的历史与传统加以认真研究的非穆斯林学者才多了起来。⁵

公元661年，即穆罕默德逝世仅二十九年后的，穆斯林世界的统治权落到了首批君王的手中。理论上这些人是由信众选出来的，但实际上他们却代表了各大家族的支配地位。逊尼派统治的头两个朝代伍麦叶王朝和阿拔斯王朝都将伊玛目视为对其合法性的威胁。因此，根据什叶派的记述，从穆罕默德的孙子哈桑和侯赛因开始，一个又一个伊玛目被处死。什叶派穆斯林后来称这些伊玛目（或先知的后人）为圣人和殉道者。

伊斯兰教什叶派发端于阿拉伯，却在波斯达到其鼎盛。从一开始，皈依伊斯兰教的波斯人就被伊玛目乃神授领袖的说法所吸引。与阿拉伯人不同，波斯人有着神授王权统治和管理社稷的悠久传统，对这种王权的忠效后来演变成对先知的后代和指定继承人的忠效。⁶在数个世纪里，什叶派一直受到逊尼派哈里发⁷的镇压，但到了16世纪，强大的什叶派萨非王朝崛起，使伊玛目的传统最终在波斯赢得了胜利。

5 何以非穆斯林如此坚持将伊斯兰教逊尼派视为正统这一问题本身就颇值得注意。最常被引证的一个原因乃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各主要中心在地理上与欧洲相距遥远，因此西方世界根本就不曾听说过他们。欲知什叶派的观点，可参阅塔巴塔巴伊的《伊斯兰教什叶派》，第9-16页。此外，赛义德·侯赛因·纳斯尔的《伊斯兰的理想与现实》一书也有详尽的论述。

6 有关伊朗成为伊斯兰教国家以前的宗教情况，乔治·维登格伦在《不列颠百科全书》，第867-872页，有言简意赅的介绍。

7 caliph，逊尼派政教首脑。——译注

至此，伊玛目序列已告结束。伊朗什叶派有一个独特的圣传，即认为在公元873年，当时尚系孩童的十二世伊玛目，即最后一位伊玛目，为了免受其前任那样的命运而“隐遁”。人们相信他会在“末日之时”现身，给全世界带来正义统治。这一末世说圣传（“终事”教义）⁸与基督教有关基督复临的教义以及大乘佛教对弥勒佛⁹——“普世正道之佛陀”——再世的许诺大同小异。这位被各宗教承诺会复临的使者除了有“隐遁伊玛目”之名外，还被穆斯林称为“马赫迪”（Mahdi，“神引之人”）和“加伊姆”（Qá'im，“奋起者”，也就是来自先知家族者）。

在十二世伊玛目（或“隐遁伊玛目”）失踪后的六十九年里，人们传说他通过一系列的代表与信徒保持联系。这些中间人被称为“巴布”（Báb，“门”之意）¹⁰，因为他们是与“隐遁伊玛目”联系的唯一渠道。到公元941年，一共出现过四个巴布。第四巴布去世时没有任命继承人。

伊玛目和最后一位巴布都不曾指定继承人，这就意味着以后的信仰事务完全得靠上帝的帮助了。或早或迟，一个或几个上帝使者将会现世，其中一个将会是“伊玛目马赫迪”或“加伊姆”，将再一次成为传达“神圣旨意”的直接渠道。正是基于这一圣传，巴哈伊信仰及其先驱巴比教在19世纪中叶诞生了。

8 “last things”，即“末日、审判、天国、地狱”四件终事。——译注

9 Maitreya Buddha，即未来佛。——译注

10 旧译名为“巴孛”。——译注

第二章 巴比教

19世纪初期，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世界都在企盼救世主的出现。在波斯，两位有影响的神学家谢赫·艾哈迈德-艾哈萨伊与其门徒和继承人赛义德·卡齐姆·拉什提宣讲一种与什叶派正统信仰大相径庭的教义。人们称此派的追随者为“谢赫派信徒”。这些谢赫派信徒不是照字面字义理解《古兰经》，而是深究其寓意。他们宣称，穆罕默德指定的使者和继承人“伊玛目马赫迪”即将复临。¹这种教义吸引了众多的人，掀起了一种期待的气氛。这与现代欧洲和美国的一些基督教派——如米勒派²（即基督复临派——译注）——的情况相似，他们也是在那个时候热切地等待着基督的复临。

赛义德·卡齐姆·拉什提在1843年逝世前，曾催促其门徒四处寻找那位即将出现的“应允者”。他指出，这日子是回历1260年，或者精确地说，是在“隐遁伊玛目”失踪后的阴历第一千年。

其中一个门徒叫穆拉·侯赛因，是谢赫派领袖之一。对他来说，1844年5月23日夜在伊朗设拉子城，找寻活动一下子就

1 对该教义的新近研究可参见瓦希德·拉法提的《伊斯兰什叶派谢赫教义的发展》和亨利·科尔班的《伊朗伊斯兰教：灵性与哲学方面》，第四卷。

2 可参阅惠特尼·R·克罗斯的《燃尽之地》和艾拉·V·布朗的《复临守望者：美洲的千年传统》（载《密西西比谷历史评论》，第39卷，第3期（1952），第441-458页。

结束了。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个叫赛义德（专用来指穆罕默德后代的称号）·阿里-穆罕默德的年轻人，这位年轻人自称是谢赫信徒要找寻的“应允者”。当晚，年轻的赛义德开始启示一篇名为《盖尤穆勒-艾斯玛》的长文，阐述自己的使命，这是后来巴比教的奠基之作。该文称其作者是继耶稣、穆罕默德和其他先知之后上帝派遣的又一位使者。赛义德·阿里-穆罕默德还自称就是穆斯林圣传所称为“巴布”（门）的人。不过，从各种情况来看，他赋予这个称号的含义显然与前人所使用的大不相同。³

巴布仪表堂堂，富有人格魅力，对《古兰经》最深奥的寓意具有非凡的理解力，这些促使穆拉·侯赛因向他表明了自己的信仰。⁴由此，穆拉·侯赛因成为巴比教的第一个信徒。几个星期内，其他十七个寻找者也承认巴布为应允的显示者。巴布授予这首批十八个信徒“生命字母”的称号，并随即派他们到伊朗各地宣告《古兰经》及之前所有宗教经书允诺的“上帝之日”已经到来。

3 有些人，多为巴哈伊信仰的反对者，称巴布最初的胜利促使其主张愈发大胆。这种说法显然是不正确的。巴布第一次向穆拉·侯赛因宣布使命时，不仅表明自己是“上帝的使者”，而且还特别说明自己是“上帝的铭记”和“上帝的证明”，这些名称明确无误地是指人们长久期待的“隐遁伊玛目”的复现。很快，巴布的主张同时为他的信徒和穆斯林教士所获知。最早接受巴布的人中，有一位名叫穆拉·阿里-巴斯塔米，此人在1844年接受巴布后，立刻离开波斯，随身携带一本《盖尤穆勒-艾斯玛》，他在到达巴格达附近不久后被捕，罪名是散布异端邪说。1845年1月，什叶派和逊尼派教士颁布判决（法特瓦），宣布罪名正式成立。这项罪名的依据是，他信仰巴布——后者自称是一个天启，一个堪比古兰天启的源泉；而巴布作为开创者亦遭谴责。关于该主题的详细讨论，见穆罕默德·阿夫南和威廉·S.哈彻的《西方伊斯兰学术与巴哈伊溯源》，载《宗教》，第15卷（1985）。

4 守基·埃芬迪，《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信函选集》，第123-128页。

赛义德·阿里-穆罕默德，历史上称为“巴布”，1819年10月20日出生于设拉子城的一个商人家庭。⁵ 他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代。巴布幼时丧父，由舅舅哈吉·米尔扎·赛义德·阿里抚养。舅舅后来不仅成为巴布最虔诚的门徒之一，还为新信仰献出了生命。流传下来的记载皆表明，巴布幼时即聪颖过人。在当时的波斯，儿童所受的教育通常只是基本的读和写，巴布也不例外，但他展露的先天智慧，却令与他接触过的老师和其他成年人惊奇不已。除了智力天赋，他还具有极不寻常的灵性品质。尚在孩提时巴布就做长时间的默思与祈祷。据说有一次他这样做时老师加以反对，说小孩子不必如此。巴布回答说，他去了“祖父”的住宅，他要努力效仿“祖父”。所谓“祖父”是指先知穆罕默德，他的直系后代有时这样称呼他。

巴布不到十三岁就辍学了，十五岁开始帮助舅舅在设拉子做生意。之后不久他被派到布什尔接管家族的贸易行。作为商人，巴布以正直诚实和精明能干而为人称道。在这期间他没有停止默思和祈祷，并将一些心得写下来。1841年春，他离开布什尔，开始遍游与殉道伊玛目陵墓有关的穆斯林圣城。在游览卡尔巴拉城时，巴布遇到了赛义德·卡齐姆·拉什提，受到后者热情而隆重的礼待。赛义德对此没有向别人作解释，这种盛情令他的学生们颇感诧异。巴布与卡齐姆及其门徒相处了一段短暂的日子后返回伊朗。他在伊朗与一位远亲商人的女儿赫蒂

5 有关巴比教历史的四个主要资料来源为：守基·埃芬迪的《神临记》；哈桑·巴柳齐的《巴布：万日之日的先驱》；纳比勒的《破晓群英传：巴哈伊启示早期历史纪事》；戈比诺的《中亚的宗教与哲学》。

杰结婚。之后不到两年时间，他在设拉子向穆拉·侯赛因宣布了自己的身份和使命。

接下来便是公开宣扬这个新宗教。宣教是从巴布访问穆斯林世界朝圣中心——阿拉伯的麦加和麦地那——开始的。1844年12月20日星期五，巴布站在伊斯兰世界最神圣之地“天房”^{5a}，将手放在门环上，对众人宣布：“我就是你们期待复临的‘加伊姆’！”他还写了一封专函给圣坛的守护者——麦加城行政长官，作了同样的宣称。尽管人们尊敬他，但逊尼派的领导层却无人把他的宣言当真。巴布没有气馁。他乘船前往波斯。在那里，“生命字母”们（即首批十八个信徒）的传教活动已经开始在教士和平民百姓中掀起了热潮。

在什叶派穆斯林看来，巴布的宣示不仅是异端邪说，更是对伊斯兰教基石的威胁。伊斯兰教正统教义认为，穆罕默德是“诸先知之封印”，因而也就是“审判之日”到来前传达上帝对人类旨意的最后一位信使。只有伊斯兰教保持了纯洁而不衰落，因为它的源泉《古兰经》真实记载了先知自己的话语。基于这一点，穆斯林神学进而断言：伊斯兰教能够满足“审判之日”前人类的一切需要，不会也不应该再有上帝旨意的启示。

因此，巴布宣布其使命无疑是对这套神学理论的核心支柱的挑战。对在波斯居支配地位的什叶派来说，这个挑战尤其严峻。几百年来，什叶派教义赋予了“隐遁伊玛目”对所有人类事务的无限权威，他的出现就意味着审判之日的到来。确实有人指出，波斯沙阿只是作为伊玛目的信托人行使统治。因此，巴布一宣示，便即刻遭到全波斯毛拉^{5b}的激烈反对。当巴布痛斥神职人员的普遍无知和堕落，将他们视为波斯人民进步的主要障碍时，就更是火上浇油了。

毛拉们的反对远远不止于在讲坛上的指责。19世纪的波斯，什叶派教士拥有的权力和权威可与沙阿相匹。人民的很多日常生活都受伊斯兰教法律的规约，而这些法律的解释权与施行权又是由穆智台希德^{5c} 或神学家把持的。理论上，宗教法庭的判决必须得到世俗政府的支持才能执行，可实际上，什叶派教士有种种办法迫使政府支持自己的判决。一位研究这个问题的当代权威学者曾这样描述巴布宣布其使命时所面临的局面：

在卡扎尔王朝的大部分时期，穆智台希德，尤其是伊斯法罕和大不里士的穆智台希德，都拥有私人武装。起初这些私人武装多半由土匪流寇之辈（lútis，“鲁提斯”）而非毛拉组成。“鲁提斯”起源于类似安纳托利亚^{5d} 和阿拉伯一带的江湖兄弟会“法提斯”的组织。他们藐视国法政府，执行“法特瓦”^{5e}，以此为神职人员撑腰。作为回报，他们可以杀人越货，强取豪夺，在被追捕时还可以到乌里玛^{5f} 提供的清真寺和住所之类的“巴斯特”（bast，避难所）寻求庇护。⁶

5a Kaaba，音译“克尔白”，麦加城大清真寺内一座供有黑色圣石的石殿。
——译注

5b Mullas或Mawlá，伊斯兰教内的称号，放在姓名之前，多为宗教领袖、宗教学校教师、精通教法者、伊玛目或诵经员。——译注

5c mujtahid，意为“奋斗者”，伊斯兰教什叶派中最高级神职人员的一种称号，拥有以“隐遁伊玛目”名义作教规与教义权威性解释与决定的权力。——译注

5d 西亚小亚细亚半岛的旧称。——译注

5e 伊斯兰教律法说明官所作的裁定或判决。——译注

5f ‘ulamá，伊斯兰教的一种称谓，广义指教内博学之士，狭义指穆斯林国

这些私人武装成了毛拉们最得力的急先锋。通过宣布敌人叛经离道者，神职人员能够煽动狂热且无知的城乡民众涌上街头，捍卫所谓的唯一真信仰。不仅非正统派团体，就连波斯政府都时常感受到这种教士武装的威力。

尽管由此而来的威胁与日俱增，1845年到1847年期间，追随巴布或自称“巴比”者反而急剧增加。事实上，这些人中还包括很多教士。其中有个新教徒名叫赛义德·叶海亚·达拉比，他是一位睿智过人且影响巨大的神学家，后来被尊称为“瓦希德”（意为独一无二）。设拉子城行政长官在当地教士的唆使下将巴布软禁起来。伊朗统治者穆罕默德沙阿对新信仰运动有所耳闻，为了掌握确切的第一手情况，他派瓦希德过问此事。不出意外，在得知瓦希德归信巴布后，沙阿下令即刻把巴布作为贵宾护送到首都德黑兰。巴布在早些时候曾表示过愿意拜见沙阿，详细解释其教义。

不幸的是，这个想法未能实现。穆罕默德沙阿生性软弱，优柔寡断，且已病入膏肓，大概活不到一年。更糟糕的是，首相哈吉·米尔扎·阿加西（伊朗历史上最古怪人物之一）⁷完全

家正式任命的学者。——译注

6 哈米德·阿尔加尔的《伊朗的宗教与国体（1784—1906）》，第19页。

7 戈比诺如此谈到穆罕默德沙阿及其首相：“我提到过的那位穆罕默德沙阿是一位相当怪僻的人，这样的人在亚洲司空见惯，在欧洲却属罕见，更是难以理喻……他一直体弱多病，到了痛风病的晚期，饱受痛楚的煎熬，不得解脱。他生性懦弱，郁郁寡欢。他非常需要亲情和关爱，但他在妻子和儿女那里却得不到这些。他只好将精神寄托在他的家庭老师——一位年长的毛拉——的身上。他把这位毛拉当作自己唯一的朋友，不仅信赖有加，还让其当上权倾四方的首相，最后，毫不夸张地说，竟成了他自己无所不依的上帝……至于哈吉首相，属于非常怪异之类。不敢肯定地说他的信仰是否与穆罕默德沙阿的一致，但在各种场

控制了沙阿。首相曾做过沙阿幼年时的家庭教师，所以沙阿对他信任有加。他担心沙阿与巴布见面会削弱自己的影响力，于是下令将巴布极其秘密地转送到与俄国接境的北部省阿塞拜疆的马库要塞。他对沙阿谎称，巴布到首都会使其追随者与正统教士之间发生纠纷，有可能导致社会骚乱，而这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⁸

首相选择阿塞拜疆省作为囚禁巴布的地方自有其险恶用心，因为他本人就来自该省，他指望野蛮的库尔德山民绝不会同情巴布及其启示。然而，事与愿违。这个新信仰竟然在阿塞拜疆省也传播开来。马库要塞的行政长官和其他官员都被这位囚犯的真诚和魅力所感化。这令首相懊恼不已。为了消除这日益增大的威胁，哈吉·米尔扎·阿加西最后不得不把巴布从马库转移到同样偏远的奇赫里格要塞。可是，同样的事情发生了：该要塞的行政长官、库尔德人叶海亚汗成为巴布的又一个忠实信徒。

在波斯，这位首相苛行暴政，树敌颇多。他知道沙王行将就木，因而担心强大的敌对集团趁机对付自己。于是设法巴结讨好那些强烈反对巴布并要求公开谴责新信仰运动的有权势的

合，他都声称自己的一般原则与国王的相一致，并真诚地向国王灌输这些原则。”

- 8 尼古拉写道：“有一件轶事表明了哈吉首相是如何揣摩并顺从沙阿意愿的。法尔哈德·米尔扎王子年幼时曾做过哈吉·米尔扎·阿加西的学生。他这样叙述道：‘有一天我和他在花园里散步。我见他似乎心情不错，就斗胆问：“哈吉，你为什么要把巴布送到马库？”’他回答说：“你还小，有些事儿你是不明白的。不过你要知道，要是巴布来到德黑兰，此时此刻你我就不会无忧无虑地在这树荫下散心了。”’”（见《赛义德·阿里-穆罕默德——巴布》，引自纳比勒的《破晓群英传》，第231-232页）

穆斯林教士。在这些教士的要求下，他下令将巴布押到大不里士城，在一个由高位教士组成的审判团面前受审。

各种说法都表明，在1848年夏季进行的这场审判是一场闹剧。显然，它的用意是羞辱这名囚犯。⁹ 审判的结果是处巴布以体罚，接着便对巴布施以笞鞭刑¹⁰。然而，由于巴布负伤，却换取了一种始料未及的结局：他们使巴布接触了唯一的一名西方人，后者记下与巴布会面的情形。在施行笞鞭刑的过程中，有一位毛拉用棍子击打了巴布的脸，一位名叫威廉·考密克的英国医生被叫来给巴布治伤。下面就是这位医生的叙述：

巴布和蔼可亲，模样秀气，身材矮小，在波斯人里可说是非常英俊；柔和悦耳的声调深深地打动了……确实，他的外表仪态和举止风度非常吸引人。我并未听他亲口谈自己的教义，虽然其教义与基督教有相通之处……无疑，在他的信仰里，没有那种穆斯林对基督徒所表现出的狂热劲头，也没有像伊斯兰教那样的对妇女施加种种限制的教条。¹¹

巴布被关押在监狱期间，由什叶派毛拉们煽动起来的暴民对巴布追随者的攻击变本加厉。这样，自卫的问题自然就出现了。与基督教不同，伊斯兰教包含有“吉哈德”（jihād，“圣

9 守基·埃芬迪的《神临记》第21页。巴柳齐的《巴布》对审讯巴布一事有详细的叙述。亦可参阅布朗的《旅者见闻录》，第277-290页。

10 一种鞭打脚掌的刑罚。

11 引自巴柳齐的《巴布》，第146-147页。

战”）的教义，允许使用武力对付异端，也允许穆斯林在遭到攻击时进行自卫，但禁止任何形式的侵略战争，禁止用战争迫使“经书之民”（指其他启示宗教的信徒，尤其指犹太教徒和基督徒）成为穆斯林。¹² 巴比教徒在这种穆斯林价值观系统里长大，当然会理直气壮地起来保护自己和家人。也许有的信徒还指望巴布启示自己的圣战教义。

果真如此的话，他们将会失望。巴布在《盖尤穆勒-艾斯玛》中详细论述了《古兰经》有关圣战的基本教义，号召其追随者遵守所在社会的法律秩序。巴布把进行圣战的决定权握在自己手上，即使什叶派毛拉对巴比教徒的攻击日趋激烈，他也不准发动圣战。

这种限制表明了巴布启示的宗教与伊斯兰教在根本教义上的最初分野。后来启示的《巴扬经》（载有巴比教律法的经书）没有规定圣战的内容。这样巴比教徒可以自行决定怎样保护自己，但不得像先知穆罕默德在前伊斯兰阿拉伯野蛮时代那样用刀剑来推行巴比教。巴布说过，他的信仰的安全和最后胜利掌握在上帝手中。

虽然巴布在伊朗北部遭到囚禁和审判，但其他地方的追随者却不断增加。大约在巴布于大不里士城宣布其使命的时候，一大群主要的巴比在巴达什特村开会。这次会议在巴比教的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与会者中有一位著名的巴比信徒名叫古拉图-艾因，是一位杰出的女性，在巴哈伊的历史上称为“塔希丽”（意为纯洁者）。

12 有关这方面的论述详见阿夫南与哈彻合著的《西方伊斯兰学术与巴哈伊溯源》。

塔希丽出生于一个学者和神学家的家庭，后来成为波斯公认最有天赋的诗人之一。倘若知道那个时代穆斯林妇女所受的重重隔离和限制，就不难理解这一成就所包含的重大意义。她的一个舅舅和一个表哥是谢赫派的信徒，在他们的影响下，塔希丽与早期的巴比信徒有过接触。她虽然从未见过巴布，但与他通过信。后来她加入了巴比教，被巴布任命为首批门徒“生命字母”之一。

巴达什特会议原定的一个主要议题是如何将巴布从奇赫里格要塞解救出来。然而，塔希丽对巴布启示的某些寓意作出了大胆的明示和解释，这在会议上激起了轩然大波。有些巴比信徒可能把他们信仰的创始人看作是宗教改革者；有些人则可能受“巴布”这个名称的传统含义所困扰。塔希丽明确澄清了巴布本人对其使命的宣示所包含的寓意。她第一个指出，那晚巴布向穆拉·侯赛因表明了身份：他就是人们期待已久的“伊玛目马赫迪”，是从穆罕默德家庭奋起之人。因此，他就是上帝的使者，是一个新的独立宗教的缔造者。正如早期基督徒必须摆脱“托拉”^{12a}的规定和戒令的束缚，巴布也要求其信徒解除对伊斯兰教“沙里亚”（教会法规）^{12b}的义务。因为巴布启示了新的社会教义，巴比信徒应该以这些新教义作为行为指南。

为了张扬这些观点，塔希丽在参加一次讨论时没有披戴穆斯林传统所要求的面纱。对许多比较保守的巴比教徒来说，她的这般举动是对信仰的严峻考验；同时也更加激起了正统穆斯林的反对。毛拉们借此煽风点火，造谣中伤，称巴比教徒是无神论者，主张性开放和财产公有。他们这样做无非是企图把巴比运动丑化成文明风化与公共秩序的敌人。¹³

12a Torah, 犹太教律法, 全部希伯来圣经。——译注

1848年9月，穆罕默德沙阿因疾病缠身而去世，导致时局更加动荡不安。他身后的继承问题尚未定夺，政治动乱愈演愈烈。¹⁴ 首相哈吉·米尔扎·阿加西被其政敌推翻，毛拉们趁机加紧了根除巴比教的活动。

在马赞达兰省，由穆拉·侯赛因和另一个主要年轻门徒库杜斯（他曾陪同巴布朝觐麦加）带领的约三百名巴比信徒被困在一座小堡垒里。这座堡垒是他们在穆斯林圣者谢赫·塔巴尔西陵墓旁匆匆忙忙搭建起来的。这群巴比信徒满怀激情地行遍全省，宣扬应允的“加伊姆”已经出现了，号召闻者起而响应。当地的什叶派教士抨击他们是邪教异端，纠集了好几个村子的人围而攻之。巴比信徒刚在陵墓旁筑起围栏防卫，毛拉们就把社会动乱归咎于他们。而实际上动荡是由毛拉们自己对所谓异端和叛教的愤怒攻击所导致的。围绕穆罕默德沙阿王位继承权的政治斗争趋向白热化，在这一触即发的形势下，对巴比

12b Shari'ah, 由《古兰经》的部分内容及其他律法组成。——译注

13 在波斯的西方评论家，他们早期的有关报道既不全面，也不真实，大量重复上述流言。可以断定，这些观察家对这个国家的波斯语及其有关宗教解释的理解几乎仅来自与穆斯林的接触。莫门在所著《巴比教与巴哈伊教》一书中刊载一些这方面的报道，其中包括：反叛、虚无主义、无神论、共产和共妻制。只到戈比诺、布朗、尼古拉等人直接与这个新宗教的教徒交谈并做学术研究之后才将这些错误的印象纠正过来。

14 戈比诺写到：“在中亚，君王统治的更迭总是事关重大的严峻时期。在波斯、土耳其和阿拉伯国家，王权统治者的意志影响一旦消失，就会出现一段可以持续很长时间的无政府状态，其间暴力猖獗，局势动荡，法制总是形同虚设……就像一座钟停了，发条未被也不会被替换，除非有人将发条卷紧，否则这座钟就不会再走动。

“而且，在这期间，很多激情和利益会冒将而起或被煽动而出，将局面普遍搅乱，以便增加乱中成功和赢得支持的机会。”《宗教与哲学》（本书作者译），第175-176页。

教的这一肆无忌惮的谴责势必会火上浇油。米尔扎·塔基汗，一个聪明能干而又冷酷多疑的人，取代哈吉·米尔扎·阿加西成为首相。这位新首相决意铲除巴比教，于是派遣一支武装部队去增援毛拉及其党羽。

然而，对塔巴尔西堡垒的围攻反而令巴比信徒的敌人颜面扫地。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军队一支接着一支，人数最终达到数千，被派来攻打这座只有几百人守卫的堡垒，但都惨遭失败。巴比信徒也死伤大半，包括穆拉·侯赛因。最后，敌人劝剩下的少数勇士投降。毛拉拿着一本《古兰经》对他们信誓旦旦地说，只要他们自动撤离堡垒，便可获得自由。可是，巴比信徒一走出堡垒，便受到围攻者的袭击。许多人即刻遭射杀身亡，还有一些人被殴打折磨致死。侥幸活下来的人则被掠去所有的财物并当作奴隶卖掉。库杜斯被交给当地的一位领头教士。这名教士叫人把他拖街示众，砍断手足并最终杀害。

在另外两个主要中心内里兹和赞詹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在上述两地，卡扎尔亲王们的武装卫队给暴民撑腰。在决心扫除这个新宗教所有追随者的什叶派教士的煽动下，这些暴民情绪达到了狂暴的地步。在内里兹，巴比信徒由著名的瓦希德领导。然而这也不能平息地方官吏的愤怒和煽动起来的暴民的气焰。就在巴比信徒避难的一座小堡垒陷落之后的一次大屠杀中，瓦希德也失踪了。在赞詹，如同在塔巴尔西一样，镇压者在了一本《古兰经》上签字画押，假惺惺地保证：巴比自卫者只要投降，就会得到宽大对待。可是之后他们同样被残杀了。

尽管各类政治和宗教当局毫不遮掩地试图遏制或限制公众知晓这三次对抗（谢赫·塔巴尔西、内里兹和赞詹），但是每

次事件中总有幸存者，讲述他们的亲眼所见。对他们第一手讲述的文字记载，构成了纳比勒-阿扎姆数年后撰写其历史著作的主要资源。¹⁵

暴乱在全国蔓延。毛拉们建议把巴比信徒的财产没收，导致许多地方的政府官员也加入了追捕巴比的行列。巴比信徒拥有社会地位也无济于事。在首都德黑兰，大约与赞詹大屠杀发生的同时，七名拒绝放弃新加入信仰的著名商人和学者竟被残酷地当众处死。其中一人叫米尔扎·库尔班-阿里，被认为是纯洁无瑕的圣人，做过皇家和几位大臣的宗教导师。连这样的人都惨遭杀害，可见公众的情绪到了多么狂暴的地步。¹⁶

不仅仅是什叶派教士，新首相米尔扎·塔基汗也要对这一系列残忍的行径负主要责任。新统治者纳赛尔丁·沙阿只有十六岁，因而治国大权又一次旁落首相之手。米尔扎·塔基汗是扶持新统治者这一派的领袖。他率领其徒众打败了其他两个王位继承人的党羽。首相得出结论，如要维持自己的权力和国家的安定，最好是通过镇压巴比教来达到。因此他插手了谢赫·塔巴尔西堡垒、内里兹和赞詹的暴力恐怖行动，其双手沾满了被后人称为“德黑兰七烈士”的血。现在他决定给巴比教致命的一击。

在赞詹被围困的时候，米尔扎·塔基汗命令阿塞拜疆的行政长官将巴布押送到大不里士，准备在那里公开处决巴布。¹⁷

15 见纳比勒-阿扎姆（穆罕默德-扎兰迪）的《破晓群英传》。

16 见守基·埃芬迪的《神临记》，第47页。

17 几位西方国家的外交使节曾劝首相不要处决巴布，说这样做只会更加助长这新教义的传播，但劝说未能奏效。见莫门的《巴比教与巴哈伊教》，第71-72页。

首相本来无权下这样的命令，他也没有和内阁官员商讨。正因为如此，阿塞拜疆省的行政长官由于敬仰巴布，便拒绝执行首相的命令。首相不得不派自己的亲弟弟米尔扎·哈桑汗去执行这项任务。巴布很快被押到大不里士，在那里，穆智台希德被要求将此案作为宗教而不是民事诉讼案件来处理。不出首相的预料，教士乐于合作，以异端邪教罪名处以巴布死刑。1850年7月9日，公共广场的房顶和窗户里都挤满了人。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简直教人不可思议。

巴布和一个门徒被用绳索吊在军营的墙上，七百五十名亚美尼亚基督徒士兵组成了一支行刑队。这个团的上校萨姆汗不愿意执行处决令，他担心这样做上帝会惩罚他。据说，巴布给了他如下的保证：“执行命令吧！如果你的心意是虔诚的，全能的上帝一定会为你解脱困扰。”¹⁸

许多目睹者能够证明接下来发生的事。¹⁹行刑队排好队形，七百五十支来复枪齐射，枪口冒出的硝烟将整个广场笼罩在黑暗之中。硝烟散去了，旁观者惊讶地看到：巴布的门徒毫发无损，仍依墙而立，巴布却不见踪影！而吊起两人的绳子已被子弹打断。人们发疯地四处寻找，结果发现巴布仍在他昨晚的住处，安然无恙。这时他正心平气和地向秘书口授最后的训诫。

人群哗然，亚美尼亚行刑队不愿再执行此任务。米尔扎·哈桑汗面前的这些群众看来真的是变化无常。起初他们欢呼巴布，然后诅咒他，现在说不定又把巴布的死里逃生看成是来自上帝的迹象，转而支持他。于是，一支由穆斯林组成的行刑

18 引自守基·埃芬迪的《神临记》，第52页。

19 莫门的《巴比教与巴哈伊教》（第77-82页）记载了由西方评论家转述的很多目击报告。

队在匆忙之中被召集起来取代基督徒行刑队。巴布及其门徒再次被吊在墙上。第二次排枪齐放。这一次两人身上布满了弹孔。巴布对人群的最后遗言是：

固执的一代啊！倘若你们相信我，那你们每个人都会效仿这青年——你们的先锋——的榜样，心甘情愿地在我的圣道上献身。那时刻即将来临，届时，你们将认出我；而到那一天，我已离开了你们。²⁰

巴布之死的离奇情形再次引发了人们对他教义的浓厚兴趣。这故事不仅在波斯人，也在波斯境内主要以欧洲人组成的外交官、商人、军事顾问和记者等这类人中如野火般地传开了。法国领事官员A. L. M. 尼古拉指出了这事件对西方有教养者的震撼：

这是人类所目睹的最英勇无畏的壮举之一，也是我们的英雄爱其同胞的绝佳例证。他为人类而舍生；他奉献出自己的灵魂与肉体，他含辛茹苦，蒙受屈辱、折磨直到牺牲。他用自己的鲜血为人类大同契约盖章作证。他像耶稣那样，用自己的生命宣告了普天之下全人类和睦、正义和友爱时代的来临。²¹

20 引自守基·埃芬迪的《神临记》，第53页。

21 A. L. M. 尼古拉, Siyyid 'Alí-Muhammad, *Dit le Báb*, 引自本作者所译守基·埃芬迪《神临记》，第55页。

大多数领导人及大部分“生命字母”都牺牲了，紧接着巴布也英勇就义，这对巴比社团来说无疑是极其沉重的打击。它使社团丧失领导，这种领导是社团忍受眼下正遭受的不断变本加厉的迫害，以及维护巴布所启示的行为准则的完整性所必不可少的。

巴比信徒一向强调他们的唯一使命是宣传巴布所启示的有关灵性和社会的新教义。但在另一方面，由于他们的基本宗教观念和态度源自伊斯兰教的背景，因而他们自然会认为，除了不用武力推行其信仰外，他们有权保卫自己和家人。既然那些深谙巴布教义的领导人受到米尔扎·塔基汗的残酷迫害，就可想而知情绪失控的巴比信徒会难以恪守原本的教义原则。

果然不出所料，两名年轻的巴比信徒眼见种种残暴行径和当局将巴比信徒赶尽杀绝的行径，悲愤和绝望之下，他们终于忍无可忍，在1852年8月15日开枪行刺沙阿。因手枪装的是鸟枪子弹，所以沙阿并没有受重伤。但这一行刺事件引发了伊朗新一轮空前的迫害浪潮，一时间血雨腥风，举国恐怖。

沙阿的一位军事顾问、奥地利人阿尔弗雷德·冯古穆恩上校曾对此事作了记载。他被迫目睹了这些恐怖暴行，惊骇不已，于是他提出了辞呈。随后他写了一封信，发表在维也纳的一家报纸上：

我的朋友，有良知有欧洲道义的人啊！请跟我一起看看这些不幸的人吧！他们被剝去双眼，被割下双耳，还被迫自己生吞；他们的牙齿被刽子手野蛮地活活拔掉，头颅被锤子直接敲碎；闹市区被这些不幸的蒙难者照亮，因为人们一左

一右在他们胸前和肩上戳洞，塞进油绳，然后点燃。我亲眼看到有些人被铁链串起，游经闹市，前面还有军乐队演奏。他们身上的油绳这时已经烧到深处，伤口溢出的油脂也跟着燃烧，忽暗忽明，仿佛是将熄的油灯。东方统治者在折磨人的方式上总爱挖空心思，鲜招百出。他们剥掉巴比信徒的足底，将伤口浸泡在滚烫的油里，然后像给马蹄套铁掌那样穿上鞋子，接着再逼迫他们奔跑。人们听不到叫喊；这些执著于自己信仰的人默默地忍受着痛苦，因为他们的感觉已经麻木；现在，他们不得不奔跑；可是，灵魂能忍受的，肉体却不能；他倒下了。快给他一枪吧，让他解脱痛苦！可悲的是，刽子手挥舞鞭子抽打，那饱受折磨的人——我真的不愿意这是自己亲眼所见——又站起来，加倍痛苦地奔跑！而这些，只是结局的开始。最后，这些满身洞创和焦痕的人被绑住手脚，头朝下倒悬在树上。现在，每个波斯人都可以过一下枪瘾，把他们当做试验自己枪法的靶子，从不远的固定距离对着高贵猎物任意瞄准开枪。我看到一具尸体被近一百五十颗子弹打成筛子。²²

22 引自守基·埃芬迪的《神临记》，第65页。同样目睹这些暴行的俄国大使多尔戈鲁科夫王子在与沙阿的一次私下会晤时谴责这些做法为“残暴行径”，“即便在最野蛮的国家也不会发生”。英国代理公使也向波斯当局提出抗议，说“英国政府不打算与非洲……野蛮部落交往。”（莫门的《巴比教与巴哈伊教》，第100-101页）。

在新迫害浪潮下牺牲的巴比当中，最广为传颂的是塔希丽。这位女诗人之前已被软禁了一段时间。她宣称，巴布启示的教义将带来一个崭新的时代，其特征之一就是解除致使妇女不享有平等地位的种种禁锢。在知道自己将要被处死后，塔希丽对看管她的狱卒说：“你们可以随时杀死我，但你们却阻挡不了妇女的解放。”²³

巴哈伊历史的第一个阶段——巴哈伊称之为“巴布使命期”——就这样结束了。在这个短暂的时期里，整个波斯处在社会巨变的边缘。要是巴布果真像他的敌人所诬蔑的图谋政治权力的话，那么，几乎不会有人对他成为这个国家的统治者感到怀疑。巴布的门徒们所具有的非凡能力，公众对新教义所表现出的敏感好奇，世俗和宗教统治阶层的普遍腐化堕落，穆罕默德沙阿病重和逝世引起的一时政事混乱，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无疑形成了对巴布有利的环境，他只需利用一下支持者对他本人的殷切希望就不难达到目的。

1846年末，波斯王国最有权势者之一、伊斯法罕省最高行政长官马努切赫尔汗曾主动向巴布表示，他可以动用自己的所有军队和财富，向德黑兰迅速进军，与沙阿和教士作战。按照什叶派的教义，如此行动是完全正当的。波斯君主政体是建之于这样的基本原则上的：沙阿只是受伊玛目马赫迪委托管理国家的摄政者。而巴布宣示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是人们期待已久的灵性权威；该王国的一些主要的精神智囊也承认了这一点，既然如此，只要穆罕默德沙阿和纳赛尔丁·沙阿忠于什叶派教

23 引自守基·埃芬迪的《神临记》，第65页。

义，就应该以尽可能尊重和认真的态度去检验巴布的宣示。但是，他们并未这样做，仅仅只是因为宗教和政治领袖的谰言阻扰，而后一类人害怕巴布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和权威。

巴布拒绝用武力推行其教义，哪怕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他断言自己的使命是和平性质的，完全依赖灵性力量，而从一开始他就说过灵性力量是他唯一的支柱。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教义，会引起如此的反响，会使巴布以及成千上万的人心甘情愿地为之献身？这个问题远非三言两语所能回答。巴布的启示与伊斯兰什叶派的神学信念有着特定的关联，因此，他的著述的许多内容不易为西方人所理解。的确，巴布之所以能够成功地转变一些著名神学家和众多神学学生的信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能够毫不费力地把握伊斯兰教法学、预言和信仰中最深奥难解和最富争议性内容的实质。

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一个年轻人，几乎没有受过波斯知识分子阶层通常所受的教育，竟然能够轻而易举地驳倒那些毕生钻研这方面学问从而广受信众拥戴的神学家。巴比信徒撰写的早期历史书籍广泛而详细地记载了巴布的这些阐述及其对听众产生的影响。但是，对于欧洲或北美的读者来说，这些内容就不那么容易理解了。²⁴

尽管如此，巴布并不鼓励加入他事业的学者、教士和神学学生去钻研这方面的学问。英国东方学者爱德华·格兰维尔·

24 见法国领事官员A. L. M. 尼古拉翻译的《巴扬经》法文版，他曾在波斯长期生活。

24a Muffti，伊斯兰教律法说明官。——译注

布朗对什叶派神学研究的评价或许最能帮助我们理解巴布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布朗把19世纪波斯神学研究产生的论文、评述、泛论和注解斥成不值一读的“废纸”，认真严谨的学者应该对这些东西“深恶痛绝”。他说，一些主要的伊斯兰思想家也持有与他本人相同的看法。

谢赫·穆罕默德·阿卜杜以前担任过埃及的大穆夫提^{24a}和阿扎尔大学校长。在现代伊斯兰史上，没有人比他的思想更开明，没有人比他更热爱阿拉伯语言和文学。他说过，应该将所有这些文字垃圾付之一炬，因为它们只会压垮书架，培养空想，把真确可靠的知识搞得晦涩不清。这是伟大而博学的伊斯兰神学家的看法，所以我毫不犹豫地赞同它……²⁵

巴布早就着力表达过这样的观点。他的主要著作《巴扬经》作出了这样的预见：有朝一日，波斯的所有费尽心机积累的文字遗产都将被废弃；波斯人的智识能力将从迷信中解放出来。他谈到了这样的时代：到那时，将会出现崭新的学术和科学领域，甚至小孩子所拥有的知识都会远远超过他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²⁶

25 E. G. 布朗的《波斯文学史》，第415-416页。

26 引自纳比勒的《破晓群英传》，第92-93页。这些话成为穆斯林反对巴比教的口实，他们散布说巴比要销毁所有的书籍。在巴哈伊信仰完全脱离了伊斯兰什叶派之后，巴哈欧拉废除了这一类的禁规。

26a Hijrah, 伊斯兰教史名词，指692年穆罕默德自麦加迁移到麦地那以避迫害之事。——译注

然而，与巴布广泛的神学论述相比，他的有关社会的启示更引人兴趣。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一个主要分歧点就在于，前者强调神圣启示对具体社会组织的指导作用。《古兰经》预示了一个全盘穆斯林化社会的建立。穆罕默德朝这个方向迈出了第一步：他在麦地那城成立了第一个穆斯林国家。既然基督教纪元从猜测的耶稣诞生之日开始，那么伊斯兰教纪元无疑也是从“希吉拉”^{26a}和在麦地那建立穆斯林国为其开端的。与“世俗之事俗人做”^{26b}大相径庭的是，伊斯兰教教义有关国家管理和人民事务的道德训示包罗万象，广泛而又具体。什叶派穆斯林最衷心期待的，一旦伊玛目马赫迪现世，他就不仅会为拯救个人灵魂带来良法，还会重新肯定“国家要求人民力行正义”的理念。²⁷

同样，要理解巴布的启示，首先要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他的听众的思维和心理仍然被禁锢在与中世纪并无二致的精神世界里，只是更为愚昧、闭塞和更相信宿命论。²⁸巴布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就是创立一个全新社会的概念。它仍然保留着听众所熟悉的诸多文化和宗教的要素，但是，正如事实已经表明，它将产生一股新的强大精神动力。他号召波斯的君王和臣民遵循他的旨意建立起这个新社会。在其短暂的一生中，他详细制定了一套律法系统，内容涉及公共事务管理；维护和平和

26b “render unto Caesar the things are Caesar’s”，出自《圣经》，意指信仰与俗政分行，亦指宗教信仰不得影响和妨碍公民责任。——译注

27 《古兰经》3:104，亦见2:143。

28 这种历史倒退的程度由1979年穆斯林在伊朗夺取政权、成立伊斯兰共和国可见一斑。在那里，什叶派穆斯林的人性和社会观念决定和影响到一切政务和民事。

社会秩序；经济活动方针；结婚、离婚和继承等社会指导；以及巴比教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等等。巴布还为信徒个人启示了祷文、默思、道德观念和先知指南。一位巴哈伊史学家把这些教义说成是有意“苛刻、复杂和严厉”。巴布作出这样的启示是要割断其信徒与穆斯林信仰体系的联系，促使他们能在人类历史上扮演独一无二的角色。²⁹

这种角色贯穿了《巴扬经》每一章的主题，而波斯的灵性与社会转变乃是这一角色登台的前奏。巴布宣称，他的中心使命乃是为即将到来的普世显示者做准备。巴布将这个应允使者称为“上帝将昭示天下者”。尽管巴布与摩西、耶稣和穆罕默德一样，是独立的上帝使者，但他同时也是世界所有宗教都期待的那位显示者的先驱。在这个新启示里，“巴布”一词的含意远比伊斯兰教的要大得多。巴布是“上帝显示者”的“门径”，而这位显示者的启示将传遍全世界。

《巴扬经》和巴布的其他著作都用了不少篇幅来阐述这一中心主题。这些表明，巴布把自己的宗教使命期只看作是过渡性的。那位“应允者”出现后，他将为新的时代启示新的教义，并决定巴布教义中可以保留的内容。

诵读一千遍《巴扬经》，不如诵读一篇“上帝将昭示天下者”启示的经文……今天，《巴扬经》只是一粒种子；等到“上帝将昭示天下者”开始显示时，它的至臻完美将会展露无遗……《巴扬经》的全部荣光均来自“上帝将昭示天下者”。³⁰

29 守基·埃芬迪，《神临记》“前言”第xvii页；亦见第24-25页。

30 守基·埃芬迪，《巴哈欧拉之天启》，第8页。欲详知巴布这方面的论述，见《巴布文选》，第3-8、153-168页。

巴布没有明说“应允者”会在何时出现，只是说他很快就会到来。他的几个门徒被告知，他们将会亲眼看见这位上帝的显示者并有幸为他服务。《巴扬经》和其他著作隐约地提到过“第九年”和“第十九年”。而且，巴布还明确指出，没有任何人可以冒充“上帝将昭示天下者”并且得逞。巴布告诫其门徒，对任何自称是上帝显示者的人都不得加以反对，而要保持平和的心态，如此上帝才有可能实现其意志。在致虔诚而杰出的瓦希德的信中，巴布这样写到：

上帝之力使种子发芽，并将生命气息吹入万物，凭着祂的公义我确信，在祂显示之日倘若你拒绝了祂，我会毫不迟疑地否认你是我的门徒并将你逐出教门……另外，倘若我还得知一个并不效忠我的教义的基督徒相信了祂，那我也会珍视此人。³¹

因此，如果巴比教国建立起来，它的主要作用是积极接受即将到来的应允者的启示，并将其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由于巴布及其大多数亲密门徒的牺牲，加上数千名信徒遭到屠杀，这个理想夭折了。确实，到了1852年，巴布的使命看来是以失败而告终了，他的信仰也濒临灭绝。³²

31 引自守基·埃芬迪的《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第101页。

32 回顾巴布使命的意义，请参阅道格拉斯·马丁的《巴布的使命》，载于《巴哈伊世界》，第3卷（1994—1995）。

第三章 巴哈欧拉

只有极少数巴比领袖逃过了1848—1853年的大屠杀，幸存者中最有名望的是一位名叫米尔扎·侯赛因·阿里¹的贵族。他的家族历史悠久，在马赞达兰省的努尔地区拥有大片的土地。² 1844年穆拉·侯赛因在德黑兰的家宅里向米尔扎·侯赛因·阿里传达了巴布的启示，后者便成为第一批加入巴比教的人之一。根据穆拉·侯赛因的叙述，显然他是依巴布的特别指示找到米尔扎·侯赛因·阿里的。的确，巴布推迟了酝酿已久的到麦加——即他首次公开宣布使命的地方——朝圣的计划，直到接获穆拉·侯赛因的信，知道了他拜访米尔扎·侯赛因·阿里的结果后才出发。米尔扎·侯赛因·阿里的四个兄弟也跟他一起加入了这新宗教，其中一位是同父异母兄弟，叫米尔扎·叶海亚。由于当时大多数巴布信徒来自神职人员、商人和农民阶层，因此，一个统治阶级家族加入巴比教显然是一个重大的进展。

米尔扎·侯赛因·阿里开始成为新信仰的积极传导者。在起初的三四年里，他的社会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使他幸免于他的教友所遭受的暴力攻击。他的个人声望也使他的传教活动

1 米尔扎·侯赛因·阿里尊称“巴哈欧拉”，其生平事迹和使命的权威记述见于守基·埃芬迪的《神临记》第五至第八章。有关他的主要传记见于巴柳齐的《巴哈欧拉》。阿迪卜·塔希尔扎德编纂的《巴哈欧拉启示录》（共四卷）为研究巴哈欧拉著述的重要参考文献。

2 这个家族传自伊斯兰教创立以前波斯高度文明时期最显赫王朝之一的萨珊王朝。详见巴柳齐的《巴哈欧拉》，第9-11页。

通行无阻，因为他人格高尚，清廉正直，这在当时的统治集团内部是很少见的，那时举国上下贿赂成风，升官求职莫不有赖此道。在他的家族中，有成员世代身居高位，拥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他的父亲米尔扎·阿巴斯曾任马赞达兰省的省长。米尔扎·侯赛因·阿里出生于1817年11月12日，他的父亲在1839年逝世时他才二十二岁。虽然他完全可以承袭父亲的政府职位，但他拒绝了这一令很多人垂涎欲滴的任职，使得亲朋好友们十分诧异。在随后的几年里，他努力经营家族的地产，赡养和教育家族的幼小成员，还乐善好施，广济穷人，这使他在当地赢得了“穷人之父”的美誉。

米尔扎·侯赛因·阿里在二十七岁时成为巴布的信徒。在这个年轻的宗教里，他积极活跃，干劲十足。那时，这个宗教即将经历首次迫害浪潮。他四处游说，争取到许多有才干的人加入新信仰，包括他家族的一些成员，他还为波斯许多地方的传导活动提供经济资助。

米尔扎·侯赛因·阿里在加入巴比教后不久就开始与巴布通信，直到1850年巴布被处死为止。通过这些信函以及与瓦希德、库杜斯、穆拉·侯赛因和塔希丽等巴比领袖的直接交往，他越来越被信徒们视为他们理解信仰的导师。作为巴比领袖之一，米尔扎·侯赛因·阿里的影响力在1848年由他亲自组织并间接指导的巴达什特会议上达到顶点。这次会议激动人心地揭开了巴布教义的革命性的一页。³

在巴达什特发生的第二件事同样具有深远的意义。为了

3 有关这次会议情形的详细记述见纳比勒的《破晓群英传》，第292-298页。

确认已崭露曙光的新“上帝之日”，米尔扎·侯赛因·阿里给八十一位与会者取了与其本人灵性品质相关的名字。就是在巴达什特，加兹温的伟大女诗人古拉图-艾因被赠予“塔希丽”（纯洁者）的称号，这个举动使那些反对她不戴面纱出席会议的人不再有异议了。米尔扎·侯赛因·阿里为自己选了“巴哈”（光辉或荣耀）这个名字。会议结束后不久，巴布就通过致函巴达什特会议参加者，肯定了这些称号。在这些函件中，他正式使用米尔扎·侯赛因·阿里给各与会者的名字来称呼收信人。巴布对“巴哈”发送了一份异乎寻常的文件，里面有他的亲笔手书组成的一颗星的图案。文件里有三百多首短诗，每一首都由“巴哈”这个词引申而成，其中包括“巴哈欧拉”——“上帝的荣耀”——这个称号。

波斯文人特别推崇书法艺术，将其视为文化修养的标志。巴布写给巴哈的文件被誉为书法杰作，任何训练有素的书法家都无法望其项背。有位作家这样写道：“如此优美精致，好似龙飞凤舞，看上去是在纸上一笔贯通、一气呵成。”⁴ 米尔扎·侯赛因·阿里就是以“巴哈欧拉”的称号而闻名于巴比教友和历史的。

巴达什特会议导致了新一轮的暴力浪潮，这个新宗教的成员都遭受到了攻击和迫害，无人幸免。塔希丽和她的一些同伴在会议结束后便遭逮捕，巴哈欧拉设法营救，可他自己也被关押起来，被判处笞鞭刑。一段时间后，巴哈欧拉在去谢赫·塔巴尔西会见库杜斯和穆拉·侯赛因的路途中再次被捕，又受到

4 纳比勒的《破晓群英传》，第505页。

这种刑罚。在失去人身自由之前，他反复设法使那些在政府任职的亲朋好友（这些人对他的相关活动进行规劝）相信：巴比信徒是热爱和平和遵守法律的。他警告这些政府官员，如果政府不尽责去阻止由教士煽动的迫害浪潮，这个国家就将陷入大规模暴力和动乱之中。

事态的发展完全证明了这一警告的正确性。1852年夏，两个年轻的巴比企图刺杀沙阿。巴哈欧拉和其他一些著名的巴比领袖相继被捕并押送到德黑兰，囚禁在臭名昭著的“西亚查勒”（黑坑）监狱里。它被描绘成“德黑兰的地下水牢——一个曾作该城一公共澡堂蓄水用的令人作呕的地窖”⁵。

巴哈欧拉在西亚查勒被关了四个月，这期间，反巴比教的狂潮蔓延到整个波斯。西亚查勒的囚犯随时都面临着死亡的威胁。每天刽子手都会到这里挑选一个囚犯带出去处死。有几个人竟在牢里就被处死。有时刽子手还用铁锤和木条将粗大的木塞打入犯人的喉咙里，如果侥幸未死，会被扔回地牢里，与活着的囚犯锁在一起，任其饱受痛苦，慢慢死去。

在西亚查勒牺牲的巴比中，有一个叫作苏莱曼汗的前皇家军团的骑兵，他的事迹在巴哈伊历史上永垂不朽。巴布在大不里士被处死后，尸体被弃置在刑场旁的壕沟边。苏莱曼汗冒着生命危险将巴布的遗体掩埋。在苏莱曼汗自己被处死时，刽子手用刀尖在他的身上挖了好几个洞，插入点燃的蜡烛，然后拖着游街示众，折磨至死。波斯文化最推崇风度，苏莱曼汗大步走在首都的大街上，向熟人微笑致意，口里诵朗着波斯古典诗

5 守基·埃芬迪，《神临记》，第100页。

人的佳作。这真是精神升华和英雄气概相结合的活生生见证。旁观者问他：既然这样快活，为什么不跳舞呢？他就顺从地扭动身体跳了一支毛拉维神秘主义者^{5a}发明的舞蹈。⁶

这种视死如归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对西方学者和艺术家的想像力产生了难以抗拒的吸引。各类人士，包括戈比诺伯爵、萨拉·贝纳尔、列夫·托尔斯泰、埃内斯特·勒南等，都被年轻的巴布及他的英雄门徒的悲剧历史所吸引。爱德华·布朗最先是从小戈比诺的书中知道这些故事的，后来他花了大半生去研究巴比教和巴哈伊信仰。布朗如此描绘这些年轻的殉教者：

他们高唱生与死的颂歌。他们希望，没有绝望；他们热爱，从不冷却；他们坚定，毫不动摇。他们为这美好的运动书写了独特的一笔。不管这成百上千的人为之献身的教义功过如何，他们起码发现了某些东西使他们随时准备——

“把一切留在苍穹下，
只身向前，哪怕日晒雨淋，
工作、期待和警戒，毕其一生。”

这些人经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和牺牲，他们认为值得为之献身的教义无疑也值得我们去理解。我没有说它那强大的影响力，虽然我相信巴比教将来定会大展宏图，我也没有说它或许能将新生注入死亡之躯。但无论成功或失败，巴比殉难者的英雄气概都将光辉永照，世代传颂……

5a Mawlavī mystics，或Mawlawiyah，即伊斯兰教神秘主义苏非派团。——译注

6 见守基·埃芬迪的《神临记》，第77-78页。

我并不奢望能将这些人的极度诚笃传达给你们。这种诚笃加上其他品质所产生的影响难以言状，但凡与他们亲身接触过的人都能感受得到。你们应该相信我所说的这些……⁷

在这接连不断的最残酷的迫害浪潮下，巴哈欧拉竟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当局不敢释放他，因为他们知道他在巴比社团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鉴于巴哈欧拉家族的社会地位以及俄国大使多尔戈鲁科夫王子的干预，若不经审判就处决他也是极不明智的。然而，审判是不可能了：在俄国政府派来的代表面前，被提讯的刺杀沙阿未遂的刺客供认纯系个人所为，与包括巴哈欧拉在内的巴比领袖毫无干系。⁸

新上任的首相是巴哈欧拉的亲戚。首相最终说服欲置巴哈欧拉于死地的皇室成员最好将巴哈欧拉驱逐出波斯。⁹ 对巴哈欧拉的驱逐令颁布了，可在这之前，他的财产就被沙阿没收了，他在德黑兰的宅第被搜掠一空，在乡下的房屋被夷为平地，他收藏的艺术品和手稿落到了波斯政府官员（包括首相本人）的手中。

就这样，巴哈欧拉一贫如洗，身体虚弱，在西亚查勒监狱

7 爱德华·布朗，《世界宗教体系》，“巴比教”章，第352-353页。

8 波斯政府刊载于官方宪报的文告坦率承认，被任意拘捕的巴哈欧拉及其他几个人是无罪的，但又说他们无论如何要受到惩罚：“在拘捕的巴比当中，有六名罪证不足的人被判处终身监禁。”巴哈欧拉的名字在宪报的文告里排第二位。（莫门的《巴比教与巴哈伊教》，第141页。）文告所述对处刑的巴比施行野蛮虐待实乃19世纪波斯情状的真实写照。

9 米尔扎·塔基汗在镇压巴比浪潮中出任首相。年轻的沙王忌妒他日渐坐大的权势，于1853年颁令将他处死。在波斯历史的卡扎尔王朝时期，能干的政府官员落得如此下场者并非少见。

所受的肉体伤害给他的心灵留下了永久的伤疤。他无依无靠，未经审判就被逐出了自己的祖国，开始了流放生涯。那些见到他的人惊奇地发现，深重的灾难给他留下的是更坚定的信念和力量。的确，正是在西亚查勒黑牢，发生了巴比教和巴哈伊信仰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在那里，巴哈欧拉接收了“上帝将昭示天下者”的袍服。巴哈欧拉描绘了在黑牢里接受有关他使命首次暗示的情况：

一天夜里，在梦境中，我听到从四面八方传来一个崇高的声音：“确然，我将使祢通过自身及祢的圣笔赢得胜利。切勿因自己的遭遇而沮丧，亦不可畏惧，因为祢必安然无恙。不久，上帝将召集世间之灵杰，即经由祢自身及祢的圣名而援助祢的人；上帝正是通过祢的圣名更新这些承认祂的人的心灵。”……在被囚禁于德黑兰这座牢狱的日子里，粗砺沉重的锁链和浑浊恶臭的气味使我难以入睡。可就在难得的短暂睡眠之中，我感到有什么东西自头顶涌向胸膛，仿佛是一股瀑布自高山之巅飞速倾泻大地。于是我的四肢像火烧一样灼热起来。此时此刻，我嘴里所念诵的，无人忍听。¹⁰

因此，巴哈欧拉就是巴布的天启的体现，是那些追随者的真理中心。有相当多的迹象表明，从一开始巴布就把巴哈欧拉

10 引自守基·埃芬迪的《神临记》，第101页。

看作是他本人为之铺垫的显示者。为此，他向几个最亲近的门徒作过有力的暗示，在《巴扬经》中有一段惊人的表述：

专注巴哈欧拉秩序并感谢主的人有福了！因
为他必将显示，上帝在《巴扬经》里的确作了这
一不可更改的命定。¹¹

在西亚查勒狱牢关押了四个月，当局就像当初随意抓他一样又随意放了他，沙阿一纸正式敕令，将他和家人以及愿意追随他的人流放国外。值得注意的是，他没有选择此时向其追随者宣布他的使命。他没有到当局提供的俄国去避难，而是选择了现在的伊拉克的巴格达城作为流放地。当时巴格达是邻近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一个省份。在接下来的三年里，他身边逐渐形成了一个巴比信徒的小圈子，还有伴随他流放的家人。其中有一人就是他同父异母兄弟米尔扎·叶海亚。此人化装逃出波斯，1853年在伊拉克与家族其他成员会合。正是这个意想不到的事物，制造了新的困难，引发了新的对抗。

米尔扎·叶海亚既狡诈又可悲，他的种种作为严重地威胁到巴哈欧拉的使命。时至今日，巴哈伊信仰社团还受到这一分裂后果的影响。

叶海亚比巴哈欧拉小十三岁，其教育是由后者监督的。他写得一手好字，曾经做过巴哈欧拉的私人秘书。认识他的人都说他性格怯懦，容易被个性强的人所左右。他紧随哥哥加入了巴比教，最初几年还伴随哥哥四处游历。

11 引自守基·埃芬迪的《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第146-147页。

尽管性格软弱，但因与巴哈欧拉的亲密关系及其家族的社会地位，叶海亚受到巴比社团的尊敬。大约在巴达什特会议期间，巴布和巴哈欧拉以及另外一位主要门徒商量后写了一个文告，提名叶海亚在巴布逝世后为巴比社团挂名头衔的领导。之后回头再看就不难明白，任命的目的其实是为了使巴哈欧拉能够以较隐秘的方式继续指导新信仰的事务，避免因头衔而招致危险。¹² 而叶海亚在任命期间几乎没有遭受到个人危险，大部分时间他都隐居在北方他家族拥有的房子里，后来迫害波及那里，他又逃走了。¹³

然而，当流放者刚在伊拉克安顿下来，叶海亚就听从了一个蛊惑之徒的唆使。此人是伊斯兰教神学学者，名叫赛义德·穆罕默德。他似乎想当巴比社团的理论权威，于是怂恿叶海亚推翻巴哈欧拉的导师地位，夺回领导权。¹⁴ 叶海亚犹豫了一段时间，后来在赛义德·穆罕默德的唆使下终于和巴哈欧拉决裂，宣布自己为殉教者巴布的继承人所应具有的权利和地位。

巴哈欧拉对叶海亚行为作出的反应，显示出了巴哈欧拉自己的内在品格。他没有与叶海亚争论，以免危害已经士气低落的巴比社团的团结和生存。他不辞而别，到邻近的库尔德斯坦的苏莱曼尼亚山一带隐居起来。在以后的两年里，他与巴比社团完全脱离了联系。在库尔德斯坦山野的自我流放情形与其他大

12 即便如此，将巴哈欧拉驱逐出波斯的令状（原件保存至今）只针对他一人，并未提及叶海亚。

13 见守基·埃芬迪的《神临记》第七和第十章。亦见阿博都-巴哈的《旅者见闻录》，第53页。

14 见守基·埃芬迪的《神临记》，第十章；巴柳齐的《巴哈欧拉》，第112-114页。

宗教创始人所经历的很相似。后来的事实表明，这对巴哈欧拉来讲是一段富有创造性的时期。在他的脑海里其教义已明确形成并用默思、祷告和诗歌形式表现出来，这些都是他在隐居期间写下的。这些早期教义启示仍有少部分以波斯文手稿形式流传至今。

在巴哈欧拉自我放逐苏莱曼尼亚山期间，巴比教的事务完全留给叶海亚负责，赛义德·穆罕默德作为新导师协助他。结果在巴比流放社群中几乎形成内乱。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大约有二十个人以各种理由不顾一切地篡夺领导权。米尔扎·叶海亚隐居起来，任由赛义德·穆罕默德尽力去解决所出现的种种神学问题。这位未来的领袖却无力履行其费力争来的地位所应负起的职责。大多数巴比并没有忘记这个教训。

局面越来越糟，几位流亡的巴比尽力寻找巴哈欧拉，要他回来。最后一位急切的寻找者听到大山里有位“圣人”的传说后才找到巴哈欧拉。连叶海亚也和家族成员及其他巴比信徒一起请求巴哈欧拉归来领导他们的社团。1856年3月19日，巴哈欧拉接受了他们的请求。

以后的七年间，巴比社团的境遇发生了令人惊奇的变化。巴哈欧拉借助以身作则的力量、规劝指导和严明的纪律，使社团恢复到巴布生前的道德和灵性水准。叶海亚完全隐退了。巴哈欧拉作为灵性导师的声誉在全巴格达和邻近的地区都广泛传开了。亲王、学者、神秘主义者乃至波斯社会的几位显要政府官员都来拜会巴哈欧拉。

在巴格达，巴哈欧拉写了一本名为《伊甘经》（《笃信经》）的圣典。书中描述了上帝拯救人类计划的全景画卷。该

书详细阐述了巴哈欧拉关于上帝之本质、连续神圣显示者的目的和人类灵性演化的教义。书以揭示巴哈欧拉使命之真理而结束。后来《笃信经》成了巴哈欧拉的启示中最有影响的一本书，并且成为其他许多宣传巴哈伊信仰教义著作的源泉。

巴哈欧拉日趋上升的影响力使沙阿及其政府惶恐不安，满腹猜疑。他们照会奥斯曼政府提出抗议。1863年4月，事前不作任何预告，突然通知巴哈欧拉及其家人，已经接受波斯的请求，要他们迁移到离其祖国更遥远的境地去。他们被遣送到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定居。

在为流亡做准备之时，巴哈欧拉暂迁到底格里斯河的一个岛上的花园里居住。这个花园后来以他的命名“里兹万花园”（里兹万为天堂之意）闻名于巴哈伊。在这个花园里，巴哈欧拉向一部分他选出的亲密追随者宣布，他就是“上帝将昭示天下者”，是巴布和其他以往宗教经书中所应许的上帝显示者。巴哈伊信仰历史把巴哈欧拉在西亚查勒监狱的经历称作他的启示的开端。在里兹万花园的宣示中，巴哈欧拉清楚地阐述了他的主张，也永久地更改了巴比教的历史。今天全世界的巴哈伊把这件事当作是巴哈伊信仰最主要的节日来庆祝，尽管四年后该宣示的效力才开始显现。¹⁵

1863年8月16日，这批流放者到达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并在那里短暂停留。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帝国的关系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小战不断，阴谋不息，并互相兼并领土。沙阿的内阁害怕，土耳其政府会利用流亡巴比教徒在波斯国的关

15 里兹万节从4月21日至5月2日历时12天，其中第一、第九和第十二日为圣日。巴哈伊选举在这一节日期间进行。

系网作为其政策的工具，因而对他们定居奥斯曼帝国首都志忑不安。波斯大使米尔扎·侯赛因汗不断向奥斯曼帝国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巴比信徒迁移到帝国更为偏僻的地方。¹⁶ 他耸人听闻地警告奥斯曼帝国政府，巴比信徒是所有安定体制的敌人，特别会对奥斯曼帝国这样人口复杂和动荡的社会造成威胁。他的努力成功了。1863年12月初，又在无事前通知的情形下，巴哈欧拉和家人及同伴被驱逐到土耳其欧洲部分的阿德里安堡（今称埃迪尔内）。¹⁷

在阿德里安堡，巴哈伊信仰的一个新历史阶段开始了。巴哈欧拉的人格给络绎不绝的探访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所领导的巴格达社团产生了奇迹般的变化，他与全波斯受迫害的巴比信徒广泛通信，所有这些都使他成了巴比教的核心人物。里兹万花园宣示的意义成为巴比信徒中广泛谈论的话题。巴哈欧拉看到社团正处在易于接受的阶段，知道是公开宣示他的使命的时刻了。

宣示的第一步是将使命的性质告知巴比教的名义托管人米尔扎·叶海亚。因此巴哈欧拉在一本叫作《苏拉-艾姆尔书简》¹⁸（《命令书简》）的文告中宣布自己是“上帝将昭示天下者”，并号召叶海亚承认他，按巴布的明确教导帮助他。然

16 土耳其政府起初不理睬这一压力。据奥地利大使普罗克斯-奥斯滕伯爵引述首相阿里帕夏的话说，他“非常尊重”巴哈欧拉，把巴哈欧拉看作是一个“具有非凡品格、模范言行、适度处世和高风亮节的人”。见莫门的《巴比教与巴哈伊教》，第187页。

17 波斯外交部与派驻伊斯坦布尔使节之间的通信提及巴哈伊被放逐一事。见E. G.布朗的《巴比教研究史料》，第278-287页。

18 见阿迪卜·塔希尔扎德的《巴哈欧拉启示录》（第二卷），第161-162页。

而叶海亚并不买账。流亡到阿德里安堡之后不久，叶海亚又在赛义德·穆罕默德的煽动下策划了一系列阴谋，以夺回失去的地位。阴谋失败后他又叫人两次行刺哥哥。在第二次谋杀失败后不久，他被通知有关巴哈欧拉的文告。

叶海亚犹豫了一会儿，声称巴布应许的上帝显示者是他而不是巴哈欧拉。这使巴比社团上下大吃一惊。他的举动说明了一点：他以前的行为是混乱和动乱的根源。叶海亚一夜之间几乎被阿德里安堡的巴比信徒所抛弃，也被波斯和伊拉克的大多数信徒（包括仅存的一些信教的巴布家人）所唾弃。爱德华·布朗估计只有百分之三四的人支持叶海亚，剩下的都承认巴哈欧拉的宣示。从此，巴比信徒开始自称“巴哈伊”而成为一个新兴的独立宗教。¹⁹

巴哈欧拉在巴布追随者中建立了威信后，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使命上。从1867年9月开始，巴哈欧拉启示了许多封信函，这些书信后来都成了宗教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文件。这些信函，有些是写给“世界诸君王”，有些是致特定的君主。在这些信中，他宣告自己是那《托拉经》、《福音书》、《古兰经》中所应许的显示者，号召各君王起而为了他的信仰奋斗。这些信高瞻远瞩地警告，19世纪的世界将分崩离析，一个新世界文明将诞生。这新时代的主旨是人类一体。巴哈欧拉特别呼吁欧洲强大的君王们把完成世界大同的任务看得高于一切。

有朝一日，人们一定会普遍认识到召开一个
全球综合性大会的迫切必要性。世界各国的统治

¹⁹ 见阿迪卜·塔希尔扎德的《巴哈欧拉启示录》（第一卷）。米尔扎·叶海亚曾被巴布授予“苏贝赫-阿扎尔”的称号，故追随他的人被称作“阿扎尔派”。

者和国王都必须出席，参加各项审议，研究奠定世界和平基础的方法与手段。……爱祖国并不值得自豪，爱全世界才值得骄傲。地球乃一国，人类皆其民。²⁰

这些信件断言，上帝已经发动历史性的力量，人类的计划无可抗拒之。统治者被告知，上帝之所以把权力授予他们，是要他们为人类的需要服务，建立世界和平、社会正义和天下大同。凡企图用武力阻挠人类团结进程的政府将会给自己及其国家带来灾难。

公开宣示未几，这个新信仰又遭受了另外一次严重的打击，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这次又是由米尔扎·叶海亚引起的。由于他反对巴哈欧拉的宣示，使得自己在巴布信徒中威信扫地。后来叶海亚告诉布朗教授，有时他不得不自己到市场上购买食物。然而赛义德·穆罕默德和阿德里安堡的另外两个流亡者仍然支持他。这个小集团似乎总在想方设法干扰波斯和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巴比信徒完全转变成巴哈伊。巴哈欧拉写给国王们的信中提出了解决这一局势的方法。

在这个历史时期，奥斯曼帝国分崩离析，摇摇欲坠。帝国欧洲部分的少数民族不断揭竿而起，强烈反抗帝国的统治。新诞生的国家如希腊、保加利亚、塞尔维亚以及门的内哥罗（黑山——译注）纷纷脱离帝国。波斯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米尔扎·侯赛因汗竭力使土耳其政府官员相信，巴哈伊流放者不但

20 巴哈欧拉的《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编段117。巴哈欧拉致世界各国世俗和宗教领导人的信函已由世界正义院编纂出版，题名为《万军之主的召谕：巴哈欧拉书简集》（海法：巴哈伊世界中心，2002）。

是政治上也是宗教上的威胁。米尔扎·叶海亚和赛义德·穆罕默德也竭力从这个角度解读巴哈欧拉致列王的信息。有人向君士坦丁堡寄发匿名信，警告说巴哈伊流放者有政治阴谋。波斯各地的人络绎不绝地拜访在阿德里安堡的巴哈欧拉，当地的官员好像也受到他的影响。这一切似乎都在证实有关政治阴谋的传说。²¹

在巴比信徒遭受迫害早期，巴哈欧拉曾得到英国和俄国的庇护，因此，奥斯曼政府认为叶海亚的告发恐怕有几分道理，因而决定马上彻底解决这些流放者的问题。奥斯曼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下令将阿德里安堡的流放者终身囚禁在巴勒斯坦的阿卡监狱里。1868年8月21日，巴哈欧拉和七八十位家人在严密的警戒下于加利波利登上轮船，颠簸十天后在通向恐怖的阿卡城堡的海路通道（Sea Gate）上岸。

讽刺的是，叶海亚和穆罕默德却作茧自缚。土耳其官员怀疑叶海亚也参与这阴谋，把他逮捕并送到塞浦路斯岛与其他三个巴哈伊囚禁在一起，以此限制他的活动。²² 出于同样的理由，赛义德·穆罕默德和另一个同伙也与巴哈伊一起流放到阿卡。

21 莫门的《巴比教与巴哈伊教》（第198-200页）列举有奥斯曼国家档案馆有关米尔扎·叶海亚反巴哈欧拉运动的大量文献资料。其中之一为阿德里安堡行政首长胡尔希德帕夏致中央政府的一份报告。该报告说，巴哈欧拉有正当理由控告叶海亚及其支持者的行径。

22 叶海亚死于1912年，当时他仍流放于塞浦路斯。叶海亚深陷绝望、气数将尽的情况可见于其子写给布朗教授的一封信。信中说，父亲对自己的沉沦聊寂深感悲哀。该子还在信中抱怨说，找不到巴比信徒以巴比教仪式给父亲送终，因此他要求安排当地一位毛拉按传统穆斯林仪式安葬叶海亚。随后，他表示有意出售父亲的很多手稿，但布朗拒绝了，因为“我觉得要价太高……”。见E. G. 布朗的《巴比教研究史料》，第314-315页。

当局选择阿卡是相信巴哈欧拉熬不过那里的恶劣环境。在19世纪60年代，这座监狱之城流行瘟疫和传染病，监禁着来自国内各地的犯人。这里街巷交错杂乱，房屋潮湿拥挤。狂风大浪把地中海的垃圾冲上岸。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这里如此肮脏，瘟疫环生，以至于连飞过阿卡上空的鸟都会跌死到街上。

起初两年，被囚禁的巴哈伊生活艰难困苦。波斯大使从君士坦丁堡下令派一个官员长驻阿卡城，确保奥斯曼帝国的地方官员严格执行残酷的法令。一批巴哈伊被折磨至死，其中包括巴哈欧拉的次子米尔扎·迈赫迪，由于监狱的环境恶劣，他在一次意外悲剧中丧生。1870年，当土俄两国关系紧张之时，该狱城被用作军事阵地，囚犯被转移到租借的民房里。

像在巴格达和阿德里安堡一样，尽管开始时公众怀有偏见，但巴哈欧拉的影响逐渐开始发挥作用。地方官员受到感化，减少了监守的人数。有权势人士开始表达他们对巴哈欧拉的钦佩和兴趣。就在此时，又来了新的打击。赛义德·穆罕默德和其他两个同伙不满巴哈伊囚犯境况的改善，开始煽动城中的下层民众去攻打巴哈欧拉的住房，希望借此置他于死地。

新的挑衅使一些巴哈伊忍无可忍，其中有七位信徒全然不顾非暴力的原则，忘记了要依靠上帝的旨意，擅自在一次蓄意的打斗中杀死了赛义德·穆罕默德及其两个帮凶。

这起谋杀事件给新信仰带来的挫折，超过了赛义德·穆罕默德所能带来的祸害。结果，敌对的穆斯林教士对巴哈伊信仰的指责又死灰复燃。对巴哈欧拉来说，这件事所带来的打击远大于囚禁所带来的肉体痛苦，因为它损害了其传导的正义形象。他在当时写的一封信里说：

囚禁并不能侮辱我，相反，却给我的生命增添了荣耀。使我羞辱的是那些宣誓爱我的信徒，他们干出如此的行径，实际上他们是在追随那魔鬼。²³

民事法庭及时予以了判决，认定这起暴行并没有得到巴哈欧拉的同意，也没有得到阿卡城大多数巴哈伊的支持，因而只有那些有罪的人受到处罚。公愤渐之平息下来。与此同时，巴哈欧拉继续他在离开阿德里安堡后中断了一段时间的致诸君王信。这些信件分别写给法国路易·拿破仑三世、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德国威廉一世皇帝、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波斯纳赛尔丁·沙阿、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和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

在这些信中，巴哈欧拉号召各君王齐心协力创立一个具有权威的国际法庭，以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他说，这种雏形的世界政府应有一支由各成员国共同维持的国际警察部队的支持，为和平解决所有国际争端提供保障。

这些信函还阐述了促进全世界人民对普天之下结成一家意义的认识。例如，巴哈欧拉呼吁创立一种国际辅助语言，以使每一个社会在保持自身文化特性的同时，能够与其他种族和国家沟通交往，从而取长补短，相互促进。义务教育制度将有助于在全世界普及教育；统一的国际度量衡制度将为全球经济体系提供一种通用标准；军费将会大幅度削减，税收将用于社会福利。他还督促君王们在处理内部事务时采用一些基本的民主原则。

23 引自守基·埃芬迪的《神临记》，第190页。

由于流放者不得离开监狱，这些非同寻常的信函就由同情他的那些探监者夹在衣服里偷偷带出去。法国领事亲自把巴哈欧拉的第一封信交给了法国皇帝路易·拿破仑。

巴哈欧拉也给世界各宗教的领袖写了一些有分量的信函，其中包括教皇庇护九世。信的主旨是要求宗教领袖们抛开教条，放弃对世俗统治地位的依恋，认真考虑巴哈欧拉的主张。信中断言，最先起来拒绝和迫害各世界宗教的创始人的通常是神职人员。

研究制度历史的学生格外感兴趣于致教皇庇护九世的信，因为它勾画了一些行动计划，其中许多提议是教皇的继承人不得不采纳的。巴哈欧拉规劝教皇将其对教皇国家的主权交还给世俗政府，从梵蒂冈的隐居中走出来，会见非天主教的宗教领袖，和世界世俗统治者见面，号召他们维护和平正义。巴哈欧拉还号召教皇削减繁琐的仪式礼节，以“你的主的样子出现”。同样，巴哈欧拉也对天主教会提出了忠告：

切勿自闭于教堂及修道院！我鼓励你们步出门外，行利己利人之善举。这是“审判日之主”对你们的命令。安居在我的爱的城堡里吧！这才是合适人们的居所，唯愿你们明白……他（耶稣）终生未婚，乃因叛逆之手的种种举动，使其无处安身，无从安枕。主的神圣不存在于你们的信念或想象中，而在于我所拥有的事物内。²⁴

24 引自巴哈欧拉的《巴哈欧拉的宣示》，第95-96页。

这些信并没有得到收信人的重视。只有少数得到回应，其中包括维多利亚女王，她仅仅只是说：“如果这是上帝的意旨，它就会长存；如果不是，也没什么害处。”²⁵

可是后来，这些信中的预言令人吃惊地应验了，从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²⁶ 巴哈欧拉曾警告法国皇帝路易·拿破仑——这位当时欧洲不可一世的统治者，因为他的虚伪和滥用权力：

你的王国将陷入动乱之中。你的帝国将葬送
在你的手里。这是对你的所作所为的惩罚……你
不是为你的浮华虚荣而洋洋自得吗？我用生命作
证！这一切都将是过眼云烟……²⁷

不到两年，帝国军队在色当出乎意料地大败，这位皇帝被推翻了，他被逐出祖国，流放异乡。²⁸

威廉一世皇帝战胜了拿破仑，成了德意志联邦的皇帝。他也受到了巴哈欧拉同样的警告：如果他追求世俗统治的名利，将会使德国为“惩罚之剑”所围困，“莱茵河岸会染满鲜血”。俄国沙皇、奥地利皇帝和波斯沙阿都受到了同样的警告。

写给土耳其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和首相阿里帕夏的信特别

25 引自守基·埃芬迪的《应许之日来临》，第163段。

26 1870年，即致教皇庇护九世信发出的第二年，教皇的独立君主主权位即被剥夺。意大利国民革命武装力量迫使他将教皇国管辖地让给维克托·伊曼纽尔国王。而后教皇自动隐退，号称“梵蒂冈的囚徒”。

27 引自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的《巴哈伊世界信仰》，第50页。

28 拿破仑帝国史学权威阿利斯泰尔·霍恩指出：“历史上恐怕不曾有过像这样从不可一世猛然惨败沦落——希腊人所谓的‘突变’——更令人惊诧的事例了。在现代史上，尚无一个如此威风显赫和物质繁荣的国家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颜面扫地、蒙尽羞辱的。”《巴黎的沦落》（伦敦，麦克米兰出版社，1965），第34页。

明确。阿卡城囚徒们的生命全都操在他们的手里。这些信预言了首相阿里帕夏和外交部长福阿德帕夏之死、土耳其欧洲领土的丧失和苏丹自己的垮台。预言都一一兑现，这使得巴哈欧拉声名鹊起。²⁹

从1863年开始巴哈欧拉正式宣布了自己的使命，到完成《亚格达斯经》（意为“至圣经书”），是这十年的巅峰期，如今这部文献成了巴哈伊眼中巴哈欧拉天启的核心。

《亚格达斯经》规定了权力的确立和传承，巴哈欧拉呼吁人类须接受这权威。此书开篇重申自己是“万王之王”，他的使命就是要在地球上建立上帝的王国。书中的两个主题是：宣布改造个人和指导人类的律法；创造一套行政系统，以管理其信徒社团。本书的第七章和第八章对此有更加详细的介绍。总的来说，对于巴哈伊，《亚格达斯经》的律法体系代替了巴布所没有废除的伊斯兰教律法和巴布自己撰写的严厉戒律。它明确地禁止“吉哈德”（Jihād，动用武力），禁止任何形式的宗教纷争。³⁰ 随着它完全摆脱伊斯兰教，甚至巴布对神学研究的严厉谴责也被删除。它鼓励巴哈伊无论在何处遇到真理都应该接受。

当心啊，唯一真神的所爱者！勿以挑剔之眼看
待人们的言论和著述。你们要以开明的精神和
仁爱的同情心来对待他们。³¹

29 守基·埃芬迪为此写了一部专著《应许之日来临》。杰出的伊斯兰学者米尔扎·阿布-法德勒目睹了这些预言一一应验后皈依巴哈伊信仰，后来成为近东最伟大的巴哈伊信仰研究者。

30 见《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编段139。若概略了解《亚格达斯经》，请阅巴哈欧拉的《亚格达斯经律法纲要》。

31 《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编段154。

《亚格达斯经》的完成开启了巴哈欧拉掌教期的最后阶段。苏丹要通过流放来孤立巴哈欧拉的企图破产了。在往后的二十年里，巴哈欧拉启示了大量的著作，阐述了对人类未来的愿景。巴勒斯坦的许多显贵成了第一批热心的支持者，后来变成了虔诚的信徒。一个主要的穆斯林神职人员、阿卡的穆夫提加入了新信仰。而该城的行政长官在拜见巴哈欧拉之前总要先脱掉鞋子以示尊敬。监狱的城门向络绎不绝的朝圣者敞开。朝圣者写下的记述和从阿卡城传来的信函鼓舞了在波斯及伊拉克的巴哈伊社团。巴哈欧拉促请重修古老的水渠，为阿卡城提供淡水，此事化解了公众自1868年巴哈伊流放此地之初所产生的敌意。

1877年，巴哈欧拉从阿卡城搬到附近农村一座叫迈兹拉阿的庄园住，这是朋友们为他准备的。两年后，他们只花很少的钱就租到了城郊的一幢大宅，它的主人害怕瘟疫而弃屋他走。

在这座称为“巴吉”（Bahjí，“快乐”）的宅邸里，巴哈欧拉会见了布朗教授。布朗是为数不多亲身拜见并描述巴哈欧拉的西方学者之一。布朗为巴比殉教者的事迹所感动，决定把巴比教和巴哈伊信仰的事迹记载下来。他这样记叙会见巴哈伊信仰创始人的情形：

进来后我发现这是一个大房间，最里面放着一列矮沙发，对着门的那边摆着两三张椅子。我心里有些犯嘀咕，弄不清自己到了哪里，要见何人（因为没有人明确告诉过我）。但很快我就感觉到这屋里肯定有人，好奇和敬畏使我心跳加快。在沙发靠墙脚处，坐着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

不寻常伟人。他戴着穆斯林苦修僧人称为“塔杰”的毡帽（但高度和做工不大相同），帽子底部围着一道白布。我凝视着他的面容，我无法描述它，但却令我永生难忘。他的目光犀利如鹰，仿佛能看透人的灵魂；饱满的天庭透射出力量和权威……不必询问眼前的这位是谁了！我向他鞠躬致敬，因为人们对他的忠心与爱戴足以令国王嫉妒，令皇帝艳羡！

一道柔和而威严的声音让我坐下，然后接着说：

“赞美上帝，你如愿以偿了！……你来看一个囚犯和流亡者……我们只希求全世界安宁与各民族幸福；可他们却把我们当作冲突与骚乱的肇事者，该受囚禁和放逐……。所有的国家必须团结在同一个信仰下，所有的人必须情同兄弟姐妹……爱国家不值得骄傲，爱人类才值得荣耀。”³²

巴哈欧拉后来在卡尔迈勒山面对阿卡城的海湾边“立起了他的帐篷”。他在山上指定了一块地方作为殉教的巴布遗体的安葬之地。后来在这里又陆续建起了陵墓、行政大楼和巨大的阶梯花园，成了巴哈伊信仰的世界中心。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巴哈欧拉越来越少接触社会，专心于著述和接见巴哈伊朝圣者。社团的实际事务则由其长子阿巴斯处理。巴哈欧拉称他为“阿博都-巴哈”（“巴哈的仆人”之

32 布朗的《旅者见闻录》，第xxxix-xl页。

意)。1891年底，巴哈欧拉告诉他身边的人，他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希望“离开这个世界”。他说他被召唤到那“人们从未见过的王国”。不久他染上了热病。又过了短暂时间，1892年5月29日早晨，巴哈欧拉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五岁。

第四章 领导权的继承

随着巴哈欧拉的去世，巴哈伊信仰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出现了巴哈伊所认为的该宗教的显著特征。这就是巴哈欧拉明确授予权威以建立一个管理体制，来指导、保护和壮大处于新兴的巴哈伊社团。正是借助这一体制，在所有独立宗教里，只有巴哈伊信仰避免了教派分裂。

这一体制是依据一批相互关联的文件建立起来的。在这批文件中，巴哈欧拉和信徒们立下了“圣约”或者说是庄严契约。他在圣约中指定长子阿博都-巴哈为唯一有权阐释教义的人，是巴哈伊信仰一切事务权威之源。他授予阿博都-巴哈的称号之一就是“至大圣枝”。圣约明确指出，阿博都-巴哈不是先知或圣使，而是人类中展现巴哈欧拉教义的完美典范。这一职权表达得明确而又彻底：

转向祂，便是转向上帝；背离祂，便是背离我的圣美，便是否认我的证据，便是违抗我。确实，祂是你们当中上帝的铭记，是你们当中上帝的信托者，是上帝在你们当中的显现，是上帝对其眷顾之仆人的莅临。我受命向你们传达上帝——你们的创造者的意旨；我已将受命传达的告诉了你们。¹

1 关于该文献的全文，见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的《巴哈伊世界信仰：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著作选集》，第204-210页。本选段位于第205页。

巴哈欧拉在世时特别注意，确保在他去世后巴哈伊社团会逐渐地转向并接受阿博都-巴哈所扮演的角色。无论是与巴勒斯坦普通民众的各种关系，还是巴哈伊社团与世俗当局之间的所有事务，几乎全由阿博都-巴哈处理。来自波斯的朝圣者经常受到“教长”（巴哈欧拉授予其长子的另一个称号）的接待。阿博都-巴哈还负责安排拜会巴哈伊信仰创始人事宜。授予阿博都-巴哈权威的性质和日益扩展的巴哈伊社团事务的管理为其提供了发挥个人杰出能力的机会。1890年，布朗教授第一次见到了阿博都-巴哈，后来逐渐加深了对他的了解。布朗教授写道：

我很少见过一个其容貌令我印象如此深刻的人。他身材魁梧，挺拔如山，着白色头巾和衣袍，黑色长发几乎及肩，天庭阔大饱满，透出高度的智慧和坚定的意志。双目锐利如鹰，轮廓分明而使人愉悦的面容——这就是我对阿巴斯·埃芬迪，“教长”（Áqá）——巴比们对这位出类拔萃者的称号——的第一印象。随后的交谈只是增加了他的外表最初带给我的敬意。我想，比他有更雄辩的口才，更敏于辩论，更擅于阐述，更熟知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经典的人，即使在他所属的那个雄辩、机智和敏锐的民族中，也很难再找到。这些人格与品质，加上既威严又亲切的仪态，使我对他在父亲信徒以外的圈子也享有影响力和声望不再惊讶。对这个人的伟大及其力量，凡是见过他的人都不会有丝毫的怀疑。²

2 布朗的《旅者见闻录》，第xxxvi页。

回想往事，阿博都-巴哈显然知道，在欧洲和北美广泛确立巴哈伊信仰是他将面临的最重大挑战之一。³ 巴比的史诗般的英勇事迹在那里尤其是西欧已经引起了知识界和艺术界的兴趣和关注，这无疑给巴哈伊信仰的拓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北美，首次公开提到巴哈伊信仰的纪录出现于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期间召开的“宗教议会”。当时有一位基督教发言人引用了巴哈欧拉在三年前对爱德华·布朗讲的一段话，作为他演讲的结束语。

几乎同时，一位在埃及首都开罗加入巴哈伊信仰的叙利亚商人易卜拉欣·海拉拉移居到美国，给那些对巴哈伊信仰感兴趣的人开办研习班。第一位美国巴哈伊是一家保险公司的董事，名叫桑顿·蔡斯。据海拉拉说，到1897年为止，在威斯康星州基诺沙县和芝加哥地区已经有数百人成为巴哈伊。所有这些“宣誓者”都被鼓励直接与圣地的阿博都-巴哈通信，表达他们对巴哈欧拉教义的信仰并寻求教长的祝福。这一切对巴哈伊信仰以后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大的意义。

海拉拉的活动之所以如此重要，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努力吸引了一大批教徒，而且还因为在这批教徒中有几个人后来成为巴哈伊信仰在西方的主要倡导者。在西方新的教徒中有一位才华出众、精力充沛的女士，名叫路易莎·格青杰。为了把新运动的影响扩展到芝加哥和基诺沙以外的地区，她走遍了美国各地，向感兴趣的各界人士们宣扬教义。

3 有关阿博都-巴哈的详尽生平事迹，可参阅守基·埃芬迪的《神临记》第14-21章，亦见巴柳齐写的传记《阿博都-巴哈：新世界秩序的拓荒者》（*'Abdu'l-Bahá: The Centre of the Covenant of Bahá'u'lláh*）。

在旅行传导过程中，她遇见了一位慈善家，百万富翁菲比·赫斯特太太，后来帮助她入教。1898年，赫斯特太太表达了想要会见阿博都-巴哈的愿望，后者同意了她的拜访。赫斯特太太便聚集了十五名朝圣者。第一批朝圣者于1898年12月10日到达阿卡。格青杰女士同她丈夫及易卜拉欣·海拉拉都在其中。当时近东地区的政治局势日趋紧张，因此拜会便难免会有某种程度的个人危险。在如此紧张的情况下一批西方人不期而至，必然会使人产生怀疑。

尽管遇到诸如此类的障碍，这次短暂的访问还是对西方巴哈伊信仰的早期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阿博都-巴哈的思想和令人敬爱的个性对西方第一批巴哈欧拉信徒所产生的影响是直接的和决定性的。他们相信，他们在他身上看到了耶稣基督的圣灵再现于人类。事实上，热情洋溢的他们抬举阿博都-巴哈的地位，甚至远远超越巴哈欧拉钦定的范围。同赫斯特女士一样，有人相信他本身就是“救世主”耶稣的再现。⁴但阿博都-巴哈自己对此表示：

……预言中的“万军之主”和“应许的基督”是指完美至尊（巴哈欧拉）和神圣至尊者（巴布）。我的名字是阿博都-巴哈（巴哈的仆人）。我的资格是阿博都-巴哈。我的实在是阿博都-巴哈。对我的赞美是阿博都-巴哈。做完美至尊之奴是我荣耀而显赫的桂冠，为全人类竭诚服务是我永久的宗教……我没有名字，没有头衔，没有表彰，没

4 引自守基·埃芬迪的《神临记》，第258页。

有赞扬，永远不会有，我唯有“阿博都-巴哈”……
这是我的至大渴求，这是我的恒久生命，这是我的
永生荣耀。⁵

阿博都-巴哈和追随父亲的西方信徒之间的那种密切关系，
可在1944年发表的巴比-巴哈伊第一个百年历史的总结中概括
出来：

朝圣者带回了巴哈伊信仰的早期观念。那时候，先知被人们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整个世界陶醉在欢乐中，有如完美黎明的金色光辉……在美国，巴哈欧拉圣道的所有活动都出自那几十个人。他们曾在1894至1911年之间在阿卡和海法瞻仰到尘世间人们所寻求的目标。⁶

自赫斯特这一批人的访问开始，拜访阿博都-巴哈的欧洲和北美的巴哈伊访问者络绎不绝。这种状况延续了二十三年之久，直到1921年阿博都-巴哈逝世为止。在这期间，只有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中断过一次。

巴哈伊社团在美国和加拿大各地纷纷建立起来，并举办公众聚会和组织非正式讨论组；有关信仰的小册子也开始陆续出版。这些出版物几乎全是摘录自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书简和那些去阿卡朝拜归来的北美巴哈伊所提供的叙述。还有一些教友安排发行一些打字手稿的复写本。这些复写本大量地摘录了

5 引自守基·埃芬迪的《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第139页。

6 《巴哈伊一百年——1844—1944年》，第139页。

巴哈欧拉的祷文和默思文，同时也包括一些阿博都-巴哈写给个别信徒函件的摘录。

然而，就在巴哈伊信仰处于这一发展关头之际，它却遭受了一场严重打击和挫折，此事与巴比历史上的叶海亚事件有几分相似。阿博都-巴哈的异母弟弟穆罕默德-阿里因巴哈欧拉授予其兄信仰领袖的职权而恼怒。由于无法改变父亲圣约中特定的条文，穆罕默德-阿里起初是想设法阻扰阿博都-巴哈在巴哈伊社团中行使其职权。当这一招失败后，穆罕默德-阿里又想在巴哈伊社团里树立一批自己的追随者。就在第一批西方朝圣者访问前不久，这件事便爆发了。它很快就引起了海拉拉博士的注意。

海拉拉不仅把自己看成北美最有影响力的传导者，还把自己看成是巴哈伊教义基本思想的主要倡导者。布朗后来发表了海拉拉传导时的一些讲稿。从中可以发现海拉拉所宣扬的观点相当令人吃惊。⁷ 巴哈伊教义从波斯传播到北美那里时，只剩下了巴哈欧拉的地位和人类一体的概念。海拉拉在宣扬这两项概念时掺杂了与巴哈伊信仰教义毫无关系的晦涩信条。

在1898年访问阿卡期间，海拉拉请求阿博都-巴哈认可他巴哈伊信仰的代表地位。当时阿博都-巴哈纠正了海拉拉的一些错误观念，要他认真研究巴哈伊经典。他拒绝了，变得越来越远离巴哈欧拉的教义。就在这一次访问期间，穆罕默德-阿里来找他。第二年回到美国后，海拉拉拒绝承认阿博都-巴哈，坚持说他自己就是西方巴哈伊信仰的权威，这使他的巴哈伊朋友和学生都非常惊讶。但是篡夺巴哈伊领导权的这些企图都失败了。

7 布朗的《巴比教研究史料》，第115-150页。

在极度失望之下，海拉拉最终回到了叙利亚。随着他的离去，信仰分裂的危机解除了，因为穆罕默德-阿里除了能吸引少数亲戚和随从外，根本无法吸引到自己的追随者。

这次危机及其结局成为巴哈伊历史的转折点。在这一重大关头，新信仰走上了一条可以实现其成为独立世界宗教之宣言的道路。毫无疑问，如果穆罕默德-阿里和海拉拉的企图得逞，掌握了巴哈伊运动及其领导权，那么它将很快衰落成为某个宗教派别。

幸好这种情形没有发生。尽管北美巴哈伊社团的数量减少了，并遭受到了指控和反指控的冲击，但是他们都转向和遵从阿博都-巴哈对父亲的教义所作出的权威性指导。为此，阿博都-巴哈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阐述巴哈伊启示的主要原则。他反对形而上的思辨，尽力向全世界解释巴哈欧拉关于社会的启示。在无数次的信函、与朝圣者的交谈及阐释作品中，阿博都-巴哈一再强调，不仅个人的心灵，还有整个社会的秩序都必须加以改革。他还强调全世界所有宗教的有效性，倡导废除种族偏见，提倡男女平等的观念，推行全民教育，在社会和经济体制中实行正义，以及许多类似的观点。巴哈欧拉的有关社会的教义符合现时代的需要，这已由一再发生的席卷全世界的危机得到了证实。⁸

8 见阿博都-巴哈的《已答之问》，尤其见第一、第五章。反对巴哈伊信仰的基督教传教士指责阿博都-巴哈只是在接触西方世界后才增加这些社会教义。然而，布朗早在19世纪80年代初期就认明巴哈欧拉著述中基本上包含了这些教义（见布朗的“巴比教”，载《世界宗教体系》，第351-352页）。自那以后，巴哈欧拉主要著作的翻译和出版令人信服地表明，阿博都-巴哈的观点是从这些教义主题中生发出来的。

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发动革命，释放了奥斯曼帝国的所有政治和宗教囚犯。这突如其来的机会使阿博都-巴哈得以离开巴勒斯坦，到西方国家更直接地拓展和确立父亲所启示的信仰。在动身之前，他实现了自己的一个夙愿，完成了巴哈欧拉交予他的一项重托。1909年3月20日，在一群来自东方和西方的信徒面前，他将装有巴布遗体的木棺装进由缅甸巴哈伊信徒所提供的漂亮大理石棺里，然后将它安葬在卡尔迈勒山坡上用大石块修筑的陵墓里。这个地点多年前由巴哈欧拉选定。他想把这一地点作为综合行政建筑群的中心点，构成巴哈伊信仰的国际总部。在阿博都-巴哈的指导下，巴哈伊开始在世界各地建立巴哈欧拉所规定的行政机构，而巴哈伊社团便把巴比殉教者的血看作是这些行政机构的“种子”。如今，巴布的遗体 and 巴哈伊信仰的世界中心诸机构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巴比教和巴哈伊信仰在历史上的基本统一更得到了令人信服的象征性表现。

1910年，阿博都-巴哈觉得圣地的形势可以允许他离开一段时间，于是他决定外出旅行，这是他渴望已久的。由于长期恶劣的监禁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所以他先去埃及调养身体。然后于1911年8月11日在一些亲友的陪同下，他乘坐科西嘉号汽轮前往法国的马赛，开始了他在西方世界历时二十八个月的旅行。其间，他两度访问伦敦、巴黎和斯图加特，在欧洲其他许多城市短暂停留，还包括一次横跨北美洲的艰难行程。

1912年4月11日，阿博都-巴哈抵达纽约市。在这次北美之行中，他横跨美国东西海岸，访问了大约四十个城镇。北美的城市中，阿博都-巴哈在纽约市停留的时间最长，他借此机会向信徒的追随者阐述了巴哈欧拉所确立而他被指定为其中心之圣

约的意义。他访问的另一个重要美国城市是芝加哥，在那里，他为那座未来的“西方灵曦堂之母”奠基。他还访问了缅因州的艾略特镇。在缅因州，格林埃克——成人教育中心——的创始人萨拉·法默成为巴哈伊。她提供了自己的场地，用来系统地介绍巴哈伊信仰。⁹ 在加拿大，阿博都-巴哈访问了蒙特利尔在那里他成了加拿大建筑师威廉·萨瑟兰·马克斯韦尔及其妻子梅·博尔斯·马克斯韦尔的贵宾。马克斯韦尔太太年轻时就成了巴哈伊，曾经在1898年随同赫斯特一行人访问阿卡。

阿博都-巴哈的蒙特利尔之行在许多方面都带有西方世界其他主要中心接待他的特点。¹⁰ 他访问了圣母大教堂，应邀在弥赛亚教堂和圣詹姆斯教堂演讲。他还在圣劳伦斯街的工会大厅里向工会联合大会发表演说。在这次访问的前半程他应邀住在位于松树西街大道的马克斯韦尔的家里。在这里以及在温莎旅馆他的房间里，他与人进行了许多非正式的谈话。北美和欧洲的主要报章都以大量的篇幅报道了他的旅行情况。其中既有出于好奇和追求轰动文章，也有严肃的访谈报道和阿博都-巴哈的公开演讲。在后者中，蒙特利尔的报纸做得格外细致。《蒙特利尔星报》在采访阿博都-巴哈时，阿博都-巴哈做出了两个重要预言。第一个是世界大战很快将在欧洲爆发。（“这种观点绝非占卜而来，”阿博都-巴哈说，“而是完全基于推理。”）

9 在1925年北美第一个巴哈伊总灵理会选举成立之前，格林埃克一直是该地区巴哈伊信仰的主要活动中心。北美巴哈伊总灵理会的总部设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郊区威尔梅特，那里建有阿博都-巴哈为之奠基的灵曦堂。

10 有关阿博都-巴哈访问加拿大和美国的详情及其演讲和采访录，见《阿博都-巴哈在加拿大》，巴柳齐的《阿博都-巴哈》和艾伦·L.沃德的《239天：阿博都-巴哈美洲之行》。

第二个是国际和平将在20世纪结束前确立。（“20世纪将普遍实现和平，所有国家都必须迈入和平。”）¹¹

这次旅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西方的巴哈伊耳闻目睹了他们的领袖和教义权威的诠释者。他们成群结队地前来拜见他，向他请教，从而得以了解和加深对有关神学、社会和道德教义的理解。它使得西方民众对这新宗教产生了十分良好的印象，这对巴哈伊随后推广信仰起到了极大的作用。阿博都-巴哈不仅对教堂的信众，还对和平团体、工会、大学和许多其他社会改革团体发表演说。在行程结束的时候，巴哈欧拉的社会启示得到了广泛的传扬，西方社会各阶层的人士纷纷加入这一信仰，成为新一代的巴哈伊。¹²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阿博都-巴哈在圣地海法的家中度过，很少与外界交往。他与西方的联系，以及异母弟弟穆罕默德-阿里对这些联系的歪曲，又一次引起了奥斯曼政府的怀疑。当局再次威胁要处死阿博都-巴哈，将圣地的小规模巴哈伊社团驱散流放。然而，随着1918年同盟国战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土耳其丧失了阿拉伯近东地区的所有殖民地，这一危险也就随之消除了。

早在1908年阿博都-巴哈从阿卡的监狱获释后，他开启了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进程，即建立能体现巴哈欧拉教义的国际性社团组织。如今他再次启动这一进程。这一工作的主要特点是发展巴哈伊信仰的行政管理体系。阿博都-巴哈依据巴哈欧拉

11 《蒙特利尔星报》，1912年9月11日，见第142-143页。

12 阿博都-巴哈在北美的公开演讲被收编于《弘扬世界和平：阿博都-巴哈1912年北美演讲录》。

在圣约里提出的要求，指示在北美和波斯两地建立起他所称的“灵理会”。这些经投票选举产生出来的机构被授权，负责在地方和国家层面监管各种巴哈伊的活动，如出版书籍、策划传导项目和开展服务活动。它们便是巴哈欧拉称之为“正义院”的前身。

1908年，阿博都-巴哈写下了《阿博都-巴哈遗嘱》。在该遗嘱中，他相当详细地概括了巴哈欧拉为圣道事务管理而设想的中心机构的性质和功能。这两个主要机构被命名为“圣护”和“世界正义院”。阿博都-巴哈的长外孙守基·埃芬迪·拉巴尼被指定为圣护，成为巴哈伊教义唯一的权威解释人。正如巴哈欧拉在其圣约中任命阿博都-巴哈为圣约中心和指定诠释人一样，阿博都-巴哈任命圣护负责处理所有信徒咨询巴哈伊信仰的问题。《阿博都-巴哈遗嘱》任命的另一个主要机构是世界正义院，它被规定为巴哈伊社团的主要立法与行政机关。圣护委任一批具有优异品质的信徒协助他工作，这些人被称为“圣辅”。世界正义院则监管巴哈伊社团的国际行政管理体制。这个巴哈伊社团最高行政机关的成员，是经由世界各地巴哈伊总灵理会参加的国际大会上选举出来的成年巴哈伊。

阿博都-巴哈的《遗嘱》和巴哈欧拉的《阿赫德经》（《圣约经》）是巴哈欧拉圣约得以实际体现的工具，其中的规约决定了在阿博都-巴哈逝世后巴哈伊社团能有条不紊地继续发展。¹³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阿博都-巴哈向北美洲巴哈伊口授了

13 这份文件被译成英文，名为《阿博都-巴哈遗嘱》。

一系列的信函。这十四封信中，有四封是写给美国和加拿大全体巴哈伊的，另外八封给美国各地的巴哈伊提供了特别具体的指导，还有两封是专门写给加拿大巴哈伊的。这十四封信的主题都是阿博都-巴哈向人类宣告巴哈欧拉启示的“神圣计划”。他号召美国和加拿大的巴哈伊带头把巴哈伊信仰传扬到世界各地。阿博都-巴哈向他们保证，在感恩的后代看来，及时响应这一挑战会使全世界的巴哈伊社团授予他们“精神卓越者”的称号。北美的巴哈伊响应了这些信函所发出的号召，开展了各种各样的国际传导活动，巴哈伊社团因此而成长壮大起来，巴哈欧拉的启示和教义传遍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¹⁴

1921年11月28日凌晨，阿博都-巴哈在生了一段时期病后与世长辞，享年七十八岁。他的葬礼场面生动地向世人表明，在短短的十数年时间里，巴哈伊信仰在圣地的地位发生了何其巨大的变化。而就在十三年前，阿博都-巴哈还是一位孤弱无助的流放者，随时有可能被公开处决。然而到了临终之时，他却成为一个圣人，一个慈善家，享有无与伦比的崇高声望。的确，作为一个圣人，他受到了巴勒斯坦所有宗教团体的尊敬。土耳其统治者加诸给他的监禁取消之后，他的声望更加高涨。当地的各个阶级和社群都纷纷给予他敬意和荣誉。英国政府册封阿博都-巴哈为爵士，以表彰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灾荒时期为巴勒斯坦人民所做的人道主义服务。

11月29日举行的葬礼在巴勒斯坦的历史上大概是从未有过的。参加送葬的行列估计有一万多人。他们当中有穆斯林、罗马天主教、希腊东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德鲁兹教派社

14 见阿博都-巴哈的《神圣计划书简集：阿博都-巴哈致北美巴哈伊》。

团，还有英国的高级专员和耶路撒冷、腓尼基的行政长官。显然，不管这个新的宗教将在世界各地还会受到什么样的遭遇，在阿博都-巴哈掌管巴哈伊事务期间，他成功地获得了各地政府的公认，在广受尊敬的基础上成立了巴哈伊世界中心。¹⁵

在巴哈伊历史上的这个时期，波斯的整个巴哈伊社团约有十万名信众，他们都遭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或苦难。在其他几个国家还有小群的信徒，亦是同样遭遇。在全世界，除了波斯，建立有巴哈伊社团组织的地区主要是印度和北美洲。那时，巴哈伊的组织机构和文献出版寥寥无几，资金来源也非常有限。在阿博都-巴哈及其亲授信徒的努力下，巴哈伊信仰确实得到了广泛的传扬。但巴哈伊社团的整体规模尚未因此有明显的增长。阿博都-巴哈本人虽然得到世俗当局的极大认可，但巴哈伊信仰作为一个独立宗教体系尚有待官方的正式承认。

八十多年后的今天，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巴哈伊信仰已成为公认的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宗教之一，其成员来自几乎所有的种族、社会、文化和国家，在约235个国家和属地从事广泛的活动。一个有机统一的行政管理体系在地方、国家和国际各层面建立了起来，其大多数组织已经赢得了所在国家或地区政府的正式承认。

巴哈欧拉、巴布和阿博都-巴哈这三位巴哈伊信仰中心人物的经典已经被翻译和出版成八百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灵曦

15 详情可参阅《世界秩序》的纪念特刊（第六卷第一期，1971）。巴勒斯坦人民表露出对阿博都-巴哈的敬爱具有特别的意义。今时的伊朗什叶派政权把英国政府册封阿博都-巴哈为爵士说成是有政治意图。而事实上，英国政府只是对众所公认的义行善举给予一个迟来的正式认可而已。

堂、巴哈伊学校、行政总部和社区中心纷纷建立起来，还购置了许多物业以备未来的远大发展之用。在联合国，巴哈伊国际社团是非政府组织机构的成员，还担任经济与安全理事会的顾问。无论根据什么标准，这些成就都是非常突出的。这个非凡扩展的领导者就是阿博都-巴哈的外孙守基·埃芬迪·拉巴尼。他被阿博都-巴哈任命为巴哈伊信仰的圣护。

设立圣护的构思源自巴哈欧拉，但其具体的职能和权力是在《阿博都-巴哈遗嘱》中首先得到阐明的。圣护制度的两项最重要职能是阐释巴哈伊教义和领导巴哈伊社团。鉴于穆罕默德-阿里企图篡夺社团领导权的历史教训，阿博都-巴哈用极为强调的语言明确授予守基·埃芬迪管理巴哈伊信仰一切事务的全权。反对他就等于反对信仰的创始人：

阿博都-巴哈所钟爱的信民啊！无微不至地照顾守基·埃芬迪乃是你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他是双圣和极界圣树孕育的嫩枝和果实¹⁶，莫让绝望与悲伤之尘土玷污他的乐天本性，让他能在幸福、快乐和灵性中逐日长大，直到成为一棵硕果累累的参天大树。

由于他是继阿博都-巴哈之后圣道的守护者，因此，阿夫南^{16a}、圣辅（栋梁）及主所钟爱的人们皆须服从他、归向他。不服从他便是不服从上帝；

16 守基·埃芬迪是巴哈欧拉的直系后代，他的母亲是巴哈欧拉的孙女（即阿博都-巴哈的长女），他的父亲是巴布的亲戚。

16a Afnán, 波斯语，意为分枝、嫩枝，用以指巴布妻子的两个兄弟及巴布舅舅的子女。——译注

背离他便是背离上帝；否认他便是否认唯一真神。须提防有人误释此言，正如那些叛约者在（巴哈欧拉的）升天之后找出借口，揭竿反叛，在顽冥之道上愈走愈远，大开误释之门……¹⁷

守基·埃芬迪在开始履行圣护职责时就明确表示，巴哈伊信仰不仅进入了一个新的成长阶段，而且上述文件等所赋予的领袖职责也与阿博都-巴哈领导巴哈伊社团所具有的神性权威大不相同。他所称的“使徒时代”已告结束，“形成期”已经开始。¹⁸

在这个新的时期，信徒爱戴和效忠的对象是圣护制度。被指定的圣护本人则完全是次要的。信徒不得为圣护搞任何庆祝活动；不得拍照摄影。必要的公开仪式由指定的专人代表圣护出席。守基·埃芬迪肩负着繁重的行政领导、诠释经典和著述写作的任务，这使他一直没有时间进行像阿博都-巴哈那样的传导旅行。

唯一能使圣护出现在公开场合的，是会见络绎不绝前来巴哈伊信仰世界中心朝圣的东西方教友。圣护总是尽可能抽时间接见他们。而即便是这些短暂的见面也通常只限于在海法“朝圣者之家”的进餐时间。

若了解到圣护守基·埃芬迪所领导的一系列主要计划，就会很容易把握他履行圣护职责的1921年至1963年这段历史的脉络。其中四个方面的活动尤其引人注目：巴哈伊世界中心的

17 《阿博都-巴哈遗嘱》第三卷。

18 欲详细了解守基·埃芬迪的工作情况，见鲁希叶·拉巴尼的《无价的珍珠》。亦可参阅乌戈·贾凯里的《回忆守基·埃芬迪》。在海法世界中心的建筑过程中贾凯里博士在守基·埃芬迪身边工作。

建设，巴哈伊教义的翻译和阐释，行政管理体制的扩展，以及阿博都-巴哈神圣计划的实施。

自守基·埃芬迪就任圣护伊始并终其一生，他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建设海法湾周边地区的巴哈伊世界中心。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在世的时候，被流放的巴哈伊社团就陆续买下了几块土地。其中最重要的两块是安葬巴哈欧拉遗体的陵殿所在地（紧邻阿卡城的巴吉宅邸附近）和卡尔迈勒山坡上俯瞰海法城的巴布陵殿之地。在圣护任职期间，通过巴哈伊个人的慷慨捐献、遗赠和响应守基·埃芬迪的专门呼吁，这些不动产大大地增加了。宏伟壮观的花园已经作好了规划；一系列重要建筑物的第一座已经建起。为了满足巴哈伊国际社团飞速发展的需要，还绘制好了一个灵性中心和综合行政大楼的蓝图，以随社团的壮大而相应地扩展。这项综合性规划意在跻身世界最优美建筑之列。由此，这个分布广泛的宗教社团便有了一个朝圣和指导的中心，这势必大大增强信徒们的认同与归属感。

确定典章教法，并将它们应用于个人和社团生活之中，是任何一个宗教必须优先考虑的当务之急。作为阿博都-巴哈遗嘱指定的巴哈伊圣典的唯一解释人，守基·埃芬迪依据巴哈伊圣典来解释世界的时局和大事，并通过长篇信函的形式将自己的见解告诉巴哈伊社团。¹⁹

同时，世界各地新成立的巴哈伊社团就有关巴哈伊经典的各种问题纷纷向海法提出咨询。圣护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构

19 见《巴哈伊教务管理》；《神圣正义的来临》；《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信函选集》；《致巴哈伊世界函（1950—1957）》；《应许之日来临》；《致加拿大函》和《信仰堡垒：致美国函（1947—1957）》。

成了阐释巴哈欧拉启示的重要部分。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守基·埃芬迪重点研究和整理了巴哈伊信仰的历史。1944年纪念巴布宣示一百周年之际，他发表了一项非常详细的研究，包括了从巴布向穆拉·侯赛因宣布其使命到第一个“七年计划”完成整整一百年的历史。²⁰

守基·埃芬迪是将圣文从波斯文和阿拉伯文翻译成英文的权威翻译者²¹，翻译工作给他诠释巴哈伊圣典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他自幼便学习英语，以后在贝鲁特的美国大学和英国的牛津大学继续他的英语学习，直到1921年阿博都-巴哈去世。由于在圣护任职期间关键的头几十年，巴哈伊信仰的主要行政管理机构都设在讲英语的国家，所以守基·埃芬迪用英语表达和阐释巴哈伊概念的能力给西方巴哈伊提供了宝贵的指导之源。

作为圣典的诠释者，他对巴哈伊社团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重大的影响。在他的努力下，巴哈伊信仰在其全球扩展的初期阶段确保了教义的正宗和一致，也因而大大地减少了分裂的威胁。

除了翻译圣典和指导巴哈伊世界中心的建设外，守基·埃芬迪的另一个重大建树是花了许多精力将巴哈欧拉构思的、阿博都-巴哈奠定雏形的行政机构的体制加以发展完善。凡成年巴哈伊人数达到九个或以上的地方，都鼓励通过投票选举产生一个“地方灵理会”，来管理该地的巴哈伊事务。若一国之内有了足够多的地方灵理会，建立了广泛的社团基础，圣护就要求该国巴哈伊选举成立一个总灵理会，并授予其管理该国所有巴哈伊事务的全权。

20 守基·埃芬迪的《神临记》。关于各项计划见下文。

21 他的译作包括：《巴哈欧拉圣作选粹》；《伊甘经》（《笃信经》）；《隐言经》；《七谷经与四谷经》；《致狼子书》和《祈祷默思录》。

海法的世界中心源源不断地通过信函给世界各地新成立的组织提供指导，帮助他们将巴哈伊圣典应用于社团生活的管理之中。更多的公开信函则要求所有信徒全心全意支持和服从选举出的管理机构。明确规定磋商是巴哈伊集体生活的原则，要求各灵理会在集体决策中认真实践磋商原则。

1951年至1957年间，依阿博都-巴哈的遗嘱，圣护任命了一些杰出的信徒为“圣辅”，赋予他们传播信仰和保护其机构的特别责任。巴哈伊全球行政体系的最高机关是巴哈欧拉构思并命名的“世界正义院”。守基·埃芬迪指示，一旦巴哈伊社团发展壮大到一定程度，就可以由各总灵理会的成员代表全世界的巴哈伊社团选举产生世界正义院。

值得一提的是，北美的巴哈伊社团，尤其是美国的巴哈伊，在这全球行政体系建立的过程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阿博都-巴哈曾经盛赞该社团的灵性能力和其成员的奉献。他还对美国的诸多特性大加称赞。更重要的是他还指出，美洲将成为巴哈欧拉所构思的行政管理体制的“摇篮”。由于这一人类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这一天即将来临，你们会目睹……西方是怎样取代东方而放射出神圣指导光芒的”²²。

因此，当守基·埃芬迪开始建立行政制度时，他把美国巴哈伊看成是主要的合作者。他们当中已有几人参加了在国外的巴哈伊传导活动。其中有一位出自名门望族的美国人名叫玛莎·鲁特。她成功地使罗马尼亚的玛丽王后加入信仰，成为第一位巴哈伊的王室成员。²³ 美国的巴哈伊还是阿博都-巴哈遗

22 引自守基·埃芬迪的《信仰堡垒》，第30页。

23 详见鲁希叶·拉巴尼的《无价的珍珠》，第五章。

嘱的“主要执行者”。通过与美国和加拿大巴哈伊总灵理会的书信来往²⁴，守基·埃芬迪根据圣典原则逐步确定出地方和总灵理会的建制和运作模式。其他地方的社团组织被鼓励效而仿之。管理体制在本质上应该同一，文化上的差异则是次要因素。因此，建立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是必要的。

美国巴哈伊社团承担了制定这一模式的任务。但守基·埃芬迪告诫他们，交给他们这项任务，并非因为看重他们国家那些为其熟知的政治制度。相反，巴哈欧拉之所以出现在波斯，并非因为该民族拥有文化优越之处，而是因为它的道德极度堕落。同样，巴哈欧拉的行政管理体制将会首先在物质主义盛行、缺少法制、政治腐败的社会环境中建立起来。在那种情况下（正如在波斯已经出现的），巴哈欧拉将证明：唯上帝之力能给人民和社会带来新生。²⁵

随后的事实表明，守基·埃芬迪在其圣护任职的头几年花了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发展巴哈伊行政管理体制是英明的。巴哈伊行政机构为实现阿博都-巴哈的全球传导“神圣计划”提供了所必需的条件和工具。要使零落分散的社团能够承担如此重大的任务，就必须首先建立起能调集必要的人力和资源的管理决策机构，还有必要让这些机构有足够的时间掌握巴哈伊行政与磋商的基本原则。

因此，直到1937年，即阿博都-巴哈逝世后的第十六年，守基·埃芬迪才开始有计划地实现阿博都-巴哈给北美巴哈伊的

24 北美的巴哈伊社团原为一体。1948年加拿大巴哈伊成立了自己的总灵理会，之后依国会的一项特别法令成为社团法人组织。

25 见守基·埃芬迪的《神圣正义的降临》，第14-16页。

一系列信函中所提出的目标。1937年4月开始的第一个七年计划有三个主要目标：（1）在美国的每一个州和加拿大的每一个省至少要建立一个地方灵理会；（2）确保每一个拉丁美洲共和国至少有一位巴哈伊传导师；（3）完成北美第一座巴哈伊灵曦堂的外部设计。1912年阿博都-巴哈访问这里时已为该灵曦堂亲自奠基；它在很多方面象征着巴哈伊国际社团。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造成了一些阻扰，这项计划还是在1944年5月巴布宣示一百周年纪念时大功告成了。

第二个七年计划于两年后的1946年开始施行。它主要着眼于欧洲。当时那里仅有英国和德国的两个总灵理会。该计划还要求在拉丁美洲各地成立地方灵理会。另外，也计划大量增加北美洲的地方灵理会数目。第二个七年计划于1953年完成，这一年也恰好是另一个巴哈伊重大纪念年份——巴哈欧拉自西亚查勒监狱开始其神圣使命的第一百周年。这个七年计划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在加拿大成立独立的总灵理会。这一目标在1948年达成，并接着于1949年经由加拿大国会的一项特别法案而成为一个社团法人组织。守基·埃芬迪称赞这一成就“无论在东方或西方的巴哈伊编年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²⁶。

这第二个七年计划中最引人瞩目的两项成就均与北美巴哈伊社团特别有关。1953年4月，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灵曦堂正式落成，成为全球五大洲同类建筑的第一个。设计者是法裔加拿大建筑师让-路易·布儒瓦。他那绝妙的构思被意大利建筑师路易吉·夸利诺赞誉为“将给世界建筑带来彻底革命的新创

26 守基·埃芬迪的《致加拿大函》，第12-13页。

造”，“它无疑将在历史上写下不朽的一页”。²⁷ 这段时期的另一个主要成就也是一座纪念建筑物：宏伟壮丽的巴布陵殿在阿博都-巴哈亲手奠基的石头建筑上建成。它的设计者也是一位加拿大人，名叫威廉·萨瑟兰·马克斯韦尔，阿博都-巴哈访问蒙特利尔时曾在他家住过。巴布陵殿由白色的大理石人行道、玫瑰色的花岗石圆柱和金色的圆顶组成，整个设计非常高雅，成为卡尔迈勒山巴哈伊世界中心在地中海沿岸的最优美标志性建筑物之一。

紧接着，在1953年，守基·埃芬迪敦促巴哈伊社团展开了巴哈伊历史上最雄心勃勃的行动：一个他称之为“十年拓展征程”的全球性计划。这计划于1963年结束。这一年是巴哈欧拉在里兹万花园宣示一百周年纪念。该计划将在132个国家和主要属地新建巴哈伊信仰团体，将120个国家和地区的现有社团作进一步的扩展。欧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国家将建立总灵理会。同时还要求大量增加灵理会、信徒和资财捐赠的数量。这个计划跟以前的一样，也如期完成了（实际上大大提前），但却是在完全出乎巴哈伊社团预料的情况下完成的。

1957年11月初，守基·埃芬迪在英国为卡尔迈勒山的巴哈伊文物馆购买设备时得了亚洲流行性感冒。他于11月4日因心脏病发作而去世。整个巴哈伊世界不知所措，而此时十年计划仅完成了一半。

圣护的职位在理论上是可以接续的。阿博都-巴哈在其遗嘱中授权圣护可在巴哈欧拉的直系后裔中指定其继任人，同时还提出了继承人所必须具备的若干品质。守基·埃芬迪去世时没

27 让-路易·布儒瓦的《巴哈伊灵曦堂：新闻评论，象征主义》，第7页。

有指定接班人。这显然意味着，家族之中无人符合巴哈欧拉的圣约和阿博都-巴哈的遗嘱所规定的灵性职位要求。所以，再也没有新的圣护产生。这样，世界正义院便成为领导巴哈伊社团的唯一权威机构，但它尚待选举成立。²⁸

整个巴哈伊世界面临着难题，但三个相关的因素提供了解答：（1）由守基·埃芬迪的若干阐述可以清楚理解他的考虑，即十年计划一旦完成，便具备了条件选举成立世界正义院；（2）巴哈伊社团可以从守基·埃芬迪已经制订的详细计划中得到它所需要的基本指引；（3）在致巴哈伊世界最后一批信函里，他已在其中一封信函中委任圣辅为巴哈伊信仰的“主要管理人”，要求他们与各总灵理会紧密合作以确保十年计划的实施和保障团结。²⁹

在守基·埃芬迪这最后信函的鼓舞下，圣辅通过一系列的年度机要会议进行他们的工作。这些会议产生了若干重要文告，其中包括正式通告守基·埃芬迪既没有留下遗嘱也没有委任圣护的接班人（1957年度机要会议），并宣布将于1963年由全世界所有巴哈伊总灵理会的成员投票选举产生世界正义院（1959年度机要会议）。

到1961年4月，21个新的总灵理会在拉丁美洲建立了；一年后欧洲又成立了11个总灵理会。十年计划中余下的其他目标也同样完成或超额完成。1963年春是巴哈欧拉在里兹万花园向

28 见世界正义院的《世界正义院信函集（1963—1986）》，第23和25篇。

29 各圣辅在任职期间（1957—1963）所采取的全部行动和他们在年度机要会议上所制定的各项声明全文见《巴哈伊世界年鉴》，第十三卷（1957—1963），第333-378页。

信徒首次宣告其使命的一百周年。此时，全世界五十六个经选举产生的总灵理会的成员进行了第一届世界正义院的选举。各圣辅恳切地自愿放弃当选这一巴哈伊社团最高行政机构成员资格。

对巴哈伊来说，第一届世界正义院的选举成立是一件极其重大的事件。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斗争、磨难迫害和多次内部危机后，通过民主选举程序，巴哈伊社团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全面指导和管理巴哈伊信仰事务的永久性机构。而且，它是由巴哈欧拉构思并依据他和阿博都-巴哈所规定的原则设立的。第一届世界正义院的九位成员来自四大洲，代表着世界三大主要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并具有几种不同的种族背景。³⁰ 这一点看来十分符合世界正义院的性质和职能。

除了建制上的重要性，世界正义院的建立本身还完美地体现出巴哈伊视为其信仰之本质的基本要素：团结。作为掌管巴哈伊社团所有事务的无可争议的权力机关，世界正义院的出现意味着：在宗教成长的最关键时期，巴哈伊信仰保持了团结，因为第一个一百年通常是一个宗教最脆弱和最易分裂的时期。

正如米尔扎·叶海亚、穆罕默德-阿里和易卜拉欣·海拉拉的事例所充分表明的那样，在这一紧要的历史关头，分裂巴哈伊社团的行为接连不断。然而，自巴哈欧拉、阿博都-巴哈到守基·埃芬迪的领导权的成功接续，证明了这些分裂企图的失败，³¹ 这一点给人非常深刻的印象。在巴哈伊社团里，地方和

30 1963年以后的世界正义院选举每五年一次在里兹万节期间进行。

31 另有一次分裂企图发生世界正义院选举成立前的1960年。当时有一位年过八旬名叫查尔斯·梅森·里米的美国籍圣辅突然宣称自己是圣护的“继承人”，并且未对此作清楚解释。其他圣辅根据《阿博都-巴哈遗嘱》所赋予的权力将他驱逐出信仰。里米的做法并未造成什么影响。他于1974年

国家的所有信徒和行政机构都受到世界正义院的管辖。而随着这个大家公认的永久权力机构的建立，社团的团结便通过一种行政机构的形式与每位信徒产生了直接的关系。³²

世界正义院的选举为继续扩展圣护所推动的两项主要活动铺下了道路：（1）为满足快速发展的需求而设立新的行政机构和职位。（2）为继续实现阿博都-巴哈的“以灵性征服全球”的愿景，需要制订一系列新的全球传导计划。

1964年，即第一届世界正义院成立后的第一年，它开始了一项九年计划，并于1973年——巴哈欧拉启示《亚格达斯经》（《至圣经书》）一百周年——如期完成。紧接着，六个全球计划在世界正义院的指导下圆满完成。当前的五年计划始于2001年，它开启了一系列五年计划，它们将支撑巴哈伊社团走过21世纪的很长时期。

去世时就连当初被他吸引入教的亲近信徒也不理睬他。

32 在《亚格达斯经律法纲要》出版的1973年，世界正义院公布了《世界正义院宪章》。

第五章 基本教义

一、三项基本原则

在讨论巴哈伊信仰教义之前，让我们先考察一下三项基本原则：第一，上帝唯一；第二，人类一体；第三，宗教的根本一致。

1. 上帝唯一

巴哈伊认为上帝只有一个，即整个宇宙及其间所有创造物和力量都是由一个超人的和超自然的存在创造的。我们称这一存在为“上帝”。他不仅绝对控制这个宇宙（全能），也完全了解他的创造物（全知）。虽然我们对上帝的本质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用不同语言向他祈祷，用不同的名字称呼他：安拉、耶和華、上帝或婆羅門，然而，我们所讲的都是同一个独特的存在。

巴哈欧拉在赞美上帝的创造之举时说：

所有赞美都归于上帝的同一，所有荣誉都属于祂，那威权之主，那无与伦比和无比荣耀的宇宙统治者。祂由太虚之境创造了万物之实在；祂由虚无之中制造出最精巧微妙的元素；祂将祂的创造物从极其卑下和濒临灭绝的危险中拯救而

出，并带进不朽荣耀的天国。除了祂包罗万象的恩典和祂无所不在的怜悯，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¹

巴哈欧拉教导说，上帝如此伟大，如此精妙，凡人永远无法完全理解或准确想象：

上帝的同一是何等的奇妙！这同一的永恒上帝，祂高高在上，超越所有限制，是任何造物都无法理解的……祂的不朽本质是多么的崇高；它是多么地独立于所有创造物的知识以外；它是何其尊贵于天国与尘世居民的赞扬之上。²

2. 人类一体

巴哈伊信仰的第二条基本原则是人类一体。这意味着整个人类是一个统一的独特种族，是一个有机的单位。这个人类乃“造物之顶点”，是上帝创造的最高生命和意识形式，因为在上帝的造物中，只有人才能意识到上帝的存在并与他的圣灵交往：

在创造了世界及其万物后，通过其自由和至高意志的直接操作，祂独选人类并赋予其认识和敬爱祂的独一无二的特性与能力——一种必须视为整个创造界的驱动力和首要目的的能力……。

1 《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编段27。

2 同上，编段124。

万物之中，唯独人类被特选出来，承蒙这至大恩宠，这恒久惠赐。³

人类一体还意味着所有的民族具有相同的基本天赋能力。身体上的差异，如肤色或毛发，只是表面上的，与人们所臆想的种族优越性毫无关系。巴哈伊教义拒绝任何种族优越性的说法，因为它们皆出自妄想和无知。⁴

巴哈伊认为，人类始终是一个种族。可是，偏见、无知、追求权力和自我中心主义致使许多人无法看清和接受这一体性的观念。巴哈欧拉的根本使命就是改变这一状况，使全世界人都认识到人类的一体性。巴哈伊相信，人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上帝天父的关怀下经历着集体成长的过程。正如单个的有机体在持续成长的过程中达致成熟一样，人类也逐步走向集体成熟。

个体成员的分工越来越细，使得社会各分子之间越来越相互依赖，越来越需要合作，因此，人类也需要在越来越高的程度上相互凝聚与融合，而这种团结的能力正是人类社会演进的基本体现。家庭、部落、城邦和国家乃是人类社会阶段性演进的一些标志。这一集体成长过程的下一个阶段便是人类进化的顶点，那就是世界大同：人类社会有机地融为一体，形成一种全球文明。

守基·埃芬迪在论述巴哈伊的这一教义时说：

3 同上，编段27。

4 按巴哈伊的观点，在某些地区不同民族在文化成就上的明显差距是由于长时间内教育和文化机遇的不同，以及种族歧视和压迫累积效应所造成的。

人类一体化的原则——巴哈欧拉全部教义的核心——既非幼稚无知的感情冲动，亦非某种笼统和虔诚希望的表达……它的意旨不仅涉及个人，更主要的是它揭示出将各国和各民族融为人类一家的基本关系的本质……它还意味着现今社会的结构必须进行有机的变革，一种人类至今尚未经历过的变革……它要求对整个文明世界进行重建和非军事化……

它是人类进化过程的顶峰。这一过程最早从家庭生活的出现开始，接下来是部落形式的聚合，再发展为城邦国家，其后又演进到独立的主权国家。

巴哈欧拉倡导的人类一体原则包含着一个庄严的断言：这个伟大演进历程的最终功德圆满非但是必须的，更是无可避免的。它的实现已指日可待；只有上帝赋予的力量才能成就这项千秋大业。⁵

照此说来，人类一体的原则不仅意味着一种新的个人意识，还包括各国各民族大融合的实现，一个世界政府的建立和一个全球文明的最终诞生。因此，如果人类只是在口头上承认其一体性，却依旧生活在充斥着冲突、偏见和仇恨的不和谐世界里，那是与事无补的。人类的团结与和睦必须体现于：创建一个基于灵性原则的真正普天大同的社会体系。而建立这样一个体系乃是上帝为人类社会进化指定的方向所在：

5 守基·埃芬迪，《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第42-43页。

……巴哈伊的人生目的在于促进人类一体。我们的整个人生目的是与全人类的命运紧密联系的。我们追求的不是个人的拯救，而是全人类的拯救……我们的目标是创建一种世界文明，它反过来又影响个人的品性。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与基督教相反。基督教是从个人出发，通过个人影响人类的群体生活。⁶

因此，在巴哈伊看来，社会的基本精神目的在于创建一个有利于所有成员健康成长和发展的社会环境。

巴哈欧拉为建立世界大同提出了一套非常详细的方法。这套方法在本书的后几章里会讨论到。概括说来，他所建议的是在参与和磋商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社会结构。这种新社会结构的宗旨在于消除利益冲突，从而减少社会各阶层不团结的潜在因素。这个设想的新结构包括一些强有力的世界政府的国际机构；一个真正具有代表性和权威的世界立法机构，一个对国家间争议享有最终裁决权的国际法庭，以及一支国际警察部队。

他告诫说，要建立这些新的社会结构，个人和社会必须充分认识到人类从根本上是一体的：

你们是一树之果，一枝之叶。你们当至为仁爱、和谐、友善与融洽地彼此相待……团结之光如此强大，足以照亮整个地球。⁷

在另外一段文字中他还说：

6 守基·埃芬迪，转引自威廉·哈彻的《灵性的概念》，第29页。

7 《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编段132。

爱祖国并不值得自豪，爱全世界才值得骄傲。地球乃一国，人类皆其民。⁸

按巴哈伊的观念，团结指的是多元一体，而非单调一律。人类团结的实现不是靠强求一致，而是通过对每种文化和每一个人的固有价值日益认识与尊重。冲突的根因并非在于差异本身，而在于我们对待差异的幼稚态度，以及我们的狭隘和偏见。阿博都-巴哈在下面的话中阐明了这一观点：

……差异有两种：一种是毁灭之因，它就像存在于交战国和冲突部落间的憎恶感，使这些国家和部落相互破坏，灭绝对方的家庭，迫使对方失去安宁与舒适，甚至发动大屠杀；另一种是多样化的标志，是完美的精髓，是至大荣耀之主的恩赐的显示之因。

想一想花园中的花朵吧，尽管其种类、颜色和形状各有不同，但是由于它们受到同一泉水的浇灌而清新，受到同一和风的吹拂而复活，受到同一阳光的照耀而成长。这一多样性便增添了它们的美和魅力，使之更加艳丽……

倘若花园里所有的花草、树叶、果实、枝干和树木都是同一种形状和颜色，那将是多么的不悦目！不同的颜色和形状丰富并装饰了花园，且增加了它的艳丽。同样，若不同的思想、气质和

8 《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编段117。

性格在同一媒介力量的影响下结合在一起，人类的完美和荣耀便会被揭示和显露出来。唯有统治并超越万事万物的圣言的神圣威力能够协调人类子民不同的思想、情感、观念和信仰，它是统辖并超越万物实在的力量。⁹

世界团结和全球文明的建立体现了人类发展的最高点，因此它代表着人类“进入成年”，走向成熟。守基·埃芬迪曾表达了这一观点：

巴哈欧拉天启的最高使命是实现世界各国有机的和灵性的团结，该天启——如果我们忠实于它的含义的话——应理解为：它的降临标志了“全人类成熟期的到来”。它应该被视为……这个星球上人类集体生命的最后与最高阶段。世界社团的出现，世界公民意识的产生，全球文明和文化的缔造……就其本质和与这星球命运的关系而言，应被看作是我们星球上人类社会组织形式的顶点。当然，作为个体的人，由于这一进程的圆满实现，仍将而且必将无限地进步和发展下去。¹⁰

人类发展的不同阶段跟个人生命的发展阶段颇有相同之处。目前这一阶段是青春期，即完全成熟前的时期：

漫长的婴儿和儿童期——人类的必经之路

9 阿博都-巴哈，《阿博都-巴哈文选》，编段225.23-225.25。

10 守基·埃芬迪，《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英文版第163页。

——已经过去。如今人类正历经她成长过程中最混乱的青春期，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这个时期所特有的骚动，年轻人的鲁莽和热情无以复加。但逐渐地，作为成年期主要特征的沉着、睿智和成熟将取而代之。这样，人类变得成熟，并由此获得其最终发展所必需的各种力量和能力。¹¹

谈到人类的完全成熟期时，守基·埃芬迪说道：

那神秘莫测、渗透一切而又难以言状的变化——我们把它与个体生命中必然到来的成熟阶段联系起来……必定会在人类社会组织的演进中同样发生。人类的集体生活迟早会到达这样的阶段，从而使世界关系发生更加显著的改观，使整个人类营造福祉的潜能得以充分发挥，而这些潜在在随后的时期将提供人类高贵命运之最终实现所需的主要推动力。¹²

当然，我们所能看到的人类历史是人类的集体婴儿期、童年期和青春期的阶段。因此，正如巴哈欧拉写道，我们可能会低估了人类的真正能力。但是这些潜在的能力会随着人类的成熟变得显而易见：

我真切地说，在这个至大的天启里，过去所有神的启示期均已达到其至高的……圆满成功……

11 同上，第202页。

12 同上，第163-164页。

人类固有的潜能、他在尘世间命运的全部意义、他实在的卓越天赋，在这个上帝应许的日子里，必然会尽数显现。¹³

概言之，巴哈伊信仰的人类一体原则指出了人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的集体社会生命通过不断在更高团结层面的重组（家庭、部落、城邦、国家）而得以逐步成长和演进。巴哈欧拉的具体使命是为这个社会演进的下一阶段提供推动力，也就是促进人类社会组织形成一个全球文明。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发展新的社会结构，即减少和消除利益冲突的社会结构和创造一个新层次的人类意识——基本的人类一体意识。而且人类一体的实现代表着人类的集体生活已达到了成熟期或成年期。

巴哈伊社团被看作是未来世界文明的胚胎和雏形。它还给个人提供了机会，使他们开始过上和谐一致的生活并发展这种新的团结意识。这一主题在后面的一章中会更详细地谈到。

3. 宗教同源

巴哈伊信仰的第三条基本原则“宗教同源”是与人类一体的原则密切相关的。我们对人类有机团结概念的讨论已经指出，人类集体成长过程与个人成长过程非常相似，个人生命是从一个幼弱的婴儿开始的，然后历经各成长阶段而达到成熟期。人类也同样是从原初状态开始它的集体社会生活的，然后逐渐地成熟。就个体来说，他的成长显然是接受父母、老师和社会教育的结果。然而，人类集体进步的原动力又是什么呢？

13 《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编段161-162。

“天启宗教”是巴哈伊信仰给这个问题提供的答案。巴哈欧拉在其重要著作《笃信经》中解释说，上帝（造物主）通过特选的代言人或信使一直且将继续介入人类的历史进程。这些信使——巴哈欧拉称他们为“上帝显示者”——是那些主要启示宗教的创立者，如亚伯拉罕、摩西、佛陀、耶稣、穆罕默德等。正是这些显示者带来的精神，以及他们教义的影响和依据他们的律法和戒条所建立的社会制度，促进人类的集体演进。简而言之，上帝的显示者是人类主要的教育家。

在谈到人类历史上已出现的各种宗教体系时巴哈欧拉说：

这些原则和律法，这些牢固建立起来的强有力的体系，都出自同一个源泉，是同一盏灯的光。它们之间之所以存在差异，是因为它们被传扬的时代的需要各不相同。¹⁴

所以，宗教同源的原则意味着，所有伟大宗教的缔造者——显示者——都来自上帝，他们所建立的宗教体系都是上帝指导的同一个神圣计划的一部分。

实际上，宗教只有一个，那就是上帝的宗教。这个宗教一直在发展和演进，每一个特定的宗教体系代表着整体发展的一个阶段。巴哈伊信仰正代表着宗教发展的现今阶段。

为了强调显示者所有的教义和行动都是由上帝所指引的，而不是源自于自然和人类，巴哈欧拉用了“启示”这一术语来描绘显示者的每一次出现。特别是，显示者的经典体现了上帝

14 《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编段132。

之言的正确无误。由于这些经典在显示者的尘世生活结束以后还长久地保留下来，因此它们构成了启示现象中一特别重要的部分。由于这一点，使得“启示”这一术语有时在狭义上仅用来指显示者的经典和圣言。

宗教的历史被认为是上帝持续启示的过程，“渐进启示”这一术语使用来描述这一过程。因此，在巴哈伊看来，渐进关系是人类进步的推动力；显示者巴哈欧拉是最近的一位启示者。¹⁵

为了更清晰地了解巴哈伊关于宗教的概念，我们将它们与其他一些对宗教的看法进行比较。一方面，有人认为，各宗教体系是人类追求真理的产物。按照这种说法，各伟大宗教的创始人并没有向我们揭示上帝，他们只是哲学家或思想家，只是对一些对真理较为先知先觉的凡夫俗子。这种看法不接受宗教同源的观点，因为它认为，各宗教体系只是由难免犯错的凡人所得出的不同观点和信仰而形成的，并非出自同一泉源的无误真理的启示。

另一方面，各宗教的正统信徒都声称，他们所信奉宗教的先知或创始人代表着上帝对人类的真启示，而其他宗教的创始人则是假先知，或者至少在本质上逊色于他们信仰的创始者。例如，犹太教徒认为摩西是上帝的真正信使，而耶稣就不是。同样，许多基督教徒相信耶稣基督的启示，同时认为穆罕默德是假先知，而摩西的地位则不及耶稣基督。

巴哈伊信仰的宗教同源原则与上述两种传统观念大相径

15 巴哈欧拉教谕道，两个显示者分别出现的间隔或许有一千年之久。他还说，启示过程不会随着他的启示而终结，继他之后还会有一位显示者现世，不过是在巴哈欧拉出现的一千年以后。据巴哈伊圣作所言，启示过程会在未来无限地进行下去，人类将会看到更多的显示者。

庭。巴哈欧拉并不认为各大宗教在教义上的某些差异是因为其创始人的人为过错所致，而是把它们归因于这些不同启示所出现的时代有着不同的需求。他还指出，讹用经文和诸多无关观点的混入，给宗教带来了许多人为的错误。巴哈伊还认为，在宗教创始人中，无孰高孰低和孰优孰劣之分。守基·埃芬迪用下面这段话概括了这一观点：

巴哈欧拉所阐明并为其信徒所坚信的一条基本原则是：宗教真理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神圣天启是一个持续和渐进的过程；世界各大宗教都有神圣起源，它们的基本原则完全和谐，它们的目标和主旨是一致和相同的，它们的教义是同一个真理的不同方面，它们的作用是相辅相成的，它们的区别只在于教义的非本质方面，它们的使命代表人类社会灵性发展的各个连续阶段。¹⁶

二、巴哈伊启示——神圣经典

巴哈欧拉的经典包括了一百多部书籍和信函书简，其中大部分是在前面所述的被监禁的恶劣境况中写成的。这一大批文献构成了巴哈伊启示。对巴哈伊来说，阿博都-巴哈的著作和守基·埃芬迪的诠释也同样具有权威性。

巴哈欧拉经典的主题可分类如下：（1）基本概念，以《笃

16 守基·埃芬迪的“巴哈欧拉的信仰”，载《世界秩序》第7卷，第2期（1972—1973），第7页。

信经》为代表，主要阐述渐进启示方面。（2）人类生活和行为的原则，主要由巴哈欧拉以上帝在尘世的代言人身份对人类的劝告所构成。在这些劝告中，巴哈欧拉解释了生命的本质和目的，描述了生命的过程，告诫人类遵循神性意志行事，并依据人类的反应而给予相应的警告或应许。（3）与劝告相似的律法和条令。但对巴哈伊来说，这些律法和条令是有约束力的，必须遵照不误。（4）巴哈欧拉规定了社会和行政管理机构，并谨慎地将这些机构的权力和特权确定在一定的范围内。

后两类律法和机构一起构成了所谓的“巴哈欧拉的教务管理体制”。这个教务管理体制的目的不仅是维护巴哈伊社团的团结，而且也是作为缔造世界大同的工具。本书的以后几章对此有更深入的探讨。

巴哈欧拉经典的其他类别还有祈祷、神秘主义、哲学和编史等作品。种类繁多，足见巴哈欧拉特别关注个人和社会的需要。

这些经典中的大多数主要原则可以看作是有助于实现巴哈伊信仰的基本目标，即建立一个统一的世界秩序。运用这些原则能减少团体之间和个人之间的冲突，从而创造一个有助于扩大团结的社会气氛。守基·埃芬迪对巴哈伊信仰的一些主要原则作了一个总结。现在此全文引用，以作为进一步讨论的根据。

巴哈伊信仰承认上帝及其诸先知的一致性，主张独立探求真理的原则，谴责各种形式的迷信和偏见。它阐明宗教的基本目的是提倡和谐一致，宗教必须和科学并行不悖，指明宗教是和平、有序和进步社会的唯一和根本的基础。它强

调男女应享有平等的机会和权利的原则，提倡普及义务教育，消除贫富差距的鸿沟，倡导本着服务精神而工作就是崇拜，它建议采用一种辅助性的国际语言，提供必要的机构来建立和维护永久的世界和平。¹⁷

有了这样的前提，我们接下来对其中一些原则做更深入的讨论。

1. 独立探求真理

当今世界发生冲突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许多人不加辨别地盲从各种传统，参加各种运动，听从各种意见。然而，上帝赋予了每一个人头脑和识别真伪的能力。如果一个人不能运用自己的思考能力，而是情愿毫无疑问地接受某些意见和观点，不管是出于对意见和观点持有人的钦佩还是畏惧，他都忽视了作为一个人的基本道义责任。

而且，一旦人们这样做了，他们就常常变得狂热地效忠某种信念或传统，并因此而无法容忍那些持不同意见者。这样的愚忠盲从反过来又会引起冲突。古往今来，因宗教习俗上的少许变更或教义解释上的细微差异而导致冲突乃至流血事件者，已屡见不鲜。

倘若一个人独立探求真理，那么他就能够明白他为什么要追随某种意识形态或教义。巴哈伊认为，实在只有一个。因此，只要所有的人诚意探求真理，那么他们就会逐渐发现真理的不同方面，并最终会达到相互理解和一致。对此阿博都-巴哈说：

17 守基·埃芬迪，《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英文版第xi-xii页。

真理只有一个，它是不可分割的。各民族之间存在的表面差异只是他们固执成见的结果。如果人们唯真理是求，他们就会发现他们本是一致的。¹⁸

他还说：

自己正确、别人错误的想法是团结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如果我们想找寻到真理，就必须团结，因为真理只有一个。¹⁹

2. 摒弃偏见和迷信

巴哈欧拉特别重视偏见的问题。所谓偏见是指对某种思想有着强烈的情感偏好，而不管这个思想是否有道理。当一个人对某个团体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并且觉得它比别的团体优越时，一种常见的偏见就会出现。他就会对这个团体之外所有的人——无论对方品质如何——怀有负面印象。团体偏见根源可以是种族、经济、社会、语言或其他类似的标准。这种团体偏见导致冲突，因为它们使团体之间产生不和。偏见所引起的仇恨能够而且经常导致社会动荡不安、战争，甚至种族大屠杀。巴哈欧拉特别规劝他的信徒们积极地摒弃人性中所有那些引起他人反感的偏见和迷信。

巴哈欧拉在其主要伦理著作《隐言经》中鼓励人们思考这个问题：

18 阿博都-巴哈，《巴黎谈话》，第40章第9段。

19 同上，第41章第7段。

人之子啊！你们应该知道：我用同样的泥土塑造了你们，以免有人贬低别人，抬高自己。这一点要时刻牢记！我用同样的物质创造了众生。你们就当如同一个灵魂，用同一双脚迈步，用同一张嘴进食，在同一片土地上居住。这样，出自你们的内在本质，透过你们的言行举止，发扬超然的精神，高举团结的旗帜。²⁰

3. 宗教和科学的一致

当今世界冲突不断和纷争失和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这样一个共识，即科学与宗教之间存在着某种根本的对立，认为在某些方面，科学真理与宗教相互矛盾，一个人要么是宗教信仰者（上帝的信徒），要么是科学家（理性的追随者），二者择一。

巴哈伊信仰强调科学与宗教在本质上的一致。这一观点前面引用的阿博都-巴哈的话中表达得非常明确，即真理（或实在）只有一个。因为如果真理真的只有一个的话，一事物绝对不可能在科学看来是假的，而在宗教看来却是真的。在下面这段话中，阿博都-巴哈强烈地表达了这一观念：

如果宗教信条和看法与科学准则相抵触，那它们就必定是迷信和幻想，因为知识的对立面是无知，而无知的孩童只会迷信。无疑，真宗

20 巴哈欧拉，《隐言经》，阿拉伯文卷，第68首。

教与科学之间必须达成一致。如果某个问题与理性思维相违背，那就不可能把它当成信仰和信念，除了令人摇摆和犹疑，是不可能产生任何善果的。²¹

巴哈欧拉认定，人的智力和思考能力乃上帝所赐。科学产生于系统地运用这些天赋能力。因此，科学的真理是“发现的”真理，而先知宗教的真理是“启示的”真理，即上帝向我们显示这些真理，用不着我们自己去发现。巴哈伊认为，启示的缔造者和科学所研究之实在的创造者，都是同一个上帝，因此宗教与科学之间并无矛盾。

科学与传统宗教信仰之间的矛盾乃人类的错误和傲慢所致。很多世纪以来，不少歪曲和误解逐渐渗入了许多宗教体系的教义，从而削弱了其创始人（显示者）原本启示教义的纯正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鱼目混珠、以假乱真的情况就变得愈发严重。同样，许多未经证实的科学推测有时反而比严谨科学研究得出的结论更加流行，更具有影响力，这也加剧了上述的混乱局面。

阿博都-巴哈认为，宗教和科学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

宗教和科学是人类的智慧得以凌空翱翔的两只翅膀，有了它们，人的心灵就会进步。单靠一只翅膀是飞不起来的！倘若只用宗教之翼去飞，就会很快堕入迷信的深渊。倘若只用科学之翼去

21 阿博都-巴哈，《巴黎谈话》，第44章第11段。

飞，不仅同样不能进步，反而还会栽进物质主义的绝望泥潭。当今，所有的宗教都已经堕落于迷信活动，与它们所代表之教义的真正原则和同时代的科学发现格格不入。²²

在同一著作中的另一处，他肯定科学和宗教的协调一致只会加强，而非像许多宗教辩护士所担心的那样会削弱宗教的地位：

一旦宗教摒弃了迷信、传统和愚昧的教条，与科学相一致，世界上就会产生出一股强大的团结和净化之力，进而扫除一切战争、分歧、冲突和争斗。这样，人类将在上帝之爱的威力下团结起来。²³

4. 男女平等

许多宗教和哲学传统教导我们，女人在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附属于男人，甚至认为女人生来就是不如男人。巴哈伊信仰却宣扬男女平等。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都强调，女人具有男人的一切智能，将来在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会更清楚地显现出她们的知识潜能和科学能力。女人至今没有取得这一成就的唯一原因，是她们没有得到充分的教育和足够的社会机会。况且，男人具有更强壮的身体，长期以来在生理上主宰女人，这也妨碍了她们发挥自己的真正潜力。

22 阿博都-巴哈，《巴黎谈话》，第44章第11段。

23 阿博都-巴哈，《巴黎谈话》，第44章第26段。

过去的世界一直是被强力所支配的。男人凭其身心两方面的更强有力和更富侵略性的品质统治着女人。但是这种平衡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力量越来越失去其重要性，女性所长的心理警觉和直觉以及爱心和乐于服务的精神品质正逐渐占据上风。因此，新时代将少一些阳刚，而更多地渗透女性的理想——或者更准确地说，新时代将是男女文明特质更加均衡的时代。²⁴

世界团结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阳刚和阴柔对社会的影响达到更加调和的程度。实际上，战争的消除和永久和平的实现在很大程度恐怕有赖于女性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以往的时代人类有着缺陷，不太有效率，因为它并不健全。战争及其造成的创伤摧毁了这个世界。女人的教育便是朝着终止和废除战争迈进了一大步，因为她会全力反对战争……实际上，在建立世界和平与国际仲裁的过程中，女人是较重要的因素。毫无疑问，女人将会废止人类间的战争。²⁵

5. 普及教育

正如巴哈伊教义中许多其他主题一样，巴哈欧拉给男女机

24 阿博都-巴哈，转引自《西方之星》，第9卷，第7期，第87页。

25 阿博都-巴哈，《弘扬世界和平》，英文版第108页。

会平等的号召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指导方针。他鼓励人们确保所有儿童都获得教育。但是如果有时经济困难或其他家庭困难，妨碍了这一点，而且社团也无法满足这一需求时，那么就应该毫不犹豫地让给女孩优先接受教育。这样做可以达到两个目的，首先帮助女人跨越过去不平等的障碍，其次还能保障下一代能从家庭或社团所能提供的教育中获得较大的益处，因为母亲是社会上的第一位教师。

6. 经济公平：消除贫富两极分化

巴哈欧拉所预言的人类团结是建立在公平基础上的团结。当今世界上不公平的最为显著例子之一就是经济和物质方面的严重不平衡。极少数人拥有巨额财产。他们基本上控制了生产资料和分配权。而世界人口的大多数生活在极端的贫穷和苦难境况之中。这种不平衡既存在于同一个国家之内，也存在于国与国之间。一些高度工业化的国家拥有巨大的财富，其他国家则贫穷落后，满足不了基本生活所需。而且，贫富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表明现有的经济制度是无力做到公正和均衡的。巴哈欧拉强调，经济上的不公正是一种道义上的罪恶，因而是受到上帝谴责的。阿博都-巴哈写道：“要是我们看到有人贫困到了忍饥挨饿的地步，那么可以肯定，这个地方存在着暴虐和压迫。”²⁶

在《隐言经》里，巴哈欧拉对暴君如是说：

世上的暴君啊！

26 阿博都-巴哈，《巴黎谈话》，第46章第11段。

收回你们的暴虐之手！我决不饶恕不义行径。²⁷

当具体地谈到经济上的不公平时他说：

尘土之儿女啊！

把穷人在午夜的叹息告诉富人，以免疏失将他们引入毁灭之途，使他们失去神圣财富之树。²⁸

促成经济上不公平的基本原因之一就是过度的挥霍和无休止的竞争。尽管在生产资料尚不发达的历史时期，有限的竞争无疑会刺激生产，但是，现在必须以合作取而代之。我们所支配的人力和物力必须是为了全人类的长远福利，而不是为了少数人的短期利益。只有当合作取代竞争作为有组织的经济活动基础时，才能实现这一点。

合作必须在社团的所有层面上得以体现。阿博都-巴哈解释说，即使是单个企业也应该反映出工人和雇主的合伙关系。具体来说，企业的工人应该分享企业的利润：每个工人应得到一份工资另加一定比例的利润。这样，工人和雇主便能协同发展企业，从而消除二者之间的利益冲突。现行体系下，一切利润都归雇主，由此引起雇主与工人的冲突，导致经济上的不平衡、不公正乃至剥削。

在论及竞争和争权夺势时，巴哈欧拉写道：

27 巴哈欧拉，《隐言经》，波斯文卷，第64首。

28 同上，第49首。

自从有了对特权和荣誉的追寻，这个世界就变得荒废，变得凄凉了……。人的确是高贵的，因为每个人都是上帝征象的宝库。但是，若有人自认为在知识、学问或美德方面胜过别人，或自我拔高，或寻求特权，便是严重的犯罪。²⁹

阿博都-巴哈说，合作给社会增添生机，就像有机体的生命是由各组成部分的协作所维持的一样。

这种互助互益是生命的基础所在。毁灭和消亡的原因就是这种互助互益中止了。世界越是向往文明，这种合作的重要性就越是明显。³⁰

在以合作为基础的经济体制框架中，巴哈伊信仰承认私人财产所有权观念以及私人经济主创精神的必要性。而且，巴哈欧拉教导的经济原则并不意指每个人的收入应该等齐划一。人的需要和能力存在自然的差别，而社会的某些服务（例如教育）理应比其他服务得到较多的报酬。

然而，各种收入的程度应该在某种设定的限度内。一方面要保障人人能够获得满足其福祉的基本需求的最低收入。不论出于什么原因（无能或其他的不幸），如果一个人的收入不足以满足其必要的需求，那么他将获得公共财政的补偿。另一方面也应该有一个最高收入的限定。通过累进税制和其他措施来阻止个人积累超过某一限定的财富。阿博都-巴哈曾明确地指

29 巴哈欧拉，引自世界正义院1978年3月27日的一封信函，刊载于《洲级顾问团》，第60页。

30 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神圣生活的艺术》，第108页。

出，建立在巴哈伊原则基础上的社会将不会出现“百万富翁”，因为人们不可能积累如此巨大和不必要的财富。

有些人的工作对社区的福利特别重要，为了使社会鼓励这类人的服务（诸如医生和农民），工资上的一些差别将会继续存在。但这些差别会限制在绝对明确的范围内，以保证人人都能满足其基本生活所需，同时也防止积累过多的财富。因此，巴哈伊的经济教义包含着与各种现有体制某些相同的成分。但是，它预示了一个以公平分配物质和服务为基础的新的独特经济体制。而这一体制在现今的世界尚无相似者。³¹

7. 社会的灵性基础

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在谈到经济和社会问题时强调，整顿经济活动以减少利益冲突，这只是部分解决之道。经济不公平的最终根源在于人类的贪婪。因此我们需要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态度。如果人人都自私、幼稚、贪婪和庸俗，那么即使是最完美的经济规划也不会起任何作用。圆满解决当今世界经济危机的关键在于心与灵的内在变革，而做到这一点唯有依靠宗教。“人类整体经济的基本原则在性质上是神性的，是与人心和灵性世界相关联的。”³²

31 本书不拟细谈巴哈伊的经济观点和立场，有兴趣的读者可阅读阿博都-巴哈的有关论述。参阅：阿博都-巴哈的《弘扬世界和平》，英文版第107、216-217和238-239页；《巴黎谈话》第46章；《阿博都-巴哈在加拿大》，英文版第31-36页；《巴哈伊世界信仰》，英文版第288页；格雷戈里·C. 达尔的“经济与巴哈伊教义”，载《世界秩序》，第10卷，第1期（1975），第19页；W.S. 哈彻的“经济与道德价值观”，载《世界秩序》，第9卷，第2期（1974），第14-27页。

32 阿博都-巴哈，《弘扬世界和平》，英文版第238页。

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经济，而且也可以应用于人类的所有活动和问题。巴哈伊信仰教义强调，人的本质属性是灵性的，如不考虑到这一事实，便不可能找到解决任何人类问题的长治久安之法。任何事情都最终关系到人的存在的灵性目的，那就是认识上帝知识，热爱上帝，发展灵性品质和美德。

这便是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为什么提供如此广泛的人类活动指导的原因所在。生活的宗教和世俗这两个方面，并没有明显的界线。成功的生活秘诀在于，人必须以灵性视角对待生活。

既然宗教是上帝赐予人类的渐进启示，而宗教又特别关注人的精神维度，因而可以说只有真正的宗教才能组成社会的基石。如果只依赖人类自身的努力，而不借助宗教和上帝对人类的旨意，要想解决世界上的诸多问题便只能是妄想。关于这一点守基·埃芬迪写道：

可悲啊！人类……已经走上歧途太远，堕落太深，即使是公认的最优秀的统治者和政治家都无法独力挽回——不管他们的动机多么无私，他们的行动多么忧国忧民……即使是最高超的治国之才也设计不出周密的计划，即使是最著名的经济理论家也无法提供完备的学说，即使是最热情的道德家也无力推广一个良好的信条，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为这个动荡纷乱世界的未来奠定坚实的基础。³³

33 守基·埃芬迪，《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英文版第33-34页。

8. 国际辅助语言

现今世界的语言五花八门，这对实现世界一体化构成了一个严重障碍。在现实交往中，如此之多的语言存在妨碍了信息传递的畅通无阻。对通常只会一种语言的人来说，要想全面了解世界大事是很困难的。对团体或国家来说，通常存在一种倾向，即偏爱自己的语言和文字，最终不免认为自己的语言比其他民族的要优越。这种语言沙文主义经常引起冲突。

有鉴于此，巴哈欧拉有关人类一体的教义也自然包括了采用一种通用辅助语言。他敦促在全世界所有学校教授第二语言。这样，每个人除了母语以外还要再学习一种通用语言。这种世界语言既可以是新创的，如Esperanto（世界语），也可以是现成的某种自然语言。采用自然语言的好处在于世界上有一部分人已经熟用了；而新造语言的好处则在于它在情感上属于中性，还可以运用更简单和更规则的语法。³⁴

巴哈伊倡导采用一种通用辅助语言，但他们不会认定某种自然或新创的语言，而不顾其他任何语言。选择使用什么样的语言须由一个国际专家团来决定，然后再经世界各国的批准。

巴哈欧拉强调，通用语言是辅助性语言，即它不会压制现有的自然语言。多元一体的理念必须同样应用于语言的差异，

34 在历史上，巴哈伊信仰与柴门霍夫博士发明的世界语有过一段有趣的关联。柴门霍夫的女儿莉迪娅是巴哈伊信仰的一位活跃成员。阿博都-巴哈赞扬过她父亲的成就，但他从未说过这种语言会成为“世界语”，只是说它对世界团结事业会有显著助益。然而，类似世界语这样的成功发明至少显示出创造一种实用语言是可能的。因此，人类可不限于只从现有的自然语言中选择。这一点或许有助于减少对世界通用语言的反对，最终，无论是自然的或是人造的语言，都必须由世界各国选定。

就像应用于其他的差异一般。鉴于多数语言群体的自然增加给少数语言群体带来同化压力，通用辅助语言将有助于保留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模式。³⁵

三、启示的两个方面

理解巴哈伊信仰各种教义的关键，在于了解这些启示对人类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在论及渐进启示时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解释说，每个启示都有两个基本宗旨。首先，每个启示通常是为了增加我们对上帝及其意志的了解，增加我们对他人的了解以及增加我们对自己的了解。但是，每个启示都是在社会进化的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揭示的，即当人类面临着特定的问题和有着特别的需求时。因此每一个启示都有个次要宗旨，即给人类提供实际指导和足以应付当前挑战所必需的知识。

两个宗旨的唯一真正差别是：一个是普遍的，另一个是具体的。前者是指显示者向人类阐述一些普世主题以及生命中反复呈现的某些方面，如痛苦、诞生、死亡、恐惧和爱。这些方面的经历是每个人生的生命要素，不管他生活在什么时代或什么地方。后者是显示者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内给予人类的指示。

所以，为了满足每一个新时代的要求，每个启示的指引条

35 对此巴哈伊认为，一种通用辅助语言会有助于更好地交流和沟通，进而能促进团结。同时，它也使少数民族的文化财富为全世界所接触和分享——事实上也会因此而得到保存和保护。这个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巴哈欧拉倡导多元一体的方法，而非为了便利而强求一律。

令包含两方面：（1）普世的（永恒的）；（2）社会的（暂时的）。阿博都-巴哈这样描绘宗教的这两个方面：

神性宗教包含了两类条令。第一类条令乃是构成上帝之言的本质或灵性教义。它们包括信仰上帝，获得完善之人所必需的各种美德，培养可嘉的道德品质，获得神圣光辉所放射的馈赠和恩典。概言之，它们是与道德和伦理境界有关的条令。这是上帝宗教的基本方面，它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认知上帝乃是人类的基本需要……这是一切神性宗教的本质基础，是实在真理本身，是它们共有的……

第二类是应时性的以及非根本性的律法和条令。它们针对的是人间事务和关系。它们是附带的，次要的，可以根据时间与场合的需要而相应变更。这些条令既非永久性的亦非根本性的……

……而那些针对社会机体事务和日常生活事务的附属性或非根本性的律法则是可以改变和废除的。³⁶

不同宗教体系之间发生冲突的一个主要起因，就是它们的信徒不能分清启示的这两个方面。由于社会律法会随着人类的进化而改变，如果信徒们把它们看作是一成不变的绝对律法，那么他们肯定会烦恼的。例如：耶稣改变了一些犹太教的一些社会律法，这使摩西天启期的正统信徒感到很苦恼。

36 阿博都-巴哈，《弘扬世界和平》，英文版第403、404、405页。

本章前面各节所讨论的一些巴哈伊原则是属于社会教义这一类。巴哈伊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个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就是不团结。譬如，像确立一种通用辅助性语言这类原则，显然是建立世界团结的实际工具。

然而，团结是爱的体现，而不团结是一种仇恨的形式。阿博都-巴哈说，爱是上帝给予人类的基本教义，也是所有宗教共有的普遍原则。因此，与不团结相关联的许多社会问题归根结底都是因为缺少灵性。所以，巴哈伊将巴哈欧拉教导的许多原则（如男女平等）看作是既表达了普世的灵性真理，又是解决当今社会问题的基本要素。

第六章

上帝、显示者和人类

在前一章讨论巴哈伊教义的基础上，本章将更深入地探讨巴哈欧拉对于所有宗教核心关注的主题的教谕：巴哈伊信仰如何看待人存在的目的？人的真正本性是什么？宗教在我们的灵性发展中扮演什么角色？什么是“善”与“恶”？人对上帝的责任是什么？人生的灵性意义又是什么？最后，“上帝的显示者”这一概念的真正含意是什么？这个概念是如何与人们从其他主要宗教中所熟知的神性启示理念相关联的？

一、巴哈伊的人性观

许多人在一生之中从未反思过生命或生命的意义。他们的生活可能忙忙碌碌；他们可能结了婚，有了孩子，经营生意，或者成为科学家或音乐家。但他们从未想过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的一生做这做那，营营碌碌，但缺乏赋予不同事件以意义的一个总体的目的，甚至他们连自己的本质和真正身份都不太清楚。

巴哈欧拉教导说，只有真正的宗教才能给人的存在以目的。如果没有造物主，如果人仅仅是热力学系统的偶然产物，就如当今世界上许多人宣称的那样，那么生命就没有目的了。

照这样，一个人就跟一只有意识的动物没什么区别，只是一个暂时的物质存在，在其短暂的一生中只求尽可能多一些快乐，少一些痛楚和苦难。只有与造物主发生联系，认识到他为造物所命定的目标，人的存在才会有意义。巴哈欧拉这样描述上帝对人类的目的：

上帝创造人类的目的一直且永远是：使人类认识其创造者并达到祂尊前。所有圣书和重要的天启经文都确凿无疑地证实了这最卓越最崇高的目的。¹

生命应该看作是一个快乐的灵性发现和成长的永恒过程。人在尘世生命的初期，先要经历一段时期的训练和教育，如果成功的话，这将给其今后的继续成长提供基本的才智和灵性工具。一旦长大成人、身心成熟，其便要对自己今后的发展负起责任，而这完全须取决于自身的努力。通过日常的物质生存斗争，人会逐渐加深对现实背后灵性原则的理解，而这一理解又促使其更有效地与自己、他人及上帝联系起来。在躯体死亡后，个人继续在灵性世界里成长和发展，灵性世界比物质世界大，就如同物质世界比我们母体子宫里的世界大一样。

上一段话依据的是巴哈伊有关肉体死亡后生命和灵魂的概念。根据巴哈伊的教义，人的真正本质是灵性的。除了肉体，每个人都有一个由上帝创造的理性灵魂。这个灵魂不是物质的实体，它不依赖躯体。相反，躯体只是灵魂在这物质世界的装

1 《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编段29。

载工具。个体灵魂在受孕时就开始存在了，当躯体死亡以后它还继续存在。一个人的灵魂（也叫精神）是他个性、自我和意识的核心所在。

灵魂及其能力的进化或发展是人类存在的基本目的。这一进化是朝向上帝的，它的动力就是了解上帝和热爱上帝。我们对上帝越了解，我们就越爱他。反过来，这样又使我们同创造者的交往更密切。而且，当我们越临近上帝，我们的品格会变得越完善，我们的言行也会反映出越来越多的上帝的属性与品质。

巴哈欧拉教谕，这种反映上帝属性的潜能乃是灵魂的根本实在。此即所谓“以上帝的形象”创造人类。神圣的品质并非处在灵魂之外，它们是潜伏其内的，正如花的色彩、芳香和活力是潜藏在种子中。巴哈欧拉解释说：

祂（上帝）用自己某个圣名的光辉照射各创造物的内禀实在，使其受惠于祂的某个属性的荣耀。可是，祂却将自己所有圣名与属性之光聚集到人的实在上，使其成为反映祂自身的明镜。万物之中，唯独人类被特选出来，承蒙这至大恩宠，这恒久惠赐。²

巴哈伊经典把这种个人灵魂逐渐演化或发展称为“灵性进步”。灵性进步乃指获得按上帝的意旨为人处世，在与自身和他人交往时表达出上帝的属性和精神的能力。巴哈欧拉教导

2 《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编段27。

说，人的唯一和真正的永久快乐在于对灵性进步的追求。

一个人若认识到其灵性本质并有意识地争取灵性进步，巴哈欧拉称之为“寻者”。他在谈到一个真正寻者应具备的某些品质时说：

寻者当时时信靠上帝，须弃绝凡间众民，超脱埃俗世，紧随万主之主。他绝不可谋求高人一等，须涤去其心灵铭碑上所有骄傲与虚荣的痕迹，须持忍耐顺从，守缄默、戒空谈。因口舌乃闷烧之火，多言乃致命之毒。有形之火焚毁肉体，口舌之焰吞噬心魂。前者的力量仅维持一时，而后者的影响延续百年。

寻者还应视诽谤为大错，当远离其范畴，因诽谤会扑灭火灵的光辉，扼杀灵魂的生命。他应以少知足，不存奢望。他应珍视与了断尘寰者结谊，以避开世故矜夸之人为贵。每日黎明他应与上帝灵交，全心不懈追寻他的钟爱……己所不愿，不可寄望他人，不可许诺而不履行……他应宽恕罪人，绝不鄙视其卑下境地，因为无人知晓自己结局如何。有多少次，负罪之人在临终之际领悟到信仰真谛，畅饮不朽佳酿而飞向上天众灵。又有多少次，虔诚信徒在灵魂升天之时，却幡然改变而堕入地狱之火。

我启示这些切情入理的千钧话语，目的是要寻者铭记：除了上帝，一切皆应视为瞬逝之物；除了万千崇拜所向之尊，万物皆应看作全然空无。

此乃尊贵之士的若干属性，乃灵性充盈者的徽记……当超然的行者和诚挚的寻者满足这些基本条件，那时，也唯有那时，他方可称为真正的寻者。³

巴哈欧拉解释说，宗教的根本作用和灵性职责是使人们能够真正了解自己的本性和上帝的意旨及其目的。上帝通过显示者将灵性教义启示给我们，旨在指引我们正确了解生命的灵性动力。这些原则使我们能够理解存在的法则。而且，在尽力奉行显示者的教义的同时，我们的灵性能力也得到发展。例如，当一个人努力遵循巴哈欧拉的教义而抛弃偏见和迷信时，他会增加对他人的了解和爱心，从而使自己的人生更有意义。

巴哈欧拉强调说，倘若没有显示者的降世和他们所启示的上帝律法及教义，我们就不会有灵性的成长和发展，纵然我们竭力探寻，也无法知晓生命的灵性意义。这就是为什么启示宗教在巴哈伊看来是获取灵性生活真谛的锁匙。

在谈到显示者及他们对人类灵性进步的影响时，巴哈欧拉说：

通过真理之阳（即显示者）的教义，每一个人都得到进步与发展，直到他们能充分展现他们的内在潜能。就是为了这个目标，在每个时代，在每个天启期，上帝的先知和拣选者会显现于人们中，展露出源自上帝的力量，如此大能，唯有永恒者才能显示。⁴

3 《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编段125。

4 《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编段27。

巴哈伊认为，由于宗教具有社会性，因此，长时间与世隔绝，不与社会及其同胞接触，实无必要，对灵性成长也无帮助（当然，间或短暂地独处亦属正常且对身心有益）。我们是社会性动物，因而我们只有在生活中与他人交往，才能取得最大的进步。确实，本着热爱服务与合作的精神同他人密切交往对灵性成长至为重要。

巴哈欧拉指出，上帝对人类的意图体现在宗教的两个方面——灵性的和社会的方面：

上帝派遣先知降世有两重目的。一是将人类从无知的黑暗中解救出来，引导他们走向真理解之光明。二是确保人类的和平与安宁，并为它们的建立提供一切必要的手段。⁵

也就是说，如果人类的社会发展得以顺利进行，这种发展将是人类灵性发展的集体表达；

人人生来是为了推动文明不断进步的。全能者为我见证：人绝不可行同禽兽。与人的尊严相称的品德包括对所有人类同胞宽容、怜悯、同情和仁爱。⁶

在谈到人的灵魂或灵性与其身体的关系时，巴哈欧拉说：

你们须知，人的灵魂是超凡崇高的，是不受

5 同上，编段34。

6 《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编段109。

身体与心智的衰弱所影响的。一个生病的人，其表现出虚弱的迹象，是由于其身体与灵魂之间的联络有了障碍，而灵魂本身是不受任何身体的病痛所影响的……然而，一旦离开身体，灵魂便显示出如此的支配力，展现出如此的影响力，以至任何尘世的力量都无法与之匹敌。

……试想那被云层遮住的太阳，看它灿烂的光辉怎样看似减弱了，而那光源实际上是保持不变的。人的灵魂好比太阳，世上的一切恰似人的身体。只要二者之间没有外在的障碍，身体将继续完整地反射灵魂的光辉，受它的力量的支持。但是，当一块帷幕挡在二者之间时，光的强度便看似减弱了。

……人的灵魂便是照耀身体的太阳。靠着灵魂的照耀，身体便得到维持，应该这样解释。⁷

灵魂在人的肉身死亡后继续存在，事实上它是永生的。
巴哈欧拉写道：

你们须知一个真理：当灵魂脱离身体之后，将继续前进直至到达上帝尊前，其状态不受任何岁月流转与世事变迁的影响，它将与上帝的天国，祂的统权，祂的国度与威力同垂万古。⁸

7 同上，编段80。

8 《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编段81。

在谈到理性灵魂的不朽时阿博都-巴哈解释道，创造界中由元素组构而成的任何事物最终都会分解：

灵魂不是元素的组构，不是由许多原子结合而成的。灵魂属于一种单一且不可分割的存在，因此是永生不灭的。它完全超乎物质创造的规则；它是不朽的！⁹

巴哈欧拉教导说，人不存在早于我们现世生命的前世。灵魂也不会不同的身体上多次再生。他解释说，灵魂的演进总是朝上帝越来越远，离这物质世界越来越远。人在母体的子宫里孕育九个月，是为开始这个物质生命做准备。在这九个月的时间里，胎儿获得了世间生存所必需的物质载体（如眼、四肢等）。同样，这个物质世界就好比为进入灵性世界做准备的子宫。因此，我们的现世生活乃是一个预备阶段，以便获取来世生活所必须的灵性和智力工具。

关键的区别在于，在母体中，肉体的发育是不自觉的，而在现世，灵性和智识发展却完全依赖个人有意识的努力：

无与伦比的上帝用同一种物质创造了所有的人，并将其实在本质提升至祂的其他造物之上。因此，是成功还是失败，是获得还是失去，取决于人类自身的努力。人类愈努力，进步便愈大。¹⁰

9 《巴黎谈话》，第29章。

10 《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编段34。

巴哈伊经典中常谈及上帝赋予人类的恩惠，但同时又指出，人类在任何时候都必须作出相宜的行动，才能使上帝的恩惠与怜悯渗透到自己的灵魂之中，从而给我们带来真正的改变：“无论神圣恩惠多么巨大，若无个人的持之以恒及发挥聪明才智，它的效能便无法充分体现，也不可能带来真正与持久的优势。”¹¹ 因此，按巴哈伊的观念，灵魂救赎并非上帝给予人类的单向恩赐，而是一种互动的交流，一项由上帝发起但需要人类积极和智慧参与的合作事业。

既然我们的本质是灵性的，那么我们的根本潜能就是灵魂的能力。也就是说，人的个性品格、基本智识和灵性官能是属于灵魂的，尽管在尘世的短暂一生它们是通过肉身载体来表达的。巴哈欧拉提到的某些官能指的是灵魂的能力，它们包括：

（1）心智，它代表理性思维和智力探究；（2）意志，它代表着自主行为的能力；（3）“心”，亦即有意识的、深思的和自我牺牲的爱（有时又叫利他主义）的能力。

这些能力是人类独有的。动物和其他形式的生命都不具备理性的灵魂。动物生命也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智能和情感，但它们表现不出人类那样的意识或自我意识的能力。动物遵循某些行为方式，是出于其生理构成部分的本能。它们不具备诸如自觉思维、理性探究或意志这些人类所特有的能力。动物对其存在目的是毫无意识的。

但巴哈伊信仰也明确指出，人种的形态确实是逐步进化的，由低级发展到高级，直至达到现今成熟的人体形态。地

11 守基·埃芬迪，转引自《灵性的概念》，第9页。

球是人种形成和进化的母体，犹如母亲的子宫是个体成形的环境。阿博都-巴哈说：

……人类在其存在之初，在地球的怀抱中，就像在母亲子宫中的胎儿一般，渐渐地生长发育，从一种形态到另一种形态，从一种样式到另一种样式，直到他展现出如此的优美与完善，如此的力量与才能。无疑他起初并不具备这些可爱、优美和雅致，而是一步一步地获得这种情态、这种模样、这种美丽和优雅的。¹²

尽管如此，阿博都-巴哈仍强调，人种在其长远的形态演化中，人一直是有别于动物的物种：

……胎儿历经不同的状态，走过不同的阶段……直到显示出理性与成熟的迹象。同样，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从初始直到现今的状态、形体和状况，其间必然经历了漫长的岁月，走过了许多的阶段……但从存在之初，人类就是一个独特的物种。同样，胎儿在母体子宫中时，起始是一种奇怪的形体，接着从一种形状变成另一种形状，从一种状态变成另一种状态，从一种形体变成另一种形体，直到以最美好与完善的样貌呈现。但即便是在母体中处于那种形体奇异、与现在形体和样子完全不同的时候，他仍是高级物种

12 阿博都-巴哈，《已答之问》，第四十七章。

的胚胎，而不是动物的胚胎，其种属和本质并未变更。¹³

因此，即使一个人某些样子与某些动物相似，处于最低下的物质存在状态，他仍然属于一个特别和优越的物种，他的非物质性的理性灵魂使他与动物不同，而如前所述，这种灵魂为人类所独有。

当然，人的肉体是由各种元素组成的，其生理功能所依循的原理与动物的并无二致。在尘世生活中，我们有着与动物同样的肉体欲望和烦恼：饥饿、性欲、恐惧、病痛、愤怒、生理和心理病痛等等。这在我们的内心产生了一种具有创造性张力：我们肉体的需求和欲望时不时会驱使我们作出禽兽般的行为，而我们的灵性本质却将我们引向完全不同的目标。巴哈欧拉解释说，努力控制物欲并对其创造性地加以引导，乃是人的成长历程的必经阶段。只有通过协调我们的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本性，我们才能够完全成熟。

如果我们不努力使肉体适应我们的灵性本性，就会受到肉体欲望的控制和支配。我们会成为这种或那种欲望的奴隶，进而丧失与灵性本性相应的行为能力。譬如说，一个人要是对吗啡或酒精上瘾，他就不能发挥其灵性能力，除非他戒除这些毒瘾。同样，过多沉迷于物质享乐，那么一个人用来培养自己精神品性的精力和时间就会缺失。

与某些宗教教条和观念不同的是，巴哈伊信仰并不认为人的物质欲望是“恶的”或“坏的”。上帝创造的每一件事物从

13 同上，第四十七章。

根本和本质上来说都是好的。事实上，人体及其肉体官能的目的就是为灵魂的发展提供适当的载体。当身体的能量逐步受到灵魂有意识的控制，它们就成为表达灵性品质的工具了。只有无节制的肉欲才会成为危害之因并妨碍灵性的发展。

例如，人的性欲被认为是上帝的惠赐。在合法婚姻之下有节制地表达性欲，是爱这种灵性品质的强有力表现。但是，如果这同样的性欲被误用，会导致走火入魔、耗费精力甚至严重伤害的行为。

既然身体是尘世生活中理性灵魂的载体，因此，小心爱护及保养身体是很重要的。巴哈欧拉强烈地劝阻各种形式的禁欲主义或极端的自我克制。他强调的是有益身心健康的节制。因此，巴哈伊经典中包括不少有关爱惜身体的修行戒律，如适当营养和定期沐浴等。这些戒律，以及巴哈伊信条的其他方面，其基础都是适度原则：凡事在适度范围内皆有益，极端行事则有害。

巴哈伊经典也明确承认某些生理因素是个人无法控制的，如遗传缺陷或孩童时期的营养不足，这些会对个人在世间的发展产生显著影响。但是，这种物质影响不是永久性的，它们本身也不足以损害到心灵。它们最多只能暂缓灵性成长的过程，甚至其后的迅猛成长也能弥补此前的迟滞。巴哈伊经典解释道，实际上，常常是一个人在对其肉体、情感和心灵的障碍进行坚决和勇敢的斗争中，他获得了最大的精神成长。他会将自己的生理缺陷视为隐藏的赐礼，正是这份赐礼最终帮助他得到灵性上的成长。因此，承认身体条件会暂时且显著地影响灵性成长的过程，但这绝不等于我们认同许多唯物论者的观点，承认我们完全受制于遗传和环境物质的双重因素。

……运动是一切存在的基本性质。一切物质的东西都会进展到某个程度，然后开始衰退。这就是制约整个自然界的法则。

……但是，人的灵魂却不会衰退，它的唯一运动是趋向完善。灵魂的运动只是成长和进步。

……尘世是一个矛盾和对立的世界；运动是必然的，一切事物要么前进要么后退。而在灵性境界中不可能有后退，所有的运动都必定趋向尽善尽美的状态。¹⁴

有关在痛苦磨难和奋力抗争中成长的主题在巴哈伊经典中多次出现。虽然我们的许多磨难是由于生活中的漫不经心造成的，因此是可以避免的，但有些磨难在任何成长过程中都是必要的。我们理解并承认，苦难和自我牺牲确实是取得物质或智力成就所不可或缺的因素。因此，我们不会感到惊讶，在追求灵性成长这场更努力中，这些要素同样不可或缺：

在这个世界上，凡重要之事皆需探寻者的密切关注。无论探究何事，探寻者都必须经历艰难困苦，直至达到目标并大功告成。世间之事尚且如此，更遑论关乎至高众灵之事。¹⁵

14 阿博都-巴哈，《巴黎谈话》，第29章。然而，不管在此世还是来世，人类的灵性发展也存在着固有的限度。巴哈伊经典证实，我们可以走向完美，但不可能达至绝对完美的状态。请参阅下文的讨论，尤其是本书第124页脚注32的选段。

15 阿博都-巴哈，《神圣生活的艺术》，英文版第92页，1981年。

这让我们联想到一个巴哈伊概念，即人类中善与恶的关系。阿博都-巴哈这样阐述道：

在创造界中没有恶，一切都是善。一些人身上与生俱来的某些品质和天性看起来该受谴责，实际上并非如此。比如，从人的生命之初，在一个吮奶的婴儿身上你就可以看到贪欲、愤怒和脾气的征兆。于是，有人说善与恶在人骨子里就是与生俱来的，而这就跟自然界及创造物的纯善相悖了。对于这一点，答案是：贪欲，即对某事物想求取更多的欲望，如果用之恰当就是一种值得赞美的品质。故而如果一个人急欲获取科学和知识，或者想要变得更有同情心，更慷慨，更公正，那是最值得赞美的了。如果他将其怒火与愤慨发之于有如猛兽般的嗜血暴徒，那也很值得赞美；但假若他不把这些品质用于正道，那就该受到谴责了。

……对于构成人类生命支柱的一切天生素质也一样；倘若它们被施展于不义，则应受到谴责。所以，显然创造界纯粹是善的。¹⁶

因此，巴哈伊信仰不接受“原罪”之说，也不接受任何有关人类本质上性恶或人类本性中先天存在恶的因素的教义。我们的所有力量和能力都是上帝赋予的，因而都对我们的灵性发

16 阿博都-巴哈，《已答之问》，第五十七章。

展具有潜在的益处。巴哈伊教义同样否认撒旦、魔鬼或“罪恶力量”的存在。它认为，恶乃缺善，暗乃缺光；冷乃缺热。¹⁷正如太阳是太阳系中所有生命的唯一源泉，宇宙从根本上也只有一种力量，我们把这唯一的力量称为“上帝”。

但是，如果一个人运用上帝赋予他的自由意志背离这一力量，或不做出必要的努力来发展自己的灵性能力，那么就无法达至完善。无论是在个人还是社会方面，都会存在所谓的“暗点”。这些暗点就是不完善。阿博都-巴哈说过，“恶就是不完善”。

如果一只老虎猎食另一只动物，这并不是罪恶，因为这只是老虎为求生存的本能表现。但是，如果一个人杀死并吃掉另一个同类，这同样的举动就可以看成是罪恶，因为人可用其他方式求得生存。这种行为并不是人类真正天性的表现。

如同较低等的生物，我们也有一些内在的需求必须满足。这些需求一部分是肉体的、有形的，另一部分是灵性的、无形的。是上帝把我们造成这个样子并将我们安排在这种情形之中的。上帝真心爱护我们，为此提供了满足我们所有合理需求的条件。但是，无论出于纯粹无知或是故意作对，如果我们通过不合理或不健康的手段满足自己的某些需求，就会扭曲我们的真正天性，并导致我们的欲望之壑愈来愈难以填补。

17 巴哈欧拉解释说，以往宗教圣典中有关撒旦之说实乃象征性之寓意，不应从字面理解。“撒旦”是对人的低级本性的拟人化说法，而这种本性若不能与灵性本性相协调的话，便会毁灭一个人。事实上，关于上帝的仁慈和万能以及撒旦存在的可能性乃是众所周知的哲学问题。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对这一问题都有颇为详细的论述。

巴哈欧拉还说，同样，对于天堂和地狱也不能单从字面理解。这两个概念象征人的心理和灵性亲近或疏远上帝的状态。“天堂”是指灵性进步的自然结果，而“地狱”则表示灵性不能进步的结果。

……能力有两种：天生能力和后天能力。前者是上帝创造的，是纯粹的善——上帝的造物中没有邪恶；而后天的能力却成为邪恶呈现之因。例如上帝如此创造了人，赋予其如此体质和能力，使其能从糖和蜜中获益，同时会因毒品而受损。这种天性和体质是内在的，上帝公平赋予了全人类。但是，人们开始每天摄取少量毒品并逐渐适应，然后慢慢增加摄入量，直到每天不服食一克鸦片就不能生存的地步。天生能力就这样被完全滥用了。看看天生能力和体质被改得面目全非，直至不同的习惯和教养将它们彻底扭曲。我们批评恶人不是因为他们的天生能力和本性，而是他们的后天能力和习性。¹⁸

巴哈欧拉说过，傲慢或自我中心是灵性进步的最大障碍之一。傲慢是对自我在宇宙间重要性的夸大，它导致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心态。傲慢者觉得自己可以或者应该绝对控制自己的生活和周遭的事物。他寻求权力来控制和支配他人，因为这些权力帮他维持这种优越感的幻觉。可见傲慢是对灵性进步的一大障碍，因为它驱使傲慢者无止境地追逐：满足臆想的渴望，实现虚幻的自我观。

换句话说，理解巴哈伊伦理和道德的关键，可见于巴哈伊灵性发展的观念：凡是对灵性发展有益的皆为善，凡对灵性发展有碍的皆为恶。这样，按巴哈伊的观点，辨别“善”与

18 阿博都-巴哈，《已答之问》，第五十七章。

“恶”（或“正”与“误”）乃是指达到自知之明，认识到哪些对我们灵性的发展有益，哪些无益。¹⁹而这种知识只能通过显示者的教义获得。

巴哈欧拉反复强调，只有启示宗教才能消除我们的不完善。因为上帝已派遣了他的显示者来指引我们通向灵性发展的道路，并用上帝的圣灵之爱感化我们的心灵。这样，我们才能认知自身的真正潜力，并奋力与上帝结合在一起。这是宗教带来的“拯救”。它并不是让我们免除一些“原罪”的污点，也并不是保护我们免受外部邪恶力量的影响。相反，它是指把我们从低级天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因为这束缚滋生个人的绝望，造成社会毁灭之威胁。同时它指引我们走向深信无疑的幸福之道。

的确，今日世界上不满随处可见，极端的社会冲突和危机比比皆是，其主要原因，是因为人类已同真正的宗教和灵性准则背道而驰。巴哈伊相信，在任何时代，唯一的拯救是再次转向上帝，接受当代的显示者，遵循其教义。巴哈欧拉指出，如果我们深思我们的存在状况，我们会最终发现并承认，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所拥有或具有的一切——我们的身体和理性灵魂——都是来自造物主。既然上帝慷慨地给予我们如此之多，那我们就必须承担起对上帝的义务。巴哈欧拉说，人类对上帝负有两项基本责任：

上帝命定其仆人的首要义务是承认祂[显示

19 关于这个问题巴哈欧拉阐述道：“人类须了解其自身，明察导致崇高或卑贱、光荣或耻辱、富裕或贫穷之真因所在。”（巴哈欧拉，《巴哈欧拉书简集》，英文版第35页。）

者]，祂是其启示之源、其律法之泉，在圣道王国和受造界均代表上帝……达此至高无尚之地位、此超然荣耀之顶峰者，还须恪守祂——世界之渴望——的所有规条。此孳生之责任不可分割，缺一不可。²⁰

在另一段文字里巴哈欧拉提醒他的追随者，上帝赋予我们这些义务只是为了我们好：上帝自己用不着我们的崇拜或忠诚，因为上帝是完全自足的，不依赖其创造物。因此我们可以肯定，上帝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只是出于他对我们纯洁的慈爱。上帝的所作所为没有“自利”的动机。

祂（上帝）命定仆人无尽赞美祂的威严和荣耀之任何义务，仅为祂施恩他们之标志，以使祂们能晋升那注定于他们存在本质之地位——实乃真正了解他们自身之地位。²¹

总之，我们在此世生活的灵性因由是，给我们提供一个训练场；我们的生活乃是一个发展我们内在的灵性和智能的过程。由于这些能力是属于我们不朽的灵魂，因而它们是不朽的，我们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发展这些能力。这些努力是值得的，因为惟有灵魂是我们身体中能永存的东西。凡促进灵性发展者皆为善，反之皆为恶。

上帝已派遣显示者给予我们支配灵性本质的真正原则。为

20 巴哈欧拉，《亚格达斯经》，第1段。

21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编段1。

了顺利成长，我们要转向启示的宗教，接受显示者的教义。这项成长的结果便是，个人能够更完全地反映上帝的属性并更接近上帝。同时，显示者教导的社会原则如果真正付诸实践，会帮助创造有利于灵性成长的社会环境。从灵性的观点来看，创造这样一个环境，正是社会的目的所在。

巴哈欧拉为人类设立了最高的道德标准并呼吁人类竭尽全力做到。既然上帝赋予了我们自由意志，那么我们的行为最终都要向上帝负责。总之，上帝是公正的，并不会要求我们去做力所不及的事；上帝也是仁慈的，永远会原谅那些诚心诚意地为过错感到内疚和悔恨的人。

巴哈欧拉用诗一般的语言描绘了有道德者的操守，要求他的信徒遵而行之：

富足时须慷慨；患难时须感恩。对他人要诚实可靠，和蔼友善。做贫穷者的财库；富裕者的劝诫；对急需者有求必应；谨守诺言；公正评判；言辞慎重。对人要不偏不倚；以最大谦和示人。要成为夜行者的明灯，悲伤者的安慰。做干渴者的甘泉，苦难者的天堂，受压迫者的护卫。一言一行都要彰显诚笃和正直。要做陌生者的家园，病患者的药膏，逃难者的堡垒；要成为盲人的眼睛，迷途者的路标；要成为真理之容的装饰，忠诚之额的冠冕，公义之殿的柱石，人类生命的气息，正义之主的旗帜，美德之天的耀星，人类心田的露珠，知识海洋的方舟，恩泽之天的

太阳，智慧之冠冕的宝石，世代苍穹的明灯，谦逊之树的果实。²²

二、显示者

正如已指出的，巴哈伊的教义认定人类发展的动力来自显示者或上帝的先知。人类历史受到世界伟大宗教的强大影响，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基督、佛陀、摩西或穆罕默德对于文明的强力影响，不仅可见于各种源于他们经典和教义的文化形式和价值体系，还反映在他们生平对人类的榜样作用。即使是那些非信徒，也承认这些人物对个人和群体生活有深远的影响。

认识到各大宗教创立者对人类历史的非凡影响，自然而然会引出对他们确切本质的哲学提问。这是在宗教哲学的所有问题中最具争论性的提问之一，而且有着许多不同的答案。一方面，宗教创立者被看作是比同时代的其他哲学家们看得更远、学得更深的人类哲学家或伟大思想家。另一方面，他们被宣称为上帝或上帝的化身。还有许多其他理论介于这两种极端之间。²³

因此，对于巴哈伊著作中有很多篇幅论述这个主题，我们

22 《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编段130。

23 关于巴哈伊所谓的上帝显示者的本质，对这个根本问题的探讨由于受到传统教条的干预，很难秉持公正的立场。每位显示者的正统信徒往往把自己信仰的创始人说成是独一无二和至高优越的。例如，很多基督徒把耶稣基督看成是上帝的化身，摩西等而次之，而穆罕默德却是冒名顶替者。多数正统犹太教徒认为摩西是上帝的显示者，而耶稣基督是假先知。穆斯林认可摩西和耶稣基督是真先知，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不承认佛陀及其他主要宗教创始人。他们认为，穆罕默德是上帝计划派遣人间的最后一位先知，而神圣意志的启示则终止于《古兰经》。

就不会感到惊讶了，这个主题触及宗教的核心。巴哈欧拉的主要著作之一《笃信经》就详述了上帝显示者的本质。

按照巴哈欧拉的说法，所有显示者都具有相同的形而上本质和灵性境界。他们完全是平等的，没有高下之分。谈到显示者时，他写道：

这些圣洁的明镜、这些亘古荣耀之发端，悉为祂在凡间的代表，祂乃宇宙之中心天体、宇宙之真谛与终极目的。祂们的知识与力量源于祂，祂们的统权得自祂……凭借这些圣德瑰宝之显示，上帝所有名称与属性，诸如知识与力量、统权与统治、慈悲与智慧、荣耀、恩典与普施，便一一昭显。

上帝的这些属性，从古至今均非只特惠予某些先知，而不赋予其他先知……

……上帝的某一属性未被这些超脱之真髓彰显于外，绝不意谓身为上帝属性之启端与上帝圣名之宝库的祂们竟然不具备那一属性。²⁴

正如在第五章讨论宗教同源时提到，巴哈欧拉解释说，上帝各显示者的教义之不同，不是由于他们地位或重要程度的差异，而是由于他们所处时代的需求和文明程度有所不同：

这些……强大的体系出自同一个源泉，是同

24 《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编段19。欲深入探究这方面，可参见胡安·R·科尔的《巴哈伊著作中的显示者概念》。

一盏灯的光芒。它们之间的差别，应归因于它们在其所传播时代的需求不同。²⁵

他用最强烈的措词告诫人们，不要把显示者们的教义和个性的差异看作是他们地位的不同。

信仰上帝唯一的人们啊！你们须小心留意，谨防被误导而对祂圣道的显示者们妄加区分，或者区别对待那些伴随并宣告其启示的征象。这其实是上帝唯一的真正含义……你们当确信，每位显示者的所作所为……皆为上帝所命定，皆为上帝旨意和目的之反映。无论谁，若对祂们的位格、言论、信息、举动和态度作哪怕稍微的区分，那他就不信上帝，否认祂的表征，背叛祂的圣使之道。²⁶

但是，巴哈伊关于显示者的教义同源并不意味着同一个灵魂重生于不同的肉体。摩西、耶稣基督、穆罕默德和巴哈欧拉都有着不同的人格，是独立的个体实在。他们的一致性表现在每个人的启示都在同样程度上显现了上帝的品质和属性，任何一个显示者所具有的上帝之灵，与其他的显示者所具有的乃是同一个。

巴哈欧拉用类比法来解释不同显示者之间以及每个显示者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他把上帝比作太阳：太阳是地球上物质生

25 《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编段132。

26 《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编段24。

命的唯一源泉，而上帝则是宇宙间生命的唯一源泉。上帝的圣灵和属性犹如太阳的光线，各显示者好似一面明镜。如果这些镜子都朝向同一个太阳，这唯一的太阳就在每一面镜子中反映出来。然而，每一面镜子各不相同，各有其独特形状，与其他的有所不同。

同样，每位显示者都是不同的个体，但他们所表现出的上帝之圣灵和属性却是相同的。²⁷

显示者代表了上帝和人类之间的一个中介层。恰如人类优越于动物，拥有动物没有的能力（即非物质的灵魂的能力），显示者还拥有普通人所缺乏的能力。显示者与普通人的差异，不是量的不同，而是质的不同。显示者不只是比一般人具有更高理解力和知识的伟大人类思想家，他们更拥有超凡的本质，他们优于不具有同样能力的常人。

人们已经注意到人类拥有双重本质：肉体——由元素组成，依照与动物肉体相同的原则生存，和理性的、永存的非物质灵魂。巴哈欧拉进一步阐述说，显示者也具有这两种本质，

27 拿太阳和镜子做类比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巴哈伊信仰对以往显示者的“重返”和“再现”的解释。各大宗教的经典中都有关于重返的内容，其措辞多为高度象征性的隐喻。《圣经》的《旧约》和《新约》都提及基督将会重返或“复临”，这在西方基督教世界里几乎家喻户晓。巴哈欧拉阐释道，以往圣书所言的重返乃指上帝的属性和精神将通过另一显圣之镜再现，并非同一个人的重返：“此乃昭然显见……：列位先知均是上帝圣道之庙宇，祂们着以各种衣装出现。若以明鉴之眼视察，便会目睹祂们均居住同一篷帐，翱翔同一天堂，端坐同一王位，发表同一言论，宣告同一信仰……故而，倘若这些神圣显示者当中有一位宣布：‘我是所有先知之再临’，祂所言确乃真实。同样，每个后继天启皆有先前天启再临其中，这一事实亦乃确凿，颠扑不破……”（《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编段22）。因此，巴哈伊认为，显示者巴哈欧拉实现了基督复临的承诺，尽管他们两位是完全不同的人，其人格有着明显的区别。

但除此之外，他们还拥有决定其独特地位的第三种本性：接受神圣启示并将之准确无误地转达给人类的能力。

须知，神圣显示者们虽然拥有无尽完美的层级地位，但是总的来说只有三个。第一是肉身的；第二是人性的，即处于理性灵魂的地位；第三层级地位则是那神性的体现及天国的光辉。

肉身这一层级是现象性的，它由元素构成，而一切组合而成的东西都必定会分解……

第二是理性灵魂的层级，也就是人的实在。它也是现象性的，是神圣的显示者们与全体人类所共有的。

……人的精神有开始，但无终结；它永续长存。

……第三层级就是神性之体现和天国之光辉：它是上帝之言，是永恒的恩惠，是圣灵。它没有始也没有终……先知地位的实在，即上帝之道与显圣的完美之态都不曾有始，也不会有终；它的出现不同于其他的，就像太阳之升起一般。²⁸

阿博都-巴哈解释说，即使显示者的个人灵魂也与普通人的不同。

但是，上帝显示者的个体实在是神圣的实在，因此，它是圣洁的，在本性和品质方面与其

28 阿博都-巴哈，《已答之问》，第三十八章。

他事物全然不同。它好比太阳，其主要性质是发光，不可与月亮等同而论……所以，其他人的实在有如月亮，他们从太阳那里获得光亮；而神圣实在本身就发光。²⁹

因此，所谓显示者，并不是上帝随意挑选一个处在某个自然生命阶段的普通人，作为上帝的使者，相反，显示者是特别的存在，与上帝有着独特的关系，由上帝从灵性世界派遣而来作为传递神圣启示的工具。尽管显示者的个体灵魂是现象的开始，然而早在其肉体诞生此世之前他就已经存在于灵性世界了。相比之下，普通人的不朽灵魂却没有这种先存性，只是在受孕之时才开始存在的。守基·埃芬迪在谈到显示者灵魂的先存时说：

与我们不同，先知们的灵魂是先存的。在降生这个世界之前，基督的灵魂就已存在于灵性的世界里了。我们无法想象那个世界是什么样子，所以，祂的存在状况是不可能用语言表达的。³⁰

从孩提时代起显示者就知道自己的实在和身份，虽然直到成年以后他才开始公开教育和指导他人。由于他们是直接从上帝那里接收启示的，因而他们拥有对生命实在的绝对知识。

29 同上，第三十九章。

30 守基·埃芬迪，《热忱努力：致阿拉斯加函》，英文版第71页。

这种天生的、神圣启示的知识本身，就足以使他们制定出符合特定历史时期人类需求和状况的教义和律法。

由于那些神圣的实在，上帝的至高显示者们，涵盖了造物的精髓和品质，超越和包容了现有的实在，且洞悉万物，因此，祂们的知识是神圣的，而不是习得的。这就是说，那是一种天赐的恩惠，是神圣的启示。

……上帝的至高显示者们洞悉生命奥秘的实在，因此，祂们制定了符合并适用于人类世界的律法，因为宗教乃是发自万物实在的根本联系。

……上帝的至高显示者……理解这种最根本的联系，并借此制定上帝之律法的知识。³¹

没有人能够“成为”上帝的显示者。如上所述，每个人的灵魂都可能被上帝之灵所感化，从而取得灵性的进展。但是显示者保持在一个完美的水平，高居于即使是最完善的人都无法达到的境界。

将明镜的类比加以推广，普通人的灵魂也可比作明镜，与显示者不同的是，他们并不完善。换句话说，每个人都能反映出上帝的某些属性，只是不完善和有局限而已。对常人来说，灵性进步意指争取完善、净化和擦亮灵魂之镜，以便能更清楚

31 阿博都-巴哈，《已答之问》，第四十章。这段话清楚表明，上帝的律法是实在结构中所固有的：显示者了解这些律法，但没有创立它们。因此，人类可以自行发现其中某些律法，但其他巴哈伊经典指出，如果在没有外界帮助（即没有神圣启示）下发现全部这些律法，那么人类有可能自我毁灭。

地反映出上帝的属性。在多处段落中，巴哈欧拉明确使用了“净化镜子”来类比灵性进步。这个比喻强调了一个信念，即人生来不完善，但具有朝向完善的无尽潜能，而显示者已经处于完善的境界。

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指出，除了上述的三种层级，即人类、显示者和上帝，没有其他的意识存在层级。世上并没有恶魔、天使和大天使等阶层。如这些措词含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它们是被用来形容人类发展的不同阶段的，不完善者被比喻为恶魔，有灵性者被视为天使。显示者已经处于完善的境地，而其他灵魂则是具有达到完善的潜能，每一个人的灵魂都能够反映其创造者的属性。阿博都-巴哈指出，对我们来说，人的最终完善境界是对上帝的竭诚服务。

须知存在的状态不外乎竭诚服务的、先知的和神性的三种，然而神圣的和相对性的完美都是无限的……就像神圣的恩典没有极限一样，所以人类的完美是无限的。如果有可能达到一个完美之极限的话，那么某一众生之实在就可以达到无须依赖上帝的状态，或然性的亦可成为绝对性的。但万物都有它不可逾越的极点……那处于竭诚服务的状态的他，无论在求取无尽完美的道路上进步有多大，都永不能达到神性的状态……

……彼得不会成为基督。他所能做的一切只能是在竭诚服务的状态中求取不尽的完美……³²

32 阿博都-巴哈，《已答之问》，第六十二章。

不过，由于人可以同上帝交流而悟觉上帝之灵，因此他也可以有灵感。巴哈伊圣典将启示与灵感区别开来。启示是无误和直接地洞察上帝的创造之言，只有显示者才能承接而转达给人类。而灵感是间接和相对地认知灵性真理，每个人的灵魂都可以做到。灵感源出受上帝显示者所影响的某种文化语境下的灵性生活。任何人都可受到上帝之灵的启发。但是，我们有灵感的体验乃是因为上帝之灵通过显示者传达给我们。简而言之，灵感依赖于启示。

巴哈欧拉解释说，上帝的神圣意志有时确实会挑选凡人作为“先知”，并启发他们在人类事务中担当某些角色。例如，希伯来人的先知以赛亚^{32a}和耶利米^{32b}便属此类。还有一些人受启发成为“预言家”或“圣徒”。但是，这些先知绝不能同显示者的地位相比。只有显示者能把上帝的启示准确无误地传达给人类。这些先知仍然只是普通的男人和女人，他们的感应力是蒙受上帝的发展和利用。巴哈伊经典将他们称为“小先知”或“非独立先知”。当使用这类术语时，显示者则被称为“普世”或“独立”先知。

总的来说，先知分为两类。一类是被追随的独立先知；另一类乃非独立的先知，他们本身就是追随者。

32a Isaiah, 古以色列先知,《圣经·旧约》的《以赛亚书》据说是他所著。据该书记载,他于公元前742年见到雅赫维(以色列人信奉的神),应召做其代言人。——译注

32b Jeremiah, 约公元前650—约前570年在世,为当时具有重要影响的犹太教先知。《圣经》有《耶利米书》,记载有他的自白和预言。——译注

独立先知是律法的制定者和新周期的创立者……无需任何中介，就直接领受神性之实在的恩泽，其光明是一种本质性的光明。祂们犹如太阳，其本身就闪耀光辉……

另一种先知则是追随者、促进者，因为他们犹如树枝，本身并不独立；他们受恩于独立先知，受惠于普世先知的指引之光。他们就像月亮，本身并不发光，而是接受太阳的光。³³

因此，巴哈伊认为，哲学家、改革家、圣徒、神秘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运动发起者都是普通之人。在许多情形下，他们可能是受到了上帝的启发。然而，天启乃显示者们独有的禀赋，是人类一切进步的最终动力。

三、巴哈伊的上帝概念

那么，经由一系列显示者所揭示的上帝究竟是谁？按照巴哈伊教义，上帝对其创造物来说永远是遥不可及的。人类绝不可能描述出他的清晰形象，也无法哪怕略微获知他至高无上的本质。即使我们说上帝是“万能者”、“博爱者”和“无限公正者”时，这些词也只是由人类对权力、爱和正义的有限经验而得来的。的确，我们对任何事物的知识，都局限于我们对可感悟的属性或品质的认知。

33 阿博都-巴哈，《已答之问》，第四十三章

须知有两种知识：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和对其特性的认识。事物的本质要通过事物的特性来认识，否则，它就总是未知的、隐蔽的。

由于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即使是对被创造的有限的事物的认识，也只是对其特性而非对其本质的了解，又如何在本质上领悟那无限的神性实在呢？……

……所以了解上帝是指对其属性的认识和理解而非对其实质的认识。这种对属性的认识也是跟人的接受能力相称的，而不是无限制的。³⁴

因此，对人类来说，认识上帝是指认识上帝的属性品质，而非直接认识上帝的本质。但我们如何能获知上帝的属性呢？巴哈欧拉写道，每一个创造物都是上帝的杰作，因此也就反映了上帝的某些属性。例如，就连从一块石头或水晶的基本结构中，都可以看到上帝造物的秩序。然而，物体越精细就越能反映上帝的属性。由于显示者是我们所知的最高形式的造物，显示者提供了我们能够获得的认识上帝的最完全知识。

诸天与凡尘中的任何事物，均是启示的一个直接证据，表明上帝的属性与名号显示其中，因每粒原子皆蕴藏诸般征象，可有力证实那至大光明的启示……人亦如此，且臻极致……人里面潜

34 阿博都-巴哈，《已答之问》，第五十九章。

在地显示着上帝所有的属性与名号，其程度为任何其他造物所不曾超过或胜出……

……而所有人中最圆满、最杰出、最卓越者，是真理之阳的显示者。非但如此，这些显示者以外之一切，均凭祂们意志之施行而生息，借祂们恩典之流布而运动存活。³⁵

尽管一块石头或一棵树木也展示了造物者的奥妙，但只有人这种有意识的生灵才能够在其生命的过程和行动中表现出上帝的属性。由于显示者已处于完善的境地，所以只有通过他们的生活，才能完全地理解上帝属性的更深层意义。上帝不受物质形态的局限，因此我们不能直接看到或观察到他的个性。因而我们对显示者的认识，其实就是我们所能获得最接近的对上帝的认识。

你们须知，那不可见者绝不会将其本质具体呈现在人类面前。祂一直且将永远超越一切感官之上，无以描述。

那永远隐而不为人眼所见的祂，只有通过祂的显示者才能被知晓，而祂的显示者对于自己使命的真实性所能出示的最佳证据，莫过于祂本身位格的证明。³⁶

35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编段90。

36 同上，编段20。

在另一处他写道：

通向认识亘古之神的大门由古至今且将永远对人类关闭。人类的理解力绝无可能企及祂的圣庭。可是，作为慈悲表征和仁爱明证，上帝向人类昭示了祂的神圣指引之阳，即祂神圣一体性的象征，并命谕认识这些圣者等于认识祂本身。³⁷

当然，只有生活在显示者同时代的人才有机会直接观察到祂。巴哈欧拉解释道，正因为如此，个人和上帝之间的主要联系是通过每一位显示者的经典及其言辞而保持着。对巴哈伊来说，显示者的言辞就是上帝之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正是通过转向这些圣言而更接近上帝，更深地认识上帝的。上帝的书面之言是工具，它使人意识到上帝存在于他们的日常生活中。

说： 证明祂的真理的第一和首要证据是祂自己。接下来的证据便是祂的启示。祂向那些不能认识这些证明的人保证，祂已经作了启示，作为祂的实在与真理的证据……祂赋予了每一灵魂认识上帝之征象的能力。³⁸

正因为如此，日常的祈祷、默思和研习圣典就成为巴哈伊个人灵性实践的重要部分。他们认为这类做法是接近创造者的最主要途径之一。

37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编段21。

38 同上，编段52。

总言之，巴哈伊的上帝观是：他的本质永远是超越一切的³⁹；但他的属性和品质却完全固有地存在于诸显示者身上。由于我们认知事物只限于认知该事物的可知属性，那么对于常人来说，认知显示者也就等于认知上帝。⁴⁰实际上，这种知识是通过研习、祈祷、默思和实践上帝所启示的圣言（即显示者的圣文）而获得的。

39 关于这一点，守基·埃芬迪称显示者巴哈欧拉是“上帝圣名和属性的完美化身”。（《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第112页）

40 在这个问题上，阿博都-巴哈说：“要认识神性实质是不可能，也是不可及的，然而认识上帝显示者就是认识上帝，因为上帝的恩典、光辉及其神圣属性都在祂们身上清晰显露。所以，人只要认识了上帝显示者，也就认识了上帝本身；倘若忽视对神圣显示者的了解，他便失去了对上帝的了解。”（《已答之问》，第五十九章）

第七章

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

许多人对上帝的存在有所怀疑，因为他们不能发现上帝存在的证据。我们如何了解上帝并确认它的存在，这确实是哲学及宗教的最根本问题之一。第六章在一定深度上探讨了巴哈伊信仰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巴哈伊信仰教谕我们，上帝已将他的存在及他对我们爱的清晰征象给了我们：他不时派遣显示者向人类传达他的意愿。

根据巴哈欧拉所言，上帝已应许将源源不断派遣显示者来指导人类。在巴哈伊经典中这一应许被称为“大圣约”。上帝派遣的一系列显示者或圣使可追溯到纪元之初：亚伯拉罕之后是摩西，摩西之后是耶稣，接着是穆罕默德。在本时代应许现世的显示者便是巴哈欧拉。其他各位圣使，包括有史记载的或被遗忘的，都在万物的神圣策划中扮演重要的角色。¹

¹ 显示者承先启后的接续乃《伊甘经》（《笃信经》）所阐述的主旨。圣约的概念可以在很多宗教经文里找到。例如，《圣经》的《创世记》第十七章讲到上帝与亚伯拉罕（Abraham，古希伯来意为“多国之父”，希伯来人的祖先，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三大一神教共同尊崇的圣人、先知——译注）订立圣约，说他以后会成为“多国之父”。还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竖立我的约，作永远的约，是要作你和你后裔的神。”（《创世记》，第17:6-7）

圣约是一份涉及双方义务的协议或合约。在这份“大圣约”中，上帝的任务是承诺派遣一系列的显示者。巴哈欧拉教导说，与这份神圣承诺对应的是，人们对上帝负有双重义务：当显示者来临时要承认和接受他，并服从及实践显示者的教义。巴哈欧拉说：“这双重责任是不可分割的，二者缺一不可。”²

正是出于这个理由，巴哈伊中的犹太教：基督教或其他宗教背景者并不认为他们成为巴哈伊后便放弃了其原来的信仰。他们认为自己是每一位缔造各自宗教传统的上帝显示者的信徒和追随者，以此身份履行着自己的义务。他们认识到上帝显示者的接续降临，而非仅仅跟随唯一一个显示者，认为他的教义优于其他显示者。因此可以说，他们已然“坚守圣约”。他们认为自己是在完成从父母那里继承而来的灵性义务。

巴哈伊关于“大圣约”的概念，还有一点值得强调：由于显示者的接续是没有开始的，因而也不会有终结。巴哈伊启示并不宣称它是上帝引领下人类灵性发展过程的最后阶段。如巴哈欧拉所说：“上帝已派遣其圣使接替摩西和耶稣，祂也将

现在看来很显然，本书所讨论的圣约不单是指耶稣和基督徒的（即亚伯拉罕与第一任妻子撒拉所生儿子以撒的后裔），亦指亚伯拉罕与妾夏甲的后代（见《创世记》16:15-16）以及与妻克图拉的后代（见《创世记》25:1-2）。由于先知穆罕默德是亚伯拉罕与夏甲之子以实玛利的后代（见《创世记》25:5-6），所以穆斯林自认是亚伯拉罕圣约的共同继承人。巴哈欧拉是亚伯拉罕与其第三任妻子克图拉的后代（见《神临记》第94页）。因此，巴哈伊认为，亚伯拉罕圣约是至少五位重要上帝使者现世的动力，他们是摩西和耶稣基督（撒拉之子以撒的后代）、穆罕默德和巴布（夏甲之子以实玛利的后代）和巴哈欧拉（克图拉的后代）。

2 《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编段155。

继续进行派遣直到那‘无终之终’……”³ 巴哈伊经典中有此保证：“待一千年过去后”，另外一位上帝的显示者或圣使会出现，继续这无终止的演进过程。⁴

在这无所不包的圣约中，上帝和人类还有其他关系，分别对应人类演变和文明发展过程中特定的阶段。人类演变和文明发展都已历经许多阶段。巴哈伊相信，每一种启示宗教都是在整个过程中达到某一特定的目标。正如一名成长中的儿童逐渐持续地学习不同的技能（吃饭、走路、阅读、与人工作等等），以便成熟长大，同样，人类通过不断发展不同灵性的能力而逐渐迈向灵性成熟。

例如，通过亚伯拉罕的启示，希伯来人认识到了上帝的唯一性，并能够探索这一伟大真理所揭示的人类发展的潜能。后来这种概念对西方和伊斯兰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样，摩西为人类启示了“上帝的律法”；佛陀教导人们如何达到超越自我之道；耶稣基督教导热爱上帝也热爱同胞。巴哈欧拉解释说，人的这种灵性觉悟的渐进发展既是自然的又是必然的。孩童须学会走后才学跑学跳。

要完成某一特殊工作，就要学会合适的方法。巴哈伊认为，每位显示者通过与信徒订立契约，从而为那些承认其地位的人提供必需的办法。在巴哈伊教义中这圣约被称为“小圣约”。这是上帝的每一位使者根据演变中人类不断变化的需求而修改制定的。这圣约称其“小”并非因为其不重要，而是因其在神圣

3 巴哈欧拉，引自守基·埃芬迪的《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英文版第116页。

4 巴哈欧拉，《亚格达斯经》，第37段。

约的目标框架内运作。小圣约也可称为“附属圣约”或“辅助圣约”，因为它是为上帝那伟大而永久的目标服务的。⁵

如上所述，巴哈伊认为巴哈伊启示的特定使命是建立世界大同。巴哈欧拉圣约因而就是朝向这个目的。对巴哈伊来说，世界大同不仅强调在全世界人民中表现兄弟友爱，还包括创立一个全球性机构，这是为这个星球建立和睦和统一的社会生活所必需的。战争必须永远被消除，普世和平必须在世界各国和社团中稳固地建立起来。

在巴哈伊经典中，对人类未来的这一憧憬被称为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这一憧憬的范围是惊人的。大多数人也许会认为巴哈伊的这个目标是值得的，但还有许多人可能会认为这种理想社会的真正实现是一种乌托邦。而且，许多人会觉得宗教只应该关注个人内心世界的发展，而巴哈伊信仰却如此重视发展人类的集体生活、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的目标，这使他们很惊讶。

巴哈伊确信人类统一的时刻已到来，是因为他们相信世界大同是上帝的意志：上帝希望人类统一；它创造的人类具有统一的潜能，并为人类提供了发展这种潜能的方法。巴哈欧拉圣约被认为是上帝赋予的主要工具，用来释放人类的这种灵性潜能和促使实现继之而来的世界大同。这圣约给人以灵性力量，

5 巴哈伊学者指出，在其他宗教的经典里也有涉及“小圣约”之处。在《申命记》29:10-13，摩西与其信徒——以色列人——订立了“誓约”：只要他们成为“上帝的人”并遵守他的法律，上帝就会做他们的保卫者。在《新约》里也有类似的内容，如耶稣向他的门徒保证，若他们听从他的教导，便会得到若干力量 and 祝福。譬如，基督徒被教导“到世界各国去宣教”，“遵守我给你们的所有命令”。反过来他们得到许诺：“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马太福音》7:7-8和28:19-20）

带来希望，改变心灵，消除偏见。它还提供了根据灵性原则来操作的社会律法和机构系统，并将其与人类的实际生活事务联系起来。巴哈伊相信，通过这个系统，人类能够创立一个基于正义的全球社会。

世界的平衡在此无比伟大的新世界秩序的震撼下被打破。在此史无前例、此奇妙无比之体制的作用下，人类的生活秩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凡人之眼还从未见识过如此巨变。⁶

巴哈欧拉体制的奠基工作主要是由他的儿子阿博都-巴哈承担。阿博都-巴哈在巴哈伊历史中的角色在前面已讨论过，他在巴哈欧拉使命中的重要作用，在巴哈欧拉称其为“我圣约的中心”这一事实上足以反映。阿博都-巴哈被授权阐释巴哈伊启示，并得保证：他的阐释会受上帝的无误指引。⁷ 巴哈欧拉也将指导教义之应用的工作留交给他儿子，同时授权其决策所有关乎巴哈欧拉世界秩序机构之建立的事宜。阿博都-巴哈受权奉命，写了大量著作，如今它们已构成巴哈伊信仰的基本文献。

阿博都-巴哈后来指定守基·埃芬迪继承他成为巴哈伊社团的圣护和圣典的阐释者。阿博都-巴哈也监督成立了首批地方灵理会，以发展成为世界秩序的基层机构。通过守基·埃芬迪的努力，世界正义院得以建立。

6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编段70。

7 巴哈欧拉说：“若我亲临之洋退潮，我启示之书封笔，你们须转向祂（阿博都-巴哈），祂乃是上帝所属意者，是发源自本亘古圣根之分枝。”“……凡对本经书不明者，皆须求助于祂……”“该段神圣经文所指无他，唯至大圣枝（阿博都-巴哈）。”（引自守基·埃芬迪的《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英文版第134页）

阿博都-巴哈的生活榜样，显示了巴哈欧拉教义对个人灵性生活和个人发展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但是，他并不被认为是具有巴布和巴哈欧拉同等地位的另一位显示者或圣使。显示者的权威直接来自上帝，是其灵性本体的一部分，而阿博都-巴哈的权威则是由巴哈欧拉所授。然而，巴哈伊认为，阿博都-巴哈是无与伦比地体现巴哈欧拉教义的完美典范，守基·埃芬迪这样描绘他：

首要者，乃祂一直且永远必须被视为：
巴哈欧拉绝世与统摄之圣约的中心和枢轴，祂的最崇高杰作，祂的光辉之无瑕明镜，祂的教义之完美典范，祂的话语之无误诠释者，所有巴哈伊理想之化身……凡人属性与超凡知识及至善这难以相容之二者，在祂的身上完美结合并协调一致。⁸

巴哈伊不但坚信世界大同是完全可行的，更为实现这个目标而自觉自愿、鞠躬尽瘁，这或许是巴哈伊社团最与众不同的特点。这也是巴哈伊信仰与早期启示宗教最明显的不同之处。在灵性教义和基本信条方面，巴哈伊信仰与传统宗教有着许多关联和一致，尤其是闪米特语族的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但巴哈伊的着眼点在于实现巴哈欧拉圣约提出的世界大同和世界文明，这使它具有现代性和独特性。在一份广泛阅读的有关世界大同和全球文明可能性的调查报告中，美国社

8 守基·埃芬迪，《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英文版第134页。

会科学家瓦伦·瓦加尔教授说：“……在所有声称有神圣权威的当代积极宗教中，唯一毫不含糊、一心一意为团结人类而工作和奉献的是巴哈伊信仰。”⁹

巴哈欧拉与人类订立的特殊圣约是通过一个所谓的“行政管理体制”而运作。我们已经了解到，巴哈欧拉的教义和著作分为若干不同的类别。巴哈欧拉阐述的主题有：某些基本概念和教义；指导人类的原则和诫命；对个人发展和社会组织至关重要的法律和规章；构成巴哈伊启示的各类特定机构，它们是与灵性教义不可分割的。

一方面有法律和规章，另一方面有巴哈伊社团的各类机构，它们共同组成了这个“行政管理体制”的系统。正是这个“行政管理体制”体现了巴哈欧拉与人类的小圣约。¹⁰小圣约的特点是，创立者具体阐明了管理历代信徒社团的律法和机构。不仅如此，他还以亲自盖章和署名的方式，在自己的著作中阐明每个机构的确切本质：其限定范围、特权、功能和作用。该体制的基础由阿博都-巴哈和巴哈伊信仰的圣护守基·埃芬迪所奠定，两者都依照巴哈欧拉授予的权威和根据巴哈欧拉的书面指示行事。

行政管理体制的两个主要机构是“圣护”和“世界正义院”，二者被守基·埃芬迪称作两根“支柱”。圣护所承担的工作及圣约授与他的权力在早些时候已提过了。尽管他已不在世上，但他对巴哈伊教义的阐释仍对巴哈伊社团具有同样的权威，正如在他的圣护期一样。世界正义院是巴哈欧拉亲自指定

9 瓦伦·瓦加尔 (Warren Wagar)，《人类之城》，英文版第117页。

10 守基·埃芬迪在《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一书中对这一行政体制的主要特性作了概括，见英文版第143-157页。

作为“巴哈伊行政管理体制”的最高立法机构。关于世界正义院与圣护的关系，前者指示道：

须知……在作出任何立法决定之前，世界正义院必须仔细和详尽地研究各圣典及守基·埃芬迪有关的阐述。敬爱圣护的书面阐释覆盖广泛的主题，且拥有与圣典同等的约束力。¹¹

巴哈欧拉命定“正义院”作为他所创立之信仰的主要立法机构。一个正义院由社团内所有成年信徒定期投选九名成员组成。正义院将逐步在三个层面上确立：（1）地方的（市镇或地区）；（2）中层的（通常是国家级的）；（3）国际的。目前只成立了国际层面的机构，即1963年国际大会投选出的第一届世界正义院。当今正是这个机构管理着全世界巴哈伊的事务。它是信仰唯一的立法机构。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的圣典明确地指出，它所制定的律法对巴哈伊来说具有等同于圣典的权威。其所不同之处是，随着巴哈伊社团的发展和新情况的出现，正义院有权撤销和更正自己制定的律法，而在巴哈伊圣典所命定的律法将保持不变。

国家和地方层面的行政管理现由总灵理会和地方灵理会承担。这些机构是按照与正义院类似的方式投选并执行其职能，它们将最终成为国家级和地方级“正义院”。

巴哈伊相信，虽然地方和国家级正义院将会受到上帝的指导，但世界正义院的决定独受圣灵启迪且独具权威。对他们

11 世界正义院，《世界正义院信函集》23.19。

来说，这个机构体现着人类秉持团结与和睦的精神以期达至上帝的最高努力。巴哈欧拉表示，完成这一目标是上帝本身的意旨，他将保护世界正义院制定律法免于出错。¹²

还有洲级、国家级、地区和地方级的巴哈伊机构。其中有些是投选成立，通过全体磋商和共同决策来执行其职务。其他一些是委任的，主要是通过个体成员的服务而运作。这一体系将在下章中作更详细的讨论。

这个机构管理体制是巴哈伊信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可与纯粹的灵性原则和教义分割开来。巴哈伊相信他们的行政管理体制代表着新社会秩序的“核心”与“范例”，它注定要带来人类的统一。守基·埃芬迪对此表示：

……这个行政管理体制与以往任何先知所建立的有着根本不同。这是因为巴哈欧拉亲自启示了它的原则，建立其机构，指定其圣言的诠释人，并赋予这机构（世界正义院）以必要的权威，使它能执行和适用祂的律法条规。¹³

我们有必要明确区分巴哈伊信仰的行政管理体制和巴哈欧拉所构思的未来世界秩序。所谓世界秩序，巴哈伊指的是他们相信其信仰创始人的教义最终将会建立一个世界政府，实现永

12 阿博都-巴哈在其遗嘱里写道：“人人皆须遵奉《至圣经书》，凡涉及该经未予言明者皆须求教世界正义院。该团体机构之任何决议，无论一致或多数表决通过，确然皆为真理，皆为上帝自身的旨意……他们所作之任何决定皆具有与圣书本身等同的效力。既然正义院有权制定圣书未予言明且涉及日常事务之律法，它便有权废止它们。”（《阿博都-巴哈遗嘱》，第二卷）

13 守基·埃芬迪，《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英文版第145页。

久和平与团结的世界文明。显然，这一世界秩序在目前尚未成为现实，它是巴哈伊社团正孜孜不倦地努力实现的目标。但行政管理体制的主要机构已经建立，作为巴哈伊国际社团的一个组成部分。

守基·埃芬迪将巴哈欧拉对未来世界秩序的愿景作了归纳，这里引用其中几段：

巴哈欧拉所设想的人类团结包含了建立一个世界联邦。在这个联邦内，所有国家、种族、信仰和阶级都永远紧密地联合为一体，所有成员国的自治权利及个人的自由和行动都受到明确而充分的保护。就目前所能想象到的，这个世界联邦必须包含一个世界立法机构，其成员作为全体人类的信托人，对所有成员国的全部资源享有终极控制权，并制定相应的律法，以规范所有种族和民族的生活，满足其需求，协调其关系。世界联邦还包含一个世界执行机构，在一支国际军队的支持下，执行世界立法机关所作出的决策及制定的法律，捍卫整个联邦的有机统一。同时还有一个世界法院，它对这一全球体系的各成员国之间可能产生的任何争端进行强制性的最终裁决……同时，还应有世界统一的经文和文献，以及统一的通用货币体系及度量衡体系，以此简化和促进各国及各种族之间的交流 and 理解……

国家间的竞争、仇恨和勾心斗角也从此消失，种族仇恨和偏见也将被种族亲善、理解与合

作所取代。宗教冲突的根源将被永久铲除，经济壁垒和限制将被彻底废除，阶级间的高度差异将消灭……¹⁴

巴哈伊并不认为世界秩序仅通过他们的努力或他们的信仰就能实现。他们相信上帝的意志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层面起作用，在世界每一个角落，通过所有民族实现这一完美结局。国际联盟和联合国被看作朝向这个联合统一道路上特别重要的步骤。因此许多巴哈伊是联合国活动和机构的积极参加者，也是许多非政治性的国际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不过，他们坚持这一信念，即他们的信仰及其行政管理体制在创建一个团结世界的过程中担当着中心和关键的角色。

要理解巴哈伊如何看待其信仰和行政管理体制，与实现世界和平和建立世界秩序之目标，这前后二者的关系，那么就要牢记他们对未来世界文明同其他宗教圣典中所提及的太平盛世或“上帝王国”来临联系在一起。他们相信，世界和平与团结的确立代表着“上帝王国”在世上的建立，代表着过去宗教所预言的善最终战胜恶。他们相信世界秩序的出现是上帝的意志，如此，上帝的意志贯串于整个人类历史。

在一些宗教传统中，上帝王国的建立只是上帝的行为。人类在这个过程中基本上扮演被动的角色，而上帝王国的降临会是瞬间的、奇迹般的和超自然的。¹⁵

14 《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英文版第203-204页。

15 这一传统观点给当代倡导“社会基督教（social Christianity）”的人制造了某种麻烦。20世纪初期，许多著名的基督教思想家发展出所谓“社会教义（social Gospel）”的概念。按照这个概念的解释，上帝王国的

巴哈伊相信上帝是万能的，倘若他愿意，他可以立刻在地球上建立起他的王国。巴哈欧拉解释说，但是，上帝试图让我们通过建立上帝王国来学习一些经验教训。巴哈伊认为，当前的社会无法满足我们真正的需要，是因为这些社会是建立在违背神圣律法的思维方式和实践上的。因此，上帝在世上建立他所应许的王国的过程中，也让我们亲身体验自己行为所导致的后果，从而深刻体会我们自身能力和局限的真正本质。巴哈欧拉警告说，只有通过以往错误的深刻检讨和反省，我们才能避免重蹈覆辙。以往的错误造成了无数的悲剧，致使目前的世界长期受到战争的折磨和困扰，众多的人陷入苦难、剥削和绝望之中。¹⁶

巴哈欧拉构想的世界秩序分三个连续的阶段建成。第一阶段是社会崩溃和普遍灾难期，这灾难比过去已知的更广泛及更剧烈。巴哈伊认为第一阶段已经开始了，当前影响世界的混乱会随时考验每个人及所有现存的社会制度。守基·埃芬迪在其著作《应许之日来临》中描绘这一人类苦难为上帝给予的“报应性灾难”，是上帝的“神圣行为和至高惩戒”。

到来就是一个正义与和平的社会在地球上建立起来。但这一努力遭到传统基督教思想家的反对而破产，后者认为上帝王国只能通过基督本人的复临来建立。在他们看来，社会改革的种种努力，无论多么有益，都只是人类为求改善的不完备的努力，不可能替代上帝的帮助。在我们这个时代，这种争论因正统基督教会派与受马克思主义分析当代社会状况影响的自由派之间展开的争论而再次兴起。

巴哈伊认为，这一争论是因为双方的错误理解而导致。按照巴哈伊的信念，由于基督已经通过巴哈欧拉的显示而复临，那么，创建一种新社会，一种基于改善全人类生活状况的人道理想的新社会，地球上所有居民积极参与这项运动本身，便是上帝王国在世间逐步确立的体现。

16 参阅《应许之日来临》，第6段。

这是一个上帝惩罚和全人类净化的同步过程。它严厉惩治人类的邪恶任性，同时又将全人类聚合成一个有机而不可分割和多数人拥护的世界社团。在这命运攸关的时代，人类……既被要求交代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也被荡涤净化，为将来的使命做准备。人类既不能逃避过往的责任，也不能推卸将来的义务。¹⁷

以巴哈伊的观点来看，目前的灾难及困难过程最终会导致全世界的灵性、物质和社会大震动。这个危机会标志着第一阶段的结束并转入上帝计划的第二阶段。巴哈欧拉这样描绘这一危机：

“人们啊！我已为你们定下了时限！倘若你们没有在指定的时间归向上帝，祂一定会重重地惩罚你们，会用剧烈的痛苦从各方面折磨你们。你的主施加给你们们的惩罚无疑会是极其严厉的！”¹⁸

人类迈向世界秩序的第二阶段是“小和平”的实现。根据巴哈伊经典的各种表述，可以这么确切地说，在第二阶段可见战争的永久终止，但还不是完全实现世界和平。“小和平”这个术语用以指政治和平，它可以由世界各国通过国际协议来达成。“小和平”的基本特征是国际安全保障措施的确立，旨在防止国家

17 守基·埃芬迪，《应许之日来临》，第6段。

18 转引自守基·埃芬迪的《应许之日来临》，第7段。

间战争的再度爆发。这些举措将由世界各国一致拥护的基于“共同安全”原则制定的正式协议作出明文规定。按照“共同安全”原则，所有国家都要依照这些规定联合起来制服发动侵略的国家。巴哈欧拉说：“倘若你们当中任何一国对他国发动战争，你们要群起而伐之，唯此才能昭彰正义。”¹⁹

阿博都-巴哈对这一主题有详细的阐述：

他们（世界各主权国）必须订立一项有拘束力的条约并达成盟约，其条款必须是合情合理、明确和不可违反的。他们必须向全世界公布这盟约，并求得全人类的认可……必须动员人类的一切力量来确保这个最伟大盟约的稳定与持久。在这个包罗万象的盟约里，每个国家的疆域和边界必须清楚划定，政府间关系的原则必须明文确立，所有国际协定和义务必须得到确认……这一庄严盟约的基本原则必须如此严明，一旦某个政府违背了其中任何一项条款，全球所有其他国家都会群起而伐之，迫使它无条件地遵守盟约。甚至，全人类还应决心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去推翻那个政府。只要将这一至灵疗法用于这个百病缠身的世界，就定能使它康复并永保太平。²⁰

巴哈伊相信，小和平很快就会随着现有阶段的灾难和社会动荡的结束而到来。的确，他们相信最近发生的这些悲剧事件

19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编段119。

20 阿博都-巴哈，《神圣文明的隐秘》，英文版第64-65页。

将变成重要促因，促使世人和各国不惜任何代价来结束战争。阿博都-巴哈预言，“小和平”会在20世纪出现。²¹

“小和平”被视为迈向世界秩序第三阶段的前奏。第三阶段将会更加缓慢而来。巴哈欧拉称这最后阶段为“至大和平”。他说，这“至大和平”的到来将会与巴哈伊的世界秩序同时出现。守基·埃芬迪有关这个未来世界秩序的阐述在本章的前面部分提到过。在另一段话中他将“至大和平”称为“所有种族、宗教、阶级和国家的最终融合”。相比于“小和平”是世界各国在尚未认识到（巴哈欧拉的）启示而不知不觉地推行（其）一般性原则而达成的，“至大和平”只有在全人类认清了巴哈欧拉信仰的性质并接受他的主张之后才会到来。²²巴哈伊认为，在从“小和平”到“至大和平”的演进过程中，巴哈欧拉的使命将会得到世人的完全承认，其原则会被绝大多数人自觉地接受并付诸实践。

巴哈伊信仰的行政管理体制可以看作是未来世界秩序的雏形。据守基·埃芬迪说，巴哈伊信仰行政管理体制的机构和律法“注定将成为未来社会的范例，是建立至大和平的最高手段，是世界统一的唯一行政机构，是正义和公义统治全球的宣言”²³。

“至大和平”的愿景与哈巴谷^{23a} 预言相符合。该预言说，

21 见阿博都-巴哈的《阿博都-巴哈文选》，编段15.7。世界正义院在1996年7月29日的一封授写信中解释称，“小和平的出现将是一个逐渐的过程”。

22 守基·埃芬迪，《应许之日来临》，第301段。

23 守基·埃芬迪，《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英文版第19页。

23a Habakkuk，公元前7世纪希伯来先知。《圣经·旧约》有《哈巴谷书》，为《小先知书》的第八卷。——译注

到那时，“认识主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海洋一般”（《哈巴谷书》2:14）。它将标志基督教启示录所允诺的“医治万民”（《启示录》22:2）。它不仅将带来一个世界文明，还会带来“大众的灵性觉醒”。它代表着“整个人类的成年期的到来”²⁴。

谈到“至大和平”，守基·埃芬迪说：

到那时，一个繁荣和不可朽的世界文明将诞生，这是一个前所未见也从未想象过的生机勃勃的世界文明。到那时，永恒的圣约得以完整地实现。到那时，铭记于所有上帝经书的诺言都得以履行不误，所有以往时代的先知们的预言都将成为事实，先觉者和诗人们的愿景得到实现。到那时，普天之下崇拜同一个上帝，笃信同一个启示，由此，这个星球在其固有的限度内，将最大程度地反射出巴哈欧拉威权的灿烂光辉……它将被宣布为人间天堂，通过其创造者的爱与智慧，它定能完成那自远古就被赋予的不可言表的天命。”²⁵

巴哈伊认为，上帝的意志以两种方式或在两个层面来起作用。一方面，有所谓上帝的一般意志，它渗透到每一事物之中，是人类历史中每一事件的核心驱动力，无论它表面上如何无意义。从长远观点来看，一切事物都为上帝团结人类这一目标服务。因此，巴哈伊热忱支持众多世界性和人道主义的事

24 守基·埃芬迪，《应许之日来临》，第301、302段。

25 同上，第302段。

业，并充分肯定和赞赏其他组织所具有的积极因素，即便它们的哲学观可能不尽相同。

另一方面，巴哈伊相信，他们的信仰及其行政管理体制具体显现了上帝在当今时代对人类的意图。通过它，团结的精神和范例已经开始在人类事务中发挥作用。巴哈伊认为，他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完善这上帝所赐予的工具。随着新启示的影响开始遍及整个社会，从“小和平”迈向“至大和平”的演进过程行将展开。普世万民将会认识到上帝的意旨，并将目睹地球上“上帝王国”的建立。

第八章 行政与律法

巴哈伊认为，巴哈欧拉特有的圣约是巴哈伊信仰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它给未来的世界秩序和世界文明奠定了基础。他们相信，这个未来全球体制的核心和模型已存在于其信仰创始者所构思的、阿博都-巴哈和守基·埃芬迪所履行和制定的律法和行政管理体制之中。因此，巴哈伊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发展他们社团的各种机构。巴哈伊信仰行政管理体制的这些机构不单用来解决信徒社团里的问题并作出集体决策，还在实践中不断被加以改善和发展，使它们能将上帝赋予的组织管理潜能逐步表现出来，犹如人的能力随着指导和不断的努力而显示出来那样。

这也说明了为什么许多关注巴哈伊社团的人会对巴哈伊的行政管理过程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巴哈伊相信，上帝已为其神圣目的而消除了现代文明中最腐败和滥用的一类活动。他们认为，上帝意图使这行政服务成为一项灵性追求，造福那些直接为它做出贡献的人乃至依赖它的整个社会。¹

1 例如，阿博都-巴哈说：“这些灵理会是灿烂的明灯，是天国的花园，神圣的芳香从那里扩散到所有地区……生命之灵气从那里流向四面八方。诚然……它们都是人类进步的有力源泉。”（转引自《神临记》，英文版第332页。）

一、巴哈伊信仰的机构

在巴哈伊信仰圣护著作的指引下，在世界正义院立法和行政的统领下，巴哈伊社团形成两种基本的机构类型：（1）对社团生活和目标进行决策的机构；（2）保护社团并以特别方式致力于宣传信仰的机构。决策机构主要是世界正义院和各级灵理会，前者负责国际性事务，灵理会则分地方和国家两级。保护和宣教机构是依据巴哈欧拉圣约所赋予圣辅的权力而建立的，后来由圣护、再其后由世界正义院加以扩展，包含了顾问团和顾问辅助团。他们既为各级灵理会也为信徒个人提供指导、忠告、建议和鼓励。现在我们对巴哈伊行政管理体制的这两个分支分别加以详述。

二、世界正义院和灵理会

巴哈欧拉经典要求，每一个城市最终都要设立一个正义院。为此，阿博都-巴哈说，在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成年巴哈伊人数达到九人或以上，就必须通过投票选举成立一个“地方灵理会”，以管理当地的信仰团体。每个灵理会由该地方社团的成年信徒所选出的九名信徒组成。灵理会的任务包括监管当地所有巴哈伊的活动，如宣扬（传播）信仰，开展教育计划，从事地方性宣传和出版活动，组织祈祷聚会，使用巴哈伊基金，在巴哈伊律法和教义方面对信徒提供具体的指导和帮助，以及其他各项有关职责。²

2 欲详知巴哈伊各级灵理会的性质和功能，可参阅阿迪卜·塔希尔扎德的《仁慈之主的信托者》。

阿博都-巴哈亲自指导成立了波斯和西方的第一批灵理会，并为其起步工作提供了具体的指引和帮助。作为巴哈伊社团的圣护，守基·埃芬迪也在这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这两位指定诠释人的大量书信勾画出了行政原则的主体，这方面的内容被编纂成系列文献和手册，为全世界的巴哈伊所使用。这些指导性文字涉及方方面面，包罗万象，它们确保了未来巴哈伊社团的发展会沿着巴哈欧拉及其圣约指定的诠释人构想的道路继续正确地前进。³

总灵理会是在国家层面（偶见地区层面）建立的，其职责与地方灵理会相似，但在范围和复杂程度上要大得多。此外，他们还负责监督地方灵理会的工作，并决定地方灵理会和总灵理会各自工作的管辖范围。

相比地方灵理会直接由当地的巴哈伊社团成员选举产生，总灵理会成员的选举则包含两个投票阶段。在一给定地区，全体成年巴哈伊投票选出若干代表，其具体人数视当地巴哈伊社团的大小和范围而定。之后，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们参加每年一次的全国大会，从全国的成年巴哈伊中选举出九位总灵理会的委员，被选举者无需具备全国大会代表的资格。

灵理会选举的过程有着不少有趣乃至独特的形式。选举通过匿名投票进行。巴哈伊教义禁止任何形式的竞选，包括代表提名候选人。每个选举人在选票上填写九个不同的人名。经选票点计，获选票最多的九名信徒当选。若第九名票数相同，

3 若要进一步了解，可参阅守基·埃芬迪论述巴哈伊行政的各种文集，其中有：《巴哈伊行政管理原则》、《巴哈伊行政管理——1922—1932年书信选》、《地方灵理会》和《总灵理会》。

则在得票相同者之间再进行一轮投票，得票多者获选。这套制度免去了提名和介绍候选人的活动，给选举人以最大的选择自由，避免了其他选举形式中经常出现的权力争夺现象。所有成年信徒一旦被选上，就将作为总灵理会或地方灵理会的成员而履行其职责。

选举于每年四月下旬巴哈伊的里兹万节期间进行。经选举产生的灵理会的任期为一年，自选举结束后即刻或稍后开始。

守基·埃芬迪所讲的一段话精辟表明了这一选举程序所特有的方式和精神：

若我们只注意阿博都-巴哈书信所述巴哈伊灵理会成员必须具备的高资格严条件，我们可能会觉得自己不够格而非常沮丧和气馁。但是，只要我们尽力尽责做好自己的工作，那么即便我们有什么不足和缺陷，祂那恩惠与全权之力都会更多地弥补和帮助我们的。这样一想，我们就会稍感宽慰。因此，入选代表们必须不带丝毫个人情感和偏见，排除物质因素的影响，认真考量具备绝对忠诚、无私奉献、训练有素的思维和公认办事能力及成熟经验等综合品质的适合人选。⁴

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巴哈伊选举的重要方面是：如同他的教义的其他许多方面（如在第五章所讲的两性平等），巴哈欧拉给灵性的诫命以实际的表达。他指出，在世界许多地方，少数

4 守基·埃芬迪，《巴哈伊行政管理原则》，英文版第64页。

民族因受歧视而社会地位低下。这些少数民族成员从未有过机会发展他们的心智特质，虽然他们同那些幸运人们具有相同的心智水平。巴哈伊社团必须审慎周到地安排其事务，以在可能的程度内消除这种不公正和不利条件。因此，在选举某一职位的过程中，如果出现一个来自少数民族的候选人与其他候选人在资格能力上旗鼓相当的情况，选举人就应该自觉投给少数民族成员一票。同样，在其他巴哈伊选举中如票数相等的情况，应优先考虑具有少数民族背景的候选人。

这些基本的选举原则同样适用于世界正义院成员的投选。这时选举者是巴哈伊世界的各总灵理会的成员。与地方和总灵理会不同的是，世界正义院每五年选举一次，在位于以色列海法的巴哈伊信仰世界中心召开的国际大会上进行。⁵

三、圣辅、顾问团及其助理

这一集体决策体制由一些顾问机构做辅助和补充。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在世时都任命了若干杰出的信徒为“圣辅”，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宣传和保护巴哈伊信仰。《阿博都-巴哈遗嘱》规定，这些职能应该贯穿整个巴哈伊天启期。因此，守基·埃芬迪也任命了圣辅。到1957年他逝世时，还有二十七位圣辅在世。《阿博都-巴哈遗嘱》部分内容如下：

朋友们啊！圣辅须由圣护提名和任命。他们
皆受圣护之荫庇，皆须服从他的命令……

5 世界正义院首次选举于1963年4月举行。

圣辅的职责在于传播神圣芳香，启迪人类灵魂，促进学习，改善所有人的品行，在任何时候及任何情况下都保持圣洁，超脱于尘世事物。他们须通过自己的言行举止彰显对上帝的敬畏。⁶

圣护守基·埃芬迪去世后，由于信仰圣护缺失，再无新的圣辅被委任。不过，巴哈欧拉在其圣约中清楚地规定，世界正义院完全有权创立它认为有利于巴哈伊社团发展的任何必要的机构。既然《阿博都-巴哈遗嘱》规定了由圣辅担当的职能是行政管理体制的组成部分，要一直保持下去，于是世界正义院为此目的创立了一个特别机构。这机构与灵理会选举系统完全分开。该机构被称为“顾问团”⁷，它的成员负责处理洲级的事务。顾问们是杰出的信徒，他们被委任五年的服务期限，每个洲级顾问团有十一至十九名成员。

圣辅在守基·埃芬迪的鼓励下已在每个洲挑选了许多助手，由圣护任命为辅助团。这些辅助团受世界正义院具体指派，为顾问的工作提供协助，他们的职责同以前圣辅的助手一样。另外，由于近年来信仰发展迅速，世界正义院还授权每一位辅助团成员委任“助理”帮助执行地方层面的工作。由此，与总灵理会和地方灵理会行政管理体制平行的机构分别得以成立，以在洲级、国家级和地方级执行专门指定的工作。

6 阿博都-巴哈，《阿博都-巴哈遗嘱》，第一卷。亦见《巴哈伊世界信仰》，英文版第444页。

7 见世界正义院于1968年6月所作的公开声明，收编于《世界正义院信函集（1963—1986）》，第59篇。

四、顾问与灵理会的关系

构成巴哈伊行政管理体制两大分支的这两类机构之间有两个主要的区别。这些不同之处在于它们的工作方式以及被授予的权威。灵理会是通过巴哈伊社团选举产生的集体机构，它通常是按照多数决定的原则行事。顾问及其助理则分别是由世界正义院和顾问团任命的，他们以个人方式为巴哈欧拉的圣道服务。虽然灵理会成员有时也履行个人职责，例如被投选担当某项职务，而顾问及其辅助团之间也进行磋商，但总的来说，灵理会本质上仍是一个共同的机构，而其他机构则代表个体合作者的团队。

第二个区别在于这巴哈伊行政两大分支被授予之权威的性质。社团生活的决定权唯灵理会——最高权乃世界正义院——所享有。顾问和辅助团成员向灵理会提供咨询和建议，评估他们的计划，给予他们必要的激励。他们的工作范围仅此而已。而灵理会作为巴哈伊社团选出的代表，负有最终责任和决定权力。这一点或许最能体现巴哈伊信仰的圣辅、顾问和辅助团成员的角色与其他宗教神职人员的不同。圣辅及其继承者、顾问和辅助团既无决策权也无司铎职能^{7a}；他们也无解释圣典的权力。⁸此外，顾问的职位不是终身的，而是有着特定时限的委任。

然而，顾问的作用是很重要的。他们之所以被选任，是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展现出了高度的灵性成熟，以及为社团生活作

7a sacerdotal function 司铎职能，即对宗教事务享有和履行所谓神授权力。
——译注

8 世界正义院在1969年10月1日的一封信中说：“权威和命令出自灵理会，而完成任务的力量基本上有赖于全体信徒。辅助团的主要任务是协助激发和释放这一力量。”（《洲级顾问团》，英文版第37页。）

出重要贡献的能力。巴哈伊经典给予他们在社团成员中以崇高的地位，要求灵理会以及个人信徒利用他们的经验给予帮助。

五、国际传导中心

1973年，顾问和辅助团被纳入以色列海法巴哈伊信仰世界中心的一个国际机构，⁹这便是国际传导中心，其成员包括在世圣辅和世界正义院为此而专门任命的一批顾问。此后若所有的圣辅过世，那么该中心的全体成员将由世界正义院任命。国际传导中心将继续在世界正义院的督导下运作。

国际传导中心的主要职务是协调各洲级顾问团的活动，协助世界正义院制定拓展信仰的全球计划。值得注意的是，巴哈伊著作区分了个人信徒的灵性地位，与他们在巴哈伊社团中享有的地位或担当的职业。世界正义院指出：

谦恭、敬意和尊严，以及尊重他人的地位和成就乃是有益于每一个社团和睦与福祉的美德；而骄傲和自大乃属极大罪恶。

……每个灵魂的最终目的应该是努力在灵性上出类拔萃——即赢得上帝的喜悦。一个灵魂的真正灵性地位只有上帝知道。这种灵性地位与男男女女在社会各阶层和领域的职务及地位是完全不同的。¹⁰

9 见《洲级顾问团》，英文版第45-48页。

10 《洲级顾问团》，英文版第60页。

六、社团生活和“十九日灵宴会”

在地方层面，巴哈伊社团最重要的活动是所有社团成员都参加的一种定期聚会，叫做“灵宴会”。全世界的巴哈伊都在同一日期举行灵宴会，所用的是巴布创立的巴哈伊太阳历。该历有19个月，每个月有19天，一共361天。¹¹ 余下的4天被规定为“闰日”（闰年则为5天），它们是送礼、待客和款宴的日子。¹² 灵宴会在每个巴哈伊月的第一天举行，因此巴哈伊历的一年当中总共有19个灵宴日。

灵宴会由三个基本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祈祷，包括诵读祷文和默思。所诵之祷文既可以是巴哈伊经典，也可以是其他的启示经文。第二部分是有关行政管理的：全体与会者包括青年与儿童在内对社团事务进行磋商。地方灵理会报告社团一般事务的决定与执行情况；财务人员作财务报告。灵宴会鼓励社团成员提出建议或问题，与地方灵理会的代表商讨自己关心的事情。灵理会可以不接受在灵宴会上收到的建议，但必须对这些建议认真加以考虑和斟酌，然后向社团成员反馈对各项建议的处理决定。灵宴会的第三部分是社交活动，包括享用茶水饮料、点心食物，教友间的自由交谈，也许还有音乐或其他艺术表演、游戏和娱乐活动等。所有这三部分内容都是灵宴会所不可或缺的，鼓励巴哈伊不仅要在祈祷时，也要在磋商和社交时尽可能发展自己的灵性品质。

11 见《巴哈伊世界》，第十三卷，第751页。

12 四至五天的闰日被放在巴哈伊历最后一月（即斋月）的前面。斋月大约从公历的3月2日开始。除了灵宴日和闰日，一年之中还有其他巴哈伊节日，其中有些是休息日。这些巴哈伊圣日中有许多是纪念巴哈伊信仰创立初期的重要事件，如巴布和巴哈欧拉的诞辰。

在大多数巴哈伊社区，灵宴会一般在私人住宅或小型社区中心举行。这是因为这些社区的规模不大，人数不多，尚不必要花费很多金钱构建大型设施。巴哈欧拉构想的社团发展模式能够容纳更大规模的社团。他希望，将来若条件成熟，每个村庄或地方都有自己的灵曦堂（即迈什里古-埃兹卡尔，又称“赞美上帝的晨曦之殿”）。灵曦堂将成为巴哈伊社团生活的中心，围绕着它还将建起一系列的附属服务机构。¹³

七、巴哈伊律法：通过纪律达到灵性自由

前面谈到的所有巴哈伊机构都是依照启示律法所规定的方式运作的。巴哈欧拉强调，律法是一切人类社会的基础。¹⁴没有律法就没有秩序，没有秩序就无法形成社会结构，也就无法进行发展人际交往互动所必需的精神、文化、技术和智力活动。即便个人的自由也要依靠律法。为一套普遍承认的律法体系而放弃某种程度的个人自由，会有利于创造一种社会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个人获得的回报会大大超过他为自由付出的代价。

健全的律法所要约束的主要是人性中的兽性。前面已在这方面作过一定深度的讨论，这里只需要重申一下巴哈伊的观点，即人的灵性、智力和道德品质只有在人的物性自然受到约束和引导而成为可靠的工具后，才能被释放出来。无论何时，只要人听命于肉体需要的支配，真正的人性便会被其物欲和动物本性所束缚和压制。

归根到底，所有对灵性发展有益的律法都来自上帝显示者

¹³ 亦见本书第九章。

¹⁴ 《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编段154和158。

的不断启示。¹⁵ 摩西、耶稣或穆罕默德所启示的律法不仅仅是规则或道德训诫。诸显示者对我们的关爱触动着我们的弦，因而他们给我们带来的律法能够改造人类的良知。各种对与错的标准随着各续接启示的要求而改变，而社会也依据这一基础构建新的律法系统。巴哈欧拉说：“勿以为我只是给你们启示了一套律法。不！我更是用威权之手开启了这精选之佳酿！”¹⁶

八、《亚格达斯经》——律法之书

巴哈欧拉的上段话阐明了神圣律法的重要性，若理解了它，就不会惊讶何以守基·埃芬迪把巴哈欧拉的律法圣典《亚格达斯经》（意即“至圣经书”）誉为巴哈欧拉一生中“最具标志性的举动”、“巴哈欧拉思想最耀眼的光芒”和“祂新世界秩序的宪章”。¹⁷《亚格达斯经》为个人及巴哈伊社团成员的生活奠定了基本律法。不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它都是一份异乎寻常的文献。限于本书篇幅，这里只简略介绍其三个最具特色的方面：（1）详尽周密的内容；（2）循序渐进的逐步实施；（3）以及它的出版方式。

巴哈欧拉的律法涉及个人和团体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祈祷、斋戒、结婚、离婚、遗产、教育、丧事、遗嘱、狩猎、什一税^{17a}、两性关系、个人卫生、工作和饮食习惯等。

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两人都强调，《亚格达斯经》所规

15 见阿博都-巴哈的《神圣文明的隐秘》，英文版第94-99页。

16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编段155。

17 守基·埃芬迪，《神临记》，英文版第213页。

17a Tithing，原指欧洲基督教会征收的一种宗教捐税；泛指按百分之十课税。——译注

定的律法要随着人民对所承担义务之履行能力的提高而相应地逐步颁布。预先学习领会其中的某些律法会加速灵性的成熟，从而为其他条款的实施创造条件。巴哈欧拉对这一渐进原则解释道：

须知，在每一天启期，神性启示之光都是直接依照人类的灵性能力而赐予的。这就好如太阳，它从地平线上初升之时，其光线何等微弱。但随着它逐渐升到天顶，其光与热也随之增加，这使所有的造物都能适应它那逐渐增强的光与热……倘若它一下子就释放出其蕴含的所有能量，必定会伤害所有的造物……同样，如果真理之阳在初显之时便突然表露其全能上帝所赋予的全部潜能，世人的理解力便会衰落和消耗殆尽，因为人的心田既不能承受这高强度的启示，也无力反射它的光辉。¹⁸

在这一原则的指引下，圣护和世界正义院视巴哈伊社团进步和成熟的情况而逐步地颁布《亚格达斯经》的条款和内容。显然，这一过程将是漫长的。守基·埃芬迪指出，有些律法“已经制定，以迎接那注定会从目前普遍混乱状况之中崛起的新社会”¹⁹。

单从名字上看《亚格达斯经》是一部“书”，然而更确切地说，它实质上是那些阐述和解释巴哈伊信仰律法的一个巨

18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编段38。

19 转引自《亚格达斯经纲要与律法》，英文版第7页。

大文献库的核心。它最初只是用阿拉伯语写的小册子。之后，巴哈欧拉对其进行了大量篇幅的补充和详尽的阐释，并对19世纪波斯的巴哈伊学者们在读过该书后提出的若干问题作了解答。接下来，阿博都-巴哈对这些次要方面的内容进行了补充，并对《亚格达斯经》的条文给予了进一步广泛的解释和评论，巴哈欧拉也曾指出这样做是必要的。最后，守基·埃芬迪以巴哈伊社团圣护的身份添加了大量的详细解释，使它更加完备。

因此，《亚格达斯经》的具体条文的形成和确定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牵涉该书编纂的整个过程。守基·埃芬迪指出，《亚格达斯经》最终会被编纂成一部法典并出版。他本人为此书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翻译原著的部分内容，并拟出一份《纲要与律法》的提纲和注释。1973年，为纪念巴哈欧拉的《亚格达斯经》完稿一百周年，世界正义院将守基·埃芬迪翻译的选段和原创的完整主题目录合编成《亚格达斯经纲要与律法》出版。然后，1992年世界正义院出版了一份附有丰富注释的《亚格达斯经》英译全本，同时载录了几篇增补经文和之前出版的《纲要与律法》。²⁰

20 反对巴哈伊信仰的人，尤其是穆斯林和基督教神职人员，暗示说，单《亚格达斯经》未能翻译和出版一事，巴哈伊社团的领导就无法使其成员遵照巴哈欧拉的“转向《至圣经书》”的命令。但是，正如前面已指出的，巴哈欧拉本人已明确强调，信徒转向并服从他教义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其钦定继承人阿博都-巴哈的诠释。而阿博都-巴哈也同样明确地将他之后唯一诠释教义的权威授予了守基·埃芬迪。阿博都-巴哈和守基·埃芬迪的司职时间加起来共计六十五年，其间，为了指导巴哈伊社团，他们对巴哈欧拉的教义做了全面详尽的阐释。的确，如果没有这些阐释，便无法想象在短短的几十年里，《亚格达斯经》规定的原则和律法会如此普及和深入人心。

九、《亚格达斯经》律法细则

从巴哈伊社团对《亚格达斯经》中某些有关行为操守的具体规定的实施情况，就可以了解到巴哈欧拉训诫的大致方面以及所具有的上节刚提到的三个特色。

1. 祈祷和默思

巴哈欧拉为个人纪律所命定的最重要律法之一是每日祈祷和默思。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的各种祷文汇编已经用上百种语言出版了。有一部三百页厚的英文版本汇集了所有巴哈欧拉有关默思的语录。这些书籍乃是巴哈伊虔敬生活的泉源。

除了祈祷和默思这种一般性诫命外，巴哈欧拉还规定任何达到“成年”²¹的信徒每天必须诵读一篇必诵祷文。这篇必诵祷文有三种不同的形式，信徒可以任选其中的一种。比如下面这篇是中午至日落前诵读的“短篇必诵祷文”：

我的上帝啊！我见证：祢将我造生，是让我认知祢，崇奉祢。此时此刻，我向祢表明我的无能和祢的万能，我的贫穷和祢的富裕。除祢之外别无上帝，祢是救苦救难者，自在自存者。²²

21 《亚格达斯经》规定十五岁为成年。从十五岁起，个人信徒为本人的灵性生活和发展承担完全责任。

22 《巴哈伊祷文》，英文版第4页。

2. 禁止饮酒和吸毒

巴哈欧拉教导说，饮用酒精、麻醉剂或致幻剂之类对肉体 and 心智能力有损害，从而会妨碍灵性的发展。巴哈伊不得以任何形式服用它们。唯一例外的是在尚无其他更好的医疗方法的情况下，医生可将它们当治疗药物。至于饮食的其他方面巴哈伊经典则没有限制。举例吸烟，虽不被禁止但却被强烈反对，因为它既有害吸烟者的身体，又会在社交中招人厌恶。²³

3. 斋戒

与其他启示宗教一样，巴哈伊信仰极其重视守斋，视其为灵魂自律的重要做法。巴哈欧拉规定，成年巴哈伊每年要进行一段为期十九天的斋戒。在守斋期间，每天日出后至日落前不得饮食。这期间正好是巴哈伊历的“崇月”，大约在公历三月一日至三月二十一日之间，紧接着便是巴哈伊历的新年“诺鲁孜”，即春分之日。因此，这段斋戒被看作是为新年活动的灵性准备和更新时期。但是，《亚格达斯经》规定，哺乳或怀孕的妇女、老人、病患者、旅行者、重体力劳动者及十五岁以下的儿童可免于守斋。²⁴

23 亦见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的《巴哈伊世界信仰》第333-336页阿博都-巴哈有关这一问题的讲话。

24 在守斋期间，巴哈伊每天在黎明前起身和进餐，之后便不饮不食直到日落。在巴哈伊家庭，通常是以全家祈祷开始一天守斋的，而平时用来做饭和进餐的白天时间则多用于祈祷和默思。

4. 禁止诽谤

除了有关信徒个人行为操守的律法外，巴哈欧拉还制定了一系列的社会律法和原则。例如，他谴责诽谤和批评他人的做法，因为这对灵性健康格外有害。“诽谤会扑灭心灵的光辉，扼杀灵魂的生命。”²⁵ 诽谤被认为是在第三方面前批评他人，不管其是否出于恶意。巴哈伊社团的成员若关心别人的行为，可以私下向地方灵理会表达，一俟灵理会着手处理，便不得再议论此事。

5. 婚姻

巴哈伊律法视婚姻为一种既是灵性的也是社会的制度。婚姻不仅关乎夫妇及其子女，而且影响他们的父母、祖父母、孙辈及其他旁系亲属。事实上，它还影响（健康的社会也应该影响）周围所有其他的社区关系。因此，巴哈伊信仰极其强调要教育婚姻双方，使他们清楚认识到彼此的能力和局限，从而避免草率行事。巴哈伊若想结婚，必须征得自己和对方（无论是否巴哈伊）在世的生身父母的同意。在巴哈伊的婚姻制度中，父母无权为自己的儿女选定配偶，这与东方常见的古老习俗不同。但男女双方也无权在未经各自父母（父母可能会受婚姻决定的直接影响）的同意下，擅自作出可能关系到很多其他人的结婚决定，这也有异于西方目前普遍存在的情形。²⁶

巴哈伊信仰规定，婚前必须节守贞操，因为性本能的作用

25 《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编段125。

26 见《婚姻：幸福的堡垒》，可完整学习巴哈伊关于婚姻的教义。

在于生育子女和加强婚姻关系，为此，夫妇之间的绝对忠诚是巴哈伊圣典极其强调的另一律法。巴哈伊信仰并未要求其信徒必须结婚，但将婚姻视为“幸福的堡垒”而加以大力提倡。在巴哈伊经典看来，独身非但不是一种特别的美德，而是一种不良的限制。²⁷

巴哈伊的婚姻仪式没有固定的程式，或许还非常的简单。唯一必不可少的是双方互相发誓：“我们真诚地服从上帝的意志”。结婚及仪式必须经由灵理会认可，事先灵理会必须证实双方家长是否确实同意，然后指定证婚人。祷文、祈祷朝拜和音乐通常由新郎新娘选定，以完成婚礼。

6. 离婚条款

巴哈伊信仰允许但绝不鼓励离婚。它把婚姻与家庭视为社会的基本结构单元，而婚姻生活中通常所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可能反而有利于婚姻双方“纯洁其品质”并增进其和睦。然而，巴哈伊教义承认婚姻关系中会产生无法解决的问题和矛盾，从而导致夫妇双方完全不能再继续共同生活下去。因此，巴哈伊律法中有一个称为“一年等待期”的规定，即如果一对巴哈伊夫妇之间的隔阂发展到了他们确实认真考虑离婚的地步，那么

27 巴哈欧拉对基督教的神职人员作过这样的呼吁：“说：众僧啊！勿隐居于庙宇，我准你等外出，行利人利己之道……你们结婚吧！这样你们过身后的职位便会有人接替。我禁止你们行不忠之举，而不是禁止诚笃的表现。你们难道还要死抱自己所谓的原则不放，而将上帝的准则抛诸脑后吗？敬畏上帝吧，别再愚蠢了！若不然，我又如何能在我的大地上被人提及？我的属性和名号又如何被人昭示呢？”（转引自守基·埃芬迪的《应许之日来临》，第256页。）

双方必须分开居住一年。这使他们有机会听取别人的劝告，设法弥补婚姻关系中的裂痕。夫妇任何一方都可将问题和矛盾提呈所在地方的灵理会，然后灵理会将分别与他们面谈，了解是否有重归于好的意愿和可能。如果没有明显的可能性，灵理会将确定“一年等待期”的开始之日，自该日起夫妇分开居住。在“一年等待期”内，灵理会将尽力帮助夫妻双方解决矛盾，通常会有专家予以协助，只有在这“一年等待期”结束之后，巴哈伊的离婚方可生效。

从某种意义上，这种离婚制度可说是一种“婚姻医院”，它帮助处理面临破裂的婚姻关系，有助于暂时缓解直接压力，帮助开启调解和修复进程，直到这对夫妇能冷静和理智地自行作出决定。

7. 不参与政治

巴哈欧拉还强调了另一条重要的律法，那就是严格禁止信徒参与任何政治性的活动。初看起来，巴哈伊社团的成员好像在积极参与各种政治事务，推行其普世大同的理想，其实却不然。巴哈伊个人可以按自己的见解和心愿投票选举他认为能对所在社会作出最有价值贡献的候选人。巴哈伊也可以接受非政治性的政府任命。但是，他们不可以参与或支持任何政党或派运动。²⁸

这一规定源自巴哈伊的一个基本信念，即当今所有人民和

28 巴哈伊著作中有很多都阐述了服从政府和不参与政治的原则。比如可以参阅世界正义院的《世界正义院信函集（1968—1973）》，第55、77和173篇。

国家所面临的根本挑战是求得全人类的团结统一。巴哈欧拉教导说，只有人类文明的发展到达了这一新阶段，真正的社会进步才能实现：“唯有且直到牢固地建立团结，人类才有望享得福祉、和平与安全。”²⁹ 巴哈欧拉认为，政治活动在本质上必然是党派和分立性的，因而它们不可能根本解决那些真正普世性的问题。他指出，一切政治手段，无论是国家的、种族的、文化的或意识形态的，都是有限的和特定的。

巴哈伊的不参与政治原则并不禁止信徒担任纯属社会或道德性事务的公职，只要这些事务不涉及任何政治党派的纷争。事实上，长期以来巴哈伊一直活跃在诸多社会事务领域的前沿，如种族平等和消除歧视等。

在理念和实践上，不参与政治的原则都是与巴哈伊的忠于政府的教义紧紧关连的。巴哈欧拉号召其信徒服从当权政府，严禁任何企图削弱或颠覆政府的行为。基于这一原则，在毫不违背不参与政治原则的前提下，倘若某个国家的政府变更，巴哈伊社团同样必须效忠新的行政当局。³⁰

十、巴哈伊社团生活的基本要素：磋商

在巴哈伊信仰中，构成所有律法和社团结构的基础是叫做“磋商”的集体决议程序。就其本质而言，巴哈伊的磋商是小组共议成员之间进行坦诚而友善的意见交换，其宗旨是就所议之

29 转引自守基·埃芬迪的《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英文版第203页。

30 巴哈欧拉说：“居住于每个国家的公民都必须服从、效忠和信任所在国的政府。”（《亚格达斯经后巴哈欧拉书简集》，英文版第22-23页。）

事求得真知，确立真正的群体共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巴哈伊信仰的每一位成员实际上都是学习磋商的学生。守基·埃芬迪就此说过：

凡涉及本信仰集体利益的一切巴哈伊活动，都必须应用磋商原则，它是构成（巴哈伊）行政管理的基本律法之一。因为只有通过合作和不断交换思想和看法，圣道的利益才能得到最好的保障和促进。个人的积极性、能力和智慧固然重要，但倘若得不到集体经验和智慧的支持和增强，便无法成就如此宏伟的事业。³¹

巴哈伊信仰也同样重视将这一原则运用于家庭生活之中，特别是夫妻关系上。即使是在纯粹个人事务上，巴哈伊信仰也鼓励信徒尽可能与他人遇事磋商。不过，世界正义院告诫说：

要铭记，任何磋商都旨在解决某个问题，与目前流行于某些圈子中的向集体敞开心灵的做法是相当不同的，这种类似忏悔的做法为本信仰所禁止……“我们不得像某些宗教教派那样，为自己的罪恶和缺点向任何人忏悔，也不允许在公众场合这样做。但是，如果我们主动承认自己在某事上的过错或自己性格上的缺点，并要求别人予以原谅或宽恕，则是完全可以的。”³²

31 《磋商：巴哈欧拉、阿博都-巴哈、守基·埃芬迪和世界正义院著作汇编》，英文版第15页。

32 同上，第22-23页。

阿博都-巴哈对巴哈伊的磋商方式作过一段广为人知的精辟概括，成为巴哈伊各国家和地方灵理会的工作座右铭：

第一个条件是灵理会成员之间绝对的博爱与和谐。他们一定要不受离间，在自己身上显示出上帝的唯一性，因为他们是一海之波浪，一河之水滴，一天之星星，一阳之光芒……聚会时，他们须将脸朝向上天王国并恳请荣耀之境的帮助。然后，他们必须以极其虔敬、礼貌、端庄、专注及适度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他们须在每个事项上探求真理，不得固执己见，因为固执己见最终会导致不和与争吵，而真理也就无从发现了。尊敬的会员须完全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任何人不可轻视他人的意见。不仅如此，他须适度地陈述事实真相。如果出现意见不一，则须按多数人的意见决定，所有人皆须服从多数意见。任何尊敬的会员，无论会内会外，都不许反对或指责先前作出的任何决定，即使它不正确，因为这样的批评会妨碍任何决定的实施……如果他们努力满足这些条件，他们就将有幸得到圣灵的恩眷。灵理会必将成为上帝赐福的中心，上帝的确认之军必定会对他们声援，他们也将天天承享不断流泻的灵气。³³

33 转引自守基·埃芬迪的《巴哈伊教务管理》，英文版第22-23页。

巴哈伊灵理会磋商的另一特色是力求达成全体意见一致。因此，多数决定只是巴哈伊行政管理磋商的最低要求。

理想的巴哈伊磋商是达成全体一致的决定。
若做不到这一点就需采取票决……

决定一旦作出，它便是整个灵理会的决定，
而绝不仅仅是多数人的决定。³⁴

十一、结论

前面所讨论的巴哈伊信仰法律以及其他基本律法和管理程序，体现了贯穿这新宗教整个组织体系中“讲究实际”的一种特性。或许有人肤浅地认为，由于巴哈伊信仰的成员致力于实现人类统一和创建一个基于正义的崭新全球社会，所以不免会喜欢空谈模糊的理念，而不大讲求实际。若然，只能说明他们对这个信仰还缺乏深层的了解。的确，巴哈伊的佳音是一幅愿景，而巴哈伊社团的成员也确实对这一愿景深信不疑。然而同时他们也坚信，这一宏愿只有通过个人和全社会的艰苦努力和巨大牺牲才能实现。

他们相信，世界秩序和世界文明的实现包含了创造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它约束人的本性，以实现上帝更高的目的。这一戒律必将影响到个人的日常生活和更高更广层面的社会生活。婚姻制度必须恢复其原本的地位，即它是文明得以繁荣昌盛的根基。个人生活必须通过祷告、默思和为他人服务等戒律

34 世界正义院，《磋商》，英文版第21页。

而实现灵性化。不良的社会风气，如背后诽谤和搬弄是非，破坏人际关系的根基，必须彻底消除。必须摒弃对党派政治的幻想，学习合作和真正的磋商艺术。新的社会结构必须建立，它要求个人更大程度的参与。正是因为目前暂时不能遵从这些必需的（也是必然要实施的）戒律并实现这些新社会结构，所以才有人认为巴哈伊是一厢情愿，并企求魔法来解决世界面临的重大危机。巴哈欧拉说：

上帝赋予悟性者必欣然认同：上帝所立之诚规构成维护世界秩序及保障世人安全之最高手段。背离者当属卑鄙和愚蠢之徒。确然，我已命令你们摆脱邪恶情感与腐朽欲望之驱使，切莫逾越至高者圣笔为你们命定之诸界限，盖此界限乃一切受造物之生气所在……

世界各族之民啊！你们当确知，我的诫命乃是我眷顾仆人之天佑明灯，是我对受造物施恩之钥匙……凡品尝万恩者所吐露圣言之甘甜者，哪怕只为维护一条祂的诫命——照耀于祂仁恩与慈爱之源上——之真理性，他亦会不惜抛弃所拥有之一切世间财富。³⁵

35 巴哈欧拉，《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编段155。

第九章 巴哈伊社团

自古以来，社团便是围绕宗教信仰而建立起来的。古代人们对佛陀、耶稣基督和穆罕默德教义的响应便是特别明显的例子。成千上万的人受宗教信仰的吸引而结合成了各社团。这些社团都是依据其创始者们所制订的原则与使命组建起来的。随着这些社团的逐渐发展壮大并向人们表明能够满足其成员的需要，它们便吸引成千上万的人加入其中，最终形成了一个新的国家和文化。

这就是宗教所扮演的角色，即便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最原始阶段都是如此。社会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在其名著《历史名城》中对人类最早聚居区的形式论述道：

（它们）与神圣的事物有关，而不仅仅涉及肉体的生存，它们同一种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的生活有关，以一种容纳过去和将来的意识，来理解两性繁殖的原始神秘、死亡的终极奥秘和死后的可能存在状态。随着城市逐渐成形，可能会增加许多东西，但这些核心的事物是作为城市存在的根本原由，它们是与经济实体密不可分的。最早的聚会是围绕一座墓穴、一个色彩鲜明的象征物、一块圣石或一座圣林，以此为起点逐渐增加一系列市政机构，从庙宇到天文台，从剧院到大学。¹

1 刘易斯·芒福德，《历史名城》，1961年，英文版第9页。

社团建设的进程已在巴哈伊信仰中获得相当的发展。在其存在的第一个世纪里，巴哈伊社团主要以波斯为中心。在那里，作为一个不受法律保护的受迫害少数群体，它的信徒几乎无任何机会来践行其创教者的教义。然而，当巴哈伊在守基·埃芬迪的指示下展开传导计划，特别是当这些计划是具有全球性范围时，信徒们的集体生活方式便开始显示出一些“社会建设”的潜力。巴哈伊信仰是否能像其他启示宗教那样成为一股鼓舞与引导的力量，促进世界文明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是一个只有时间才能证实的问题。但值得注意的事实是，自信仰于1844年诞生以来，通过其活动，一个世界性的巴哈伊社团已经形成并且正在迅速扩展。要理解巴哈伊信仰，就必须理解这一重要发展。

正如我们看到的，巴哈伊社团成员所承接的灵性遗产是惊人的。巴哈伊社团自1844年以来的历史，连同其殉教者、其付出的牺牲、其取得的成就、其经历的波澜，堪称艰苦卓绝。巴哈伊启示也同样富有力量：巴哈欧拉的教义涉及许多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探讨了许多当代人类思想中最令人困惑的难题。也极少有人会否认，无论是在贯彻其原则与目标方面，还是在成功地按照创教规划的形式建立的各级机构方面，巴哈伊行政管理体制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如果我们把巴哈伊信仰的历史、教义以及行政视为巴哈欧拉传给其信徒的遗产，我们就能看到，这个新兴信仰已经以极大的优势开始了它的生命历程。

巴哈欧拉的继承人如何处理这一遗产？他们尽力效仿其信仰中英雄人物的言行去理解创教者的目的与启示，并按照他及

其指定的承继人所规定的行政模式来组织他们的集体生活。通过这一切努力，他们到目前为止创造了怎样的社团？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巴哈伊社团的地理分布及它们创立以来的拓展情况。在无法获得精确统计数字的情况下，据估计全世界大约有五百多万的巴哈伊，其中约有一半的人居住在两个最大的全国性社区：印度和伊朗。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同时代的一些宗教运动的规模，那么这一总数并不算大。²

只有当我们在比较其扩展的性质时，巴哈伊社团发展的意义才会体现出来。它的分布甚广，目前已有超过一万一千个挑选出来的地方灵理会在二百多个独立的国家与主要地区运行；有超过十二万七千多个巴哈伊信徒或巴哈伊团体居住的中心。据巴哈伊国际社团的估计，巴哈伊社团成员来自两千多个不同的民族，其中包括诸多少数民族部落，他们当中有许多居住在世界上的偏僻地区，如太平洋岛屿，北极聚居区、丛林村寨以及安第斯高原地带。到目前为止，已建立超过180个总灵理会或区域灵理会，为了教育和组织极其多元文化色彩的社团，它们翻译和出版了逾八百种语言的巴哈伊祷文和文献。

一个相对小的宗教社团在其历史初期就能如此分布广泛和组织良好，这的确是一项惊人的成就。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巴哈伊

2 早期拓展的具体情况参阅《巴哈伊信仰（1844—1952）》（1940—1944）、第十卷（1944—1946）、第十一卷（1946—1950）、第十二卷（1950—1954）；《巴哈伊世界国际年鉴》第十三卷（1954—1963）、第十四卷（1963—1968）、第十五卷（1968—1973）、第十六卷（1973—1976）、第十七卷（1976—1979）、第十八卷（1979—1983）、第十九卷（1983—1986）；《巴哈伊信仰1844—1968年统计资料》；《巴哈伊世界国际年鉴（1992—1993）》、《巴哈伊世界国际年鉴（1993—1994）》、《巴哈伊世界国际年鉴（1994—1995）》。

社团也赢得了世俗政权的信任。它不仅不排斥“世界”及其管理机构，还着意寻求与世俗政权建立更密切的联系，以作为自身发展的一个主要部分。通过一系列全球发展计划，在大多数已确立信仰的国度里，巴哈伊总灵理会和地方灵理会都已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巴哈伊的结婚仪式也得到了许多民事司法管辖区的正式认可。在世界很多地方，巴哈伊圣日在商界、学校及政府机关已经开始获得与其他主要宗教的圣日相同的地位。

在联合国，巴哈伊国际社团不断巩固其在经济和社会理事会中的地位。它们的代表经常出席由联合国的各种组织和代理机构召开的各种国际会议。这样，巴哈伊社团不仅可以使其他团体共享其普世理念，也能直接参与到国际协议的基础工作中。³

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巴哈伊社团投入很多资源和力量进行教义传播工作，以使世界各地的公众知道这一信仰的存在，并了解其教义的性质。各国的巴哈伊信托出版社发行了各种巴哈伊文献，其中有巴哈欧拉著作的汇编，还有学术评论、普及读物、新闻及杂志。其他媒体也广泛采用，包括：电影、电视节目、简短通告、无线电广播、报刊文章和广告、小册子、海报和手册、函授课程、展览会、讲座，以及冬夏令营等。1996年春，随着电子技术为信息和思想的交流开辟新的世界，巴哈伊国际社团开启了它的官方网站“THE BAHÁ'Í WORLD。”⁴所有这些活动的目的，都是为了确保地球上的每个人都能尽早知晓巴哈欧拉的佳音。

3 例如，在1979—1986的七年计划期间，巴哈伊国际社团参加了联合国在世界各地举行的超过200场大会、研讨会和集会。

4 THE BAHÁ'Í WORLD <<http://www.bahai.org>>。

有一个巴哈伊机构，即灵曦堂，在这一公众教育计划中发挥了特别显著的作用。现在，世界各大洲都有了巴哈伊灵曦堂。巴哈伊社团还在世界各地购置了许多土地，供以后修建灵曦堂之用。这些灵曦堂将在巴哈伊社团生活中扮演主要角色。在将来，每一座灵曦堂的周围还将兴建中小学、大学、招待所、安老院和各种行政管理中心等其他机构。目前，灵曦堂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专为巴哈伊社团服务，而是开放给所有不同宗教背景（或无宗教信仰）的人士作为他们崇拜同一上帝的场所。灵曦堂的服务不带任何教派的色彩，在那里，人们可以颂读世界各大宗教的经文，并不以讲道或其他方式将这些教义置于巴哈伊的阐释框架。所选的经文常常被谱成乐曲，由受过训练的唱诗班歌颂。世界各地的灵曦堂都有一个共同的建筑特色：九个边和一个圆顶，这象征着巴哈伊信仰广纳各种宗教传统，说明尽管前来的崇拜者从各扇不同的门进来，但他们都聚集在一起承认同一个造物主。

在许多方面，灵曦堂都体现出巴哈伊信仰对待社会其他群体的态度。灵曦堂是开放式的建筑，光芒流溢，灵曦堂的设计意图在于表现巴哈伊信仰的多元一体的理念，也说明其原则的实际性。以位于美国伊利诺伊州威尔梅特的西方母灵曦堂为例，建筑师综合了多种主要的建筑传统，在其设计中将几种主要的启示宗教的象征揉合在一起。如他自己所说：

当把人为的信条从所有的宗教中除去后，我们发现剩下的只有和谐。然而，今日的宗教深深陷入了迷信及形形色色的人为理论之中。因此，我们必须以一种崭新的形式重新定义宗教，

使它恢复其纯洁无瑕的本质。建筑也是同样的道理……在灵曦堂这一新概念里象征性地揉合了宗教同源、人类一体这一伟大的巴哈伊团结教义。我们发现灵曦堂的建筑使用了数学线条的组合，象征复杂宇宙中的秩序，还使用了相互重叠的圆圈，体现所有宗教同源的原理。⁵

从灵曦堂的建筑风格中我们还可看到巴哈伊社团的乐观主义精神。巴哈伊满怀信心地期望人类的大多数终将成为巴哈欧拉教义的追随者。他们相信，随着当代各种危机的深化，世界各地的男女大众将不得不更为严肃地去探求真理。巴哈欧拉的启示如能恰当地得到传扬，那么响应这圣道教义真理的探寻者将会与日俱增。巴哈伊灵曦堂采用开放式的设计，整合各种建筑的传统并无条件地提供服务，这些都强有力地表达了这种乐观主义的精神。

迄今的发展证明了巴哈伊社团的乐观是有道理的。如今，巴哈伊信仰是当今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宗教体系之一。1979年4月，世界正义院宣布于1974年实施的一项五年计划——系列全球传导计划之一——已圆满完成。其中许多目标还超额完成，尤其是在建立灵理会和发展新社团的数量上。据估计，在这五年期间，信徒的人数增长了40%以上。

在这之前的九年计划期间，巴哈伊社团最迅速的发展是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现在巴哈伊社团又在亚洲和太平洋岛屿获得了显著的发展。在这些成就的鼓舞下，世界正义院宣布立即实

5 引自让-路易·布儒瓦的“*Un Homme et Son Oeuvre*”。

施一个新的七年计划，定于1986年春季完成。⁶当世界各地的巴哈伊代表聚集在海法召开1983年度的国际大会时，这个新计划也超额完成了。

我们简略地概述了巴哈伊国际社团的发展及其所特有的性质。但要考察其社团的内部生活则较为困难。最为直接的方法是观察其成员的经历。一个人是如何成为巴哈伊的？在当前历史阶段加入巴哈伊信仰的人有何突出特点？

显然，这答案会因人而异。而且，在世界不同的地区，由于所强调的重点有着明显的差别，因而信徒们在其经历方面也有所不同。然而，巴哈伊信仰的历史、教义及其正在发展的行政管理体制是一个整体的结构。从根本上说，这个结构在全世界是同一的，因而无疑使得信奉它的人作出某种一致性的反应，无论他们属于哪种民族。

关于巴哈伊信徒的资格条件，世界正义院这样写道：

皈依信仰的主要动机永远必须是人类对上帝启示的反应以及对其使者的认知。声言自己是巴哈伊者，应为教义的圣美所陶醉，为巴哈欧拉的圣爱所感动。他无需知晓有关信仰的所有证据、历史、律法和原则，但在表明自己是信仰者的同时，除了迸发信仰激情，还必须对信仰的中心人物、须遵守和服从的律法与行政管理方面有基本的了解。⁷

6 五年计划的具体成就见《1974—1979五年计划统计报告》。接下来又有三个连续的计划，时间分别是1979—1986、1986—1992、1993—1996，它们同样完成了预定的目标。

7 世界正义院，《世界正义院信函集（1963—1986）》，18.4。

对于那些出生和成长在巴哈伊家庭中的人来说，正式入教过程是相当直接的。巴哈伊信仰反对以教条主义来教养儿童，因而巴哈伊儿童是被视作社团的成员来抚养。他们参加大多数的巴哈伊活动，学习巴哈伊历史以及巴哈欧拉的教义，同时也学习世界其他主要宗教，并鼓励去遵守那些适合他们年龄的巴哈伊生活准则。⁸毫无疑问，巴哈伊信仰的教义对于当代社会问题的重视，有利于巴哈伊青年继续在生活中进行灵性与智力的探索。当然，他们也可以依自己的意愿决定是否入教。一旦这些青年达到十五岁，即巴哈伊社团认为进入“合法年龄”之时，他们就必须自行承担起他们个人灵性发展的责任。大约在这个年龄段，他们可以表明是否要成为巴哈伊，是否愿意继续参与巴哈伊社团生活。

那些成年人入教，多是因与巴哈伊日常交往而决定加入巴哈伊社团的。巴哈伊社团丰富多彩的日常活动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有兴趣的询问者，从而接触信仰的成员。通过学习小组或较为正式安排的聚会，巴哈伊尽其所能向这些询问者讲解巴哈伊的教义与目标。在适当的时候，这些询问者或许会自愿要求成为信徒，或者他们会受邀请对此加以考虑。如果要求入教，他们可向地方灵理会提出申请。如果灵理会认为申请人明白了作为一个信徒的含义并准备接受巴哈欧拉的教义生活，便可接纳他们的请求。巴哈伊的入教不需任何仪式或宣誓，但可为此非正式地庆贺一番。

一旦成为巴哈伊社团的成员，新信徒便置身于两项同时

8 见《巴哈伊教育：巴哈欧拉、阿博都-巴哈和守基·埃芬迪著作汇编》。

进行的进程：个人灵性的发展；这个年轻社团对创教者教义所含理念的努力理解和阐明。祈祷、默思、在规定的日期进行斋戒、禁酒、禁毒、尽力避免批评和诋议他人，这些都是巴哈伊个人纪律的重点。同样，巴哈伊社团也从事长期发展与拓展计划，这需要群策群力并重视优先事项和目标。巴哈伊信仰与实践的要旨在于强调信徒个人与巴哈伊社团之间互相影响和促进的关系。

这两个挑战之所以放在一起，是因为巴哈伊信仰强调服务的重要性。巴哈欧拉教导说，人性的最高表达是“服务”。一个人唯有为人类团结统一的理想而奋斗，才能实现内在成长，“变成真正的自己”。个人灵性纪律之目的在于将灵魂从自我专注中解放出来，加深对整个人类的认同感，将精力集中于为他人服务上。巴哈伊社团的活动为个人提供了广泛的机会来为人类服务。巴哈伊社团中没有教士，因而社团组织活动鼓励全体成员尽可能参加。

巴哈伊社团尤其鼓励参与者促进信仰的拓展活动。巴哈欧拉说今日人们所能提供的最大服务便是“传扬上帝之圣道”⁹。鼓励每个巴哈伊分担这一任务，将巴哈欧拉的启示传给那些巴哈伊相信可以接受它的大众。阿博都-巴哈告诫说，时光短暂。烦扰当今社会的危机将会加剧并带来更多的苦难，最终将会毁灭现有的体制。一种非传统的生活方式须在巴哈伊社团内形成。要做到这一点，只有通过在世界各国大量增加已响应巴哈欧拉号召并致力于实践其教义的社团成员。¹⁰

9 见汇编本《个人与传导：吹响神圣号角，巴哈欧拉、阿博都-巴哈和守基·埃芬迪著作选段》。

10 见巴哈欧拉的《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编段127。

大多数新入教的成员自然会积极响应这一号召并以各种方式做出自己的贡献。他们找到某些事物能带给他们确信和人生目的，并渴望与他人分而享之。尽管巴哈伊信仰强调传导的重要性，但严禁劝诱他人改变其宗教信仰。¹¹ 因此，巴哈伊必须设法在不侵犯他人隐私或违反居住地社会风俗的前提下与别人分享其信仰。这就导致传导的方式极其多样化，因人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

巴哈伊的传导活动丰富多样，很难一概而论。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巴哈伊以个人或家庭方式在日常交往中进行传导，例如：与邻居、朋友和同事的交谈；在公共服务项目中因共同的兴趣而结识；举办学习班或文娱活动；以及在面向公众的巴哈伊活动中结识新朋友等。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宗教常常是公众最感兴趣的话题之一，整个社团或许都会参与讨论新的灵性教义。在中非、南美洲和东南亚，成群结队的巴哈伊四处访谈和举办研习课程，再配合以音乐和戏剧表演的形式来宣传教义，结果大批的群众加入巴哈伊信仰。在某些社会背景下，预想的对象会主动要求听讲。在北美，南方一些州的黑人教堂邀请巴哈伊到那里布道，他们还被请去加拿大草原上举行的印第安人集会上宣教，与他们“分享巴哈伊的信息”。在北美、印度和一些新兴的太平洋或加勒比海国家，巴哈伊的学者被邀请在学院或大学课堂里讲授巴哈伊教义。

11 “要是你认识到了某个真理，或你拥有了别人没有的瑰宝，那你就用最亲切和善意的言辞与人分享。如果它被接受了，或它起到了作用，那你的目的就达到了。倘若有人拒绝它，那就别再打扰他，并祈求上帝引导他。要小心，勿待之不善。”（《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编段132。）

然而，最为常用的传播巴哈欧拉教义的方式是“炉边聚会”（fireside）。这个用语起源于加拿大蒙特利尔市早期的巴哈伊团体，尽管这种做法当时已在多个巴哈伊中心采用。¹²它是指在私人家庭中定期举行的学习小组活动，参加者通常是朋友和熟人。这种非正式的活动成效斐然，吸引了众多的人加入信仰。在这种场合，参加者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方式和节奏探讨巴哈伊信仰的概念、律法和教义，不必担心他们个人的灵性探索会像在公开集会上那样被“暴露”。这种方式还有助于加强新加入的巴哈伊成员与社团的联系，同时也使巴哈伊传导师能帮助他们融入社团。

另一种特别的传导方式是巴哈伊称之为“拓荒”的服务。对此，本书作者曾得到巴哈伊信仰圣护守基·埃芬迪的遗孀鲁希叶·拉巴尼的指教。她母亲在蒙特利尔首先使用炉边聚会的方式传导。圣护在致信徒的函件中对此加以肯定，这无疑对它的广泛应用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巴哈伊信仰没有职业教士，也没有专门的牧师去新的地区传播教义，因此，成千上万的信徒主动地独自或全家离开故乡，去新的地方定居。巴哈伊信仰要求拓荒者通过从事某些职业或商贸来维持生计，用业余时间进行服务。于是，换掉工作，卖掉房子，寻找新居安家，学习第二语言，对日常生活作重新的安排，所有这一切只是为了将巴哈伊信仰介绍到新的城镇、地区和属地去。

拓荒活动也可能会是移居到一个尚未建立巴哈伊社团的国

12 对此，本书作者曾得到巴哈伊信仰圣护守基·埃芬迪的遗孀鲁希叶·拉巴尼的指教。她母亲在蒙特利尔首先使用炉边聚会的方式传导。圣护在致信徒的函件中对此加以肯定，这无疑对它的广泛应用起了重要的作用。

家。在每一项全球性的传导计划中，世界正义院都会列出哪些国家需要其他国家社团工作人员的帮助以及具体所需的人数。在许多这样的计划中，具体的拓荒任务被分配给不同国家的巴哈伊社团。时常会有三四个国家被要求派遣拓荒者到同一个国家或地区去。譬如说，芬兰或海地有可能接受从伊朗、法国、日本和美国的拓荒者。除了获得这些新来的拓荒者带来的资源外，当地的巴哈伊社团也将极大地丰富自身实践巴哈伊“多元一体”原则的经验（当然，对来自外国的拓荒者来说也同样如此）。

正如所有其他活动一样，巴哈伊的拓荒运动直接依靠信徒的积极性和责任感。没有任何一个机构去监督和检查信徒们履行其传导义务的情况。如果某一信徒以不恰当的方式进行传导，灵理会可能会出面干预。而是否响应传导的号召，是由每个信徒凭自己的良知来决定。拓荒也是如此，它被视为是一种特有的恩典。有关拓荒与传导的情况和需求，每个月都会在各地方巴哈伊社团的十九日灵宴会上以及其他会议或社团的各种刊物上予以通报。拓荒与传导的主动性必须发自信徒的内心，他们还必须与家人磋商。作出决定后，拓荒者或拓荒家庭可到巴哈伊管理机构接受辅导和咨询，了解有关的具体计划与目标。

巴哈伊信仰众多计划实施均有赖于信徒的自愿参与。在每个巴哈伊年的开始，各个地方或总灵理会提出该年度计划所需要的预算，包括传导目标、购置产业及发展项目、行政或社团服务所需要的费用。如同传导与拓荒的计划一样，这些需要通报给巴哈伊社团。通常所见的宗教和慈善机构的专业基金筹集方式，在巴哈伊社团中是不被允许的。巴哈伊社团只能作出一般性的呼吁，严禁进行个人游说，所有的捐献都是自愿的。

守基·埃芬迪强烈谴责运用任何心理手段来达到筹款的目的。¹³ 而且，捐款在个人或家庭与接受捐款的机构财务管理人之间是保密的。

巴哈伊把向巴哈伊基金的捐献视为留给那些承认巴哈欧拉的人的特殊灵性荣幸。因而，巴哈伊信仰不接受非信徒为促进信仰所作的任何形式的捐献。巴哈伊灵理会经常收到欣赏该社团某些计划的非信徒硬塞给他们的捐款。在这种情况下，捐款者将受促请把这些钱转捐给公共慈善事业。至于收到匿名捐款，巴哈伊行政管理机构也会将它们转用于公共慈善事业。只有用途在于社会、经济或教育时，巴哈伊机构才接受和使用来自非信徒的捐款。这一政策有助于提高信徒们对社团的认同感及所承担工作的责任感。¹⁴

同样，巴哈伊社团事务的行政管理也为信徒提供了许多机会，以响应巴哈伊为人类服务的计划。巴哈伊信仰是俗人的宗教，这是留给新信徒最深刻的印象。他们感觉自己是加入了一个社团，而不是一个教区。社团成员不仅从事着最谦卑的“服务”工作，而且也全责参与决策和担当社团的正式代表。

新的社团成员很快就会意识到，他们所接受的宗教仍然处于成长阶段。不仅有大量空间供巴哈伊遵循巴哈伊经典设定的广泛框架、按照世界正义院提供的持续指引进行摸索，而且

13 见《巴哈伊基金和捐献》，英文版第11页。

14 守基·埃芬迪在1942年致美国巴哈伊总灵理会的一封信中，对巴哈伊募集经费的做法作了概括：“我们必须做到像喷泉那般：不断地倾其所有，又不断地被无形源泉注满。不畏贫穷，为同胞的福祉持续倾尽所有，然后仰赖一切财富及利益之源的无穷恩赐——此乃人生正道之奥妙所在。”（见《巴哈伊基金和捐献》，英文版第16页；亦见英文版第196-199页。）

也迫切需要这种摸索，以确保这迅速发展的社团能够实现自己的宏伟目标。如果新信徒具有特殊才能，那么这些才能很快就能得到发挥。他或她可能被邀请去教儿童班，设计报纸广告，担任市长或政府委员会的代表，主办十九日灵宴会，帮助策划区域性会议，参加音乐或戏剧演出，执行某项计划，筹备展览会，打字复函，协助簿记，办图书室，或参加任何其他的活动。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为什么不做这件事或那件事？”回答通常是：“因为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有时间或有能力担此任务的人。”

积极的社会生活是巴哈伊社团的一个显著特点。本书第八章叙述了十九日灵宴会乃是构成各地方巴哈伊社团社会生活的基础，也提到了巴哈伊经典强调这一聚会在各个方面的重要性。区域性及全国性的大会既是磋商社团事务，同时也是当地或该国信徒进行各种交往的场合。

另外，巴哈伊社团定期举办各种各样的大会。各项全球传导计划都包含了在各主要中心召开一系列的国际会议。参加这些会议的巴哈伊甚众，来自世界各地。他们聚会三至五天，庆祝新近取得的传导成就；研究当前的趋势与需求；了解新的文献、声像资料及其他有助于社团发展的资料。在这些集会上，主讲人通常由洲级顾问（见第八章）以及各领域的巴哈伊学者担任。在会议期间，还常常举办戏剧、音乐及其他形式的文艺表演和展示，使巴哈伊可以直接感受到世界性巴哈伊社团所具有的多姿多彩的文化特色。¹⁵

15 世界正义院接见在七年计划期间，国际大会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厄瓜多尔的基多、尼日利亚的拉格斯、澳大利亚的堪培拉和爱尔兰的都柏林举行。

只要能力具备和条件许可，世界各地的全国及地区巴哈伊社团都以这样的方式展开活动。巴哈伊也因此享有广泛的和不同寻常的机会来相互认识和了解。这样常到各地进行会议旅行也为社团成员提供了更多的机会来进一步接触和了解其他社会的风俗习惯及生活方式。对于许多巴哈伊来说，这种集会无疑还是非正式传导的场合，对于可能正在考虑去拓荒的信徒或巴哈伊家庭来说，它消除畏惧感，增加了实现他们拓荒计划的吸引力。

任何巴哈伊制度都比不上朝圣更能丰富信徒的灵性和社交经验。巴哈伊教义鼓励信徒一生中至少去以色列海法市的巴哈伊世界中心进行一次为期九日的朝圣。越来越多的信徒响应这一号召。事实上，去海法朝圣的人如此之多，以至于他们需要轮候一段时间。

朝圣是巴哈伊生活中的重要目标之一。由世界各地来海法城的巴哈伊通常组成一百五十人左右的朝圣团。在九天的时间里，他们瞻仰海法城和阿卡城内外的圣迹。他们单独或少数结队去拜谒巴哈欧拉、巴布和阿博都-巴哈的陵殿。他们还可以参观他们的信仰创始人在圣地遭流放和囚禁时住过的故居，也可在一天中花些时间去参观宏伟的巴哈伊文物馆。在那里人们可以查阅巴哈伊经典原作以及为纪念信仰的中心人物和早期英雄与烈士所写的圣文。巴布和巴哈欧拉的肖像在平时是不陈列的，但当朝圣者前来瞻仰时就会摆放出来。¹⁶ 每一个朝圣团，而信徒们也可以借此机会与信仰最高机关的成员进行非正式的交往，这样的做法进一步加强了在早期成长阶段凝聚巴哈伊社团的密切但相对非正式的联系。

16 守基·埃芬迪不赞成陈列巴布和巴哈欧拉的肖像，但可供朝圣时作短暂的瞻仰，这样做是为了防止信徒搞肖像崇拜。

对于朝圣者来说，这种经历通常是激动人心的。巴哈伊认为，在许多方面，朝圣意味着他们在今生今世最接近上帝世界之时。用一位极受尊重的巴哈伊作家、前英国圣公会会长乔治·汤曾德的话说：在巴布和巴哈欧拉的启示里，“神已亲临”。在海法和阿卡，信徒可以耳闻目睹这些圣迹，这种经验使 them 能专心致志地领会巴哈伊启示的基本真理。

朝圣也有助于个人进一步从社会角度理解身为其成员的全球社团。在九天的时间里与来自许多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密切的交往，这样的机会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是不可多得的。在这样一个触景生情的氛围里，巴哈伊信仰那充满悲剧、牺牲和成就的历史为信徒们所共鸣，从而更深刻地体验巴哈欧拉天启所带来的“天下一家”理念。此外，朝圣也常常是巴哈伊在世界其他地区进行旅行传导、拜访在海外拓荒的教友以及直接探讨自己参加拓荒可能性的时机。

在进行这种道德与灵性训练的同时，巴哈欧拉也十分强调艺术与科学的教育，敦促巴哈伊不仅要确保使自己的孩子尽可能接受最好的教育，而且为了自身的继续发展，他们也应充分利用社会所提供的教育机会。

知识是人生的翅膀，进步的阶梯。人人皆应求知。然而，我们需要的是能造福于世界人民的科学知识，而非空洞的言论。的确，科学家及艺术家对世界人民所负的责任极其重大。¹⁷

波斯的巴哈伊社团从成立伊始就非常认真地执行这一指

17 巴哈欧拉，《致狼子书》，英文版第26-27页。

示。结果，经过三四代后，该国的巴哈伊社团虽然只有三十万人，但他们占据了今日伊朗知识阶层中很高的百分比。¹⁸ 在一个识字率低于百分之四十的国家里，巴哈伊社团的识字率竟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

世界各地的巴哈伊都在当地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努力效仿伊朗巴哈伊的榜样。新近的国际传导计划指定给各地方及总灵理会的一项具体任务就是，为巴哈伊青年提供指导，帮助他们筹划自己的教育，使他们不仅能最大限度地为信仰服务，而且为全人类服务。¹⁹许多巴哈伊夏令和冬令学校都提供这类的教学课程。他们还充分利用那些合格演讲者的业余时间，请他们主讲当前的各项专业知识和巴哈伊经典教义。一些造诣高深的巴哈伊学者在自己的生活中成功地把科学与信仰结合起来，这无疑将强烈激励年轻的信徒们去效仿他们。²⁰

在公立学校教育不足或尚未开办的地方，当地的巴哈伊社团便着手自办各种教学课程，特别是小学的课程。在印度，该国总灵理会开办了好几座全日制学校，开设小学、中学及技术

18 由于伊朗近来发生的政治剧变，这一成就使巴哈伊成为嫉妒和压制的对象。巴哈伊在受教育阶层占有显著的比例，很多巴哈伊家庭在行政机构、各行各业和工商企业等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是，这些出色的表现引起了革命分子的敌视。尽管伊朗的巴哈伊从来不涉足党派政治，尽管受到两代巴列维王朝不断的歧视对待，但他们仍然被革命分子指责为从前政权统治时期得到了“好处”，这真是绝妙的讽刺。

19 伊朗巴哈伊为其他负有重大拓荒责任的巴哈伊社团树立了一个榜样，即鼓励年轻的巴哈伊掌握那些在发展中国家比较容易找到工作的知识和技能，如医疗、护理、工程技术、技术教育和农业科技等。

20 1974年，一群巴哈伊学生和大学教授成立了巴哈伊研究协会（ABS）。之后在加拿大渥太华成立了巴哈伊研究中心，并在世界各地建立了国家级分会。该协会的主要宗旨是为高等院校的巴哈伊信仰教学课程编写教材和参考资料。

培训的课程。其他许多国家的巴哈伊社团则为儿童、青年及成年人开设函授课程。在上一个国际传导计划期间，有三十七个国家的总灵理会表示他们推行了类似的教育计划。

自巴哈伊历史早期伊始，审美方面的教育便一直受到重视。巴哈欧拉指明，艺术是崇拜上帝的一种形式。巴哈伊的陵殿、灵曦堂及花园的造型之美常常给接触巴哈伊信仰的人以深刻的印象。守基·埃芬迪指出，形成所谓的“巴哈伊艺术”可能要经过数百年的时间。只有当一种宗教启示充分发展成为一种崭新的文明时，自成一体的新宗教艺术形式才有可能出现。同时，当代巴哈伊艺术家们的创作无疑受到巴哈欧拉的有关大同、和谐、开明和乐观理念的影响。美国巴哈伊美术家、20世纪最著名画家之一的马克·托比谈到巴哈伊教义对其创作的影响：

带来人类发展成就的巴哈欧拉普世圣道激励并吸引了他，使他看到今日之光乃所有生命之大同；

（它）使他摒弃周遭诸多因循相袭的陈规陋习；

（它）为他创建了一幅对生存绝对必要的愿景。巴哈欧拉教义本身就是指引我们迈向人类进步之路的明灯。²¹

在谈到艺术与未来世界文明的关系时托比说：

当然，我们谈论的是现今的国际风格，但我

21 转引自阿瑟·达尔的《灵性之芬芳：马克·托比艺术鉴赏》，载《巴哈伊世界国际年鉴》，第16卷（1973—1976），第638-645页。马克·托比还使另一位国际知名的艺术家、英国陶艺家伯纳德·利奇皈依巴哈伊信仰。

想将来我们会谈论宇宙风格……世界的未来必将实现大同，这是我所理解的巴哈伊信仰的最基本教义，而从这种世界大同之中也必然会发展出一种新的艺术观，因为大同的实质便是如此。它是一种精神，而不只是一个新词汇或新概念。²²

巴哈伊音乐家也同样受到这种影响。阿博都-巴哈十分重视鼓励巴哈伊社团善用那些有音乐才华的人：

音乐这门艺术是神圣而有效的。它是灵魂和精神的食粮。通过音乐的力量和魅力，人的灵性得以提升。音乐对儿童的心灵有着神奇的影响和效应，因为他们心地纯洁，优美的旋律对他们具有极大的感化力。隐藏于儿童心灵的天赋才能可以通过音乐的作用表现出来。因此，你们必须竭尽所能，使他们了解和熟悉音乐，用最佳方式和效果教他们唱歌。每个儿童都必须学习一些音乐知识……²³

以上这些便是巴哈伊社团生活的一些特点，它们是历史传统，是对巴哈欧拉的教义及其命定的行政体制之继承、实践和发扬的结果。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巴哈伊社团；它是人类多样统一的典范；它一直并将继续履行阿博都-巴哈所赋予它的使命：“以灵性征服全球”。它的扩展过程包括社团成员以各种方式参与活动、进行社会交往以及个人发展。这种

22 转引自阿瑟·达尔的《灵性之芬芳：马克·托比艺术鉴赏》，载《巴哈伊世界国际年鉴》，第16卷（1973—1976），第644页。

23 阿博都-巴哈，转引自《巴哈伊著作论音乐》，英文版第7页。

交往及随之产生的灵性发展将促成“天下一家”意识的确立，并赋予这社团一种不同于其他宗教传统的新特性。

巴哈伊不仅将这社团看作一个集体，而且将之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阿博都-巴哈和守基·埃芬迪的著作里充满了生物学的比喻，如“开花期”、“进化”、“胚芽”、“种子”、“有机成长”、“细胞核”、“生成影响”和“同化”等等。巴哈伊信仰鼓励信徒把个人看作一个充满活力、正在成长的有机体的组成部分，其生命系统便是巴哈欧拉所创立的律法、教义和机构。世界正义院强调指出，个人能力的发展和对巴哈伊教义认同感的增进，取决于其充分参与社团生活的能力。

在人体中，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器官，每一根神经，都各行其职，唯所有组分皆如此，人体才会健康，富有活力和朝气，随时待命。任何细胞，不管多么低微，也无论是为机体服务还是向机体吸取，都无法离开机体而独自生存。人类机体亦是如此，上帝“赋予每个人以能力和天赋”，而巴哈伊世界社团之机体更是如此，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志同道合和方法一致的有机组织，从同一个上帝那里获得支持与确认，为其大同的自觉认识所启发……巴哈伊世界社团好比一个健康的新机体正在茁壮成长，随着它加快成熟，会产生出新的细胞、新的器官、新的功能与力量。每个为上帝圣道而生活的人，都将从圣道那里获得健康和保障，以及通过祂神圣命定之秩序而传播的巴哈欧拉的充裕恩惠。²⁴

24 世界正义院，《世界正义院信函集》，19.4。

第十章 迈入新世纪

1992年5月29日，巴哈欧拉辞世一百周年之际，巴西众议院召集两小时的特别会议，致敬巴哈欧拉的生平和著述。议长诵读世界正义院来信，众议院所有政治派别发言人对巴哈欧拉致以赞誉。对全世界巴哈伊而言，这又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明证，证明巴哈伊信仰作为当今舞台上一个独立和受尊敬的宗教声音，正在赢得广泛认可。更加重要的事实是，在此过程中，信仰创始人正从第一个湮没无闻的世纪中显露出来。

一直以来，个体信徒们竭诚努力将信仰介绍给朋友和探求者的情况已受到人们的关注。自新信仰诞生伊始，绝大部分信徒传导活动的重点是巴哈欧拉宣称的先知身份。巴哈伊文献的主要关切也是在连续的神圣天启框架下讲述信仰双创始人的使命——此前的连续天启为双先知的使命铺平了道路。

组织化的社团，特别是在西方早就在做类似努力，向更广泛的公众提供更加全面的信息。20世纪下半叶，随着巴哈伊机构在世界范围内的稳固，巴哈伊社团的官方话语构建渐渐开启另一项任务：用巴哈伊教义解决当今人类难题——种族冲突、社会分化与经济差异、束缚女性社会作用的不公、宗教和文化偏见的恶果。

巴哈伊信仰关于这类社会启示的最完备表述，出现在1985年10月。当时，世界正义院有史以来首次向“全世界人民”发

表《世界和平的承诺》¹。按照当时的政治环境，这份声明的主题出人意料地乐观；鉴于随后发生的世界事件，它被证明超乎寻常地有预见性。它宣布国际和平的建立“不仅是可能的，更是不可避免的”，是“这个星球演进的下一阶段”。声明声称，人类领袖面临的挑战是摆脱如下有害观点，即认为侵略与冲突这类行为“出自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因而无法根除”。抛弃这种根深蒂固的人性谬见，选择和平之路，“不是否定人类的过去，而是更好地理解过去”²。声明指出：

在人类历史的漫长进程中，偏见、战争和剥削都是未成熟阶段的表现；如今人类正在经受无可规避的混乱，它预示着人类集体成熟期的来临。坦率承认这些事实非但不应成为失望的理由，反而是着手缔造世界和平的先决条件。这项千秋大业可以实现，所需的建设性力量确实具备，统一的社会结构也一定能建立。这，就是我们恳求您来共同探讨的主题。³

这份文件以多种文字向政府官员和人类各思想领域的领袖发行了成千上万份。这也突出展现了信仰所发展的世界网络。之后十年，它提出的观念成为巴哈伊讨论和公共交流活动的主要论题。文件虽将巴哈欧拉作为文中原则与观念的作者，作为

1 《世界和平的承诺——世界正义院的一份声明》（海法：巴哈伊世界中心，无出版日期）。

2 同上，英文版第1、2、3页。

3 同上，英文版第3-4页。

“巴哈伊信仰创始人”⁴，但并未讨论巴哈欧拉使命的性质及其主张的神圣权威。

此后，正如巴西众议院的赞词所示，巴哈伊公共话语构建探讨更加直接地专注于巴哈欧拉这个人物，不仅是将他作为宗教创始人，更是关于人性和社会组织的一种深邃透彻思想体系的构想者。这一迹象无疑表明巴哈伊社团对民众越来越有信心，相信现在自己对全球问题的公共探讨可以与个体成员的传导融会贯通。在巴哈欧拉辞世百年纪念中，巴哈伊国际社团广泛发行他生平著述的介绍简本，其开篇如下：

随着新千年的临近，人类对于人性与社会统一图景的追求更为迫切了……因为，人类要想建立一个值得所有人信赖的全球性社会，怎能没有一个关于人类历史进程与方向的共同信念？

19世纪的显示者巴哈欧拉，在著述中展示了一个人性与社会的统一图景。巴哈欧拉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是当代宗教史上最令人瞩目的事件……这一现象在当今之世并没有参照点，而是与人类集体历史在过去的急速转变密切相关。巴哈欧拉自称是人类成熟期的上帝使者……⁵

1953年，巴哈欧拉使命自西亚查勒暗牢开始一百周年之时，守基·埃芬迪称这一年为“圣年”。而今，世界正义院援引旧例宣布1992年4月—1993年4月为“第二个巴哈伊圣年”，

4 同上，英文版第2页。

5 巴哈伊国际社团公共信息处，《巴哈欧拉述评》，英文版第1页。

以此铭记巴哈欧拉辞世（1892年5月29日）一百周年和他的圣约开创（1892年11月）一百周年。几千名信徒获得提名，代表巴哈伊社团的几百个种族和民族，齐聚巴哈伊世界中心在第一项纪念活动中向创教人致敬。

六个月后，一场“世界大会”将巴哈伊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最为多元的参会信徒吸引到“圣约之城”⁶ 纽约的贾维茨中心（Javits Center），连续四天的庆祝可视为巴哈欧拉圣约的团结之力所达成的全球性拓展。大会通过一个有八颗卫星的尖端网络，与布宜诺斯艾利斯、悉尼、新德里、内罗毕、巴拿马城、布加勒斯特、莫斯科、新加坡、西萨摩亚的分会场实现连接。

激动人心的时刻是，莫斯科巴哈伊会场为纽约大会送上横跨地球的问候，这是他们第一次参与国际巴哈伊盛会。在最后一天，世界正义院成员从卡尔迈勒山驻地通过可视卫星直接对纽约会众讲话。借用加拿大广播公司一位高管（协助广播工作）的话来说：“新的网络技术为这个以团结一体为基本教义的宗教开启了新的可能世界。”

* * * * *

同年的另一项类似进展，增强了民众对巴哈欧拉作为信仰权威源头的关注。前文提到1973年出现的巴哈欧拉律法书《亚格达斯经》的纲要与律法，其初步工作由守基·埃芬迪⁷奠定。翻译、编纂、注释（《亚格达斯经》）原始资料并最终形成出

6 即阿博都-巴哈1912年访美时宣布圣约的地方，见本书第59页。

7 见本书边码第163-172页。

版文本，这项复杂、苛刻的工作自1973年后一直在缓慢推进。这项巴哈伊世界期待多年的工作适逢圣年庆典期间完成了。

《亚格达斯经》近三分之二文字由圣护翻译成英语，并在他有生之年出版，其余文字由世界正义院下属委员会完成。然而，更为艰难的是翻译巴哈欧拉的补充经文、相关文字，以及他关于原始文本的解答评论。整部著作要求解释特定段落，要“详加注释”（守基·埃芬迪语），注释要有源自经文指定阐释者阿博都-巴哈、守基·埃芬迪的明确陈述文字为依据。最终，英文译本核心部分仅有短短六十九页，而包括补充经文和注释在内的全书却达到二百五十一页。

对巴哈伊信仰的使命而言，该经书的重要性无论如何渲染都不过分，它被守基·埃芬迪称作巴哈欧拉使命中“最具标志性的举措”、“祂新世界秩序的宪章”。⁸ 巴哈伊认为，《亚格达斯经》在重申以往伟大宗教真理的同时，为人类集体成熟期奠定灵性和道德基础，提供律法体系、道德戒律以及各类机构，以帮助实现灵性和道德原则要求建立的全球联合体。⁹

在他启示的这一核心文献中，巴哈欧拉重申，上帝的威权是规约道德生活的唯一权威。上帝是一切存有的源头；他通过各时代圣使颁示律法和原则，主要是用这些律法和原则教化人性。因此，个体的自主性不仅受到其所居住的自然世界限制，而且受到灵性宇宙——它超越和激励自然世界——的限制。今

8 见守基·埃芬迪的《神临记》，英文版第213页。

9 此处评述依据两篇文章：道格拉斯·马丁（Douglas Martin）的《亚格达斯经——在巴哈伊文献中的地位》，威廉·哈彻（William Hatcher）的《亚格达斯经——存在界的因果律》。两文分别发表于新版《巴哈伊世界》，第1卷和第2卷。

天，人类见证了正义时代晨光初现，这时代是过去所有天启的许诺。经过一番苦痛煎熬，世界之民正在领悟共同人性所蕴藏的可能性。他们正准备承认人类的一体性，接受人类对慈爱、永恒造物主之正义的最终信靠。

《亚格达斯经》是这一神圣正义的表达。巴哈欧拉说：“正义之目的乃是在人间显现团结。”¹⁰ 爱、仁慈、宽恕等品质须成为人际关系的显著特征。然而，要使这些品质被弘扬为文明的显著特征，社会每个成员、每个群体都要相信自己受普适准则的保护。《亚格达斯经》所阐述的概念、律法和原则，为人们对人类集体生活的信心奠定灵性基石。

在该书导论中，世界正义院解释道：

至于这些律法本身，仔细审查即可发现它们涉及三个领域：个人与上帝的关系；关乎个人切身利益的物质和灵性问题；个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它们可以按下述标题加以归类：祈祷和斋戒；有关个人的婚姻、离婚以及继承问题的律法；一系列其他律法、规条、禁令以及劝诫；对以往天启期一些特殊律法与规条的废除。¹¹

导论对《亚格达斯经》英译本的语言风格进行了有趣解释。

巴哈欧拉精通阿拉伯语，对于某些书简和著

10 《巴哈欧拉书简集》，英文版第67页。

11 《亚格达斯经》，英文版第4-5页。

作，祂更喜欢用阿拉伯语写作，因为这种语言意思精确，特别适宜于阐释基本原则。然而，除语言本身的选择外，其所采用的风格具有典雅和动人感情的特色，极具说服力，特别是对那些谙熟阿拉伯语伟大文学传统的人而言，更是如此。正因为这样，在翻译《亚格达斯经》时，守基·埃芬迪面临寻找一种相应英语风格的挑战，这种风格不仅要能表达经文的确切含义，而且要在读者心中唤起沉思和崇敬，这是在读原作时所产生的一个突出反应。他选择的表达方式令人想起17世纪《圣经》翻译家所采用的风格，这种风格既保留住了巴哈欧拉使用阿拉伯语的高贵文体，同时又让当代读者明白易懂。¹²

若要深入探讨这一主题，则超出了本文的简述范围。重要的是要注意到，迄今书中只有相对很少一部分道德和灵性律法被用于当今巴哈伊社团生活。前文提到过，巴哈欧拉强调说，支配着历史上一系列神圣天启的渐进原则，同样适用于他天启规范在人类生活中的应用，并将这一过程比作春天的降临。¹³信徒们认识到新圣使，开始实行他的律法和原则，随之培养起理解和垂范上帝其他意志的能力。关于巴哈欧拉的天启，正如世界正义院在《亚格达斯经律法与纲要》中强调的那样，很多律法是为这样一个社会而预定的，这个社会将从人类所受混乱和痛苦时代中脱颖而出。

12 《亚格达斯经》，英文版第10页。

13 见本书第163-165页。

对巴哈伊而言，“至圣经书”的千呼万唤始出来，预示着巴哈欧拉使命演进的新阶段，圣使作为立法者将在巴哈伊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位置。《亚格达斯经》的出版恰逢其时，适值整个社团纪念巴哈欧拉辞世和他圣约的创立。它此刻注入的新动力，使巴哈伊社团更加坚定明确地专注于这个唯一者，他是巴哈伊信仰之源，他是该信仰追随者所特有的、对未来怀有强烈自信的缘故。

* * * * *

百年庆典之际，全世界巴哈伊渐渐意识到信仰灵性权威的另一重要方面。即在所有巴哈伊社团¹⁴ 实行“上帝的权利”这项律法早在信仰诞生之初已在中东的巴哈伊社团施行。（胡古古拉），所有巴哈伊向信仰权威中心捐资，以这种极富想象力的方式在全球来完成巴哈欧拉的使命。如前文所示，巴哈伊社团在财政工作方面的核心原则是自觉自愿地参与。¹⁵ 每个人本着自由良知决定向巴哈伊基金捐献多少。巴哈伊经文完全禁止司空见惯的募款机制，后者在很多地方成了再熟不过的宗教生活的特征。巴哈伊圣作不准劝诱或以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施压，也不接受未注册为巴哈伊社团成员的人捐赠。

尽管经文有种种限制，但实践证明，这种方法可以很好地满足国家和地方巴哈伊社团的需求。全世界巴哈伊也向信仰的国际基金捐赠。这个时代，借用巴哈欧拉的话来说，将目睹社会不公

14 这项律法早在信仰诞生之初已在中东的巴哈伊社团施行。

15 见本书第188-189页。

与社会分裂大行其道，把人类社会弄得支离破碎。然而，在这样一个时代，巴哈欧拉却不遗余力地确保信仰的国际管理权威不依赖国家和地方渠道，有自己直接支配的基金从事巴哈欧拉设立的全球事业，这正是“上帝的权利”所要解决需求。

它在个人信徒与信仰权威中心之间的灵性纽带之外，补充了一条明显的物质纽带。阿博都-巴哈提请人们关注巴哈欧拉关于“人类整体”与人类个体的类比，他解释说：

你若细察浩瀚的创造界，将能发觉被造物王国在上升弧上位置越高，如下道理的征兆和迹象越明显：合作互惠在高级受造物中比在低级受造物中更多见……

……相互联系越紧密、越广泛，人类社会越能繁荣进步。确实，如果缺少这些至关重要的联系，人类世界完全不可能取得真正的幸福与成功。

试想，如果在仅仅作为存在界显现的人群中，这一重要问题尚且具有重要意义，那么在认明上帝天启的信徒中，合作与互惠精神将是更加重要……无疑，他们甚至必须愿意为彼此付出生命。

胡古古拉制度就是建立在这一基本原则上的，因为胡古古拉的收入就是用于促进这类目的。¹⁶

今天，“上帝的权利”的收入是资助世界正义院和巴哈伊世界中心工作开展的主要资金来源。它们一方面被用于推广

16 阿博都-巴哈，《胡古古拉——上帝的权利》，第61条。

巴哈欧拉教义，发展信仰的国际机构；另一方面资助全世界欣欣向荣的发展项目。

上帝的权利，顾名思义，它不是捐献或善款。对巴哈伊来讲，它表示上帝对每位接受他天启的信徒的要求，用以支持有益于全人类的工作。它与收入无关，而是与积累资本相关，它的运作确保巴哈伊活动在世界富裕地区与经济欠发达地区逐步拥有公平的资源。从根本上讲，它号召每个信徒在支付一切生活开销和债务后向上帝返还百分之十九的任何积累资本。住宅、家具、个人或家庭的私人拥有物品之类不纳入资本财富的计算，每个人凭自有良知决定胡古古拉的数额、支付时间及相关问题。

这项义务同信仰的其他金融事务一样，不准巴哈伊机构以任何形式进行劝诱；一个人给了多少，也不让其他人知道。这一律法呼唤个人的成熟和对人类的归属感。巴哈欧拉说：“上帝的权利是每个人身负的义务，然而，不准借此进行劝诱或强求。谁若有幸欣然支付胡古古拉，他的行为便受悦纳，否则不受悦纳。”而且，“上帝的权利以个人的财力为限。若有人无力履行这项义务，上帝肯定会原谅他。上帝是宽恕一切者、慷慨无边者。”用信仰创始人的话来说，信徒通过这一独特机制，“净化”从个人环境中获取的任何财富，直接推动这项千秋大业，即巴哈欧拉确立的信仰目标：转变此星球的灵性和物质生活。¹⁷

在当前胡古古拉实行的初期阶段，它才刚刚成为大部分

17 阿博都-巴哈，《胡古古拉——上帝的权利》，第38、24条。

巴哈伊个人生活的常态特征，它很可能首先被当作一种灵性原则，约束个人使用财富的态度。然而，从长远来看，它的意蕴却是惊心人心的。守基·埃芬迪展望有朝一日，胡古古拉信托人在世界正义院指导下管理一群发展机构和投资基金，使巴哈欧拉使命核心的正义原则得到落实。随着全世界每位巴哈伊能够直接参与胡古古拉——这种行为超越任何慈善动机和民族、文化限制——一个满足国际发展需求的全新进程开启了。

* * * * *

圣年卫星广播将（巴哈伊）世界大会与布加勒斯特、莫斯科分会场实现同步连接，这凸显了20世纪最后十年另一项进展的重要意义。这就是苏联阵营解体后，巴哈伊社团在俄国、中亚、东欧的惊人恢复和繁荣。没有几个巴哈伊料想能在有生之年见证这一进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经过西方巴哈伊积极的旅行传导，大部分东欧国家建立了小规模信徒社团。他们历经纳粹占领和苏联压制而残存下来。在二战前的岁月中，罗马尼亚的玛丽王后的确是最出众和最清晰的声音在国际舞台宣传巴哈欧拉愿景的人。1920年代，玛丽王后通过美国旅行者玛莎·鲁特孜孜不倦的传导¹⁸而皈依巴哈伊信仰，她出人意料地安排世界很多地方报纸发表自己对巴哈伊天启力量的证词。其中1926年的一份声明如下：

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父子给予我们一个美

18 见本书第69页。

妙与启示……它是基督启示的更新，措辞几乎一样，只不过是根据公元元年与今日时代的差异做了调整而已……

我向你们所有人推荐这启示。若巴哈欧拉或阿博都-巴哈的大名引起你们的关注，不要对他们的著作置之不理。¹⁹

除了波斯以外，没有任何国家像俄国那样与巴哈伊早期信仰史，甚至信仰创始人之间如此紧紧相连。1850年，西方政府外交代表抗议纳赛尔丁·沙阿野蛮残害无辜巴比，俄帝国大使德米特里·多尔戈鲁科夫王子便是其中最直言敢言的人。当巴哈欧拉在西亚查勒地牢命悬一线之际，多尔戈鲁科夫直接出面交涉，为此受到巴哈欧拉的感念。几年后，在写给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信中，巴哈伊天启创始人追念多尔戈鲁科夫的人道主义善举，并向沙皇保证，这场以俄罗斯之名而行的善举，将会被看作俄罗斯民族和民众的灵性财富。

如前文所示，²⁰ 俄国学者最早关注巴比和巴哈伊信仰，他们发表的作品，在较大范围内引发了人们对于波斯事态的严重关切。由于毗邻巴哈伊信仰的摇篮，俄国同样协助了地方巴哈伊社团早期在沙俄南部的建立。1902年，在沙俄政府鼓励下，在地方长官莅临下，史上第一座巴哈伊灵曦堂在阿塞拜疆省的阿什哈巴德奠基。俄国巴哈伊引以为傲的另一个事实是，他们国家第一个直接出面保护其辖下的巴哈伊的公民权利。在阿什

19 《多伦多每日星报》1926年5月4日。

20 见本书第33-34页。

哈巴德，狂热穆斯林谋杀一位著名巴哈伊，沙俄政府为此惩治袭击者，民事法庭判处凶手死刑。而正是在巴哈伊社团的请求下，这一判决才改为监禁。²¹

在苏联统治期间，巴哈伊信仰活动曾受到严酷压制，²²而随着苏联的解体，地方巴哈伊灵理会在俄国全境和邻近国家兴盛起来，它们重获生机并得到巩固，为这一地域新增了二十几个总灵理会。1991年4月，圣辅阿里-阿克巴尔·福鲁坦（在俄罗斯土生土长）在86岁高龄欣然重返莫斯科，参加第一届俄罗斯总灵理会的选举。今天，这一地域有各种当地语言的巴哈伊文献，巴哈伊机构积极争取同其他地方相同的民事认可合法性。

* * * * *

20世纪最后十年清楚显示，巴哈欧拉确实对人类疾患有着准确的诊断与医治药方。联合国组织系列国际会议，其中一些因有国家元首参加而被称为“峰会”。在这些会议上，联合国敦促各国政府解决人类面临的紧迫问题，如世界儿童的需要、环境危机、人权、污染问题、可持续发展、妇女进步、人类居住问题。媒体广泛关注这些会议，几千个非政府组织参与其中。巴哈伊国际社团深度参与了大部分会议。

对巴哈伊而言，世界的决策者们愿意关注这类主题，确切来说处于巴哈欧拉天启核心的主题，这使得系列国际会议具有超越于其直接结果的意义。尽管国际社会的改变意愿勉强

21 见《巴哈伊年鉴》第1卷，（伊利诺伊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80），第79页。

22 见本书第234页。

强，尽管一些决议华而不实，但是，仅仅在巴哈欧拉辞世一个世纪后，联合国体系便肯定，巴哈欧拉天启的主题真实反映了人类面临的至关重要的现实。巴哈欧拉阐明这类观点的很多著述，是写给19世纪同时代君王的，如维多利亚女王、德皇和沙皇——在今天看来，他们的世界已像阿伽门农（Agamemnon）和米特拉达梯（Mithridates）一样远去了。

1996年系列会议结束时，信仰领导层明白，应该倡议系统探索巴哈欧拉教义对于社会转型的含义，并且用当今的国际话语构建来阐释探讨研究的结果。为此，在1996年底，世界正义院批准成立巴哈伊国际社团新机构——全球繁荣研究所（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Global Prosperity）。该机构一方面为巴哈伊学者专家们，另一方面为广大非政府组织和学术团体之间的交流架起平台，它所遵循的路线为巴哈伊国际社团1995年为联合国系列会议准备的文件《人类的繁荣》。由于《人类的繁荣》清楚指明了国际社会应该如何应对20世纪末人类所面临的危机，因此该文件的内容特别值得关注。²³

《人类的繁荣》开篇指出，随着20世纪全球在物理空间上的统一，“人类开始了作为同一个民族的历史”。这个事实要求“对当前社会经济发展方法中的态度和假设进行细致的再审视”。²⁴ 它主张，此番审视须始于摒弃两种有害假设，这两种假设严重妨碍了人们制定现实发展策略的一切努力，无论人们的用意多好，无论人们怎样慷慨捐资。一个假设是相信教条化的物质主义意识形态，在它看来，这种意识形态从根本上剥夺

23 《人类的繁荣》（纽约：巴哈伊国际社团，1995）。

24 同上，英文版第2页。

了全球广大民众的权力；另一个假设是一个相关信念，即认为人类大众不会为他们的共同未来承担责任，须将决策权交到精英群体手中。然而，正是精英们所信奉的世界观，已将人类引向灾难的边缘。《人类的繁荣》彻底探讨了两个假设。它针对盛行的物质主义教条说：

20世纪行将结束之际，人们已经不可能继续相信，基于物质主义人生观的社会与经济发展模式能够满足人类的需求。一些人认为物质主义方法能够带来改变，然而，在全世界人口里，富人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而穷人却占了绝大多数，在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事实面前，这些乐观的预测不攻自破。²⁵

还有一个大体上没被说破的假设是，人类大众基本上应被看作外部援助和培训的受益者，而非为全球发展而奋斗的有意识的倡导者。针对这一假设，《人类的繁荣》指出：

这种态度忽视了一个可能是现今时代最重要的社会现象的寓意。如果说世界各国政府正在努力通过联合国体系建立全球新秩序，世界人民同样受到这一愿景的激励。他们的回应形式是地方、地区及国际层面急剧形成的无数社会改革运动和组织……

世界人民对当今迫切需要的回应，响应了

25 《人类的繁荣》，英文版第2页。

巴哈欧拉百余年前的呼吁：“患时代之所需，虑时代之所急。”世界上绝大多数普通民众在自我认识上的变化是文明史上的突变，它提出了人类大众在全球未来规划中的角色这一根本性问题。²⁶

无疑，《人类的繁荣》有朝一日会在系列研究中首先得到重视，借助这些研究，巴哈伊社团努力将巴哈欧拉的指示直接用于解决人类社会所面临的问题。文中有很多论题对人们的努力方向有所提示。比如，这份文告敦促将智识能力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因而它特别关注知识的作用；它还补充说，发展策略必须将如下任务当作其首要目标，即让所有文化和民族的民众“平等获得作为他们共同天赋权利的科学和技术”。鉴于那些轻视灵性真理的发展的最前沿的策略制定者，《人类的繁荣》问：“对在口头上宣称尊崇全民参与的原则，但实际上却否定参与人士本身的独特文化经验的做法，我们能予以重视吗？”²⁷

关于经济问题，《人类的繁荣》看到解放妇女与解决深层次经济危机之间的因果关系。它不仅呼吁两性在就业、财产权、教育上的平等，而且呼吁“从根本上反思经济问题”，着重对人类关系进行深入理解，它比活跃于当今经济探讨话语里的理解更深刻。它说，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很强的利他主义而非自我中心”的方法，对于这种方法，“过往数千年的经验已使妇女做好准备，有能力为此作出重要的贡献”。²⁸

26 同上，英文版第4-5页。

27 《人类的繁荣》，英文版第15、16页。

28 同上，英文版第16、22页。

* * * * *

综观历史，伟大建筑在调集社会能量和激发完成宏大公共目标所必需的献身精神方面起着关键作用。从文明最早阶段，人类社会就重视修建宏伟建筑，以体现催生这些建筑物的理想，以作为一处权威之地，这种权威通过建筑透射出来。这种现象尤其见于公民政府，但它绝不仅限于政治领域。这种观点使我们获得这样一种洞见：自巴哈欧拉到达圣地之初，巴哈伊信仰创始人就重视建设巴哈伊信仰的世界中心。巴哈欧拉预见一些机构将会出现，它们将在人类统一进程中起到关键作用，为此巴哈欧拉盛赞卡尔迈勒山，他称之为“上帝之山”，他致意卡尔迈勒的话，如今为全世界巴哈伊耳熟能详：

卡尔迈勒啊，要向你的主表示谢意……快乐吧！因为在这个日子里，上帝在你之上建立了祂的宝座，使你成为祂征象之曙光，祂天启迹象之端倪……

……诚然，这是神圣的日子，大地和海洋都为此宣示而欢欣。上帝为这一天储存了这些美物——借由超越凡俗心灵的恩惠，上帝已经命定将其展露于世。不久，上帝就要向你驶出祂的方舟，彰显万名经书里提及的巴哈之民。²⁹

在世界独立宗教中，巴哈伊信仰享有一个重要的优势——它的灵性中心和行政管理中心在同一地点，它的广阔产业以圣

29 《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编段11。

地中海湾为界，南岸是高耸的卡尔迈勒山。它的中心是阿卡古城外的巴吉陵殿，这是1892年巴哈欧拉的安息之地。巴哈伊社团经年累月不遗余力地将那些与创教人生平和使命有关的地方购置名下，细致的遗迹修复工作进一步丰富了每年被吸引到世界中心的巴哈伊朝觐者的感受。

在海湾对面卡尔迈勒山坡上，次第坐落着美妙绝伦的纪念碑式建筑群、宽阔的阶梯花园、潺潺流水、涌溢的喷泉、茂盛的花园，这里每年吸引着世界各地千千万万的游客。这些建筑有着古希腊风格的设计，³⁰ 覆以闪闪发亮的大理石，还有高耸的科林斯石柱为其增色。它们是世界正义院和巴哈伊社团其他核心管理机构的驻地。

巴哈欧拉的先驱巴布的金色穹顶陵殿俯瞰这些建筑群，它有自己的花园，与阿卡隔海相望。³¹ 守基·埃芬迪借用古谚——殉教之血是“信仰的种子”——写道，今天巴比殉教者的鲜血不仅是个体信徒的信仰种子，更是新社会秩序之机构的种子。因此，毫不奇怪，巴哈欧拉体制的国际管理机构驻地，已定在被巴哈伊尊为至高殉教者的巴布的安息地。巴布殉教后，信徒们立即救出他的遗体，冒着巨大风险和困难，将遗体从波斯运到圣地。在生命最后两年一次莅临卡尔迈勒山时，巴哈欧拉亲自为其杰出先辈巴布选定墓地。几年后，阿博都-巴哈在选址上面建起一座简朴的石头房子，它至今仍用作里层的陵殿。

30 守基·埃芬迪选择经典希腊风格的设计，仅是因为它源自地中海地区，并且如他所说，它已经经受了时间的检验。

31 见本书第71-72页。

由于守基·埃芬迪坚持一条原则——即巴哈伊建设项目须待积蓄到必要资金后才能进行，因此巴布陵殿和信仰管理机构的建设进度特别缓慢，跨越几十年。国际文物馆建成于守基·埃芬迪生前1957年，世界正义院驻地建成于1983年。1987年，世界正义院认为可以修建其他管理机构的大厦了。同时，世界正义院批准修建由守基·埃芬迪构想的阶梯，阶梯由大理石砌成，贯穿从山脚到巴布陵殿区域的九座花园平台，从巴布陵殿往上穿过另外九座花园露台直达山顶。这项浩大工程完成于20世纪末，为了纪念它的完工，2001年举办了投入使用的系列开幕庆典活动。

在卡尔迈勒建设完工的同时，巴哈伊社团也在推进雄心勃勃的传导活动和世界范围的社会经济发展项目。这些都需要这个规模尚小的社团作出很大的经济消耗，况且它的大部分成员生活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他们的倾囊相助有力地表明了世界各地信徒群体懂得所获成就的意义。对于具有历史意识的现代观察者来说，此举高度近似于曾经兴建了宏伟天主教堂、清真寺和早期神庙的那种集体努力，可谓震撼人心。

阿博都-巴哈自信地预见到，有朝一日甚至连周边区域都会面貌一新。他说海湾两岸的双城海法和阿卡会融合为一个大都市，会吸引那些致力于改善人类的国际机构的建立。谈到注定会贯穿卡尔迈勒山坡上的壮观阶梯，守基·埃芬迪用同样具有远见卓识的词汇谈到巴哈伊信仰世界中心对国际事务将不断产生的道德影响力。他说世界领袖们有一天会毕恭毕敬地登上通往巴布陵殿的石阶，将他们权力的象征放置在陵殿门槛前。³²

32 守基·埃芬迪，1951年致波斯巴哈伊的诺鲁孜文告，翻译并发表在《主之山峦：阶梯花园与弧形区》（英国奥克姆：巴哈伊信托出版社，1989）

如今，像阿博都-巴哈预见的那样，阿卡和海法交融成一个不可分割的都会，从夜晚的地中海望去，它们如同一张环绕海湾铺陈开来的光的地毯。为数不多的政府首脑和其他具有世俗影响力的人物已开始光临海法，咨询这个宗教团体的治理制度，该制度已经有力地展现了巴哈欧拉天启所蕴含的团结之力。无论不久的将来如何，在今天看来，相比于巴哈伊信仰创始人的蓝图，今日的成就更加不可思议。一百三十多年前，当巴哈欧拉踏足土耳其边远流徙地阿卡的时候，当时任何观察者都不曾料想到：这位被判终身监禁、无力为自己家人纾解饥渴的备受藐视的流放者的话语，竟能激发出这些世界性的发展。在此阶段，只有鲁莽的观察者才敢排除这种可能性，即这千秋大业将最终完成其创立人所设计的所有其他目标。

* * * * *

巴哈欧拉预见的全球瓦解与他发起的事业同步进展。鉴于已经发生的种种，若对他关于世界事件未来走向的警示置之不理，将是草率之举。他说，迄今人类无法想象的苦难与社会混乱终将使世界人民为了简单生存这个共同目标而抛弃因袭的偏见和敌意。谈到“小和平”的稳固，他预言所有国家政府会迫于环境而将相当一部分国家权力让位于公共安全进程。如果哪个政府攻打其他国家，国际社团不仅有义务和权力打击侵略者，而且要剪除侵略政权。阿博都-巴哈说道：

他们（即国家政府的首脑）必须制定一项有约束力的条约并订立盟约，其条款必须合理明

确，不得违犯。他们必须向全世界宣布这一盟约，并取得全人类的认可……这个庄严盟约的基本原则应该明确无误。一旦某个政府违反了其中任何一项条款，所有其他政府必将群起而伐之。不仅如此，全人类还应下决心，动用一切力量摧毁那个政府。³³

阿博都-巴哈说，“小和平”的基础会在20世纪末出现，并成为人类集体生活的一个特征。³⁴ 如果确实如此，未来历史学家会将这一过程的开端追溯到联合国的建立，联合国安理会被授予了至关重要的维和力量，而夭折的国联被坚决地回绝了拥有维和力量的权力。随着20世纪的推移，维和力量在世界众多是非之地得到初步检验；20世纪末，维和力量开始武装干预特别明目张胆的侵略。无论其中一些动议多么含糊不清，无论其中一些结果多么不尽人意，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清清楚楚地走到了历史的拐点。³⁵

然而，这个突破离巴哈欧拉构想的无条件遵守的全球盟约还相去甚远，他说全球盟约只有在人类意识出现深刻转变之后才有可能确立。巴哈欧拉对19世纪一些君王³⁶ 进行过明确警告，任何熟知紧随警告发生的历史事件的人，会严肃恭谨地审

33 《神圣文明的隐秘》，英文版第64-65页。

34 见本书第150-151页。

35 为纪念联合国成立50周年，巴哈伊国际社团发表题为《所有国家的转折点》（纽约：巴哈伊国际社团，1995年10月）的文件，为联合国下一阶段的发展提出巴哈伊的解决办法。

36 拿破仑三世、威廉一世、阿卜杜勒-阿齐兹苏丹、教皇庇护九世，见本书第40-46页。

读巴哈欧拉对人类将要迈入21世纪门槛时世界状况的描述。

应许之日到了，严酷考验将如潮水般淹没你们的头与脚，曰：“尝尝你们亲手种出的苦果吧！”³⁷

倡导科学和人文的博学者所频频夸伐的文明，若被允许越过适度的界线，将给人们招致极大危害……万民啊，深思吧，勿做焦躁游荡在迷误旷野的人。烈火焚城之日快到了，宏伟之舌届时宣称：“王国属于上帝，那全能者、备受赞美者！”³⁸

不过，巴哈欧拉同样强调，他保证人类会走出其集体生活的这一最严峻考验，涤除不合时宜的习惯、态度，熔铸成一个民众，投身于建设一个全球共同体的艰巨任务。

你们的主，那至仁至慈者，衷心渴盼全人类如同一魂一身。在胜过所有其他被造之日的这个日子，你们赶紧去分享上帝赐予你们的那份恩典和慈悲吧。谁若舍弃一切唯索求于上帝，等待他的将是何等的喜乐！我作证，这种人受上帝的福佑。³⁹

此乃上帝的至伟恩泽倾洒人类之日，此乃祂

37 转引自守基·埃芬迪的《应许之日来临》，第3段。

38 《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编段164。

39 《巴哈欧拉圣作选粹》，编段107。

的至大宠爱灌注一切受造物之时……

……现行体制将很快终结，新的体制必将取而代之。确然，你主所言，真理也，祂是无形万物的知晓者。⁴⁰

* * * * *

像历史上所有天启宗教一样，巴哈欧拉的天启最终触动的是个人的心与灵。用他的话说：“这是上帝过去未来恒常不变的宗教。”⁴¹ 它号召在个人与造物主之间建立更成熟的关系，一种切合人类进入集体成熟期的关系。人类意识苦苦思索的一切灵性问题——生命的目的、自我的发现、能力的发展——都将从这个全新视角予以重新审视。

……我的兄弟啊，当真正的寻者决心在通往认识亘古常在者的道路上举步求索，他须首先净化心灵，除却一切后天学识的蒙昧灰尘与邪恶幻念之化身的诸般暗指，因心灵是上帝内在奥秘的显露之地。他须涤荡胸怀，除却各种玷污，因胸怀是钟爱者恒久之爱的圣所。他须清洁灵魂，除却一切水土所属，及所有虚幻短暂的依恋……

唯有求索、热忱奋勉、热切殷望、热诚献身、热烈爱慕、狂喜迷醉之灯在寻者心中点燃，上帝慈爱之微风吹拂他的灵魂，此时，谬误之

40 同上，编段4。

41 巴哈欧拉，《亚格达斯经》，第182段。

黑暗始能消散，疑虑之迷雾方可解除，知识笃信之光辉才会笼罩其生命。届时，那神秘先驱将带着圣灵之佳音由上帝之城彰显，灿若黎明，凭借知识之嘹亮号声，将心魂与精神从疏失酣眠中唤醒……

……那城市无他，正是每个时代，每个使命期启示的上帝之言。⁴²

42 巴哈欧拉，《笃信经》，第192、195-196、199页。

结 语

成功的挑战

在导言里提到由爱德华·格兰维尔·布朗尝试性地提出的一个观点。他是19世纪在波斯最早接触巴哈伊信仰的西方学者之一。布朗表示相信，这个年轻的信仰很可能在将来发展成一个新的世界性宗教。在他看来，这为学者们提供了详细考察一个新宗教如何形成的独特机会。¹ 最初的调查促使布朗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间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认真研究巴哈伊信仰的起源。他发表了好几部重要的评论性著作，还英译并出版了巴比教和巴哈伊信仰的主要文献。

然而，这些努力并未受到布朗同时代人的普遍赏识。尽管他的工作得到了某些同事的同情与支持，但其他人却认为他所研究的只不过是伊斯兰教内部的一种改革运动，不值得花费这么大的工夫。² 在具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牛津学报》上，一位评论者甚至指责布朗的巴哈伊研究“荒谬地违反了历史观点”³。

自布朗开始研究巴哈伊信仰后的一百年历史证明了他最初

1 E. G. 布朗，《旅者见闻录》，第viii页。

2 可参见E. 丹尼森·罗斯的“巴比教”，载《世界大宗教》第189-216页。罗斯是英国的东方学者，与布朗有学术上的交往。

3 引自布朗为迈伦·H. 费尔普斯的《阿巴斯·埃芬迪的生平与教义》所写的序言。

的判断是正确的。一个新的独立宗教体系尽管缓慢但却确定无疑地形成并在世界各地建立起来。这个新体系与它所源自的伊斯兰教背景有着显著的区别。因此，当代比较宗教学的权威，如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将巴哈伊信仰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一视同仁地看成是世界独立宗教，也就不令人奇怪了。⁴ 伊斯兰教组织的发言人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尽管其动机大相径庭。早在1925年，位于埃及贝巴的伊斯兰教逊尼派的上诉法庭就在一宗诉讼判决中作出结论：“巴哈伊信仰是一个完全独立（于伊斯兰教）的新宗教……因此，任何一位巴哈伊都不能被当作是伊斯兰教徒，反之亦然；就如同佛教徒、婆罗门教徒或基督教徒不能被视为穆斯林。”⁵

巴哈伊相信，这一独立的新宗教有能力将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在遥远的将来实现一种全球性的文明。他们强调，巴哈伊信仰必将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的社团有能力应对由它自身成功所带来的考验。巴哈伊所言的“考验”有着特殊的含义，这里有必要加以说明。

巴哈欧拉教导说，“考验”对于人类的发展进步是不可或缺的。阿博都-巴哈说，如果我们不经受考验，我们的天赋潜能便绝不会得到发展。

假如没有考验，我们便无法辨别真金与假金。假如没有考验，我们便不能分清勇者与懦夫……假如没有考验，大学学者的才智便无法发展。⁶

4 见“导言”首页注1。

5 转引自守基·埃芬迪的《神临记》，英文版第365页。

6 阿博都-巴哈，《神圣生活的艺术》，英文版第91页。

考验的概念也同样适用于巴哈伊社团本身的发展。
守基·埃芬迪写道：

的确，圣道头一百年的演变发展带来了一系列各种程度的、具有直接破坏力的内部与外部危机，但每一危机都神秘地释放出相应当量的神圣力量，从而予以圣道发展以新的推动。这新的推动本身又会引致更为严重的灾难，但伴随而来的却是更为强大的神圣力量的释放，从而使圣道的拥护者能加速其发展，通过服务赢得更令人震撼的胜利。⁷

因此，有必要谈谈巴哈伊信仰作为一个已经确立并越来越得到认可的宗教，它在当前所面临的种种新考验。当前它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1）维护社团的团结；（2）赢得全世界的参与；（3）对付日益增长的反对势力；（4）树立巴哈伊生活模式，为实现全球文明起到示范作用。

巴哈伊信仰最重要的财富乃其自身的团结。巴哈伊社团的一个首要目标是帮助人类实现统一。因此，以一个充满怀疑的时代的眼光看来，这个信仰最令人感兴趣的明证在于它安然度过了其发展史上关键的第一个百年，牢固维护了其社团的完整（即没有分裂成许多教派）。⁸ 仅这一成就便足以使它在世界

7 守基·埃芬迪，《神临记》，英文版第xiii页。

8 正如穆罕默德·阿里和易卜拉欣·海拉拉事件（见第四章）所表明的，巴哈伊社团之所以成功避免了分裂，并非因为它的团结根基没有遭受任何攻击。除了这两个与阿博都·巴哈同时代的人物外，自1892年巴哈欧拉逝世以后，巴哈伊信仰的历史上还发生了几次由社团重要成员策动的分裂

各大宗教里显得独树一帜，因为在此之前没有一个主要宗教运动不曾发生分裂。在各种形式的宗教社团中，分裂过程屡屡发生于早期最为脆弱的阶段；而那开创之力只能借助通常是相互争斗的教派继续发挥其激励作用。

对于早期的世界各个宗教来说，团结这个问题尚不十分重要，因为信徒的精力和注意力放在了其他更重要的事情上。然而对巴哈伊信仰来说就不同了，因为团结乃是它所声称的源自神圣的标志。巴哈欧拉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任何将党派或宗派的毒素引入其社团的企图。⁹在巴哈伊里没有什么“自由派”、“正统派”或“改革派”。观点的丰富多样，被看作是个体意识的不同作用。因此，全世界的巴哈伊都是同一个有机统一的社团的成员。

现在，巴哈伊信仰已经开始在世界各地迥然不同的文化和民族当中迅猛拓展，那么，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呢？有些地方性社团比其他社团早几十年将一些教义结合于他们的社会结构中，却在资源及行政管理的先进性方面比其他社团落后几十

和分治企图。但是，这些行径均未得到相当数量巴哈伊的支持，大部分随着其策动者的去世而失败。

- 9 阿博都-巴哈在其《遗嘱》里（英文版第12-13页），要求圣辅将那些蓄意破坏巴哈伊社团团结的人立即驱逐出教。判断的方法是检验信徒个人对依巴哈欧拉圣约建立的中央机构的态度。“这神圣而幼嫩之分枝——圣道守护者和将由普选产生之世界正义院，皆受阿卜哈美尊（巴哈欧拉）的照顾与保佑，皆受崇高圣尊（巴布）……的庇护和无误指导。他们所作的任何决定皆为上帝的旨意。不服从他们便是不服从上帝……”

阿博都-巴哈还清楚解释道，他此处所指并非意见的分歧或个人行为的失误，而是指故意否认巴哈伊经典所命定的权威，拉帮结派另立派系的蓄意行径。他称这种人为“圣约破坏者”，说这样的人已不再是巴哈伊，也与巴哈伊社团毫无干系。

年，在这种情况下，巴哈伊信仰还能保持同样程度的团结吗？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高度政治压力的时代。在被当前种族与文化对立弄得分崩离析的国家里，巴哈伊社团还能够在彼此竞争的民族背景中继续吸引新的信徒吗？世界正义院的权威对于巴哈伊信仰的团结是至关重要的。在一个高度多样化而又迅速成长的宗教社团里，在一个社会如此分崩离析的时代里，巴哈伊的戒律还能够保持吗？在这方面，巴哈伊社团能否通过专注于由包括圣护守基·埃芬迪在内的巴哈伊启示的中心人物针对巴哈欧拉教义的阐释，从而保持信仰的统一性呢？¹⁰

从一个角度来看，今天的巴哈伊社团显然具备了比过去好得多的能力和条件去迎接这些挑战。任何熟知巴哈伊教义及其历史的人都不会怀疑世界正义院作为巴哈伊社团唯一权威立法机构的地位。有关世界正义院的圣文根据是充分齐备的，并得以广泛出版发行；全体信徒都根据巴哈欧拉所规定的方式选举这个机构；世界正义院本身则通过一系列的全球传导计划来指导巴哈伊社团的发展，而社团的所有其他机构也都依照世界正义院的指示而履行各自的职责。

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这一时刻，如果巴哈伊信仰还有任何弱点或不足之处的话，那也是与社团的迅速扩展及世界局势的变幻莫测有关的。近些年来，每年新加入的巴哈伊都在数万名

10 这个问题并非假设。在1994年，一些名义上属于美国巴哈伊社团的个人，谋划将巴哈伊信仰彻底改造成一种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并自立为该思想体系的阐释者。这场蓄谋的运作方式是废除阿博都-巴哈和守基·埃芬迪的遗产，同时将一种毫不相干的世俗阐释强加于巴哈欧拉的著作。尽管他们利用电子网络系统不遗余力地付诸行动，但仍以惨败告终，未能影响那些已经觉察的巴哈伊。最终，当这场蓄谋推动者的活动受到信仰机构的阻截时，他们放弃了巴哈伊身份。

以上，并且这种成员扩展的趋势似乎有增无减，尤其是在第三世界。巴哈伊全球社团中，有大部分是由新成员构成的，他们加入信仰是因为他们“直觉地”认识到巴哈欧拉就是上帝显示者，同时也被巴哈伊的团结精神与实际榜样所吸引。

这些新信徒当中有许多是文盲，因而巩固成长中的社团的重任便极其依赖旅行传导和通讯这种网络系统，然而由于无法控制的世界性事件，这种网络系统越来越受到干扰。阿博都-巴哈和守基·埃芬迪两人都曾预言，由于社会普遍分裂并最终完全崩溃的影响，与巴哈伊世界中心的联系会时不时或者很长时间内受到干扰（事实上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出现了这类情况）。在这样的时期内，仍待成熟的巴哈伊行政管理能够维护现有的信仰与行动的统一性吗？

巴哈伊有信心做到这一点。对于他们来说，巴哈欧拉圣约保证了上帝将像在以往盛衰变迁的年代里所做的那样，一如既往地维护其社团的团结。当然，巴哈伊信仰的行政机关拥有神授权力，可取消任何经劝告与警告后仍企图制造分裂的个人与小集团的信徒的资格。不过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巴哈伊社团正在进入一个其苦心维护的团结将面临强大压力的阶段。

当下，巴哈伊社团所面临的第二个挑战是：确保广大信徒参与圣道的工作之中。初看起来，这对于巴哈伊来说似乎不成其为问题，参与圣道工作应当是该信仰成员全力以赴之事。巴哈伊社团是世俗性的组织（即没有职业教士），其显著特点之一是其成员，无论是身居要职者或普通信徒，都参与信仰事务的管理。

但是，这一特性并非巴哈伊社团生活可有可无的锦上添花，它是其生存与发展的根基。巴哈伊信仰存在的目的是建立一种能成为全球文明典范的崭新社会。只要它能在完成这一使命的道路上稳步前进，它就一定会成功，至少在其缔造者和信徒看来是如此。而这样的进步需要发动巨大而广泛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对于一个规模尚如此之小（与其他大宗教比较而言）的社团来说，唯有通过全体或绝大多数成员自愿参与社团的计划，才有可能生发出这些资源。无疑，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世界正义院才将“全体参与”规定为开始实施的第一批全球传导计划的两大目标之一。¹¹ 该批计划的第一个于正义院首届选举后次年的1964年4月开始实施。世界正义院对此作有详细的阐述：

……每个信徒的参与是至为重要的，它是我们仍未知晓的力量与活力的源泉……

如果每一个信徒都履行这神圣义务，那么我们会惊喜地看到整体力量的增长，由此而进一步促进圣道的发展，并使我们所有的人沐浴在上帝更大的恩惠之中。

全体参与的真正秘诀乃是教长（即阿博都-巴哈）一再提到的心愿，即教友们应当互相友爱，互相鼓励，共同奋斗，像一个机体和一个灵魂那样精诚团结，从而真正成为一个为圣灵所激励和启发的生机勃勃的健康团体。¹²

11 世界正义院，《世界正义院信函集（1963—1986）》，14.8。

12 世界正义院，《世界正义院信函集（1963—1986）》，19.4-19.6。

这一号召显然适用于西方世界的巴哈伊社团生活。而非洲、南美、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巴哈伊社团成立的时间较短，主要是由伊朗和北美的拓荒者及巴哈伊传导师拓展建立的，因此，全体参与的要求在这些地区还有另一方面的含义，即原住民成员众多的巴哈伊社团应当完全承担起本国巴哈伊行政管理的责任，并为自身的发展采取符合特定文化环境的适当方法。

在这方面，巴哈伊社团从整体上讲已经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这些地区（事实上甚至包括几个欧洲小国）总灵理会的早期照片显示，外国拓荒者的比率很高。而这一情形现在已经彻底改变了。在这些国家的巴哈伊社团里，信仰的事务基本上都由本地的信徒管理。当然，巴哈伊社团行政管理本地化仅仅只是第一步。现在的主要任务是，这些大型巴哈伊社团的本地信徒必须完全承担起责任，开展世界正义院制定的全球传导计划所要求的各项具体活动：创办学校和社团中心，组织经济发展项目，加快与本国各级政府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

所有任务中，没有哪个比参与传扬巴哈伊讯息更重要。尽管目前的信徒增长速度在多数宗教团体看来是相当惊人的，但要实现巴哈欧拉对这个世界社团的构想，仍然需要发展出千百万的支持者。显然，这是由于只有少数巴哈伊直接从事传导的缘故。另外，巴哈伊信仰禁止劝诱他人改变信仰——对于这条原则，鲜有信徒有异议，这也可能是其增长速度受限的部分原因。但是，既然许多巴哈伊在不违背这一原则的前提下成功地发展了新信徒，因此，动员更多的信徒参与传导活动看来才是问题的关键。

总之，目前的形势为成千上万的信徒更积极地参加传导工

作提供了机会，否则，这些人仍将是消极的社团成员。但实际上能做到吗？有能力的巴哈伊是否会像发生在其他宗教信徒的情形那样，因受到政治与经济的诱惑或压力而不大关心传导计划？较大国家巴哈伊社团的原住民成员能否适应由外国拓荒者引入的巴哈伊生活模式，从而在忠于巴哈欧拉愿景的同时又能满足本地社团的需求？他们是否能产生巴哈伊国际社团迫切需要用用来实施其宏伟计划的人力资源？

以上所讲的这些挑战乃是一个健康有机体兴旺发达所需要的积极刺激因素。其他的挑战就没那么吸引了。有些人想竭力阻挠巴哈伊信仰的扩展，还有的人妄想毁灭它。巴哈伊通常不愿多谈这个话题，但是信仰的著作用强烈的措辞谈及此话题！比如守基·埃芬迪说：

一场举世剧变的开端释放出力量，在社会、宗教、政治和经济上严重破坏了有序社会的平衡。这番动荡……岂能不影响如此年幼信仰的各个机构呢？该信仰的教义与人类生活和行为的所有领域都有着直接且重大的关系。

因此，若他们（巴哈伊）……发现在这争斗的漩涡之中，他们的自由遭到限制，他们的信条遭到蔑视，他们的机构遭到攻击，他们的动机遭到诽谤，他们的权威遭到损害，他们的主张遭到拒绝，便不会感到奇怪了。¹³

从某些方面讲，整个20世纪，以及年轻的巴哈伊信仰在

13 守基·埃芬迪，《神圣正义的降临》，英文版第2-3页。

其三分之一的历程中始终伴随着这类的攻击。最近，这些攻击变本加厉起来，这就需要巴哈伊国际社团给予一致而有力的回应。在好几个穆斯林国家，对巴哈伊信仰的反对已经采取了公开镇压运动的形式。在巴哈伊信仰的诞生地伊朗，其信徒更是遭到了大规模的残酷迫害。

在伊朗的什叶派教士看来，巴哈伊信仰的主要罪过便是它的存在。穆斯林原教旨主义神学认为，穆罕默德是上帝派来的最后一位使者，伊斯兰教是全人类的最后一个宗教。因此，在这种观点看来，不可能再有任何新的宗教产生。可是，巴哈伊信仰不仅生存于世，而且还迅速扩展，这一事实使狂热的穆斯林、特别是伊朗什叶派无法忍受，于是他们企图将它想象为一种“异端邪说”，一场“政治运动”，或者是一场“反伊斯兰的阴谋”，并把消灭这一宗教作为对上帝的侍奉。

在伊朗沙阿统治期间，迫于穆斯林教士的压力，政府当局拒绝给予巴哈伊信仰与该国内其他三个少数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琐罗亚斯德教——同等的合法地位。在伊朗，公民权利取决于该公民的宗教信仰是否得到官方承认，这就意味着三十多万巴哈伊（超过其他三个少数宗教信徒人数的总和）得不到法律的保护。

结果，巴哈伊随时受到穆斯林多数派中居心不良者的任意侵害。巴哈伊墓地常常遭到有组织的暴徒们的亵渎；巴哈伊儿童常常在班上被辱骂为“卑鄙的巴比”；巴哈伊不能在很多公共服务部门谋职；什叶派教士时不时制造狂热的暴动，许多巴哈伊被毒打、强奸乃至惨遭杀害。有时，伊朗沙阿当局为了分散人们对政治或经济问题的注意力，也会发起迫害巴哈伊的运

动，把他们当作替罪者。1955年，一场这样的有组织迫害不得不请求联合国的干预。¹⁴

1979年初，伊斯兰革命爆发，巴哈伊所处的情势更为恶化。¹⁵ 在掌握新政权的什叶派教士的指使下，巴哈伊的财产被没收；巴哈伊的陵殿被武装的暴徒占领，遭到大规模的毁坏；巴哈伊的墓地被推土机碾平；巴哈伊社团的成员被解雇，其退休金被取消，其积蓄被没收；巴哈伊儿童从全国各地的学校被开除。1979年秋，伊朗新宪法颁布实施，与旧的帝国宪法相比，它更明目张胆地直接剥夺了巴哈伊的公民权利。

1980年夏，伊朗伊斯兰革命委员会开始逮捕巴哈伊地方和总灵理会的成员及知名信徒，判处他们死刑。尽管伊朗政府在海外的代言人竭力声称这些人被处死是因为他们犯有“间谍罪”，但起诉书却清清楚楚地将巴哈伊的信仰和成员身份当作他们被判处死刑的“罪”，还说他们要么放弃自己的信仰，皈依伊斯兰教，要么牺牲自己的生命。处死和其他迫害巴哈伊的行径被政府控制的报刊公开报道成镇压“巴哈伊异端”。¹⁶

14 欲知伊朗巴列维王朝镇压巴哈伊的详情，可参见道格拉斯·马丁的《巴列维王朝统治下的伊朗巴哈伊（1921—1979）》，载《中东焦点》，第四卷，第二期（1982），第7-17页。

15 1978年12月，阿亚图拉·霍梅尼接受了拉杰尔斯大学教授詹姆斯·科克罗夫特的采访，阐明了新政权的政策和观点。载1979年2月23日出版的美国杂志《七日》。该访谈录得到了霍梅尼及其助手易卜拉欣·亚兹迪的认可：问：“在伊斯兰政权统治下，巴哈伊有宗教或政治自由吗？”答：“他们是政治派系；他们危害社会；他们不被承认。”问：“他们有宗教自由——从事信仰活动的自由吗？”答：“没有。”

16 1993年2月22日，一位在设拉子市将十名巴哈伊妇女和女童判处绞刑的伊斯兰宗教法官，在接受由政府控制的当地报纸《哈巴尔-尤努卜》（Khabar-i-Junúb）的采访时说：“巴哈伊要趁早放弃自己的信仰，不然伊斯兰国将很快……实施《古兰经》里所提到的

终于，伊斯兰政权在1983年8月正式取缔了巴哈伊在伊朗的所有教务、教育和慈善组织。为着遵守巴哈伊信仰有关服从本国政府的原则，伊朗的巴哈伊总灵理会解散了所有的地方灵理会，之后又宣布自身解散。但即便如此，当局还是开始监禁已被解散的灵理会的所有原成员，这实际上使法令有了追溯效力。美国国会为此召开了听证会，听取曾被监禁的巴哈伊讲述伊朗当局蓄意拷打折磨囚犯，以迫使他们放弃信仰并承认参与“间谍活动”的第一手情况。

巴哈伊以两种方式对这些攻击作出回应。在一再向伊朗历届革命政府发出呼吁却被置之不理时，他们共同采取行动求得国际干预。加拿大议会首先于1980年夏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案，随后好几个国家的政府开始对伊朗施加压力，以使它停止恐怖行径。欧洲议会也于1980年秋采取了同样的行动。一些联合国机构举行了一系列听证会，通过了一系列的年度决议，其中一项是确定联合国秘书长于1984年3月下达对此进行调查的命令。美国国会两次以特别严厉的措辞谴责了这种迫害行径。¹⁷

伊朗政府受到的国际压力逐年增加，因此受到媒体越来越多的谴责，受到历任联合国调查员激烈抨击。到1994年，考虑到其中的巨大政治和经济代价，德黑兰的中央政府似乎正在将粗野践踏巴哈伊人权看作不划算的买卖。他们对（巴哈伊）社团成员的处决和监禁显著下降，转而在日常生活中进行持续

祈祷：‘真主啊，要将世上异端邪说者消灭干净。’这方面的详尽报告见《伊朗的巴哈伊：对一个少数派宗教迫害的报告》。

17 有关伊斯兰政权的迫害和巴哈伊的应对情况，详见道格拉斯·马丁的《伊斯兰共和国统治下的伊朗巴哈伊》，载《中东焦点》，第六卷，第四期，第17-27和30-31页。

滋扰。1993年，联合国特约调查员雷纳尔多·加林多·波尔（Reynaldo Galindo Pohl）先生向人权委员会出示伊朗政府一项机密文件，文件概述了一个项目，意在扼制巴哈伊少数派的同时最低限度地降低国际社会的关注。这表明伊朗政府的基本意图未曾改变。

伊朗巴哈伊少数派案例的令人关注方面是，它显示了联合国人权体系的惊人效用。不可否认，处理此事过程繁琐与缓慢，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持续负面评价和决议压力有效孤立了不合作政府，使它的经济和外交政策承受一系列不良后果。¹⁸

然而，从长远看，最有意义的回应很可能来自伊朗巴哈伊社团本身。尽管受到毛拉们的攻击，伊朗巴哈伊仍然对伊斯兰教持以尊重的态度。在他们看来，有关他们的信仰与伊斯兰教作对的说法是极其荒谬的。他们指出，众多出自基督教、犹太教、佛教或印度教背景的人，在成为巴哈伊后也承认了伊斯兰教的圣人和先知。

伊朗巴哈伊社团还令人信服地证明，它始终恪守巴哈伊有关尊重本国政府、避免卷入党派政治的原则。虽然巴哈伊是当今伊朗受到最残酷迫害的少数派，但他们从不参与任何伊斯兰政权的政敌所策动的颠覆活动。事实上，在这场迫害开始的第一年，他们并未呼吁国际干预，而是希望给政府以纠正这些行径的机会。即便在更早的巴列维王朝统治时期，他们也一直采取这一策略，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保护他们信仰的长远之计。

单从客观角度来看，目前伊朗巴哈伊所面临的艰难困苦，

18 参见道格拉斯·马丁的《伊朗巴哈伊少数派案例》，载《巴哈伊世界》，系列二第1卷（海法：巴哈伊世界中心，1993），第247-271页。

尽管其代价十分惨痛，但对巴哈伊信仰可说是十分重要而有利的。世界各地对巴哈伊遭受苦难的广泛关注和同情，必然致使许多国家的政府官员、学者、新闻媒介及一般民众了解到巴哈伊信仰的性质、目标和教义。这些事件的真相反而使巴哈伊社团所具有的和平与进步的特性得以彰显于世。对于伊朗以外的巴哈伊来说，同心协力保护他们的教友免受无端和野蛮迫害，这一行动本身无疑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力量，使其成员极其多元化的社团更加团结。最重要的是，伊朗巴哈伊所表现的大无畏英雄气概，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巴哈伊信仰的精神原动力丝毫没有衰减。“殉道之鲜血乃信仰之种子”这一古老格言再一次（这一次是在电视摄像机前）得到了验证。

对巴哈伊的迫害并不限于穆斯林社会。与其他许多宗教一样，巴哈伊信仰也受到了极权主义政府的敌视。在纳粹德国，巴哈伊信仰被取缔，巴哈伊活动遭禁止。这主要是因为巴哈伊信仰宣扬种族无分、天下一家的教义。在共产主义国家，巴哈伊信仰更是被消灭殆尽。在苏联，很多巴哈伊被逮捕，最终流放西伯利亚；信仰机构被解散；书籍和文献被夺占；一切传导活动被取缔。阿什哈巴德的巴哈伊灵曦堂（首座灵曦堂）被政府征用。¹⁹ 不同共产主义国家的压制程度各异，不过都对巴哈伊信仰的生存施加严苛限制。²⁰

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巴哈伊的境遇像东盟国家生活的其他所有方面一样发生巨变。自1990年，新的巴哈伊国家灵理会在

19 建于19世纪末，终被苏维埃政权拆除。

20 守基·埃芬迪的《神临记》，第361-362页，总结了巴哈伊社团在纳粹和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劫难。

那一地域很多国家建立起来，地方灵理会雨后春笋般出现，翻译出版项目有声有色，巴哈伊文献被译为多种文字。

最后，巴哈伊信仰还长期遭受来自传统基督教的各式代表人物，尤其是回国传教士的攻击。²¹ 在近东和中东这些伊斯兰教地区，基督教的传教工作遭遇了从未有过的失收和挫败。爱德华·格兰维尔·布朗在七十多年前曾经指出，一些传教未果的基督教传教士开始嫉恨在同一地区传教的巴哈伊所取得的成功。随着巴哈伊信仰开始在西方国家以及基督教背景人士中取得显著的进步，这种敌视情绪更加加剧。这些传教士的反击是与穆斯林教士纠合起来，公开发表诋毁巴哈伊的动机与传教活动的言论。这个在东方遭受野蛮迫害的宗教，如今在西方，其历史和教义也遭到严重歪曲，并被污蔑为仇视基督教。²² 德国基督教会对巴哈伊信仰的组织化攻击最厉害。1953年，德国巴哈伊社团在法兰克福申请一块土地，要修建欧洲大陆首座巴哈伊灵曦堂。当地新教教会组织了一系列抗议集会，后来还得到当地罗马天主教方面的援手。巴哈伊社团为此进行了六年抗争，为的仅是获得一个地点和修建许可。

最终，他们的压制被证明不但无效而且起了相反效果的作

21 欲知这方面详情可参阅S.G.威尔逊的《巴哈伊信仰及其主张》；J.R.理查兹的《巴哈伊教》；W.M.米勒的《巴哈伊信仰的起源和教义》；R.P.理查德森著文甚多，包括《耶稣的波斯对手……》和《先驱、先知和教皇》，分别载比较宗教刊物《开放教庭》（*Open Court*）1915年8月和10月期。

22 例如，对于巴哈伊的信条，即上帝的显示者是无误的，罗伯特·理查德森在《先驱、先知和教皇》（载《开放教庭》第三十卷，1916年11月期第626页）一文中指出：“无人敢提出这样的信条，它只能被看作是宗教信条中最有害者，正是它促成了阿萨辛（Assassins）教派，而它却被巴比和巴哈伊坚持信奉着。”

用。1959年，获奖建筑师泰乌图·罗乔利（Teuto Rocholi）呈交的方案获得建设许可，1963年，数千名欧洲巴哈伊参加该建筑的奠基仪式。毫不奇怪，他们表露的偏见反使很多报端文章和电台解说都同情巴哈伊社团，最终产生了德国有史以来对巴哈伊信仰的性质和教义最广泛的一次公众教育。

1981年，新教宣传机构“基督新教总部世界观研究（Evangelische Zentralstelle Für Weltanschauungssragen）的主任库尔特·胡滕（Kurt Hutten）博士，同时是数篇反巴哈伊文章的作者，抓住弗朗切斯科·菲奇基亚（Francesco Ficicchia）撰写的一部离谱专著大做文章。弗朗切斯科·菲奇基亚已因行为不端而被逐出巴哈伊社团，并且他损害巴哈伊信仰公共声誉的用心早已暴露无遗。显然弗朗切斯科的专著是邪恶的、谋求自私的，他也没有任何相关学术资质，但是，“基督新教总部世界观研究”的出版机构还是将它印行出版，并且将它作为严肃的学术研究著作进行广泛散播。

最终，德国的三位巴哈伊学者担起重任，反驳书中信口开河的论战文字和肆意歪曲。他们的回应作品《弄虚作假之法》（Desinformation als Mothode）一书，由卓有声誉的奥姆斯·费尔拉格（Olms Verlag）独立出版社出版，有600多面的篇幅，资料丰富翔实，是巴哈伊社团一部宝贵的参考文献。²³ 与灵曦堂修建危机一样，此次出版攻击的受益者还是被攻击方巴哈伊信仰，使后者收到独自努力多年也不会达到的成效，使得德国学术界注意到巴哈伊信仰的主要论题和巴哈伊教历史的基本资

23 1995年出版，作者乌多·舍费尔（Udo Schaefer）、乌尔里希·戈尔默（Ulrich Gollmer）和尼古拉·陶菲格（Nichola Towfigh）。

料，使得无理伤害巴哈伊信仰者自身的信誉受到严重怀疑。

最近，另一地区的又一危机进一步增强了巴哈伊信仰在德国的地位。在图宾根，地区法院法务专员以巴哈伊的三级选举机制不符合德国法律要求为由，拒绝巴哈伊地方灵理会注册。德国国家灵理会向联邦宪法最高法院上诉。联邦宪法最高法院裁定：巴哈伊行政管理体制是该教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此不受（图宾根地区法院）所引法律的辖制。这一裁决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在这片教士质疑和否认巴哈伊信仰公认宗教地位的土地上，裁决书的措辞特别意蕴深长：

此案无需再查，因为从日常实际生活、从文化传统、从一般公众理解，从比较宗教学的理解来看，巴哈伊信仰作为宗教以及巴哈伊社团作为宗教团体的特征是清晰明白的。²⁴

对于德国以及其他地区的巴哈伊社团来说，无论这些胜利多么确定无疑地令人高兴，然而从教会组织对巴哈伊信仰发起的猛烈攻击中，可以看到一种根深蒂固的敌意，也许将来这种敌意会以其他形式表现出来。

随着巴哈伊社团活动的拓展和对更多公众关注的吸引，还会有新形式、新维度的挑战与反对。巴哈伊迎接新攻击的精神风貌和对此类问题的回应，会对该信仰正在崛起的国际形象和他们成员身份的生活质量产生深远影响。

24 联邦宪法法院，1991年2月5日；2 BvR-263/86。

维护社团的团结统一，迎接反对者的挑战，使绝大多数社团成员参与信仰的拓展工作，这些事情本身并不能实现巴哈欧拉的目标；它们也不可能使大众相信巴哈伊的启示蕴藏着人类未来问题的答案。在怀疑主义日渐增长的时代，唯有在巴哈伊当中展现出某种更有吸引力的崭新生活方式，才会具有真正的说服力。守基·埃芬迪说了一段常被引用的话：

有一样事情，也唯有这一样事情，能确实无误地保证圣道取得不容置疑的胜利，那就是我们自身的内在生活与个人品格的诸方面都反映出巴哈欧拉所宣布的永恒原则的光辉。²⁵

无疑，在现代社会里大肆宣扬的诸多方案中，巴哈伊社团提供了一个具有吸引力的选择。从信仰诞生开始，巴哈伊的人格和品德就赢得了外界的普遍钦佩和赞扬。爱德华·格兰维尔·布朗在19世纪晚期作了以下的叙述：

我时常听到一些基督教教士对巴比[即巴哈伊]的出色传导成就表示惊叹，而他们自己几乎一无所获……在我看来，其答案犹如正午之阳般显而易见。[接下来是一些针对基督教宗派主义某些方面的批判]……

对西方观察家来说，最能引起他们注意的是巴比信徒的绝对真诚，为他们的信仰经受苦难、勇于牺牲的大无畏气概，他们对自己信仰之真理

25 守基·埃芬迪，《巴哈伊行政管理》，英文版第66页。

性的坚信不疑，以及他们对待人类、尤其是教友的令人称道的品行。²⁶

当今的观察家也用同样的措辞赞扬巴哈伊社团。它是人类各民族完美融合的一个实际典范；它决不参与宗教争论或批评其他宗教；它没有发生在现代宗教运动中时常可见的道德腐败和贪污丑闻；它绝不用不适当的方式劝人改宗入教；它的热情好客广受称颂。这些都为巴哈伊社团赢得世人的广泛尊重打下了基础。

但是，在当前的人类事务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危机，这对巴哈伊社团想要成为一个适应急剧社会变革的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例如西方国家的公众会观察：巴哈伊的家庭生活是否代表了一种新开端，巴哈欧拉的戒律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于年轻一代巴哈伊青少年和儿童的生活和态度上。在非洲，人们从事了一些政治和宗教的努力，尝试用某种合适的共性来组织一种不同类型的社会，而部落制一如既往地阻碍和破坏这种努力。而这些非洲国家的巴哈伊社团打算去迎接这一挑战吗？在许多亚洲文化里，尽管实施了一些教育计划，千百年来妇女处于社会低下地位的情形至今仍然没有多大改变。尽管巴哈伊社团已在大踏步地突破这一传统格局，但是巴哈欧拉的两性平等教义能否彻底渗透社团，从而让巴哈伊女性在社会中肩负起巴哈欧拉所预示的转变角色？

最后，巴哈伊社团能否证明其信仰可以解决正困扰人类社

26 转引自E. G.布朗为迈伦·H.费尔普斯的《阿巴斯·埃芬迪的生平与教义》所写的序言，第xv-xx页。

会和精神生活的经济问题吗？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里，巴哈伊正成为某些地区的多数居民，他们的地方灵理会因而也直接面临着这一挑战。在1983年召开的国际大会上，世界正义院宣布新成立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署。巴哈伊社团被鼓励“在基层”实施众多适用巴哈欧拉有关社会与经济原则的项目。巴哈伊国际社团主办的获奖期刊《天下一家》定期调查这些活动的开展情况，该期刊——包含英语、法语、西班牙语、汉语、俄语和德语版本——受到非政府团体的广泛阅读。显然，巴哈伊社团正通过经济事务方面的实践来积累经验，而不单是提供一个思想体系。这些努力将成为巴哈伊生活的一个方面，在今后的艰难岁月里，这方面的实验有可能吸引人们进行特别详尽的研究。

随着我们迈进21世纪，这些挑战将在最大程度上考验巴哈伊的英勇气概和热情。它们尤其会检验全球巴哈伊社团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模式的潜力。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巴哈欧拉的信徒将会有充分的根据对他们信仰创立者如下这番话进行深思，在这段话里，他区分了自己使命与早先上帝显示者使命不同：

确然，祂（耶稣）说：“跟随我，我会使你们成为得人的渔夫。”然而，可今天我说：“跟随我，我会使你成为人类的赋生者”。²⁷

27 引自守基·埃芬迪的《应许之日来临》，第293段。

附录

爱德华·格兰维尔·布朗

爱德华·格兰维尔·布朗的名字在巴哈伊信仰首个世纪的历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19世纪80年代，布朗在剑桥大学学医时开始对波斯的文学和历史产生兴趣，以后用毕生的精力进行了研究。在这过程中，他从约瑟夫·阿瑟·德·戈比诺的名著《中亚的宗教与哲学》中第一次知道了巴比运动，便对此加以研究。1887—1888年，他到波斯进行考察，从此开始着手汇编和翻译巴比和巴哈伊的大量文献，并准备对这方面的课题进行一些学术研究。其中的几项研究成果在皇家亚洲学会的资助下发表。

布朗的研究最终将他带到了巴勒斯坦。1890年，即巴哈欧拉逝世前两年，布朗在那里有幸接连四次拜访巴哈欧拉。布朗既才华横溢又是理想主义者，这个新兴宗教的英勇事迹对他产生了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这种影响可见于他翻译的阿博都-巴哈《旅者见闻录》一书的导言¹和刊载于《世界宗教体系》的长篇论文《巴比教》。²

但不幸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布朗的学术研究掺杂进了维多利亚晚期的政治考量因素。布朗十分钦佩波斯人民，因而

1 爱德华·G. 布朗，《旅者见闻录》。

2 爱德华·G. 布朗，《巴比教》，载《世界宗教体系》。

渴望看到他们摆脱什叶派教士和卡扎尔王朝双重统治所强加于他们的愚昧和专制。为此，布朗成为波斯所谓“宪政运动”的鼓吹者。³他在欧洲为这一运动募捐，并为此到处发表演说，还将他在剑桥的家变成了波斯流放者的临时收容站。他的自由主义政治同情心因为民族主义同情心而大大加强：在英国的帝国主义派别看来，宪政主义者是对付支持卡扎尔国王的俄国沙皇的天然盟友。

由于布朗相信巴哈伊社团（或他一直使用的“巴比”社团）是波斯凝聚力最强的进步团体，所以他期望它能在政治与社会变革上起带头作用。但令他十分失望的是，巴哈伊拒绝介入国内或国际冲突。这是因为巴哈欧拉是巴布所引介的先知，他不允许自己启示的普适性因为党派政治的目的而受损害。布朗的不快可从他对巴哈欧拉有关人类一体化观点的评论中看出来：

在我看来，巴哈伊教的目标太过于世界化，对波斯的复兴（即波斯政治生活的变革）起不了多大直接的作用。巴哈欧拉说：“爱祖国并不值得自豪，爱世界才值得骄傲。”此乃美好的意愿，但当前波斯所需要的正是爱国高于一切的人民。[着重号系引者加]⁴

事实上，只有极少数巴比信徒如布朗所期望的那样急切地

3 宪政主义者联盟是穆斯林蒙昧主义者毛拉与激进的世俗政客的一个奇特组合，为20世纪70年代伊朗革命运动的先驱，这场运动最终使阿亚图拉·霍梅尼于1979年掌权。

4 巴柳齐引自《努格塔图-卡夫》的英文序言，载《爱德华·格兰维尔·布朗与巴哈伊信仰》，第88页。

准备发挥政治作用。这些人属于阿扎尔派，此时他们已经抛弃了昔日的领袖米尔扎·叶海亚，任由他一人孤寂地流放于塞浦路斯。这些人很快摇身一变，成为政治思想家、记者和地下特工。⁵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与布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且如布朗所说，成为他最信赖的合作者。这些野心勃勃的人企图利用巴布的遗产为其政治目的服务，曾受到巴哈欧拉的阻止。正是他们向布朗提供了他后期大多数研究所引以为据的文献资料。⁶

从学术的角度来看，这一效果是很不幸的。在巴哈伊信仰的历史上中，阿扎尔派只不过是一段小插曲而已，很快便灰飞烟灭。最终，布朗所赖以据的主要文献被证明是伪造的。⁷尤其令人惋惜的是，他竟然对一份令人颇觉蹊跷的文献大加重视，这份文献据他说是在1892年从已故的戈比诺伯爵的文章里发现的，之后以深奥的波斯名《努格塔图-卡夫》（英译《K点之书》）出版。由于这件事对后来有关巴哈伊起源的研究产生了误导，所以尽管此处篇幅有限，仍值得在这里略加说明。

布朗断言，看似巴比运动史的《努格塔图-卡夫》实乃哈吉·米尔扎·贾尼所著。贾尼是一名受尊敬的巴比烈士，在四十年前的1852年被杀害，他个人对亲身经历的一些事件作了记

5 阿扎尔派拒绝承认巴哈欧拉，继续以“巴比”自称。但是，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似乎放弃了宗教信仰，热衷于激进的政治行动。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们最紧密的盟友正是早些时候策动屠杀巴比的穆斯林什叶派教士。

6 起主要作用的是艾哈迈德·鲁希和阿迦汗·希尔马尼。这两人均均为米尔扎·叶海亚的女婿。他们觉得布朗对巴哈欧拉的兴趣威胁到他们的政治野心，于是编造了一些文件，意图表明巴哈欧拉篡夺了本属叶海亚的权威。从布朗一直坚持用“巴比”指称已改名很久的巴哈伊社团一事，便可知他们对布朗的影响之深。

7 可参阅哈桑·巴柳齐在《爱德华·格兰维尔·布朗与巴哈伊信仰》一书中论述这两位阿扎尔派人物所起影响的章节：“哈什特-比希什特”，第19-21、33-34和80-84页；以及《努格塔图-卡夫》的波斯文序言，第70和73-88页。

述。布朗这种断言的唯一赞同者是米尔扎·叶海亚，可后者已经失信于自己以前的党羽，而这部手稿上并未注明作者。

尽管该书可能确实收入了贾尼遗失手稿的部分内容，但这位烈士并非《努格塔图-卡夫》的作者，这一点对布朗来说应该是很容易明白的。除了书稿本身的证据外，还有里面所讲述的事实竟然有发生在1853—1854年间的，而这时贾尼已牺牲一年了。而且，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最终的版本是在1860年代晚期编成的，有一本以不具寄件人的方式被寄往巴黎的戈比诺本人，或者是（如果戈比诺去世）收录他文集的国家图书馆。而戈比诺在自己的著作《中东的宗教与哲学》（1865年出版）中，对这部本应成为关键史料的文集只字不提。⁸ 另有一位著名的巴哈伊学者米尔扎·阿布-法德勒·戈尔帕耶加尼曾对贾尼手稿的原件进行过研究，他对《努格塔图-卡夫》的真实性提出了直截了当的质疑。

由于《努格塔图-卡夫》一书对米尔扎·叶海亚进行了吹捧，对巴哈欧拉的领导资格提出了责难，因而它有可能是1860年代晚期已趋衰弱的叶海亚分裂派系发起的一次攻击。书中一些离奇的神学内容，与叶海亚广为人知的观点如出一辙，这进一步印证了上述推断的正确性。因此有必要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以揭开它的真正来源之谜。

但是，布朗把《努格塔图-卡夫》当作使他着迷的巴比史实的真确记载而紧握不放。他对所有客观真实的证据视而不见，却相信了他的阿扎尔派合作者的说法，即巴哈伊社团有意隐瞒这一早期历史记述，以便改写巴比的历史，从而维护和巩固

8 这部手稿最终是如何被收入戈比诺文集的仍然是一个谜。至今尚无证据显示戈比诺本人把它当作自己的文章或熟悉其内容。

巴哈欧拉的主张。在布朗对此话题的表述中可以明显看出，他将自己视为所处时代所谓“高级批判”的代言人——这些圣经学者在四福音书中也找到了隐藏于早期基督教中的世俗敌人。⁹

不管出于什么理由，其要制造的效果是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从而使得人们忽视这一新兴宗教的关键发展。或许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布朗最终还是没有中断与巴哈伊社团的联系。他与阿博都-巴哈通信。1911年，他在伦敦和巴黎拜会了正在欧洲访问的阿博都-巴哈。最后还在1922年2月期的《皇家亚洲学会期刊》上发表了追悼阿博都-巴哈逝世的文章。他称这位已故的巴哈伊领袖为“在东方和西方比近代亚洲任何一位思想家和大师产生更大影响的伟人”。

有关布朗对巴哈伊历史所作贡献的最初重要评价出自英籍伊朗学者哈桑·巴柳齐，他在1970年出版了名为《爱德华·格兰维尔·布朗与巴哈伊信仰》的书。对布朗的全面评价还有待于将来的研究。要将他影响深远的学术成就与他当时短暂的政治活动区别开来。无论这些研究会揭示出什么，布朗这样一位杰出的西方学者结合学术精神与同情心，如此详细地记述了他与这新宗教创始人的亲身接触的经历，都极大地丰富了对巴哈伊起源的研究。

9 对此，布朗提到了自己的一位密友，即英国驻外服务处的塞西尔·斯普林-赖斯提出的一种说法，认为巴哈欧拉与叶海亚的关系类似于圣保罗与圣彼得的关系（指出是前者篡夺了后者的地位）。实际上，正如布朗早前所述，基督教事件与巴哈伊历史之间唯一有意义的对比在于，巴布为巴哈欧拉尽了自己的职责，就像施洗者约翰为耶稣基督铺平了道路。若是照此细究，米尔扎·叶海亚唯一的角色不过是类似于加略人犹大，然而这种提法不管是对布朗本人还是他的阿扎尔派驻外记者，都没有什么吸引力。

参考文献

图书

- ‘Abdu’l-Bahá, *‘Abdu’l-Bahá in Canada*. Compiled by the National Spiritual Assembly of the Bahá’ís of Canada. Toronto: National Spiritual Assembly of the Bahá’í of Canada, 1962.
- _____. *Paris Talks: Addresses Given by ‘Abdu’l-Bahá in Paris in 1911*. 12th ed. London: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95.
- _____. *The Promulgation of Universal Peace: Talks Delivered by ‘Abdu’l-Bahá during His Visit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in 1912*. Compiled by Howard MacNutt. Wilmette, Il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22-1925; 2nd ed. 1982.
- _____. *The Secret of Divine Civilization*. Translated by Marzieh Gail and Ali- Kuli Khan. Wilmette, Il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57; 1st ps ed. 1990.
- _____. *Selections from the Writings of ‘Abdu’l-Bahá*. Compiled by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Translated by a Committee at the Bahá’í World Centre and Marzieh Gail. Haifa: Bahá’í World Centre, 1978.
- _____. *Some Answered Questions*. Compiled and translated by Laura Clifford Barney. Wilmette, Il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30; 1st ps ed. 1984.
- _____. *Tablets of ‘Abdu’l-Bahá Abbás*. Vol.1. New York: Bahá’í Publishing Society, 1909.
- _____. *Tablets of the Divine Plan Revealed by ‘Abdu’l-Bahá to the North American Bahá’ís*. 1st ps ed. Wilmette, Il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93.
- _____. *A Traveller’s Narrative Written to Illustrate the Episode of the Báb*. Translated by E. G. Browne. New ed. Wilmette, Il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80.

- _____. *Will and Testament of 'Abdu'l-Bahá*. Wilmette, Il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44.
- Afnán, Muḥammad, and Hatcher, William S. "Western Islamic Scholarship and Bahá'í Origins," *Religion*, Vol.15, no.1(1985), pp29-51.
- Algar, Hamid. *Religion and State in Iran, 1784-1906*.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 Amanat, Abbas. *Resurrection and Renewal: The Making of the Bábí Movement in Iran, 1844-1850*. Ithaca, NY;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 The Báb. *Selections from the Writings of the Báb*. Compiled by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Translated by Habib Taherzadeh et al. Haifa: Bahá'í World Centre, 1976.
- The Bahá'í Centenary, 1844-1944: A Record of America's Response to Bahá'ulláh's Call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Oneness of Mamkind to Commemorate the One Hundredth Anniversary of the Bahá'í Faith*. Wilmette, Il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44.
- Bahá'í Education, A Complilation: Extracts from the Writings of Bahá'ulláh, 'Abdu'l-Bahá, and Shoghi Effendi*. Compiled by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Thornhill Ont.]: Bahá'í Community of Canada, 1977.
- The Bahá'í Faith,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1844-1968*. Haifa: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1968.
- Bahá'í Funds and Contributions*. Compiled by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Thornhill, Ont.]: National Spiritual Assembly of the Bahá'ís of Canada, 1970.
- [Bahá'í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Office of Public Information, New York]. *Bahá'u'lláh*. Wilmette, Il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91.
- The Bahá'ís in Iran: A Report on the Persecution of a Religious Minority*. Rev. and updated ed. New York: Bahá'í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1982.

- Bahá'í Prayers: A Selection of Prayers Revealed by Bahá'u'lláh, the Báb, and 'Abdu'l-Bahá.* New ed. Wilmette, Il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91.
- The Bahá'í World: A Biennial International Record*, Vol.7, 1936-1983. Compiled by the National Spiritual Assembly of the Bahá'í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New York: Bahá'í Publishing Committee, 1939.
- The Bahá'í World: A Biennial International Record*, Vol.8, 1938-1940. Compiled by the National Spiritual Assembly of the Bahá'í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Wilmette, Ill.: Bahá'í Publishing Committee, 1942.
- The Bahá'í World: A Biennial International Record*, Vol.9, 1940-1944. Compiled by the National Spiritual Assembly of the Bahá'í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Wilmette, Ill.: Bahá'í Publishing Committee, 1945.
- The Bahá'í World: A Biennial International Record*, Vol.10, 1944-1946. Compiled by the National Spiritual Assembly of the Bahá'í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Wilmette, Ill.: Bahá'í Publishing Committee, 1949.
- The Bahá'í World: A Biennial International Record*, Vol.11, 1946-1950. Compiled by the National Spiritual Assembly of the Bahá'í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Wilmette, Ill.: Bahá'í Publishing Committee, 1952.
- The Bahá'í World: A Biennial International Record*, Vol.12, 1950-1954. Compiled by the National Spiritual Assembly of the Bahá'ís of the United States. Wilmette, Ill.: Bahá'í Publishing Committee, 1956.
- The Bahá'í World: An International Record*, Vol.13, 1954-1963. Compiled by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Haifa: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1970.
- The Bahá'í World: An International Record*, Vol.14, 1963-1968. Prepared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Haifa: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1974.
- The Bahá'í World: An International Record*, Vol.15, 1968-1973. Prepared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Haifa: Bahá'í World Center, 1975.

- The Bahá'í World: An International Record*, Vol.16, 1973-1976.
Prepared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Haifa: Bahá'í World Center, 1978.
- The Bahá'í World: An International Record*, Vol.17, 1976-1979.
Prepared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Haifa: Bahá'í World Center, 1981.
- The Bahá'í World: An International Record*, Vol.18, 1979-1983.
Prepared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Haifa: Bahá'í World Center, 1986.
- The Bahá'í World: An International Record*, Vol.19, 1983-1986.
Prepared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Haifa: Bahá'í World Center, 1994.
- The Bahá'í World: An International Record*, 1992-1993. Haifa: Bahá'í World Center, 1993.
- The Bahá'í World: An International Record*, 1993-1994. Haifa: Bahá'í World Center, 1994.
- The Bahá'í World: An International Record*, 1994-1995. Haifa: Bahá'í World Center, 1995.
- Bahá'u'lláh, *Epistle to the Son of the Wolf*. Translated by Shoghi Effendi. Wilmette, Il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41; 1st ps ed. 1988.
- _____
Gleanings from the Writings of Bahá'u'lláh. Translated by Shoghi Effendi. Wilmette, Il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39; 1st ps ed. 1983.
- _____
The Hidden Words. Translated by Shoghi Effendi. Wilmette, Il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39.
- _____
The Kitáb-i-Iqán: The Book of Certitude. Translated by Shoghi Effendi. Wilmette, Il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31. 1st ps ed. 1983.
- _____
Prayers and Meditations. Translated by Shoghi Effendi. Wilmette, Il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38.
- _____
The Proclamation of Bahá'u'lláh to the Kings and Leaders of the World. Haifa: Bahá'í World Centre, 1967.

- _____. *The Seven Valleys and the Four Valleys*. New ed. Translated by Marzieh Gail and Ali-Kuli Khan. Wilmette, Il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91.
- _____. *The Summons of the Lord of Hosts: Tablets of Bahá'u'lláh*. Haifa: Bahá'í World Center, 2002.
- _____. *A Synopsis and Codification of the Laws and Ordinances of the Kitáb-i-Aqdas, the Most Holy Book of Bahá'u'lláh*. [Compiled by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Haifa: Bahá'í World Centre, 1973.
- Bahá'u'lláh and 'Abdu'l-Bahá. *Bahá'í World Faith, Selected Writings of Bahá'u'lláh and 'Abdu'l-Bahá*. Wilmette, Il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76.
- _____. *The Divine Art of Living: Selections from Writings of Bahá'u'lláh and 'Abdu'l-Bahá*. Compiled by Mabel Hyde Paine. Wilmette, Il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79.
- Balyuzi, H. M. *'Abdu'l-Bahá: The Centre of the Covenant of Bahá'u'lláh*. London: George Ronald, 1971.
- _____. *The Báb: The Herald of the Day of Days*. Oxford: George Ronald, 1973.
- _____. *Bahá'u'lláh: The King of Glory*. Oxford: George Ronald, 1980.
- _____. *Edward Granville Browne and the Bahá'í Faith*. Oxford: George Ronald, 1970.
- Bourgeois, L. *Un Homme et Son Oeuvre*. Toronto: Bahá'í Centre Publication, 1973.
- _____. *The Bahá'í Temple: Press Comments, Symbolism*. Chicago: Louis J. Bourgeois, 1921.
- Brown, Ira V. "Watchers for the Second Coming, the Millennial Tradition in America,"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Vol.39, No.3, pp.441-458.
- Browne, Edward G. "Babism," *Religious Systems of the World: A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Comparative Religion*. Edited by W. Sheowring and C. W. Thies. London: Swan Sonnenschein and Co.; New York: Macmillan and Co., 1892.

- _____. *A Literary History of Persia*. Vol.4, 1500-192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4.
- _____. *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the Bábí Religion*. Compiled by E. G. Brow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18.
- _____. *A Traveller's Narrative Written to Illustrate the Episode of the Báb*.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91.
- Cole, Juan Ricardo. *The Concept of Manifestation in the Bahá'í Writings*. Bahá'í Studies, Vol.9. Ottawa, Ont.: Association for Bahá'í Studies, 1982.
- Collins, William P. *Bibliography of English-Language Works on the Bábí and Bahá'í Faiths, 1844-1985*. Oxford: George Ronald, 1990.
- A Compilation of Bahá'í Writings on Music*. Compiled by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2d ed. Oakham, England: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83. No.4 of a series issued by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Cover title: Bahá'í Writings on Music)
- Consultation, A Compilation: Extracts from the Writings and Utterances of Bahá'u'lláh, 'Abdu'l-Bahá, Shoghi Effendi, and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Compiled by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Thornhill, Ont.: Bahá'í Community of Canada, 1980.
- The Continental Boards of Counselors*. Compiled by the National Spiritual Assembly of the Bahá'ís of the United States. Wilmette.: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81.
- Corbin, H. *En Islam iranien; aspects spirituels et philosophiques*. Vol.4. Paris: Galimard, 1972.
- Cross, W. R. *The Burned-over District, The Social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Enthusiastic Religion in Western New York, 1800-1850*.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1950.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5.
- Dahl, A. L. "The Fragrance of Spirituality: An Appreciation of the Art of Mark Tobey," *The Bahá'í World: An International*

- Record*. Vol.16. 1973- 1976. Compiled by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Haifa: Bahá'í World Centre, 1978.
- The Five Year Plan, 1974-1979, Statistical Report*. Haifa: Bahá'í World Centre, 1979.
- A Fortress for Well-Being: Bahá'í Teachings on Marriage*. Wilmette, Il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73.
- Giachery, Ugo. *Shoghi Effendi: Recollections*. Oxford: George Ronald, 1973.
- Gobineau, Joseph Arthur, *Comte de. Les Religions et les Philosophies dans l'Asie Centrale*. Paris: Didier, 1865; Paris: Ernest le Roux, 3d ed., 1900.
- Hatcher, J. S., and Hatcher, W. S. *The Law of Love Enshrined*. Oxford: George Ronald, 1996.
- Hatcher, W. S. "Economics and Moral Values," *World Order*. Vol.9, No.2(1974). pp.14-27.
- _____. "The Kitáb-i-Aqdas: The Causality Principle in the World of Being," *The Bahá'í World, 1993-1994*. Haifa: Bahá'í World Centre, 1994. pp.189-236.
- _____. *Logic and Logos*. Oxford: George Ronald, 1990.
- _____. *The Science of Religion*. Bahá'í Studies, Vol.2. Thornhill, Ont.: Canadian Association for Studies on the Bahá'í Faith, 1980.
- _____. *The Concept of Spirituality*. Bahá'í Studies, Vol.11. Ottawa, Ont.: Association for Bahá'í Studies, 1982.
- Hatcher, W. S., and Afán, M.: See Afán, M. and Hatcher, W. S.
- Huddleston, John. *The Search for a Just Society*. Oxford: George Ronald, 1989.
- _____. *The Earth Is But One County*. London: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76.
- Huqúqu'lláh: The Right of God*. Compiled by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Oakham, England: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86.

- The Individual and Teaching: Raising the Divine Call*. Compiled by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Toronto: Bahá'í Community of Canada, 1977.
- Ives, H. C. *Portals to Freedom*. Oxford: George Ronald, 1973.
- Johnson, Vernon Elvin, "The Challenge of the Bahá'í Faith," World Order. Vol.10, no.3, p.39.
- Kunter, Dr. N. Letter dated 12 August 1959, *British Bahá'í Journal*. No.141, p.4.
- The Local Spiritual Assembly*. Compiled by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Toronto: National Spiritual Assembly of the Bahá'ís of Canada, 1970.
- Martin, Douglas. "Bahá'u'lláh's Model for World Unity," The Bahá'í World: An International Record. Vol.16. 1973-1976. Haifa: Bahá'í World Centre, 1978.
- _____. "The Bahá'ís of Iran under the Islamic Republic, 1979-1983," Middle East Focus. Toronto, vol.6, no.4, 1983.
- _____. "The Bahá'ís of Iran under the Pahlvi Regime, 1921-1979," Middle East Focus. Toronto, vol.4, no.6, 1981.
- _____. "The Missionary as Historian," World Order. Vol.10, no.3, 1976.
- Miller, W. M. *Bahá'ism, Its Origins and Teachings*. New York and Chicago: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31.
- _____. *The Bahá'í Faith: Its History and Teachings*. South Pasadena: William Carey Library, 1974.
- Momen, Moojan. *The Bábí and Bahá'í Religions*. Oxford: George Ronald, 1981. Mumford, L. *The City in History, Its Origins, Its Transformations and Its Prospect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Inc., 1961.
- Nabíl-i-A'ẓam (Muḥammad-i-Zarandí). *The Dawn-Breakers: Nabíl's Narrative of the Early Days of the Bahá'í Revelation*.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Shoghi Effendi. Wilmette, Il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32.

- Nasr, S. H. *Ideals and Realities of Islam*.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 1966; Boston: Beacon Press, 1972.
- The National Spiritual Assembly*. Compiled by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Wilmette: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72.
- Nicolas, A. L. M. *Siyyid 'Ali-Muhammad Dit le Báb*. Paris: Librairie Critique, 1908.
- _____. *Le Béyan Persan*. Translated from Persian by A. L. M. Nicolas. Paris: Librairie Paul Geuthner. 40 vols. 1911-1914.
- Phelps, M. H. *Life and Teachings of Abbas Effendi*. New York and London: G. P. Putnam's Sons, 1903. New York: Knickerbocker Press. 2d rev. ed., 1912.
- Rabbaní, Rúhíyyih. *The Priceless Pearl*. London: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69.
- Ráfatí, Vahíd. *The Development of Shaykhí Thought in Shi'í Islam*.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n Los Angeles, 1979.
- Richards, J. R. *The Religion of the Bahá'ís*. London: S.P.C.K., 1932. New York: Macmillan, 1932.
- Ross, E. D. *Great Religions of the World*.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Publishers, 1901.
- Schaefer, Udo. *The Light Shineth in Darkness: Five Studies in Revelation after Christ*.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Hélène Momtaz Neri and Oliver Coburn. Oxford: George Ronald, 1977.
- Shoghi Effendi. *The Advent of Divine Justice*. Wilmette, Il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39. 1st ps ed. 1990.
- _____. *Bahá'í Administration: Selected Messages, 1922-1932*. Wilmette, Il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28, 7th ed. 1974.
- _____. *The Bahá'í Faith, 1844-1952*. Wilmette, Il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53.
- _____. *Citadel of Faith: Messages to America, 1947-1957*. Wilmette, Il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65.
- _____. *The Dispensation of Bahá'u'lláh*. Wilmette, Il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34.
- _____. *God Passes By*. Wilmette: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44. 3rd ed. 1974.

- _____ *High Endeavours: Messages to Alaska*. N.p. National Spiritual Assembly of the Bahá'ís of Alaska, 1976.
- _____ *Messages to the Bahá'í World, 1950-1957*. Wilmette, Il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51; 2d ed. 1971.
- _____ *Messages to Canada*. Toronto: National Spiritual Assembly of the Bahá'ís of Canada, 1965.
- _____ *Principles of Bahá'í Administration*. London: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50. 4th ed. 1976.
- _____ *The Promised Day Is Come*. Wilmette: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41; 1st ps ed. 1996.
- _____ *The World Order of Bahá'u'lláh: Selected Letters*. Wilmette, Il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38; 1st ps ed. 1991.
- Smith, Peter. *The Bábí and Bahá'í Religion: From Messianic Shi'ism to a World Religion*. London, New York, etc.: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Ṭabáṭabá'í, 'Allámah Siyyid Muhammad Ḥusayn. *Shi'ite Islam*. Translated and edi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Seyyed Hossein Nasr.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75.
- Taherzadeh, Adib. *The Covenant of Bahá'u'lláh*. Oxford: George Ronald. 1992.
- _____ *The Revelation of Bahá'u'lláh*. Oxford: George Ronald. Vol.1, 1974; vol.2, 1977; vol.3, 1983; vol.4, 1987.
- _____ *Trustees of the Merciful*. London: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72.
-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Haifa: Bahá'í World Centre, 1972.
- _____ *Messages from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1968-1973*. Wilmette, Il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76.
- _____ *The Promise of World Peace: A Statement by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Haifa: Bahá'í World Centre, n.d.
- _____ *Wellspring of Guidance: Messages 1963-1968*. Wilmette, Il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69; 2d ed. 1976.
- Wagar, W. *The City of Man: Prophecies of a World Civilization in Twentieth- Century Thought*.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63.

- Ward, A. L. 239 Days: ‘*Abdu’l-Bahá’s Journey in America*. Wilmette, Ill: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79.
- Widengren, Geo. “Iranian Religion”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Macropedia). Vol.9. 15th ed. 1981.
- Wilson, S. G. *Bahá’ism and Its Claims*.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915.

期刊

British Bahá’í Journal
The Journal of Bahá’í studies. Vols.1-6,1998-1995.
Middle East Focus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Open Court
Seven Days
Star of the West
World Orders

译自美国威尔梅特巴哈伊信托出版社2002年英文版

The Bahá'í Faith: The Emerging Global Religion

巴哈伊信仰 新兴的世界宗教

The Bahá'í Faith: The Emerging Global Religion

著者：威廉·S. 哈彻J·道格拉斯·马丁

译者：苏逸龙 李绍白

遵循“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的CC协议

